



外语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 第10卷 第2期 | (总第36期) | 2026年6月 |

外国语言与文化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第10卷 第2期| (总第36期) | 2026年6月 |

主 编：蒋洪新 Editor-in-Chief: Hongxin Jiang
副 主 编：邓颖玲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Yingling Deng
执 行 主 编：曾艳钰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Yanyu Zeng
编辑部主任：谢敏敏 Managing Editor: Minmin Xie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众议 湖南师范大学
黄国文 华南农业大学
黄友义 中国翻译协会
黄忠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 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陆建德 厦门大学
聂珍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宏志 香港中文大学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王守仁 南京大学
许 钧 浙江大学
杨金才 南京大学
张隆溪 湖南师范大学

Editorial Board

Zhongyi Che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Guowen Hua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ouyi Huang,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of China
Zhonglian Huang,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Ji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Defeng Li, University of Macau
Jiande Lu, Xiamen University
Zhenzhao Ni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Dan Shen, Peking University
Dingfang Sh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Hongzhi Wa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fei Wa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ing W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ouren Wang, Nanjing University
Jun Xu, Zhejiang University
Jincai Yang, Nanjing University
Zhang Longxi,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主 管：湖南省教育厅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海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主 办：湖南师范大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2096-4366	海外发行代号：QR9393
编 辑：《外国语言与文化》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1536/H	国内发行：湖南省邮政报刊发行局
邮 箱：jflc@hunnu.edu.cn	印 刷：长沙雅佳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代号：42-380
地 址：湖南长沙岳麓区麓山路 36 号	出版日期：2026 年 6 月 28 日	整体设计：周基东
电 话：0731-88873041	定 价：28.00 元	排版制作：书亦有道

本刊已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CNKI）收录，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期刊基本参数：CN43-1536/H*2017*q*16*160*zh*P*¥ 28.00*1500*16*2026-6

目次

西方物叙事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专栏）

- 001 寄语 唐伟胜
- 003 物的主体性与视角转化：论《飞逃行为》的“物转向”生态诗学 唐伟胜 艾祺
- 013 《没有指针的钟》中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操演 黄若仪 肖明文
- 022 作为超客体的“9·11事件”：重读《坠落的人》 祁和平 胡泽明
- 032 物性叙事学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再审视 彭小红 陈香

文学中的空间与身份研究

- 041 约瑟夫·康拉德殖民地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与西方共同体建构 李秋宇
- 052 约恩·福瑟《瓦伊姆》地方叙事中的现代性困境 孔瑞 邢新华
- 060 流动的辩证法——《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中的空间政治与抵抗 马岳玲
- 069 论《烟树》中后越战时代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失落与重构 许静雯

文学跨学科研究

- 079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石油书写 白碧霄
- 089 托妮·莫里森《天堂》中的音景书写 洪奕楨

诗歌与诗学研究

- 098 玛丽·豪诗歌中的“陌生物”与共同体意识塑造 陈浩然
- 107 错位、异化与超越——E. A. 罗宾逊诗歌“绝望中的勇气” 王娟
- 117 约翰·班维尔《牛顿书信》中的反讽与后启蒙诗学 张爽

文学伦理与审美研究

- 126 论《外围黑暗》中的伦理错位与审丑表征 张小平
- 135 推敲“秩序文化”：启蒙崇高美学中的权力、革命与叛奴 刘诗娴
- 146 栗谷《高山九曲歌》中的“仁者之乐”探微 朴成日 定倩如

Contents

- 003 **Weisheng Tang, Qi Ai** Agency of Thing and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n the “Material Turn” Ecological Poetics in *Flight Behavior*
- 013 **Ruoyi Huang, Mingwen Xiao** Dietary Preferences and Identity Performances in *Clock Without Hands*
- 022 **Heping Qi, Zeming Hu** 9/11 as a Hyperobject: A Rereading of *Falling Man*
- 032 **Xiaohong Peng, Xiang Chen**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ry Critical Discourse within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 041 **Qiuyu Li** The Writing of Daily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Community in Joseph Conrad’s Colonial Fiction
- 052 **Rui Kong, Xinhua Xing**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in the Local Narrative of Jon Fosse’s *Vaim*
- 060 **Yueling Ma** Dialectics of Mobility: Spatial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 069 **Jingwen Xu** The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nocent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Vietnam Era in *Tree of Smoke*
- 079 **Bixiao Bai** Oil Narratives in William Faulkner’s Novels
- 089 **Yizhen Hong** Soundscape Writing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 098 **Haoran Chen** The “Unfamiliar Objects” in Marie Howe’s Poem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 107 **Juan Wang** Dislocation, Alienation, and Transcendence: “Despairing Courage” in E. A. Robinson’s Poetry
- 117 **Shuang Zhang** Irony and Post-Enlightenment Poetics in John Banville’s *The Newton Letter*
- 126 **Xiaoping Zhang** On Ethical Aberr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Ugliness in *Outer Dark*
- 135 **Shixian Liu** Reconsidering the “Culture of Order”: Power, Revolution and Slave Trade in Enlightenment’s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 146 **Chengri Piao, Qianru Ding** Exploring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in Yulgok’s Gosan Gugokga

FLC

西方物叙事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专栏)

寄语

◎ 唐伟胜

“物叙事”作为一个范畴,2017年首次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随后几年便在文学研究领域流行开来。2018年,首个物叙事研究项目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之后每年都有5至10个相关国家级课题获批立项,省级立项更是不计其数。截至2026年6月,在中国知网按“篇名”搜索“物叙事”,获得的结果是近500篇;按“篇关摘”搜索,获得的结果是900余篇;按“全文”搜索,结果高达5000余篇。

如果说物叙事指讲述物的故事,那么物叙事研究则指从物的角度思考叙事相关问题,包括讲述何种物的故事及如何讲述两个层面,而这背后必然涉及对物的哲学思考及其社会历史价值。比如荷马史诗虽然讲述的是英雄的故事,但这些英雄人物往往与其身边之物(尤其是铠甲和盾牌)互为定义,不可分离。事实上,阿喀琉斯的朋友帕特洛克斯偷穿了他的铠甲去打仗,最终被赫克托耳杀死。这一“人—物分离”事件引发的悲剧成为《伊利亚特》(*Iliad*)最重要的转折点,反映了荷马对“人—物合体”的重视。再比如,中国唐传奇名篇《薛伟》的主人公在梦中化身为鱼,但其思想意识与人类无异。通过这种“同情式”的变形书写,作者清楚地传达了“不杀生”这一宗教教育意图。有趣的是,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在《美西螈》(*Axolotl*)里也写了主人公化身为鱼的故事,只是主人公试图“移情”于鱼,也就是像鱼一样思考。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作家如何书写物叙事。

毫无疑问,讲述物的故事可以反映作者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根本态度。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书写自己试图与夜莺和希腊古瓮合体而不得的遗憾,抒发了对跨物种交流和悠远过去的向往;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厄舍府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中通过对物的暴力书写,嘲讽了人类理性的脆弱;巴拉德(J. G. Ballard)在《淹死的巨人》(*The Drowned Giant*)中通过书写一个沉默而有生命力的巨人,表达了对健忘人类的隐忧;而在美国作家巴斯(Rick Bass)的笔下,自然万物都有生命,但也有其自身逻辑。人类可以与之共存,但不能定义,更不能控制它们。

由此可见，物叙事理论有强大的阐释力。从物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内藏于很多作品的叙事和思想密码。本专栏收录的四篇论文再次有力证明了物叙事这一范畴的实用性。唐伟胜和艾祺的论文借用“本体的物”这一概念，指出《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ur*)的情节逻辑是主人公的精神成长：从物我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逐渐走向承认世界的本体价值。黄若仪和肖明文的论文以食物为核心，发现《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里主人公的食物选择不只是个人喜好，更是一种身份政治实践。对食物政治进行探讨，显然受到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江作品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物叙事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祁和平和胡泽明的论文以《坠落的人》(*Falling Man*)为考察对象，使用莫顿(Timothy Morton)的“超物体”(hyperobject)概念重新阐述“9·11事件”对小说结构与主题的建构作用。彭小红和陈香的论文则以唐伟胜提出并阐发的物性叙事理论为出发点，试图找到这一理论与中国古典文论的交汇点，从而发掘出中国特色的物性叙事理论话语。四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各异，拟回答的问题也不同，但均显示出物叙事理论在揭示文本情节逻辑、身份政治、主题表达乃至理论建构方面的潜力。未来的物叙事研究既可以继续挖掘中外叙事作品中物的意义和价值，也可以在人工智能与物叙事的关系、中西物叙事思想异同、物叙事理论建构、讲好中国物故事等方面持续探索。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物的主体性与视角转化: 论《飞逃行为》的“物转向”生态诗学

◎ 唐伟胜 艾祺

内容提要:“扁平本体论”是“物转向”的重要分支,主张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本体性,与人类没有本体级差,从而要求人类正确想象物的存在。在芭芭拉·金索沃的小说《飞逃行为》中,女主人公黛拉罗比亚对帝王蝶异常迁徙现象的多阶段认知演变,经历了从视其为“上帝的神启”到认识其作为具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的生命存在的转变,实现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转化,最终形成一种物—人平等的生态视角。这一视角转化本质上是物性从被遮蔽到复现的过程。解读该认知视角的转化,既有助于揭示黛拉罗比亚个人主体与生态意识的双重觉醒,也有助于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推动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体现“物转向”生态诗学所倡导的和谐共生观。

关键词: 芭芭拉·金索沃 《飞逃行为》 物转向 生态视角 物性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江西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非人、行动者、活力自然:21世纪美国生态文学中的物叙事研究”(YJS2025074)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DOI: 10.19967/j.cnki.fle.2026.02.001

Title: Agency of Thing and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 Study on the “Material Turn” Ecological Poetics in *Flight Behavior*

Abstract: The “material turn” represented by “flat ontology” holds that the thing has its own agency and is independent of human beings, and there is no ont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o it requires human beings to imagine the being of things correctly. In Barbara Kingsolver’s novel *Flight Behavior*, the author traces the protagonist Dellarobia’s evolving perception of the monarch butterflies’ extraordinary migration. From initially viewing it as “divine revelation” to gradually recognizing its intrinsic value and material agency, the narrative demonstrates her shift from anthropocentric perspective to non-anthropocentric one, ultimately forming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quality with all things. This transformation of perspective is essentially a process through which material properties move from being concealed to being manifested.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reveals how Dellarobia achieves dual awakening of personal subjectivity and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also helps to deconstruct the anthropocentric mindset, promotes the reposition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dvocated by the ecological poetics of “material turn.”

Keywords: Barbara Kingsolver, *Flight Behavior*, material tur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ingness

Authors: Weisheng Ta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Qi A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自地球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之后,尤其是新千年以来,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全球性挑战。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现实。传统的生态文学往往侧重于描绘自然之美或生态破坏之祸,其叙事视角仍是人类中心的,自然仅作为充满惰性的背景或被怜悯的客体存在。然而,在面对人类世的复杂性时,这种叙事模式已显露其局限性:它难以真正触及生态危机背后深层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即“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正是在此背景下,生态批评经历了从自然书写到环境正义研究,再到关注跨文化生态问题的浪潮演进。生态批评正在经历第四波浪潮——“物转向”(material turn; 王欣 19)。以“扁平本体论”(flat ontology)为代表的“物转向”思潮,主张物具有独立于人类的本体性,与人类并无本体论上的等级差异,从而要求人类正确认识物的存在(唐伟胜,《谨慎的拟人化》31)。生态批评的“物转向”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批评观,聚焦人类与非人类的内在互动关系,重塑对非人类的物质环境的想象,“物转向”因此也常常与“非人类转向”并置(韩启群 114)。格鲁辛(Richard Grusin)明确指出,这一转向旨在恢复非人类世界被社会建构主义所剥离的能动性、内在意义和本质。将注意力转向非人类,不仅是为了直面它们,更是为了“摒弃人类的传统方式,让非人类都有平等共存的机会,从而催化我们当前处境的改变,进而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开启向好的转机”(xx-xxi)。

“物转向”为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创作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与伦理指向。它要求文学不再仅将非人类当作惰性象征、背景或客体来书写,而是尝试将其呈现为拥有主体性^[1]的行动者。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小说奖得主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的小说《飞逃行为》(*Flight Behavior*)聚焦全球变暖、物种灭绝等生态问题,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气候小说之一,也是一部深刻体现“物转向”的杰出作品。主人公黛拉罗比亚是一位受困于沉闷婚姻的年轻农场主妇,她意外与数以万计的帝王蝶邂逅,由此经历了对帝王蝶异常迁徙现象的多阶段认知演变——从视其为“上帝的神启”到逐渐认识到其作为具有内在价值和主体性的生命存在——最终实现个人主体与生态意识的双重觉醒。当前,国内外学界对该小说的研究主要聚焦环境正义、生态伦理、物种灭绝叙事和气候叙事等生态批评传统话题。例如,奥特詹(Nathaniel Otjen)呼吁关注该小说中的物种灭绝叙事,通过探讨跨物种族群间共同抵抗物种灭绝的行为,揭示物种灭绝与气候变化的相互纠缠(184-90)。张慧荣和朱新福则认为,金索沃的气候危机书写展现了气候变化与阶级问题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了应当如何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语境下维护代际正义(159)。值得注意的是,尤磊和姜礼福讨论了该小说中的全球物种意识,并谈到了物的施事力量及非人类对人类的影响(57),但并未就此展开详细论述。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结合“物转向”和非人类转向的相关理论与观点,深入探讨《飞逃行为》中物性从被遮蔽、到显形再到复魅的递进过程,揭示其构建共情式的物—人平等的生态视角的方式,并探索其体现的“物

转向”生态内涵。

一、遮蔽的物性：人类中心的“蝴蝶”叙事

在当代文化叙事中，非人类常被剥夺其真实存在意义。泰勒（Josephine Taylor）认为，这是因为“动物被渲染成艺术和隐喻的象征，充满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11）。意义以人类的符号形式呈现，非人类的主体性和价值则被抹除。可以说，人类理解非人类世界的第一道屏障就是强大且自洽的文化符号体系。《飞逃行为》的开篇揭示了帝王蝶如何被编织进人类的符号网络之中。黛拉罗比亚与帝王蝶群的初次相遇发生在她意图逃离沉闷婚姻与生活困境、进行一场婚外情的途中。这场戏剧性的邂逅，首先处于她的个人危机框架中：“一切在此结束了。她见证了超越尘世的美，一种荣耀的异象让她中途打住。只为她一人[……]这里燃烧的树正是为了拯救她。”（Kingsolver 21-22）在这里，黛拉罗比亚以人类中心的视角将帝王蝶符号化为一种个人救赎的象征。

非人类的主体性除了容易遭受人类个体的意义抹除，也被迫经常在人类集体文化叙事中“隐退”。故事发生在美国南方田纳西州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信仰的偏远农村。黛拉罗比亚的夫家为了偿还家中的债务，决定将家族的一片林地出售给伐木公司，以此缓解经济压力。为了确认伐木范围，所有人都上了山，从而也见到了“蝴蝶烧山”的奇特景观。公公比尔为了伐木计划顺利进行，打算用杀虫剂消灭这些蝴蝶。黛拉罗比亚的丈夫则提起妻子之前的警告，并解读为“一个奇迹，认为她对此早有预言”（74），并认为“人们可能还愿意花钱来观赏它们呢”（76）。婆婆海斯特作为忠实的信徒也认为这可能是上帝的安排：“这姑娘正在接受上帝的恩典呢。”（78）从“物转向”角度进行审视，该情节揭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两种暴力视角：公公为了伐木将蝴蝶的生命视为工具性资源，丈夫与婆婆则将其奉为“神启”符号，二者均剥夺了蝴蝶作为物质存在本身的物性，使其内在价值与生命力被符号所遮蔽。在伐木的经济话语与宗教的象征话语中，蝴蝶被彻底降格为人类意志的低级附属物，成为被言说却从未被倾听的无意义之物。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一奇观传遍整个小镇。神父听闻这一“神启”也说：“你们一家得到了神的眷顾。”（97）蝴蝶的到来被定义为一个地方性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事件，其物性被完全编织在人类社区经济与信仰体系之内。与此同时，蝴蝶还被包装成旅游奇观，其内在价值被简化为带来潜在经济收益的工具性存在。马苏米（Brian Massumi）认为，“物不能被视为预设的，而应该是生成的”（37）。小说中，林地里的帝王蝶群被想象为预设的征兆之物，而非“生成”（becoming）之物。黛拉罗比亚与当地居民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也印证了格鲁辛所批判的社会建构主义倾向，即认为“自然的能动性、意义和价值都来自文化、社会或意识形态建构”（xi）。帝王蝶的主体性被其符号性彻底覆盖，它们从何而来、为何在

此等关乎其存在的根本问题，均在人类认知的视野中退场。它们沉默而富有惰性，充当人类主观意识投射的背景板。帝王蝶作为拥有自身生命轨迹与内在价值的存在者，其主体性在此被系统性地边缘化甚至抹除了。

二、显形的物性：感官扰动与物质叙事的“蝴蝶”

金索沃的巧妙之处在于，她并未让这种符号化叙事稳固持续。她引入了多重叙事张力，开始让蝴蝶的物性悄然显形。她没有让人物的认知转变通过一场顿悟完成，而是通过一连串始于感官层面的扰动逐步实现。首先打破僵局的是黛拉罗比亚的儿子普雷斯顿。在生态文学中，儿童往往尚未被成人世界的符号体系完全规训，拥有与自然万物更直接、更感官化的联结通道（Gaard 330-32）。例如鲍尔斯（Richard Powers）《困惑》（*Bewilderment*）中的小男孩罗宾就展现了他对自然的超常亲和力。当黛拉罗比亚和普雷斯顿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帝王蝶时，儿子为母亲开启了新的认知窗口。他闻到了蝴蝶的味道，并给出了不同于符号体系的定义：那是一种“好闻的”气味，“介于萤火虫和灰尘之间”（Kingsolver 130-31）。普雷斯顿将帝王蝶与生态自然并置，从嗅觉感官上发现了蝴蝶的主体性。这一体验将黛拉罗比亚的注意力从象征性的“神启”景象引向了物质性的蝴蝶身体。气味作为一种难以被语言完整描述、直接作用于感官的物质性存在，绕过抽象的意义阐释，成为物性彰显其在场的方式。黛拉罗比亚此前“从未近距离观察过这一簇簇的蝴蝶，即使现在也很难弄清楚它们的构造”（130）。这种近距离观察，标志着一种认知姿态的微妙转变：从远距离的观看，转向近距离的审视。帝王蝶开始从模糊的象征性符号，显形为具有复杂构造的生命有机体，其物性不再沉默。

随着故事的发展，普雷斯顿的同学约瑟芬娜一家将帝王蝶异常迁徙的全球性与灾难性根源，带入了黛拉罗比亚的地方性视野。约瑟芬娜一家来自墨西哥米却肯州，其父亲从事“帝王蝶向导”（guia）的工作。帝王蝶原本来自米却肯州，但突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破坏了帝王蝶的栖息地，也摧毁了当地墨西哥人的家园。帝王蝶不再在墨西哥米却肯州的冬季栖息地过冬，意外来到了阿巴拉契亚山脉中一个小镇的林地里，约瑟芬娜一家也同时成为“气候难民”。当约瑟芬娜哭着诉说“一切都没了[……]房子。学校。人[……]一切。山。还有帝王蝶”（40）时，一个可怕的现实显露出来：黛拉罗比亚眼中的“神迹”，在世界的另一端却是与家园毁灭紧密相连的生态悲剧。帝王蝶的迁徙路线，成了一条连接北美大陆南北两端、串联起不同人群命运的生态苦难之链。此刻，蝴蝶不再仅是田纳西山上的静止奇观，更是具有了历史轨迹的叙述者和行动者。这也体现了物质生态批评所强调的“物质的叙事主体性”（Iovino and Oppermann 8），以及万物互联的关系与纠缠的状态。也就是说，叙事的起源“不

再是人类自我，而是相互关联的人类—非人类复合体[……]这要求我们对人类话语系统与物质世界的构成性参与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反思”(9)。这一遭遇剧烈动摇了黛拉罗比亚原有的认知框架。当她得知帝王蝶的真相后，“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Kingsolver 141)。梅尔(Sylvia Mayer)以为，“黛拉罗比亚展现出一种伦理立场，这种立场强调了将道德价值赋予人类和非人类的必要性”(114)。黛拉罗比亚的人类中心视角开始缓慢转向非人类的世界，蝴蝶的符号意义开始瓦解。它们通过灾难故事与脆弱身体，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的认知边界，物性此刻开始显形。

三、复魅的物性：人类与蝴蝶的纠缠网络

昆虫学家拜伦及其科研团队的到来，引导黛拉罗比亚进入一个与蝴蝶深度“纠缠”的认知状态。拜伦团队为探究帝王蝶为何偏离既定迁徙路线，选择在特恩鲍家族林地越冬，并在黛拉罗比亚居所附近设立临时研究站点。黛拉罗比亚觉察到，“这里有两个世界同时并存”(Kingsolver 209)。一方面，她作为特恩鲍家族成员，在关乎林木砍伐的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其所属的这一世界与帝王蝶的生命轨迹完全隔绝；另一方面，拜伦博士所带领的科研团队则与帝王蝶建立了密切关联，并以开放态度接纳黛拉罗比亚。黛拉罗比亚持续游走于两个世界，每一次跨域探索均促成其认知体系的重要改变。凭借自身聪颖与对帝王蝶的强烈兴趣，黛拉罗比亚获得拜伦团队邀请，暂时担任科研助理，并着手承担其首项科学任务——对蝴蝶尸体进行系统计数。开始时，她对这项工作感到烦琐，但“很快她就被吸引住了，当眼睛把世界上所有东西都过滤掉，只剩下帝王蝶的颜色和性别等细节时，她感到大脑发生了某种变化。她注意到了它们的气味：正如普雷斯頓所说，像灰尘和萤火虫，也像冷杉，有股麝香味儿”(194)。这种变化至关重要。它并非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一种认知模式的重构。通过数蝴蝶、分辨性别、记录行为，她以一种去人类中心化的方式观察世界。人类的忧虑、社区的流言、家庭的纷争等暂时被过滤，蝴蝶本身及其细节成为了观察的中心。她进入了蝴蝶的世界，注意到之前忽略的气味，意识到它们是气候变化及由此而来的物种灭绝威胁的表现。蝴蝶的物性不再是上文论述的单纯地显形，而是从抽象的符号转化为具体的生命存在。

可以说，黛拉罗比亚经历了一种“被魅惑”(enchantment)的状态。理性的科学研究并没有揭示帝王蝶的真实面貌，一次次的近距离接触反而加深了黛拉罗比亚对其神秘性的好奇与感知。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认为，“这种好奇往往在唤起我们对世界的关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引导我们关注世界成员的苦难”(322)。黛拉罗比亚正是因为保持着这种好奇心，才能从原有的符号世界走出，关注到帝王蝶的生命存在与主体性。或者说，

我们可以用物的复魅来理解金索沃为何要让黛拉罗比亚逐渐看到蝴蝶的物性。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在被祛魅，“人类对自己身边的事物失去了往日的好奇与敬畏”，如果不对那些被祛魅之物进行复魅，万物将失去其“灵晕”，人类将无法体验世界的本质（傅修延 13）。物性的复魅要求人类承认非人类的存在中永远存在着无法被符号化的本质。黛拉罗比亚与帝王蝶的观察距离越近，就越对帝王蝶感到好奇，也越能体会帝王蝶的神秘莫测。这种情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物的“无限隐退性”。正如唐伟胜指出的，“物具有独立于人类及其他物的实在性[……]物的实在性是无限‘隐退的’（withdrawn），因此不可能被完整把握”（《物性叙事研究》39）。作家常通过这种距离关系来“渲染物的神秘”（40）。在《飞逃行为》中，黛拉罗比亚与科研同伴在观察到遭受严冬打击的蝴蝶在阳光下颤巍巍起飞时，“她停下手头的工作，抬起头来凝视着”，她的同伴们也“抬起头来”，“就像膝盖湿透的僵尸一样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在场的所有人都“充满感激地看着”，没有“欢呼鼓掌声”（Kingsolver 380）。蝴蝶飞向高空的动作对小说中的人物再次产生了“魅惑”的效果。金索沃通过扩大这种感觉上的距离，揭示了蝴蝶作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存在所蕴含的生命的秘密性。这一时刻的静默，超越了任何人类中心式的定义与框架，体现了一种万物互联共生的生态观。

随着故事的发展，拜伦及其科研团队遭遇了媒体和当地人的曲解与冷漠对待，而黛拉罗比亚则极力与特恩鲍家的伐木计划抗争，警告他们整个地球出了问题，“就像世界末日一样”（237），但他们的态度依旧冷漠，甚至认为“天气是上帝的事”（361）。这些对立叙事其实揭示了当今真实存在的“气候变化否认主义”。在《飞逃行为》中，拜伦博士和黛拉罗比亚所代表的“蝴蝶保护主义”与当地“气候变化否认主义”的对立，促使黛拉罗比亚从无知走向理性。蝴蝶不再是远观的符号之物，而是由无数个体、行为、生态关系构成的动态集合。它们的主体性体现在其复杂的种群集体行为模式之中。黛拉罗比亚开始感知到蝴蝶与森林乃至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内在互动”（intra-action）^[2]的网络关系。她自身的认知主体，也在这个“纠缠”的网络中被重新定位。她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观察者或意义赋予者，而是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与其余行动者平等。这恰好呼应了“扁平本体论”的物性论主张：“这并不意味着否认对象之间的差异，而是否认存在模式之间的等级差异[……]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看，扁平本体论意味着不应该认为任何存在的物比其他物都低人一等，或从属于它。”（Ryan 14）可以说，黛拉罗比亚去人类中心化的视角转向，本质上是对蝴蝶物性的承认与思考。

四、共情的生成：共享脆弱性与主体性觉醒

人类认知的深化最终会指向情感的联结与伦理问题。物性不仅需要认知层面的承认，

更需要情感与伦理层面的响应。黛拉罗比亚生态视角的最终形成，不仅指她对帝王蝶和气候变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更包括她与帝王蝶建立的基于共情的伦理关系。这种共情并非单纯的情感投射，而是建立在对彼此共存于深受气候危机威胁的时代具有的“共享脆弱性”的深刻认知之上。

“共享脆弱性”可从三个方面来考量。第一，正如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人类都具有脆弱性特质，要理解生命的脆弱、理解所有生命的价值，就必须打破形象描述的霸权方式”（xviii）。这强调我们必须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生命，而不仅是人类的形象。第二，努斯鲍姆在谈到人类的同情心时提出一种“共同脆弱性”：“认识到自己的相关脆弱性，对人类的同情心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认识论要求——它决定了我们是把他者视为有意义的存在，还是把他们视为遥远的并与自己的生活毫无关系的客体，从而将他者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319）这种脆弱性在情感共鸣上具有强大的力量。第三，泰勒在对非人类叙事的相关研究中，提出了一种“行星和地球脆弱性”的观点。这种脆弱性并非仅指人类的肉身脆弱，更指“扩展到所有生命形式乃至地球本身所共享的、暴露于暴力与外部力量的状态”（28）。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人类还是非人类都因脆弱性而纠缠在一起。认识到这种脆弱性是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例外论，并建立多物种团结与伦理关系的思想基础。

黛拉罗比亚强烈反对家人砍伐蝴蝶栖息的树林，指出可能的风险，并发出山体滑坡警告，认为“就好像蝴蝶来了，下一个可能就轮到我们了。好像它们预示了什么”（Kingsolver 235）。此时，她的认知模式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她不再从当地宗教或家庭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而是从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出发。她将蝴蝶的命运与人类存亡的命运并置，认为蝴蝶的脆弱同样揭示了人类的脆弱，视二者为同一场全球性生态危机中的不同表现。黛拉罗比亚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霸权视角看待蝴蝶，因此发现了帝王蝶的生命价值与物质主体性，从而产生了情感上的同情。在小说中，一场暴雪对帝王蝶群带来了致命的危机。而黛拉罗比亚一想到“雪落在蝴蝶脆弱的翅膀和柔软的身体上，她的心都快碎了[……]她停下脚步，暂时摘下手套，跪下来抚摸脚下道路上那一堆堆布满纹理的脆生生的翅膀”（371-72）。心碎是一种切身的疼痛感，源于她对蝴蝶身体脆弱性的想象性体验。“跪下来抚摸”则是一个打破距离的、充满关怀的身体姿态。帝王蝶此时对她而言已不再是符号或研究对象，而是值得共情的共生者。这种情感联结，源于黛拉罗比亚意识到了人与非人类共享的脆弱性。在气候变化这种巨大的非人类力量面前，无论是帝王蝶还是当地居民，都暴露在不可预测的风险之中。

同情可以说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情感投射，共情则是一种双向的情感影响。在《飞逃行为》的末章，少量帝王蝶群走出了滞育期，成功进行了交配，这为拜伦团队和黛拉罗比亚带来了新生的希望。黛拉罗比亚观察到拜伦夫妻得知帝王蝶群走出滞育期后流露出的纯粹的喜悦和亲密的感情，“带着如释重负的感觉，她对婚姻有了新的看法”（548）。她意

识到,正如帝王蝶群走出异常的滞育期、尝试在新环境中生存繁衍一样,她也必须走出停滞的、压抑的婚姻与生活状态,迈向更广阔的新世界。因此,她决意从家中搬出,并申请到大学重新深造,渴望以全新的面貌迎接生活。她企图以理性的视角,带着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新认识,重新理解这个世界。在小说的结尾,一场大洪水袭击了黛拉罗比亚的家园。为了逃离洪水,她不断往地势高的地方移动,意外抵达初次遇见帝王蝶群的地方,并与启程迁徙的蝴蝶再次相遇。她的眼中充满理解与认同,“它们会飞到别的地方,经受别的风 险,可能与她经历的没什么差别”(Kingsolver 597)。在这里,她的人生线与帝王蝶的生存线完全重合。她将蝴蝶置于与自己同一评价位置并产生共情,这表明黛拉罗比亚生态视角的最终形成。至此,帝王蝶的主体性得到最充分的显现。它们不仅是拥有自身生命轨迹的行动者,更是能够与人类生命轨迹相互纠缠、激发人类伦理反思与行动的存在。黛拉罗比亚从一个被各种叙事所裹挟的客体,觉醒为一个基于生态关怀与自我认知的伦理主体。她的觉醒是双重的:一方面,她认识到非人类世界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她确认了自身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价值。这正体现了“扁平本体论”所追求的生态伦理观,即人与非人类并非主宰与被主宰的等级关系,而是共存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力求平等和谐共生。国内对此部作品的译本名为《蝴蝶烧山》,虽然揭示了小说中的蝴蝶意象与诗意美学,但通过对小说的系统分析,帝王蝶的迁徙与黛拉罗比亚的人生转折,都被理解为在危险世界中充满不确定性的“飞逃”行为,因此译为《飞逃行为》更加贴合小说主题。小说标题“Flight Behavior”由此可得出双关解读:这既是蝴蝶充满希望的重新迁徙,也是黛拉罗比亚乃至全人类在生态危机与个人危机中寻求出路的正确行为。

通过《飞逃行为》中蝴蝶物性的显现与黛拉罗比亚认知视角转变的双线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金索沃的“物转向”生态诗学实践。金索沃曾表示,自己“始终致力于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合作生存’,她构想的未来不仅由生态合作构成,更通过生态合作得以实现”(Fisher 32)。这部小说不仅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可能后果进行了合理想象,还通过文学叙事具身化地探索了如何在人类世的时代语境下形成一种将物性视为非人类存在内在价值核心的生态视角,并在此认知基础上以平等、共情与敬畏的姿态重建人类在生态网络中的位置。这一视角的生成,不仅是黛拉罗比亚觉醒的历程,更是对“物转向”与非人类转向理论思潮的一次深刻而具象的文学实践。它挑战了传统主客二分思维下的人类中心叙事传统,将物从被动的符号客体转变为能够参与叙事并激发伦理反思的能动行动者。这有助于我们实现去人类中心化,正确对待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多形态生态危机,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共生观。

注释 [Notes]

- [1] 本文的 Agency 可以译为主体性，也可译为能动性，强调的重点不同：前者强调自主意识，后者强调行动力。本文旨在论证蝴蝶的主体性（这里更强调蝴蝶有超越人类赋义及认知的物性，但小说似乎又强调了蝴蝶能影响人类的能力），故采用了一个既能突出蝴蝶行动力又能突出其物性的词汇，即主体性。能动性则丢失了蝴蝶物性这一层意思。此外，material agency 原意是强调调物的三种力量：一是能动性，即物具有影响他物的能力；二是物性，即物具有人类无法认识和改变的本性；三是商品性，即物具有物化人类的能力。本论文讨论的小说强调了蝴蝶的前两种力量。
- [2] 内在互动是新物质主义学者巴拉德（Karen Barad）在其 2007 年的著作《与宇宙之半途相遇：量子物理学与物质意义的纠缠》（*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她认为现象产生于物质、话语实践和主体性的内在互动，它们同时出现并对彼此产生影响，从而构成了不断生成的世界。因而在这里是内部（intra）而非相互（inter）作用。巴拉德说，“物质和意义是不可分割般地融合在一起的，任何事件，无论多么强烈，都不能将它们分开”（33）。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rad, Karen.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ke UP, 2007.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4.
- Fisher, Stephen L. "Community and Hope: A Conversation." *Iron Mountain Review*, vol. 28, 2012, p. 32.
- Fu, Xiuyan. "Why Does Aura Fade: A Thing-Narrative Approach to Observation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5, 2025, pp. 1-14. [傅修延：《灵晕为什么消逝——物叙事角度的观察与解释》，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5 年第 5 期，第 1-14 页。]
- Gaard, Greta.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From Ecocriticism to Ecopedagogy." *Neohelicon*, vol. 36, no. 2, 2009, pp. 321-34.
- Grusin, Richard, editor. *The Nonhuman Turn*. U of Minnesota P, 2015.
- Han, Qiqun.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e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 'Material Turn'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Eco-Literature Studies." *Journal of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2022, pp. 109-18. [韩启群：《21 世纪全球环境危机与当代外国生态文学研究的“物转向”》，载《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2 期，第 109-18 页。]
- Iovino, Serenella, and Serpil Oppermann. "Introduction." *Material Ecocriticism*, edited by Serenella Iovino and Serpil Oppermann, Indiana UP, 2014, pp. 8-9.
- Kingsolver, Barbara. *Flight Behavior*. HarperCollins, 2012.
- . *Flight Behavior*. Translated by Aihong Ren, Nanhai Publication Company, 2025. [金索沃：《蝴蝶烧山》，任爱红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25。]
- Massumi, Brian, et al. "'Technical Mentality' Revisited: Brian Massumi on Gilbert Simondon." *Parrhesia*, vol. 7, no. 1, 2009, pp. 36-45.
- Mayer, Sylvia. "Barbara Kingsolver's *Flight Behavior*: Class and Religion in Cli-Fi." *Cli-fi: A Companion*, edited by A. Goodbody and A. Johns-Putra,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19, pp. 111-16.
- Nussbaum, Martha C.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P, 2001.
- Otjen, Nathaniel. "The Climate of Extinction: Resistant Multispecies Communities in Barbara Kingsolver's *Flight Behavior* and Richard Powers's *The Overstory*." *Literary Animal Studies and the Climate Crisis*, edited by Sune Borkfelt and Matthias Stephan,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pp. 179-99.
- Ryan, Marie-Laure. "Introduction."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edited by Marie-Laure Ryan and Weisheng Tang, U of Nebraska P, 2024, p. 14.

- Tang, Weisheng. "Cautious Anthropomorphism, Furry Men, and Rick Bass's Animal Narratives." *English Studies*, no. 2, 2019, pp. 30-39. [唐伟胜:《谨慎的拟人化、兽人与瑞克·巴斯的动物叙事》,载《英语研究》2019年第2期,第30-39页。]
- .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3. [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
- Taylor, Josephine. "Introduction." *The Nonhuman Narratives of Energy: Multispecies Encounters in Extraction Zones*, by Taylor, Palgrave Macmillan, 2025, p. 11.
- . *The Nonhuman Narratives of Energy: Multispecies Encounters in Extraction Zones*. Palgrave Macmillan, 2025.
- Wang, Xin. "The Contemporary Shift in the Concept of "Nature"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oe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o. 3, 2025, pp. 14-25. [王欣:《生态诗学视阈下“自然”概念的当代转向》,载《中国比较文学》2025年第3期,第14-25页。]
- You, Lei, and Lifu Jiang. "On the 'Eco-cosmopolitanism' in *Flight Behavior*." *Jiangsu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no. 2, 2019, pp. 55-58. [尤磊、姜礼福:《论〈飞逃行为〉中的“生态—世界主义”思想》,载《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55-58页。]
- Zhang, Huirong, and Xinfu Zhu. "Pursuit of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in the Climate Fiction *Flight Behavior*."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2020, pp. 159-65, 192. [张慧荣、朱新福:《气候小说〈突变的飞行模式〉的代际正义追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59-65,192页。]

◇责任编辑:阳凌艺

《没有指针的钟》中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操演

◎ 黄若仪 肖明文

内容提要: 美国南方在内战后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二战”更加速了这一社会转型进程。传统等级制度与新兴民主秩序围绕种族、性别与阶级关系展开博弈,使南方居民陷入了身份困境与主体性危机。麦卡勒斯在《没有指针的钟》中将南方的历史变迁与南方人的身份操演融入饮食叙事之中。在“南方家庭罗曼司”的影响下,马隆通过厌食与挑食的方式抱残守缺,却在新旧冲突中逐渐迷失;老法官以贪食与暴食缓解焦虑,终因复旧无门而身份撕裂;谢尔曼借奢华饮食标榜自我,最后反被物欲吞噬。麦卡勒斯借助饮食话语勾勒出南北冲突的历史图景,批判了等级秩序与资本主义对主体的异化。她将饮食叙事作为小说的寓言性主题的表现方式,不仅揭示出时代进步与隔离消解的历史必然,也为美国南方人的身份突围与自我救赎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 卡森·麦卡勒斯 《没有指针的钟》 饮食 身份操演 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13-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美国小说中的新农业叙事与新饮食话语研究”(25BWW038)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2

Title: Dietary Preferences and Identity Performances in *Clock Without Hands*

Abstract: After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South underwent profou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which were further accelerated by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ca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emergent democracy in terms of race, gender, and class, leading to identity dilemmas and subjectivity crises among Southerners. In *Clock Without Hands*, McCullers illustrates the historical changes and people's identity performances through food narratives: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Southern family romance," Malone clings to the old culture through anorexia and selective eating; the old Judge seeks solace in gluttony, while his identity is shattered by the impossibility of restoring the old order; Sherman attempts to shape his identity with luxurious food, but is eventually engulfed by materialism.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food, McCullers sketches a tableau of North-South tensions, denouncing the alienating effects of hierarchy and capitalism. Employing food narratives to express the novel's allegorical themes, McCullers advocates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egregation as the ultimate solutions to the Southerners' identity struggles and spiritual crises.

Keywords: Carson McCullers, *Clock Without Hands*, food, identity performance, subjectivity

Authors: Ruoyi Hua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Mingwen Xiao,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南方正处于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版图逐渐覆盖了传统的庄园和农场,平权运动也蓄势冲破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的枷锁。美国南方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最后一部作品《没有指针的钟》(*Clock Without Hands*)正描绘了这样的历史图景。麦卡勒斯将作品作为现实主义寓言,借药剂师马隆之口叩问:“死亡近在咫尺,生者又何以存活。”(62)探寻南方居民在衰落的社会中应该如何生存,在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波谲云诡中又该如何自处。关于该小说的早期研究大多着眼于“精神隔绝”的主题,聚焦于主人公的身体缺陷与身份困境。学者们普遍认为,角色的身体异常是其精神异化的外显征候。麦卡勒斯通过身体书写展现少数群体的边缘化处境,批判固化的认知模式和等级秩序(Carr 31, 142; Adams 551-52; 荆兴梅、朱新福 161)。然而,绝大多数从身体哲学角度出发的研究都只着眼于外部身体特征,而忽略了人体内部结构及相关欲望。

巴特勒(Judith Butler)将身份建构的过程称为“身份操演”(identity performance),认为身份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行为实践中生成的。他指出:“行为背后不一定有一个‘行为者’,但‘行为者’是在行为中并通过行为而多维建构起来的。”(181)饮食行为是身份操演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进食过程中,个体不仅摄取营养,更吸收和展演食物所承载的关于种族、性别和阶级等层面的社会规范、文化意识与价值取向,从而形成自我认知和身份归属(Counihan et al. 3)。同时,饮食不仅反映了个体和群体的生存状况,还映射到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纵深处。麦卡勒斯在每部作品中都对吃喝场面不吝笔墨,延续了以饮食表现风土人情的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与饮食相关的意象和场景在《没有指针的钟》中占据重要地位。麦卡勒斯将历史场景与身份表征嵌入吃喝场面之中,借助三个主要人物的“异常”饮食行为——药剂师马隆的厌食挑食、老法官克莱恩的贪食暴食和黑白混血谢尔曼的食物崇拜——表现了南北秩序的冲突拉锯,影射了他们的存在危机。麦卡勒斯将饮食叙事寓言化,借人物的饮食偏好与身份求索,表达了等级终会被颠覆、隔离终会被消解的信念,体现了作家关注社会边缘人群的责任意识与盼望世界大同的人文情怀。

一、旧制消亡下的厌食挑食与自我迷失

个体对时代变化的不适应常常以进食障碍的形式展现出来:“瓦解、错位和不稳定既是社会变迁时期的特征,也是厌食症的标志。”(McGee 85)作为中心人物之一的马隆就在大部分时间里“胃口全无,也从不记得吃了些什么”(麦卡勒斯 114)。他因为患上白血病而食欲不振,其衰弱肌体与南方旧制的消亡互为映射。他的厌食则影射了其在新旧碰撞中的身份危机。同时,马隆还爱挑食,但他挑剔的并非食材或菜式,而是共食的对象。他在自家餐桌上总是兴味索然,也不与妻子过多交谈,却热衷于与老法官在药房共饮威士忌,谈论

时事政治。“二战”后的美国南方仍然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在这种传统社会中，“在仪式性的就餐中分享和吸收食物意味着参与者被纳入社群，同时界定他/她在其中的特定‘位置’”（Falk 20）。马隆借饮食选择表达身份认知，他对家庭共食和药房共饮的不同态度反映其社群归属与意识形态立场。

马隆抵触与妻子玛莎共食，是因为她颠覆了美国南方传统等级秩序，使马隆在家庭和社会层面丧失了权力。金（Richard H. King）将美国南方白人对地区、家庭、种族、性别等的观念总称为“南方家庭罗曼司”（the Southern family romance; 27）。这种意识形态以种植园大家庭为核心，“其主宰是有绅士风度、高尚可敬、勇敢的父亲，母亲则是圣洁、坚韧、没有欲望的完美女性形象”（李杨 27）。玛莎在婚后一改柔弱居家的淑女形象，做起了点心生意，代替马隆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极大地挑战了他作为男性和丈夫的权威。玛莎是美国南方新女性的化身。从“一战”开始，美国南方女性更加积极地参与工农业生产。随着收入的增加，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大幅提升（Sharpless 19-20）。新女性冲破“家中天使”和“二等公民”的桎梏，对“南方家庭罗曼司”中的父权思想造成了强烈冲击，让以马隆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深感焦虑。

马隆与老法官的共饮仪式则是白人男性对美国南方等级制度的操演和强化。他们在每个星期日的正餐前相聚，马隆会为老法官备好椅子和威士忌，在交谈过程中虔诚聆听，将他的见解奉为圭臬。二人姿态的强弱对比凸显其阶级差异。同时，当马隆在种族和性别层面深受打击时，作为“本州与南方的骄傲”（麦卡勒斯 9）的老法官在共饮时对他血统的肯定带来了重振的希望：“血液病！怎么会，这不可能——你的血是全州最好的。”（14）“血统说”是“南方家庭罗曼司”的核心观念之一，其逻辑是用“白人至上”的观念合理化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马隆与老法官的共饮仪式既是美国南方人将等级制度内化于心的体现，也是他们在社会巨变中裹足不前、不肯放弃既得利益的现实写照。

通过厌食与挑食的饮食操演，马隆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身份。食物与饮食主体的身份认知关系密切，因为摄入的食物影响人的特质、塑造人的“血统”：“将一种食物吸收到身体内，在实际和想象的层面上，都意味着吸收了其所有或部分特性：所食即所成。”（Fischler 279）通过与老法官共饮、吃他推荐的食物，同时在家庭共食中敷衍了事，马隆在意识形态上向保守势力靠拢，稳固自己基于传统秩序的身份认知，从而获得等级制度赋予白人男性的优越感。从马隆与老法官的饮酒方式可以看出，他们饮酒的目的不同：“他〔老法官〕浅酌慢品。每一口酒下咽后，舌头便在嘴里转一转，品味酒的余味。马隆喝得太快，酒在他的肚子里如一朵玫瑰瞬间绽放。”（麦卡勒斯 12）马隆饮酒的急躁和草率表明他并不懂酒爱酒，喝酒只是为了维持与老法官的关系，甚至让他误以为自己也获得了法官的精英特质，“好像自己也成了个国会议员”（13）。同样，即使厌恶吃肝，他也遵循老法官的建议每天吃肝治病。不同于宣告白血病无法治愈、令马隆感到屈辱的犹太裔医生，老法官给了马隆“吃

肝就能恢复健康”的一线希望。这不仅让马隆找回了作为有着“最好的血液”的白人男性的自信，还让他在旧制消亡和生命流逝的大势中抓住了救命稻草。

然而，南北战争推翻了南方政权、解放了黑人奴隶；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瓦解了基于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传统秩序；民权运动进一步推动种族平等；女权运动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与崛起。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南方家庭罗曼司”被新秩序拆解和取代，使马隆的身份认同失去了基础。因此，马隆在小说前半段为了稳固身份做出的饮食操演都是徒劳，其身份的无根性和虚幻性使其迷失在时代风云与死亡迷雾中，最终是饮食偏好的转变帮助他获得了解脱。

二、南北拉锯中的贪食暴食与身份割裂

老法官的饮食集中反映了南北势力的冲突拉锯。面对美国南方秩序的式微，马隆的反应是食欲低靡，老法官却保持着贪食和暴食的习惯，将节食等同于秩序丧失：“医生在我直觉里要么代表切割，要么意味着节制饮食，一样可怕。”（麦卡勒斯 47）老法官是更具野心的保守势力：马隆只接纳承载着一致观念的食物，对新秩序呈回避姿态；老法官则食欲旺盛，试图通过贪食和暴食去吞噬与同化“异己”。他的贪婪食欲和重振欲望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循环。当他中风住院时，食欲的受限让他想出了通过兑换货币复兴南方的计划；当重振计划无法施展时，他便在暴饮暴食中反刍旧时繁荣带来的优越感，缓解旧制衰落导致的焦灼。

老法官对旧制的执着集中体现在对过世妻子的反复缅怀上，他对失去妻子、复旧无望的失落则通过进食来弥补。他珍爱妻子，认为她是最完美的南方淑女。待妻子去世后，他便常靠进食来缓解丧失感：“法官从没刻意地想续弦；他每每谈及妻子，言谈间仿佛她尚在人间。但心中仍有种空虚的渴望，就勉力地品佳肴、喝美酒，欣赏合唱队的女士们。”（50）食物是连接人与过去的媒介，“食物的味道、气味和口感能触发人关于饮食活动和体验的记忆，记忆也能限制人基于经验对食物的偏好和选择”（Lupton 32）。老法官在用餐时总是沿用妻子在世时的习惯——在邀请再婚对象共进晚餐时，他按照妻子的喜好准备菜式，并在就餐过程中不断将对方与妻子进行比较。在独自享用早餐时，他也使用妻子用过的桌布、调料瓶和咖啡壶。通过重演与妻子共进美食的仪式，老法官追忆的不仅是妻子，还是南方淑女形象背后舒适富裕的种植园大家庭生活。他不愿面对美国南方等级制社会的解体，但这是他的进食操演无法扭转的必然趋势。因为再也找不到与亡妻一样完美的南方淑女，老法官的两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这预示着恢复旧制的无望。在失意之时，他仍然依靠暴饮暴食来获得安慰。第一次晚宴草草结束后，他在睡前独自喝完了剩下的白兰地，准备在情人节时送出一盒糖果也被他吃光。

贪食暴食是老法官缓解焦虑的重要手段。在心理学意义上，“现代主体的‘口腔冲动’不是口腔有‘安全感’的表现。恰恰相反，它是安全感缺失的症状”（Falk 28）。子孙的反叛

行为使老法官对新秩序的到来产生了最直观的感受。当自身权威受到挑战时，他试图通过进食来获取安定。在想起儿子约翰尼给黑人辩护失败、进而自杀的惨剧后，老法官对孙子杰斯特手中塞满培根肉、挤满花生酱的双层三明治垂涎三尺。在吃下三明治后，他才有勇气将案情经过和盘托出。在杰斯特无故晚归，并对自己大发雷霆之后，刚吃完早餐的他却感到饥肠辘辘。在吃下更多吐司后，他才重拾大家长的权威，开始询问杰斯特的行踪。这些进食操演是老法官缓解不安、巩固身份的手段，凸显了他在旧制消亡过程中感受到的危机。

然而，进食只能给老法官提供短暂的安慰，新旧冲突最终导致了其身份认知的混乱。儿孙对旧秩序的挑战持续削弱他的权威：儿子约翰尼致力于成为维护正义的律师，并以死亡这种惨烈的方式捍卫种族正义，深深撼动了他的价值观；孙子杰斯特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上与他针锋相对，总是不留情面地揭穿种族主义和父权主义的虚伪与丑恶。当杰斯特在星期日的正餐上公然质疑“白人至上”理念、抨击保守势力的傲慢迂腐时，老法官不仅丧失食欲，甚至想要呕吐，“胃里就开始翻腾，胃口全无”（麦卡勒斯 32）。老法官从贪食到厌食的突变不仅反映了他面对新秩序冲击时的无助和恐惧，还是其身份撕裂的标志——“呕吐这一生理行为影射的是一个撕裂的身份，因为呕吐既是‘我’，又是‘非我’，它一方面把食物吸收到自我之中，而另一方面又暴力地加以排斥”（肖明文 124）。他试图忽视先进的思想文化对自己继承人和家庭的改变，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通过进食去吞噬和同化“非我”。身处进步思想席卷的美国南方，老法官通过饮食来挽回旧秩序和侵占“异己”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的自我被重获权力的渴望和复旧无门的绝望左右拉扯。当他在电台演讲中反对种族融合时，竟无法自控地开始背诵宣告“人人生而平等”的《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等级秩序和民主体制的不可调和最终导致了他身份的割裂。

三、种族隔离下的食物崇拜与主体异化

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社会中，个体的饮食状况与其阶级地位和种族身份密切相关：“由于奴隶制提供了食物生产的核心劳动力，种植园阶级的饮食依赖对奴隶的剥削。”（易捷心、田舒琪 138-39）直到“二战”后，这种等级秩序仍然根深蒂固，这体现在马隆和老法官饮食上的“墨守成规”和黑白混血的谢尔曼的饮食困境上。20 世纪中期，少数族裔群体仍处在经济大萧条的后遗症中，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仍是美国南方各州的金科玉律（Delinder 147）。谢尔曼的饮食就反映了黑人族群拮据的经济状况和边缘化的社会困境。受雇于老法官之前，谢尔曼生活窘迫，无力负担高品质的食物。工作后，他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奢华饮食。同时，虽然常在书房与老法官共饮威士忌，但他从未坐上后者的餐桌，这反映了他在美国南方社会中的边缘处境。

在此背景下，谢尔曼对阶级跃升的渴望让他背离自身的种族背景，转而投靠消费主义，

企图用奢华饮食装饰自身,从而跻身上流阶层。在初遇杰斯特时,谢尔曼就夸耀自己的饮食,坚称只喝最优质的卡尔费特威士忌和香槟,并大量食用鱼子酱,仿佛这就是最恰当的自我介绍。谢尔曼试图通过饮食选择来确定身份归属。他乐于与老法官共饮,常用三文鱼、龙虾罐头等昂贵食材自制三明治,还拒绝与黑人厨娘分食玉米饼、甘蓝叶等廉价食物。然而,老法官虽然乐于邀请底层人群共饮,但其餐桌从不对黑人群体开放。谢尔曼被白人的饮食社群排斥在外,没有分享食物的家人或朋友,还拒绝与黑人群体共食。他在饮食层面的“居间”状况反映了其社会身份的无根性,暗示了其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根源性冲突及由此导致的身份混乱。

相比马隆,谢尔曼的进食选择更凸显了人们追捧特定饮食的底层逻辑——食物不仅是社交工具,还是商品符号。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是建构个人身份的关键,因为它既帮助消费者区分地位更低者、模仿地位更高者,还给消费者的自我表达和个性化实践提供了符号(Falk 38)。区分他人和展示自我正是谢尔曼想要通过食品消费实现的两大目的。一方面,他通过排斥底层人民的食物来凸显自身优越性;另一方面,他借助上层阶级白人才能消费的食物来建构身份尊贵的自我形象。然而,谢尔曼通过饮食消费来实现阶级跃迁、逃脱种族迫害的渴望是虚幻的。在建构身份时,“个人必然要与世界、与他人建立认同关系,并遵循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这—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陶家俊 37)。然而,在谢尔曼的饮食世界里,消费主义用人与物的关系代替了人与人的关系,致使他建构了错置的身份。消费奢华食物不仅没有帮助谢尔曼打破种族隔离,成为“卓越人士”,更未让他融入上层阶级。编造谎言、透支消费的行为更说明其身份幻想与现实相悖。初遇杰斯特时,谢尔曼将奢华食品作为自己高贵身份的象征,但他的冰箱中只有干枯的莴苣头和油腻的黑豌豆;在搬入白人社区后,谢尔曼家中的家具、食物、衣服都是分期付款买的,要三年才能还清。他遵循消费主义逻辑,将本属于“黑皮肤”的家庭空间建构成向外展示“白面具”的公共空间,这使其身份基础进一步被破坏,导致了自我的流离失所。

有论者指出,在《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中,“麦卡勒斯将有着确定价值的商品与人类生命进行了比较”(Broughton 37)。在《没有指针的钟》中,谢尔曼也错将商品价值和生命价值画上等号。部分学者将谢尔曼不顾死亡威胁坚守新家的行为解读为捍卫正义的英勇殉道(林斌 88; Groba 78),这样的观点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宣扬正道并非谢尔曼唯一的动机。他拒绝离开,还因为他早已将商品视作生命,“这所房子已经瞬间占据了谢尔曼的整个世界”(麦卡勒斯 218)。当杰斯特给谢尔曼通风报信时,谢尔曼在短暂的惊恐后立刻开始展示自己的所有物。他着意提起自己为新居宴置办的食物:“我买了卡尔费特威士忌,陈年佳酿,买了六瓶杜松子酒、六瓶香槟。我们要就着鱼子酱吃松脆的吐司,还有炸鸡、哈佛甜菜和绿叶菜。”(217)比起之前,他藏酒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对高雅餐食的想象也更加丰满。可见,拥有更多商品让谢尔曼的价值感和自信感大幅度提升,

让他沉溺于消费建构的高贵身份感中，将种族与阶级差异抛之脑后。

然而，美国南方等级制度难以撼动，消费无法填平阶级鸿沟，奢华的饮食并不能解除谢尔曼的存在危机。在种族主义迫害中，谢尔曼的所有物被白人暴民炸毁，他的生命也被剥夺。这一悲惨结局是谢尔曼注定无法通过饮食消费将自己的“黑皮肤”变成“白皮肤”的最好证明，也是美国南方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种族主义与“吃人”的资本主义的生动写照。

四、时代进步中的膳食转变与精神超越

麦卡勒斯塑造过许多食性异常的角色，例如《心是孤独的猎手》（*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中嗜酒与肥胖贪食的聋哑人、《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嗜肉女屠夫与嗜甜的驼背李蒙、《金色眼睛的映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中的饕餮美人利奥诺拉和厌食“疯女”艾莉森。以怪诞食欲折射人物的身份困境与主体危机几乎成为麦卡勒斯写作的惯例。马隆的厌食挑食、老法官的贪食暴食与谢尔曼的食物崇拜都是他们构建身份的饮食操演，其食欲的异常折射出自我认知的紊乱，其饮食取向的转变则暗示了重建主体性的可能。同时，《没有指针的钟》是“一个地方特色鲜明、历史感和时代性兼备的南方寓言”（林斌 93）。麦卡勒斯借独特的角色、巧妙的意象与寓意深刻的情节，书写南方历史文化，反思南方社会体制，讨论南方人在社会变迁中如何生存。饮食叙事则是这部作品寓言性主题的重要呈现方式。麦卡勒斯以马隆和老法官为例，指明时代进步是大势所趋，故步自封只会自取灭亡，革故鼎新才是南方人民的救赎之道。

在小说前半段，马隆的主体性持续受到死亡与新秩序的动摇。虽然在饮食上靠近保守势力使其获得了短暂的安定，但最终还是饮食偏好的转变帮助他实现了精神超越。停止吃肝是马隆转变的开始，此后他不再为死亡提心吊胆，甚至试图通过自尽来夺取生命的主宰权。一个“小小的奇迹”（麦卡勒斯 111）加速了他的认知转变。马隆发现，在他日渐衰弱的同时，他在花园中播撒下的种子却蓬勃生长。当被玛莎告知餐桌上的蔬果都来自花园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长久忽略了生命的旺盛与顽强，忽视了妻子提供的、取材于自然的食物的价值。生命的轮回永不停歇，新事物的诞生依托于旧事物的消逝。这一顿悟促成了马隆思想立场的转变，使他不再固守种族和性别的等级秩序，开始接受生老病死、新旧更替的自然规律。

放下执念、吐故纳新的马隆开始以更客观的眼光评判南北价值体系，并在饮食选择上转变标准，在精神上远离保守势力。当白人暴民聚集在自己的药房中讨论对谢尔曼的迫害计划时，他们饮用的威士忌的气味使马隆感到恶心并迫切想要回家和玛莎一起夹核桃、喝啤酒。随着他对药房共饮和家庭饮食的态度的转变，其行事标准也从种族主义变为人道主义。他没有屈从于暴民的威压，毅然拒绝对谢尔曼进行迫害。在实现了精神和道德的双重超越后，马隆在家中的食欲开始变好，会在天气好的早晨盼望吃上妻子做的早餐，并感恩妻子的食

物和爱。尽管老法官为他送去了玉米粉、芜青和水果，但马隆只食用妻子提供的冰水、西瓜和奶昔。通过选择食物，他挑选了提供食物的人及其所从属的群体文化和意识形态。从南到北、从旧到新的思想转变让马隆在最后的时光中重获平静和从容，挣脱了死亡和落后势力的异化牢笼。

与改变饮食偏好、成功建立主体性的马隆不同，老法官始终对配料丰富、高热量的南方传统饮食有着无限渴望，故而其身份困境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在衰颓的南方，老法官权势不再，传统秩序也分崩离析，他试图通过贪食来恢复旧制、侵占“异己”，却终究是徒劳。法官的进食受阻是“落后必将被先进取代”的饮食表征。面对健康的恶化、妻子的逝去、子孙的反叛和谢尔曼的制约，老法官的进食频繁地受到抑制：他因贪食而患上肥胖症、中风和糖尿病，结果不得不克制食欲、缩减食量；在妻子被癌症蚕食生命时，他备受煎熬，食不知味；当孙子在餐桌上大谈种族平等、性别自由时，他食不下咽，甚至想要呕吐；在谢尔曼成为法官的文书后，他开始有权控制法官的饮食。在饮食受阻的过程中，老法官经历了各种意义上的“众叛亲离”——妻子代表的美国南方社会体制逐渐消亡；儿孙秉持的新思想侵入家庭；谢尔曼代表的种族平权力量正在飞速壮大。法官通过饮食来纾解彷徨、吞噬异己、恢复旧制的努力屡屡落空。以父权制和奴隶制为根基的美国南方秩序也如同老法官在暴食下失衡的健康，在先进秩序的冲击中摇摇欲坠。

在小说结尾，当马隆平静地等待死亡时，老法官闯入其房中，义愤填膺地宣告对学校种族融合的抵制，却在随后的电台演讲中又自相矛盾地背诵起《葛底斯堡演说》。马隆饮食习惯的转变过程是他放下执着、拥抱新事物，从而建立起主体性、实现精神超越的过程。老法官在饮食层面的执迷不悟则反映了其身份认知的混乱。他在时代进步中进退失据，始终无法突破思想和等级的局限。通过这种对比，麦卡勒斯宣告新旧更替是大势所趋、等级和隔离终会被打破，从而为时代更迭中迷茫痛苦的美国南方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虽然《没有指针的钟》在评论界毁誉参半，但学术界普遍肯定其寓言特质和现实主义风格，认为这是一部反思南方历史与现实的警世之作。餐桌上的界线即社会中的藩篱。在民权运动中，黑人群体将争取与白人同桌共食的权利视为种族平权中至关重要的一步。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签署的《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赋予黑人群体进入公共餐厅的权利，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包括餐厅在内的公共场所才对黑人群体开放（Edge 77-78）。麦卡勒斯将饮食作为历史与身份的载体，以饮食冲突书写南北矛盾，用怪诞食欲映射主体异化，借饮食寓言探索美国南方人实现精神脱困的可行路径。虽然在作品创作的年代，等级秩序仍然顽固，种族对立依旧严峻，性别限制亟待打破，但麦卡勒斯通过描绘饮食隔离的瓦解回答了马隆的生死之问——新旧更迭势不可挡，隔离屏障终会瓦解，爱和理解才是人类实现身份突围、摆脱主体异化的根本途径。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dams, Rachel. "'A Mixture of Delicious and Freak': The Queer Fiction of Carson McCullers."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71, no. 3, 1999, pp. 551-83.
- Broughton, Panthea Reid. "Rejection of the Feminine in Carson McCullers' *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vol. 20, no. 1, 1974, pp. 34-43.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2002.
- Carr, Virginia Spencer. *Understanding Carson McCullers*.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0.
- Counihan, Carole, et al., editors. *Food and Culture: A Reader (The Fourth Edition)*. Routledge, 2019.
- Delinder, Jean V. "Segregation, Desegregation, and Resegregatio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 Volume 24: Race*, edited by Thomas C. Holt and Laurie B. Green,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13, pp. 146-52.
- Edge, John T. "Lunch Counters (Civil Rights Era)."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 Volume 7: Foodways*, edited by John T. Edge,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07, pp. 77-79.
- Falk, Pasi. *The Consuming Body*. Sage Publications, 1994.
- Fischler, Claude. "Food, Self and Identity."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vol. 27, no. 2, 1988, pp. 275-92.
- Groba, Constante González. "'So Far as I and My People Are Concerned the South Is Fascist Now and Always Has Been': Carson McCullers and the Racial Problem." *Atlantis*, no. 2, 2015, pp. 63-80.
- Jin, Xingmei, and Xinfu Zhu. "Body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Writing in *Clock Without Hands*." *Journ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5, 2015, pp. 161-67. [荆兴梅、朱新福:《身体政治和历史书写:〈没有指针的钟〉解读》,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61-67页。]
- King, Richard H. *A Southern Renaissance: The Cultural Awakening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30-1955*. Oxford UP, 1980.
- Li, Yang. "The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of the Southern Myth."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2, 2004, pp. 23-29. [李杨:《后现代时期美国南方文学对“南方神话”的解构》,载《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第23-29页。]
- Lin, Bin. "Allegory, Body, and Time: Analysis of *Clock Without Hand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4, 2009, pp. 81-93. [林斌:《寓言、身体与时间——〈没有指针的钟〉解析》,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4期,第81-93页。]
- Lupton, Deborah. *Food, the Body and the Self*. Sage Publications, 1996.
- McCullers, Carson. *Clock Without Hands*. Translated by Yi L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17. [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李翼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McGee, Diane. *Writing the Meal: Dinner in the Fic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Women Writers*. U of Toronto P, 2001.
- Sharpless, Rebecca. "Agriculture, Women an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Southern Culture: Volume 13: Gender*, edited by Nancy Bercaw and Ted Ownby,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09, pp. 17-21.
- Tao, Jiajun. "Introduction to Identity."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04, pp. 37-44.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37-44页。]
- Xiao, Mingwen. "Food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Metaphors of Hunger, Vomit, and Eucharist in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Foreign Literatures*, no. 1, 2021, pp. 120-29. [肖明文:《饥饿、呕吐和生命之粮——〈暴力夺取〉中的城乡饮食与圣餐隐喻》,载《国外文学》2021年第1期,第120-29页。]
- Yi, Jiexin, and Shuqi Tian. "Food Writ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uthern Community in *The Golden Christmas*."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no. 1, 2026, pp. 133-42. [易捷心、田舒琪:《〈金色圣诞节〉中的食物书写与南方共同体建构》,载《外国语言与文化》2026年第1期,第133-42页。]

作为超客体的“9·11事件”： 重读《坠落的人》

◎ 祁和平 胡泽明

内容提要：美国“9·11事件”不仅是突发紧急政治事件，从本体论而言更是一种超客体，其时空维度超越人类感知且影响深远持久。在德里罗的小说《坠落的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断裂的时间感，折射出人类时间感知的失效，体现了超客体的时间波动性。行为表演艺术通过身体表演，展现了人类在认知超客体非定域性空间时所面临的不可把握性。声音景观的失真与误读，则揭示了“9·11事件”作为超客体，其黏性使穆斯林声音陷入难以摆脱的纠缠。德里罗在小说中解构了单一的官方政治话语，揭示出后现代主体在公共危机中的认知困境。人类面对作为超客体的“9·11事件”，虽无法完全把握其本质，但能在失败和挫折中不断反思，探索应对之策。

关键词：《坠落的人》 超客体 阿尔茨海默病 行为表演艺术 声音景观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 02-002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3

Title: 9/11 as a Hyperobject: A Rereading of *Falling Man*

Abstract: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unexpected and urgent political event, can be taken as the hyperobject ontologically. In Don DeLillo's *Falling Man*, the fractured sense of time experienced by Alzheimer's disease patients reflects human's failure of temporal perception, embodying the temporal undulation of the hyperobject; performance art, through bodily enactment, reveals the ungraspability that humans face when trying to comprehend the nonlocality of the hyperobject; the distortion and misreading of soundscapes reveal how the viscosity of the 9/11 event as a hyperobject traps Muslim sounds in an inescapable entanglement. DeLillo deconstructs the monolithic official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novel and reveals the cognitive predicament of the postmodern subject in public crises. Although it is hard to get close to the essence of the 9/11 event as a hyperobject, humanity can learn to cope with its aftermath by reflecting constantly amid failures and setbacks.

Keywords: *Falling Man*, hyperobject, Alzheimer's disease, performance art, soundscapes

Authors: Heping Qi,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Zeming H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China.

作为21世纪初影响最深远的恐怖袭击之一，“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冲击，成为千禧年初的政治讨论热点之一。当时相关的新闻报道将“9·11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公共危机、维护美国国家尊严的效果。而关于“9·11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后续影响，“后9·11文学”研究则提供了更加多元的解读视角。

格雷（Richard Gray）追溯美国文学史，揭示出美国文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即美国所经历的战争等命运攸关的危机事件被视为由天堂坠入黑暗、从纯真走向成熟的过程，“后9·11文学”则重现了这一主题（2-3）；贝尔（Lenore Bell）专门研究了“9·11文学”中的他者形象，认为“9·11事件”加剧了美国人的死亡恐惧，而将他者想象为低劣的、符合刻板形象的样子，能够给予“纯正的美国人”（All-American）些许心理的慰藉（5）。阿尔图韦吉（Mubarak Altwaiji）从叙事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双重角度出发，指出“后9·11小说”将“9·11事件”建构为一切后续冲突的根源，从而掩盖了美国此前在中东实施的帝国主义军事策略（137）。国内学者大多将该事件定义为恐怖袭击，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其他相关话题的讨论。其中，张瑞华从视觉文化视角出发，基于袭击“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发生”、人们“目睹”这一事实，将“9·11事件”界定为“图像事件”（96）。

然而，将“9·11事件”理解为政治危机、心理创伤、帝国主义策略或图像事件，仍停留在将其视为单纯的人类事件这一认知框架之内。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超客体”（hyperobject）概念为该事件的本体论阐释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莫顿指出，超客体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于人类而言大规模分布的事物”（1），其核心特征包括“时间波动性”（temporal undulation）、“非定域性”（nonlocality）与“黏性”（viscosity）等。最初，莫顿用超客体概念描述全球变暖等气候现象，但克罗克特（Clayton Crockett）将超客体的范畴从“大规模分布的事物”拓展至全部客体，主张任何客体均可以成为超客体（87）。基于此，有学者将消费主义和对死亡的痴迷界定为“社会性超客体”（周素素、张弛 49）。本文将“9·11事件”解读为超客体，是对“社会性超客体”涵盖范围的补充。从时间维度看，“9·11事件”并未随着双子塔的倒塌而终结，其后多年时间里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国土安全体系的全面重塑、穆斯林群体持续承受的污名化等，都表明该事件的影响在时间上具有极大的延展性，远远超出人类对线性过去的常规把握。从空间维度看，该事件具有非定域性，任何局部显现都不足以说明事件本身。它不仅发生于曼哈顿下城，而且通过卫星直播与网络循环播放，同时存在于全球成千上万个屏幕上。从感知维度看，该事件具有黏性。人类一旦经历，哪怕只是间接通过媒介经历，其影响便无法摆脱，在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中，穆斯林的声音往往被打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莫顿明确指出，超客体“不是我们的知识范畴”（2），其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认知或命名。因此，“9·11事件”符合超客体的本体论定义。它不是一段可以画上句号的过去，而是一个仍在展开的、无法被人类认知完全把握的存在。小说《坠落的人》中的阿尔茨海默病、行为表演艺术和声音

景观 (sound scapes) 共同显现出“9·11 事件”超越时空和人类认知的超客体特性。面对这样一个无以言表、无可比拟的事件,幸存者和亲历者表现出的无力感和看似徒劳的努力其实是一场悲壮有力的共同见证。

一、“9·11 事件”的时间波动性:阿尔茨海默病与迷失的时间

超客体的时间波动性意味着其影响在时间维度上被无限拉伸,远超人类对线性时间的把握。莫顿指出:“超客体被时间拉伸到如此广阔的程度,以至于几乎无法在头脑中把握。”(58)“9·11 事件”并未随着双子塔的倒塌而终结,而是作为一种仍在生成中的存在,不断入侵此后的时间场域。埃德金斯 (Jenny Edkins) 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创伤时间与国家时间、资本主义时间、日常时间发生碰撞的时刻”,催生出“一种望不到尽头的时间”(233)。在小说中,这种时间困境被具象化为人物迷失在时间中的状态。借妮娜之口,德里罗将直接或间接经历“9·11 事件”的美国人称为“迷失在时间中的人”。主人公丽昂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恐惧和反思正是这种迷失的直观呈现。如果说“9·11 事件”展示了超客体在时间维度上的无限延展,那么日常生活中的阿尔茨海默病则表现了时间停滞在现在和过去的状态。德里罗通过并置两者,将超客体的时间波动性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物困境。

在小说中,丽昂虽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但该疾病却贯穿了她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她的父亲因该病饮弹自尽,而她的工作则是协助阿尔茨海默病病友建立写作互助小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间体验,恰如超客体时间波动的生理性隐喻。患者的时间不再是连续的,过去与未来被压缩成不可触及的迷雾。医学研究将这种状态描述为“困在时间之中”(El Haj and Kapogiannis 3),患者“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交替,并且无法想象除死亡以外的任何未来”(Fujii et al. 3185)。现在与过去的界限模糊且不连续,患者无法建立事件的先后顺序,从而导致时间感知混乱。这种时间感知的断裂与迷失,正是超客体时间波动性在微观层面的体现。正如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无法连贯地体验过去、现在与未来,当人类面对“9·11 事件”时,也难以将其安置在线性时间的过去中。它持续、反复地侵入现在,打断常规有序的时间流。

丽昂试图通过写作来缓解老人们的病情。同时,这项活动也是她自己寻求理解恐怖袭击和阿尔茨海默病的方式。恐怖袭击发生后,“9·11 事件”成为了互助小组的中心话题。丽昂试图增加互助小组的活动频率,但医生阿普特却提醒她:“如果我们这样做,参与活动的组员就会越来越少[……]不能让他们觉得,存在着一种紧迫性,需要尽量写出一切,说出一切[……]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活动。”(德里罗 64)面对阿尔茨海默病,医生似乎也无计可施,疗效甚微。古尔利 (James Gourley) 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只能通过不断重

复习惯性行为才能勉强维持记忆，而且这种记忆不具有真实的体验感（66）。小说中这些年迈的病人大多丧失了对过去的记忆。他们关于恐怖袭击事件的讲述停留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无法全身心地专注事件本身，更无法触及事件的实质。丽昂引导他们讲述对恐怖分子的看法，认为他们“肯定有什么想说的话，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感觉”（德里罗 68）。她希望这些患病的老人做出个人解读，并通过他们的认知来帮助自己理解该事件带来的影响。显然，患者的表现注定令人失望，因为真正需要、想要言说过去的是丽昂自己。她在病人们重复的讲述中不断经历“9·11事件”，这正是时间波动性的体现：超客体拒绝被安置在过去，而是不断侵入现在，迫使人们反复言说。然而，由于时间波动性的尺度远非个体讲述所能穷尽，这种反复讲述往往难以触及事件本质。

丽昂不仅搁浅在当下的失望与无助之中，还时常迷失在过去的危机时刻里。她时常回忆起父亲因为“不愿意屈服于老年痴呆的漫长过程”（42）而饮弹自尽的场景。对她而言，恐怖袭击与父亲自杀存在相似之处。在现在的时间中尝试理解的失败迫使她进入过去的时间中寻找答案，即“进入时间之中，返回不久之前的某个过去片段”（137）。古尔利认为丽昂“进入时间之中”的方式是一种非自主记忆（69），因为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习惯记忆不同，非自主记忆虽对过去具有真实的体验感（66），却不能让丽昂真正理解当下的恐怖袭击。她试图将父亲的自杀视作人类解除痛苦的一种可行路径，认为能够以此终结事件造成的影响。但她的切身体验却表明，即使作为个体的生命已经消逝，灾难性事件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并且会持续蔓延到更加广阔的未来。从本体论视角看，“9·11事件”可被视为一个全新的、恐怖的超客体，小说中任何试图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解决策略的方法都收效甚微。然而，她看似徒劳的努力并非毫无意义。官方叙事将恐怖袭击当作过去的事件进行报道，但丽昂却真切地感受到该事件从未真正结束。虽然她无法完全理解超客体的本质，却能感受到其在时间上的巨大延展性，其压迫感似乎难以被线性时间所终结。

小说中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言说并非节外生枝，而是对“9·11事件”时间波动性的隐喻。除丽昂外，基思、贾斯汀、妮娜等人物都是受困在时间迷宫中的人。他们或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消磨时光，或日复一日观察天空可能出现的敌机，或在病痛中等待死亡。尽管具体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但所有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困在现在和过去的时间中，无法“以清楚的方式建构这一未来”（德里罗 33）。从时间维度看，阿尔茨海默病是小说中特定病患的时间迷宫，更是超客体时间波动性的文学表征。超客体可以被理解为一整片难以分割的连续体，蔓延至过去、现在和未来。在小说中，迷失在时间中的经历者们既难以将其简单压缩为可理解的过去，也难以将其直接投射为可预期的未来，而是受困于现在和过去之间，感受时间本身的悬置。超客体在时间维度上无限延展，其空间分布同样具有不可定位的特征。

二、“9·11事件”的非定域性：行为表演艺术与不可把握的空间

超客体的非定域性意味着它不局限于某个具体地点，而是同时存在于无数地方，无法被定位。莫顿指出，超客体的空间尺度远超人类感知范围，任何局部显现都不是超客体本身（1），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印记，无法把握其整体。“9·11事件”从未被闭锁在事件发生地，双子塔倒塌的现场只是它无数个局部显现中的一个。该事件通过媒介传播、政治话语与日常实践，持续在不同地点产生新的局部显现，在不同空间坐标上延伸。

小说通过行为表演艺术反映了超客体的空间特性。表演家戴维在纽约不同地点重复上演从高处坠落的动作，模仿双子塔遇难者的死亡瞬间。按照丽昂的说法，这是一种“观察失去的空间”的行为。“失去的空间”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双子塔倒塌后物理消失的垂直空间；另一方面，它指超客体非定域性所打开的本体论空间，一个无法被任何身体位置、观看角度所穷尽的无限场域。杜瓦尔（John N. Duvall）认为，德里罗既展现了艺术媒介与艺术沉思在记忆和纪念“9·11事件”中的不足，同时也展现了其必要性（153）。行为表演艺术所展现的“失去的空间”正是这种必要性的体现。戴维的每一次坠落表演只是对超客体空间的局部标记，而非占有。因此，行为表演艺术和超客体在空间上形成了强烈张力。前者是局部且可定位的身体行为，后者则是非定域且无处不在的存在。戴维试图以局部的身体表演去把握超客体非定域性的空间，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徒劳的悲剧。

在小说中，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表演艺术唤起了美国民众关于恐怖袭击事件的记忆，使他们再次感受到其强大的心理冲击力。丽昂最初注意到戴维在行为表演时并不知道表演者的姓名，却意识到了其带来的恐怖影响。“她心想，它吸引了世人的注视。它具有可怕的公开性，某种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德里罗 34-35）。这种“可怕的公开性”造成了交通堵塞，对公共空间的入侵使包括丽昂在内的所有观看者不断回忆起双子塔倒塌的创伤性场景。考夫曼（Linda S. Kauffman）指出，戴维的表演是被压抑之记忆的回归，因为它们不断提醒着纽约人那些从双子塔坠落的身体（148）。这正是行为表演的“可怕”之处，它将“坠落”这个最个人化的死亡瞬间强行拖入公共空间，让每个路人都被迫成为见证者。这也是作为超客体的“9·11事件”非定域性的体现。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空间不再局限于双子塔内，而是通过行为表演扩散到纽约甚至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格雷在谈及“9·11事件”的媒介叙事时提到，媒体通过实时直播将袭击事件呈现在公众面前，每个瞬间都可以被反复播放、慢放、快进、定格，迫使整个事件被置于一种强迫症般的、偏执的审视之下（7）。如果说电视媒介通过调整时间频率的方式反思该事件，那么行为表演艺术则是以展示身体作为手段入侵处于稳定状态的社会空间。戴维通过身体，将自己与所有在灾难中从双子塔坠落的人形成了真实的心理链接。正如丽昂所言：“他注视的裸露空间肯定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坠落的恐怖场景。”（181）戴维通过身体实现与受害者的通感，感受他们曾面临的生

存空间威胁，试图以行为表演的方式帮助自己及观众理解“9·11事件”，或者说“从某种高度关注的深渊中探出头来，观察失去的空间，死亡的空间”（德里罗 177）。然而，戴维的行为暴露了身体表演的有限性，它永远无法填满超客体无所不在、难以定位的非定域性空间。

戴维的离世在小说中印证了人类难以完全理解和把握超客体的非定域性。黄恩珠(Eunju Hwang)在分析戴维之死时指出，德里罗塑造了一个兼具艺术家、恐怖分子与殉道者等特质的反恐者，他的猝然离世暗示作者放弃了艺术家—恐怖分子的隐喻（343）。这种观点从作者意图出发，揭示了戴维死亡的合理性。然而，作为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戴维之死具有更加深刻的哲学意味。他的离世仓促而平淡：在39岁时死于自然原因，报纸上的讣告简短地介绍了他的一生。尽管他表演时“只使用安全背带”（241）；“坠落造成痛苦，并且非常危险”（243）；“计划中的最后一次坠落不会使用安全背带”（241），但所有精妙的行为表演只换来了“冷酷的自我表现者”（240）等网络评论，其最终的演出也因为疾病原因戛然而止。费伦（Peggy Phelan）指出，“表演的唯一生命力在于当下。表演不能被保存、录制并记录在案，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再现的再现’的流通中：一旦它这样做了，它就变成了表演之外的东西”（146）。这主要是因为被记录的行为表演已经不具有公开性和入侵公共空间的特点，而仍能够铭记戴维并试图理解其艺术表演的只有与“9·11事件”直接关联的受害者。戴维被遗忘的结局从侧面揭示了超客体非定域性的另一方面：它既无处不在，又似乎难以被直接触及。对大多数人而言，行为表演只是一次短暂的、可以被忽略的街头奇观；对直接受害者而言，它却是“9·11事件”的现实再现。这种记忆分布的不对称性，恰恰印证了超客体的非定域性：它不以均匀的方式在场，而是以碎片化的、因人而异的方式显现于不同的局部。尽管戴维的行为表演艺术逐渐退出了公共空间，但作为超客体的“9·11事件”在空间上的广泛影响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从空间维度看，戴维以身体为媒介的行为表演艺术通过观察“失去的空间”，试图赋予美国民众观看者的身份，再次将其置于灾难空间中，以此对抗“9·11事件”作为超客体在空间上的不可理解性。但他的做法在超客体更加广阔的空间范围下显得无足轻重。他可以让自己的坠落一千次，却难以让社会真正看见那个“失去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戴维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失败，也暗示着人类用身体丈量超客体非定域性的尝试注定难以成功。然而，正如丽昂在多年后仍然搜索他的名字，这种失败也留下了一份见证。人类虽然无法企及超客体的非定域性空间，却从未放弃努力言说的可能。

三、“9·11事件”的黏性：穆斯林声音与无法摆脱的纠缠

时间上的波动性与空间上的非定域性，使人迷失在超客体的时空之网中，无法脱身。

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不仅通过阿尔茨海默病和行为表演艺术构建了“后9·11时代”的时空困境，更通过精心设计的声音景观揭示了该事件的黏性。莫顿指出，超客体的黏性特征使其“无法摆脱、无法推远”（30），这意味着个体一旦与超客体接触，其影响便如影随形，难以剥离。在“后9·11事件”的语境下，这种黏性最显著的体现之一，便是与美国社会骤然碰撞并深度纠缠的穆斯林声音。在小说所呈现的“后9·11”美国社会中，任何带有中东色彩的音乐、任何阿拉伯语的发音、任何与伊斯兰相关的符号，似乎都被贴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即使个体试图理性区分“恐怖分子”与“普通穆斯林”，这种黏性仍然在听觉感知的层面运作，无法通过逻辑论证消除。然而，德里罗并未将穆斯林群体简化为沉默的他者，而是通过多层次的声景构建，呈现了穆斯林声音失真与误读的状态，从而将一个抽象的文明冲突论题，还原为具体可感的听觉政治场域，深刻揭示了“9·11事件”作为超客体，其黏性如何渗透并重塑日常生活的感知结构。

在小说所描绘的媒介环境中，媒介技术的介入使“9·11事件”的黏性在穆斯林声音的传播中得到强化，声音被大量复制、广泛传播，也因此更加难以摆脱。谢弗（Murray Schafer）用“分裂音”（schizophonia）指代声音与其源头的分离：“分裂音指的是原初声音与其电声传输或复制之间的分裂。”（90）录音技术使声音可以被复制、传输、播放，声音离开了它诞生的时空，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在观看恐怖袭击录像时，丽昂觉得“那一转瞬即逝的冲刺携带着生命和历史[……]冲向遥远的地方”（德里罗145）。袭击事件产生的声音景观，如飞机撞击声、尖叫声、双子塔倒塌的轰鸣声等通过全球电视直播被无限复制，成为分裂音。它们离开了事件发生的现场，黏附在全球每一个家庭的电视屏幕上。穆斯林的声音被全球媒体网络无限放大、反复播放，经受着持续的审视。然而，在这种过度曝光之下，声音的真实内核反而被掏空，沦为被任意解读的符号。公众听到的穆斯林声音，是经过新闻剪辑、专家解读、政治滤镜等层层处理的版本。这正是“9·11事件”作为超客体的黏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声音越是被复制、被传播，就越牢固地黏附于公众的感知之中，无法剥离。在小说呈现的感知结构中，穆斯林形象与恐怖主义似乎被牢牢黏合在一起，许多试图剥离这种关联的声音都在媒介回响中被削弱。这种失真的声音景观，使得小说中的社会仿佛陷入一个回声室，人们往往只能听到自身恐惧被放大后的轰鸣，而难以辨识来自他者世界的真实声响。此外，除了在媒介层面的宏观呈现，德里罗更将穆斯林声音渗透进角色的日常听觉体验中，展现了“9·11事件”作为超客体在声音的微观层面所体现出的黏性。

例如，卡明斯基（Inbar Kaminsky）在分析小说中的声音时指出，听觉实质上接管了整个叙事，各种“后9·11”的噪音侵入基思与丽昂的生活，使他们陷入感官过载的状态（105）。因此，丽昂作为“9·11事件”的间接经历者，其听觉反应变得异常敏感。当她听见邻居埃莱娜播放带有中东色彩的音乐时，其日常的听觉体验便能引发其强烈的心理波动——“不要叫它音乐，叫它噪音”（73）。巴特（Roland Barthes）在讨论摄影作品时，将“从摄影画

面中浮现、像箭一样射出并刺穿自己”(26)的元素称为“刺点”(punctum),强调其偶然性和观看者在瞬间被刺痛的创伤状态。小说中,阿拉伯语在恐袭事件发生前未被丽昂注意,但在灾难发生后成为了听觉的“刺点”。它不再只是交流和娱乐的工具,而是以偶然出现的方式在多个瞬间刺痛丽昂。她的听觉反应是个体在创伤后应激状态下,对特定文化符号产生条件反射的典型案例。这种敏感在小说语境中可被视为超客体黏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对丽昂而言,穆斯林的声音与“9·11事件”紧密地黏合在一起,以至于一旦在环境中识别到该声音,创伤记忆便仿佛如潮水般涌来。然而,德里罗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描绘了这种反应中矛盾的情感。丽昂在冷静下来后想到“那音乐动听,可是为什么现在播放呢?”(德里罗 75)这暗示了丽昂及美国社会更为真实的心理状态,揭示了在官方划定的敌我界限之下,超客体的黏性并非只呈现出单向的恐惧,还存在吸引、反思等多种相互矛盾的心理体验。这种心理纠缠在小说中可被视为人类难以摆脱“9·11事件”黏性的一个旁证。

在小说中,超客体的黏性表现为跨文化的声音误读,“9·11事件”使得许多试图理解穆斯林声音的努力陷入难以逃脱的认知误区。这种跨文化误读发生在多个层面。在家庭内部,丽昂的儿子贾斯汀与他的朋友反复念叨着“比尔·劳顿”这个名字,这是他们对“本·拉登”的幼稚误读。这种误读虽然天真,却象征性地指出了整个社会在指认敌人时所面临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更深刻的误读发生在丽昂为贾斯汀读阿拉伯语传单时:“她伸手接过传单,自己读了一遍,依然不明所以,只是速度快了一些[……]她读出——或者误读——它们的发音;朗读一行文字,解释一种仪式,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却让她感到不安。”(201-202)丽昂的表现印证了文化误读,即以自身的文化预设、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来解读另一种文化(He 193)。当文化预设成为丽昂唯一的认知框架时,传单上的文字便沦为无法被真正理解的噪音,且误读一旦发生,似乎难以纠正。在小说中,即使丽昂意识到自己在误读,但由于受到超客体黏性的影响,她仍然难以跳出自身文化预设的框架。她可以反复阅读那张传单,但每一次阅读都是同一误读的重复。这正是“9·11事件”作为超客体的黏性的核心表征。它将穆斯林的声音与恐怖主义永久绑定,使得任何跨文化的聆听都只能在预设的偏见过滤下进行,无法摆脱,也无法校正。尽管小说中的人物试图聆听,但囿于认知的局限和“9·11事件”的黏性,他们迷失在误读与杂音构成的背景音中,无法真正理解这场灾难。

通过构建这样一个多维度的声音景观,德里罗揭示了超客体黏性的具体运作方式。在媒介层面,技术复制使声音无处不在,无法摆脱;在日常感知层面,听觉刺点将创伤记忆与特定声音永久绑定;在认知层面,文化误读被固化在无法校正的循环中。黏性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牢牢附着于丽昂耳中的中东音乐、贾斯汀口中的“比尔·劳顿”,以及那张永远读不懂的阿拉伯语传单。正是通过这些无法摆脱的声音纠缠,德里罗让读者切身感受到“9·11事件”从未过去,它通过声音持续黏附于当下每一个听觉瞬间。至此,时间波动性、非域性与黏性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揭示了“9·11事件”作为超客体的本体论事实。

时间的断裂、空间的不可把握和无法摆脱的纠缠，这三个超客体的核心特征在小说中分别经由阿尔茨海默病、行为表演艺术与穆斯林声音得以呈现。三个维度共同指向同一个困境：在小说所呈现的语境中，人类试图以有限的经验尺度去把握似乎无限延展的超客体，而这种努力往往以失败告终。丽昂困于时间迷宫、戴维的行为表演几乎无人铭记、穆斯林的声音失真且被误读，这些现象在小说中可视为同一困境的不同显影。丽昂困于过去与现在之间，侧面证明了“9·11事件”从未真正过去；戴维的身体坠落无人铭记，印证了非地域性空间的不可把握；穆斯林声音被误读为威胁，则暴露了“9·11事件”的黏性如何将文化偏见固化为无法校正的认知框架。然而，这种失败并非消极的溃败。正如小说所示，这些“失败者”恰恰可以被视为诚实的见证者，他们用自己的困顿、坠落和被误读，揭示了官方叙事难以完全覆盖的真相。因此，面对难以被完全理解的超客体，人类能做的或许不是妄图把握其整体，而是在承认认知局限的前提下，尝试与之共存。正如丽昂在小说结尾所言，要“以可靠的镇定态度独自生活下去”（《坠落的人》258）。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ltwaiji, Mubarak. "The Post-9/11 Novel Revisited: Reading Three Perspective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2, no. 2, 2023, pp. 135-50.
- Barthes, Roland. *Camera Lucida: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 Hill and Wang, 1981.
- Bell, Lenore. *The "Other" in 9/11 Literature: If You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Crockett, Clayton. *Derrida after the End of Writing: Political Theology and New Materialism*. Fordham UP, 2017.
- DeLillo, Don. *Falling Man*. Translated by Zhongzhi Yan, Yilin Press, 2010. [德里罗：《坠落的人》，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 Duvall, John N. "Witnessing Trauma: *Falling Man* and Performance Art." *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Falling Man*, edited by Stacey Olster, Continuum, 2011, pp. 152-68.
- Edkins, Jenny. *Trauma and the Memory of Politics*. Cambridge UP, 2003.
- El Haj, Mohamad, and Dimitrios Kapogiannis. "Time Distortions in Alzheimer's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NPJ Aging and Mechanisms of Disease*, vol. 2, 2016, pp. 1-5.
- Fujii, Yasuko, et al. "The 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ime in Patients with Alzheimer's Disease: A Qualitative Study."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 and Treatment*, vol. 14, 2018, pp. 3185-92.
- Gourley, James. *Terrorism and Temporality in the Works of Thomas Pynchon and Don DeLillo*. Bloomsbury, 2013.
- Gray, Richard.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Wiley-Blackwell, 2011.
- He, Kun. "Misreading of Political Discourse During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vol. 2, no. 2, 2022, pp. 185-201.
- Hwang, Eunju. "'Memory to All That Howling Space': DeLillo's *Falling Man* and the Artist after 9/11." *Studies in Modern Fiction*, vol. 18, no. 1, 2011, pp. 321-49.
- Kaminsky, Inbar. "The Cacophony of Disaster: The Metaphorical Body of Sound in Don DeLillo's *Falling*

- Man.*" *The Male Body in Medicine and Literature*, edited by Andrew Mangham and Daniel Lea, Liverpool UP, 2018, pp. 103-19.
- Kauffman, Linda S. "Bodies in Rest and Motion in *Falling Man*." *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Falling Man*, edited by Stacey Olster, Continuum, 2011, pp. 135-51.
- Morton, Timothy.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U of Minnesota P, 2013.
- Phelan, Peggy. *Unmarked: The Politics of Performance*. Routledge, 1993.
- Schafer, 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Destiny Books, 1994.
- Zhang, Ruihua. "Writing '9/11,' the 'Image-Event': The Iconic Narrative of *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 *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o. 2, 2016, pp. 96-101. [张瑞华:《书写“9·11”“图像事件”:〈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96-101页。]
- Zhou, Susu, and Chi Zhang. "Entering the Time of Hyperobjects: An Analysis of Eco-crisis in Don DeLillo's *White Nois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 Research*, no. 2, 2020, pp. 48-52. [周素素、张弛:《进入超客体时代——析唐·德里罗〈白噪音〉中的生态危机》,载《考试与评价(大学英语教研版)》2020年第2期,第48-52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物性叙事学与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再审视

◎ 彭小红 陈香

内容提要: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作为中国首部物叙事研究专著,对物叙事中的物性维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范式架构和具体的批评实践示范,为文学叙事阐释提供了崭新视角、术语概念、理论框架和路径启示。该书还是一部“等待中国阐释”的论著,其思考具备重释中国文学经典与理论话语的潜能,并在叙事学层面为中外文明互鉴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物性叙事研究》 中国文学再审视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32-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物叙事研究”(23&ZD302)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4

Title: Rethinking Chinese Literary Critical Discourse within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Abstract: Tang Weisheng's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tha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d concrete demonstration of the Thingness section within the Object-Oriented Narratology. It also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concepts, frameworks, and methods for literary studies. It is a work that "awaits Chinese interpretation." Its reflections possess the potential to reinterpre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and theory, while also presenting a Chinese approach to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rom a Narratolog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re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Authors: Xiaohong Pe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Xiang Che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China.

21 世纪初,王宁就认为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预示着西方进入了一个“后理论时代”,并且“在这样一个民族和语言疆界模糊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已经具备了与国际理论前沿直接对话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条件”(30)。随后,周宪亦敏锐地指出:“后理论也是文学回归的某种表征。”(86)唐伟胜正是在这种“后”思潮下接触到“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并以此为哲学基础,在后人文主义、去人类中心主义思潮下展开对“物转向”之物性的思考,《物性叙事研究》正是其思考的结晶。

物性叙事是物叙事的一个部分,既是国内外较少涉及的部分,也是当今“物转向”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唐伟胜 VII)。在这之前,主流物叙事研究认为:“物只有作为与人有关,尤其是与需求、欲望等有关的隐喻与象征,才会在叙事中获得特别的意义,成为耐人寻味的符号。”(傅修延 164)唐伟胜则主张从物性本体及其叙事呈现的视角,重新体认人类理性之外的物及其灵性和本体性。毋庸置疑,这是对叙事学尤其物叙事研究的有效推进。全书分为物性叙事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两大板块,从整体理论设计到经典重读,重新思考了文学叙事中物的主体性、本体性及其叙事呈现等问题,为文学阐释提供了崭新视角、术语概念、理论框架和路径启示。对当代西方前沿哲学思想、经典文学理论的精准把握和有效拓展是《物性叙事研究》最为显著的特征,如本书第四章对陌生化理论的物性开拓、对短篇小说文体的物性分析等。唐伟胜在书中申明:“本研究在批评实践中关注的几乎都是西方叙事作品,之后的研究需要将物性叙事理论用于中国作品的批评,以检验和校正其理论范畴和模式。”(XI)作者有着极为强烈的“回归本土”的实践意向,且近年来已渐渐付诸阐释实践^[1]。他呼吁:“我们理应将中西文学物论资源综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完备的中西物论共同体。”(29)可见这还是一部等待中国文学话语检验的论著。因此,本文拟搁置对《物性叙事研究》的西方哲学、文学理论背景的简单评述,而是将本书架构的物性叙事理论置于中国文学经典和叙事理论中加以检验,以期丰富物性叙事研究的中国之维。

一、物性叙事与沈从文湘西世界的重构

“物叙事研究的三种模式”和“物性叙事理论建构的四个角度”是《物性叙事研究》最为核心的理论表达,也是其批评实践部分的理论依据。所谓三种模式,是指符号的物、行动者的物和本体的物三种叙事模式。符号的物叙事关注物背后的文化表征,更多服务于叙事中人的完善。行动者的物叙事则将物视为一种叙事动能且具备超越简单因果关系的主体性。本体的物叙事则是物自身即“物性”的显现,极具去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由于传统叙事学研究中符号的物这一叙事研究模式已经成熟且成果丰富,因此唐伟胜着重探讨后两者,并将其作为物性叙事的主要内容,提出:

以思辨实在论为代表的物论承认,物具有不依赖于人类的实在性,世界万物都处于同一本体地位,物自身具有不需要人类赋予的力量[……]物性叙事理论应该回答物的这些性质在叙事中如何再现,并挖掘物性再现过程中的所有叙事可能性。(《物性叙事研究》39)

唐伟胜提出的四个角度,即无限隐退的物、万物平等、没有人类的世界和活力的物,都是对物性进行文学想象和阐释的具体切入点。沈从文是唐伟胜在理论建构部分常常提及并意图进行理论观照的中国作家,此处不妨以万物平等这一点来体认《边城》的物性叙事,看看物性叙事学能为湘西世界注入怎样的活力。

对沈从文小说的解读常遵循“城里人—乡下人”或现代文明反思的视角。《边城》是沈从文呈现“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244)的典型,但研究者对此形式的体认,往往倾向于人的发现,忽视了物的独存意义。于是我们不得不问:在阐释意向全然以人为中心的情况下,所谓“不悖”是从什么参照中得出的?物性叙事学主张探讨文学作品中万物平等的叙事呈现,进而还原物在叙事中的真实处境。以物性为视点,沈从文在其“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生形式”可以获得更为完满的观照。

丁帆认为沈从文是“‘写意派’风俗画乡土小说的扛鼎人物”(82),如《边城》所写:

便只见各处人家门前各晾晒有衣服同青菜;红薯多带藤悬挂在屋檐下;用棕衣作成的口袋,装满了栗子、榛子和其他硬壳果,也多悬挂在檐口下。屋角隅各处有大小鸡叫着玩着。间或有什么男子,占据在自己屋前门限上锯木,或用斧头劈树,劈好的柴堆到敞坪里去如一座一座宝塔。又或可以见到几个中年妇人,穿了浆洗得极硬的蓝布衣裳,胸前挂有白布扣花围裙,躬着腰在日光下一面说话一面作事。(185)

这类描写此前常被视为人物性格的原生处境,一如叙述者在《边城》开头所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181)因而此节叙事也就成了人像背景意义上的叙事,正如金介甫所言:“其中细节可以想象出一股农村欢乐融洽的气氛。”(173)但从物性叙事学的角度看,不难发现叙述者在此处采用了“罗列”的方式来呈现万物平等的物性叙事效果。借助物性的呈现,叙述者让读者全然忘记了人类存在的特殊性,人与物在叙述者的呈现中没有任何等级差异。无论是静置的物件还是劳动的人类,“都处于同一本体地位”,进而生成了叙事话语层面的万物平等氛围。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中曾说:“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沈从文批评文集》279)以物性叙事理论观之,这意味着水边之物是其叙事的必要组成。物在小说叙事美学意图的实现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

意义，绝不仅是人物及其人性的背景。在《边城》前半部分，叙述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呈现水边之物，这些物的组合“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184）。《边城》正是在此类再现物性的过程中，迸发出了巨大的叙事可能性。

一方面，物性叙事学所主张的万物平等氛围，令沈从文以《边城》为核心标识的湘西世界，在以往的象征、隐喻批评之外，获得了全新的叙事学解读。唐伟胜在《物性叙事研究》中指出：“当代物论的主张是抛开人类去探索物的实在性，其逻辑结果之一就是强调人类和万物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42）毋庸置疑，对《边城》物性的解蔽，使得作家所供奉的人性获得了物性的对照，其“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叙事上获得了结构性的完满。另一方面，在物性叙事学视域中，《边城》的叙事成就就可以得到更为深刻的揭露。由于物性的确然存在，读者很容易察觉到，《边城》在叙事话语层面的万物平等与故事层面的人（翠翠）的不平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就前者而言，主人公翠翠的种种失去与小说中作为物的白塔的轰塌结局，在叙事层面都是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主张的“世界是建立在‘非理性原则’（principal of unreason）基础上，是偶然的”（转引自唐伟胜，《“本体书写”》111）的一次显露，并无差别。就后者而言，翠翠的失去在故事层面给读者带来的不平等感受和叙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物平等的物性框架共同存在，由此生成了平等中的不平等的独特悲剧意蕴。简言之，《边城》之所以能令读者体认到一种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离不开其万物平等的物性叙事框架。通过物性，我们或许能进一步揭开《边城》美学成就的神秘面纱。

湘西世界的牧歌性质决定了研究者必然关注其中之物。严家炎就曾指出：“京派抒情写意小说[……]从题目到具体形象，都具有象征性。”（229）但正如以往的物叙事研究多停留在符号的物层面，这也成了体认湘西世界的一般模式。闫晓昀就认为，沈从文小说“通过选用具有丰富象征和暗示意义的具体物象来代替复杂的叙事过程，带领读者进入感悟式的审美世界”（70）。这“不仅‘诗化’了阅读方法，同时也‘诗化’了阅读体验”（71）。“诗化小说”的阐释模式虽有助于对物的感性特征进行倾力呈现，但忽视了对物本身的体认，也在一定意义上掩盖了小说叙事文类的特殊性。相比于这种取自诗学领域的“他山之石”，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理论或可帮助我们从事物本身着手揭示沈从文小说叙事的美学成就。

二、物性叙事与古典叙事理论的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小说及与之相关的古典叙事理论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叙事理论臻于成熟的一大体现。在当代中国叙事学的理论初建期，杨义正是以古典小说为突破口，在概念术语、解读方法等层面推进了古典叙事理论的现代转换。在全球话语交互日益紧密、中国古代小说

文体研究不断细化、深化和本土化的情形下，同步推动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及其经典术语进入世界性的言说语境是中国当代叙事学研究的应有之义。谭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在海量文献整理与数据归纳统计的基础上，精心考释了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影响深远的18个文体术语和12个文法术语，其中草蛇灰线法位列文法术语卷第一，是一个在古代小说批评中得到普遍运用，反映古人的小说创作和美学规范的术语。但现代以来，这一术语先是遭到胡适的否定，随后又在当下的文学批评中流于泛化。这表明古典叙事理论的现代转换仍需符合现代语境的、具备有效赋权能力的理论支撑。就此而言，唐伟胜的《物性叙事研究》或可提供一种可行方案。以下即以物性叙事学观照草蛇灰线法，略作阐发。

草蛇灰线法因金圣叹的评点开始在叙事文类批评中名声大噪。金圣叹对此法的强调主要有4处，最为核心的是《读第五才子书法》中的定义：“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18）其余3处分别指称叙述者对时令、石碣村景和太师生辰、劝酒行为的交代言语。可见此法是对叙事进程中那些形虽不甚露而未尝无形的叙事动作的指称，其对象可以是物、人的行为或某种状态，乃至种种形名指称等，其中又以具体的物为言说的主流。《物性叙事研究》所关注的正是广义性质的物：“不仅包括通常被认为无生命的物件（如石头、烟蒂、尘土、机器等），也包括通常被认为有生命的动物、植物、超自然物和人类身体等，甚至还包括事件（如卢克莱修将特洛伊战争视为偶然之物）和各种人造物（如哈曼最喜欢讨论的‘东印度公司’）。”（13）草蛇灰线法所指称的叙事动作以一种潜伏的姿态服务于叙事意图的出场，即金圣叹所谓“骤看之，有如无物”。因此其显露自身的标识往往是借助对象在特定叙事动作下的暴露，即金圣叹所谓的“拽之”。正是在对象暴露的刹那间达成了叙事意图的完满呈现。

在现代文学批评领域，言说者往往专注于草蛇灰线法结构功能的挪用，而忽视了对其功能承载者（物）进行有效的边界规范。如张晓丽认为，草蛇灰线法“是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作者常有意识地对物件、状态、时间、细节作形式的反复，以此来充当某一情节的贯穿线，但每一种重复都表征着内涵的差别，言说着情节的发展”（103）。依次推论，文学作品中的重复书写似乎都可与草蛇灰线法画上等号。又如刘秀林认为，“‘草蛇灰线’无非是对‘重复’这一方法的活用”（220），并称：“张爱玲将‘草蛇灰线’进一步改写，将古典世情小说当中的线索替换成了现代小说常用的某些意象，《倾城之恋》中的‘胡琴’与‘蚊香’、《色，戒》中的戒指都是能够贯穿全篇的线索，同时也是象征小说氛围的意象。”（221）将叙事的重复直接等同于草蛇灰线法是否合适？诸如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的渡船、碾坊、白塔、花草、鸭子等，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视为草蛇灰线法？如何避免这一理论的泛化？唐伟胜主张：“在叙事研究中，‘活力的物’这一观念提醒我们突破‘符号的物’模式，去关注叙事如何再现物的力量，突现物的施事能力，尤其是物在决定人物行动和情感，乃至参

与建构叙事作品美学特质方面的作用。”(《物性叙事研究》21)而在金圣叹的定义中,最为强调的正是物的施事能力。借助物性叙事理论的规范,这一古典叙事学话语或许可以在当代语境中实现有效转换。

先看“哨棒”的例子。武松手中的哨棒直到“折做两截”才让读者从人虎相斗的紧张氛围中感受到其存在,即使它之前如金圣叹所批前后出现了“十七次”、换了“九个身份”。哨棒以自身工具性的毁坏显示物的存在性,而它对叙事进程的推进、对武松动作步骤的决定性意义也正是在此刻得到完满显露。读者才发现在武松睡前“把那哨棒倚在一边”,吊睛白额大虫现身时“叫声‘阿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金圣叹 327-28),以及反击过程中“双手轮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328)的系列行动中,哨棒真切地推动和决定着叙事的进程和人物的动作。在金圣叹看来,这才是施耐庵的“书法”妙处。试想若无此物,人的动作将要经历怎样的变形?叙事进程将要面临怎样的收缩?但在物性叙事学看来,这恰是对物独立于人的力量的揭示。哨棒的工具性以潜伏姿态有力地推动了叙事进程。当它以毁坏的形式突破工具性时,其作为物的本真存在便显露出来。在叙事中,其作为活力的物(或行动者的物)获得的是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一种“比传统自然因果关系更为开放的主体性”(转引自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47),而不单是作为符号的物的重复。草蛇灰线法中的物在此获得了一个有效的物性规范,即不再作为叙事的环境背景标识,而是切实地参与叙事。它是施事主体,而非受事主体,且这种属性是通过显露其独立于人的物性而暗指给读者。

再看“帘子”的例子。“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出现于《水浒传》潘金莲与西门庆故事一节。叙述者在人物活动之处均安排了帘子的在场,据金圣叹所批共出现了15次,仿佛一种冗余的信息,徒增叙事成本。金圣叹认为这正是“第五才子书法”,即帘子本身构成一条叙事线索,将武松、武大、王婆、西门庆等人物及其活动串联起来,“拽之通体俱动”说的就是这一结构功能。它促成了行文(文气)的自然和流畅,在故事层面生成了“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美学效果。叙述者对帘子施加的叙事动作即服务于这一叙事意图,但帘子在叙事话语上的力量显然不止于此,尤其不止于“人”的赋予。事实上,帘子作为活力的物,同样是故事世界中行动者网络的一员,是整个叙事进程得以推进的结构性动力。

帘子并非单指。王婆茶坊和武大家等不同地点的帘子、武家中不同部位的帘子,在金圣叹的批点中均作“帘子”。这说明,这些不同之物以一种同一性参与了草蛇灰线法的构建。单凭此我们已没有理由仅仅将其视为符号的物,而是应该上升到物性的维度。不同于哨棒通过工具性的毁坏显现自身,帘子作为活力的物与其独立于人的物性、施事能力及其在叙事进程中扮演的积极作用都是通过行动者的对话暗指给读者的。在情节上,潘金莲从帘子下进入武松视角后,又“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金圣叹 341),预备挑弄武松。待其失败后,帘子的工具性被武松点明。武松叮嘱武大,“每日迟出早归”,“不要

和人吃酒”，“归到家里，便下了帘子”，“早闭上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344）。可见，帘子既划分了现实的空间，又标识了伦理的界限。人物口中的“篱牢犬不入”正是帘子工具性的标识，并成了后续情节的预告。面对帘子的工具性，潘金莲的反应是：“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甚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金圣叹 344）武大的回应则是“一脚歇了担儿，便去除了帘子”，后续据叙述者陈述：“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先自去收了帘儿，关上大门。”（345）潘金莲在行为上虽与武大形成配合，但她在对话中暴露的矛盾，显然预示了后续的情节：潘金莲穿越帘子、西门庆凝视帘子——“趲过东去，又看一看”，“走过西来，又睃一睃”（348）及西门庆最后突破帘子的拦阻等。不过，此时帘子作为活力的物的属性仍较隐晦，它的存在性及其叙事力量的显露则要等到西门庆入场之时。

人物行为对帘子工具性的遵循使得故事层面似乎再难推进，即难以引入新的冲突和矛盾，但正是在此紧要处，作为行动者网络中的帘子开始发挥作用。叙述者这样陈述：“当日武大将次归来，那妇人惯了，自先向门前来叉那帘子”，“也是合当有事，却好一个人从帘子边走过”，“自古道：‘没巧不成话’。这妇人正手里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将倒去，不端正，却好打在那人头巾上”（345）。这里所谓“也是合当有事”的说辞摘除了人的责任，而将其归咎于作为物的帘子，其叙事效果便是：西门庆的到来并非由人引起，而是由帘子造成的。在叙述者的包庇下，帘子的主体性显露，成为叙事进程推进、故事冲突更新、矛盾转移的关捩。在小说中，帘子及其工具性的破坏正是西门庆一连串行为发生的基础。潘金莲和西门庆照面过后，“这妇人自收了帘子、叉竿入去”，又“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346）。由此引发了西门庆接连3次的“帘下行为”：西门庆一转，“趲入王婆茶坊里来，去里边水帘下坐了”（346）；“天色黑了，王婆却才点上灯来，正要关门，只见西门庆又趲将来，径去帘底下那座头上坐了，朝着武大门前只顾望”（347）；次日清早，“西门庆一趲奔入茶房里来，水帘底下，望着武大门前帘子里坐了看”（347）。帘子对潘金莲的遮挡与西门庆的凝视与躁动举止之间形成了一种链接关系，前者刺激了后者的情绪升温，后者之反应则体现了人物穿越帘子的合情合理。金圣叹基于物的工具性赋予不同的帘子同一性，并作草蛇灰线式的揭示，表明“物还具有与人物意识或情感相连接的潜力，即提供一种物质环境，让人物的具身化体验得以生成和发展”（唐伟胜，《具身化的真实效应》342）。至此可以认为，叙述者将帘子与武松、武大、潘金莲和西门庆等人联结成一个行动者网络。《物性叙事研究》认为：“考虑到万物都是行动者，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现象都不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多个行动者合作的结果。这一思想得让我们超越人类，去分析物产生的作用。”（22）金圣叹草蛇灰线法中帘子的叙事魅力即可在此意义上得到体认。

三、物性叙事与文明互鉴的中国方案

物性叙事理论具备重思中国文学的潜能,而如果考虑到《物性叙事研究》是一部以西方思辨实在论和经典叙事作品为言说主体的著作,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惊叹其在中西文学、文论对话中的应对自如,进而审视其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意义。

在唐伟胜看来,物性叙事理论的最终目的仍在于推进中西文学与文论的平等对话和互鉴互融。李慧在考察了美国诗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现代主义长诗《帕特森》(*Paterson*)与沈从文《湘行散记》中共同呈现的人类意识后指出:“沈从文与威廉斯,通过历史书写,针对现代社会人性通病作出诊断,不谋而合地走向‘融合’方案,即人与人、人与自然、本土与世界的融合。”(143)事实上,物性叙事理论对人类共同意识的揭示更明确。《帕特森》是“客体主义”(Objectivism)的代表作,其寻美之旅往往与“巨人的轮廓”“公园”“图书馆”“大海”等物的对话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在与机器、科学等支配下的现代物性的面对接触中,人性获得了某种顿悟,进而推动主体重审人与物、人类与自然的原初关系:“长诗中帕特森城与帕塞克河相依相偎、和谐共生,酋长的九个女人骑在圆木上,互相支撑等种种‘联姻’意向,暗示着人类为回归初心而实现合作。”(143)沈从文《边城》中的万物平等式的叙述则以一种让人与物共在一处的形式显示出来,所引发的正是人类本该如此的人性确证。不难发现,中西经典作品中的人性在此获得了同一性的揭示,可见物性叙事学对中国文学经典的世界性的还原具备实践可能。同时,这在理论的世界讲述层面也有显著意义。江守义指出,中国传统叙事研究对西方叙事学多有补充,一些非常有特色的研究(如谭帆等人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应该对叙事学研究有所帮助,但这些研究主要在古代文学界产生影响,叙事学界几乎没有反响。要想通过传统叙事研究彰显中国叙事特色,打破学科壁垒势在必行”(129)。就此而言,积极将其中的经典理论(术语)进行符合当代语境的阐释与推介(尤其是对外阐释),是促成“中国声音”在西方叙事学界获得回响的有效途径。物性叙事学对上述中国古典叙事术语的有效解读,正提供了这样的实践指向。

《物性叙事研究》既有和西方哲学思想、文学理论进行对话的热忱和本领,也有回归本土的热切期待和具体可行之处。如同书中特别单列的“物性书写的中国方案”专节所示,《物性叙事研究》完全可以视作文明互鉴语境下叙事学领域的中国方案。这是一个有待中国文学话语继续检验和参与言说的理论范式。

注释 [Note]

- [1] 2023年的《物性叙事研究》对中西文学中的“罗列”现象颇为关注,但未及深入展开。两年后,作者便推出了有关研究成果。参见唐伟胜、黄丹慧:《中西文学传统中的罗列及其叙事价值》,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5期,第15-26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Ding, Fan, et al. *A History of Chinese Native-Soil Fiction*. Peking UP, 2007.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Fu, Xiuyan. "Literature Is the Study of Thing as well as of Man: Thing Narrative and the Coming into Being of World of Meaning." *Tianjin Social Sciences*, no. 5, 2021, pp. 161-73. [傅修延:《文学是“人学”也是“物学”——物叙事与意义世界的形成》,载《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161-73页。]
- Jiang, Shouyi. "Dialogue in Narratology and the 'Chinese Voice': Reflection on Narrative Studies in China since 1997."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no. 6, 2022, pp. 122-32. [江守义:《叙事学对话与“中国声音”——1997年以来国内叙事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文艺理论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2-32页。]
- Jin, Shengtan. *Jin Shengtan's Commentary on Water Margin: The Fifth Book of Genius*. Edited and collated by Xishan Zhou,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金圣叹:《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周锡山编校。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 Kinkley, Jeffrey C.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Translated by Jiaqin Fu, China INTL Culture Press, 2009. [金介甫:《沈从文传》,符家钦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 Li, Hui. "The Study on Human Consciousness Revealed in the Historic Writing of Shen Congwen and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Journal of Jis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no. 5, 2021, pp. 139-45. [李慧:《沈从文与威廉斯历史书写中的人类意识》,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139-45页。]
- Liu, Xiul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Novels: An Interpretation of Eileen Chang's Work." *Li Yun Academic Journal*, no. 2, 2023, pp. 210-25, 309. [刘秀林:《古典叙事的“现代”演化——观察张爱玲小说的一个维度》,载《励耘学刊》2023年第2辑,第210-25,309页。]
- Shen, Congwen. *The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of Shen Congwen*. Edited by Hongtao Liu, Zhuhai Press, 1998.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刘洪涛编。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 . *Border Town*.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2014. [沈从文:《边城》。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Tang, Weisheng. "Ontography and 'Yi Wu Guan Wu'." *Chinese Journal of Literary Criticism*, no. 4, 2021, pp. 110-20, 158. [唐伟胜:《“本体书写”与“以物观物”的互释》,载《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第110-20,158页。]
- . *A Study on Narrative of Thingnes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3. [唐伟胜:《物性叙事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3。]
- . "Embodied Reality Effect: Re-Interpreting the 'Curtain' in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1, 2025, pp. 331-44. [唐伟胜:《具身化的真实效应:〈白象似的群山〉中“门帘”的另一种阐释》,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5年第1期,第331-44页。]
- Wang, Ning. "The Way of Western Theoretical Trends after the Post-theoretic Era."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05, pp. 30-39. [王宁:《“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载《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第30-39页。]
- Yan, Jiaya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Schools (Revised Edition)*. Changjiang Literary and Art Press, 2009.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本)》。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 Yan, Xiaoyun. "On the Image Selection of *Front Town* and Its Narrative Feature."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3, 2014, pp. 66-72. [闫晓昀:《论〈边城〉的意象选择及其叙事功能》,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66-72页。]
- Zhang, Xiaoli. "On Jin Shengtan's Literary Criticism Technique: Grass Snake and Ash Thread."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2008, pp. 103-107. [张晓丽:《论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103-107页。]
- Zhou, Xian. "Literary Theory, Theory and Post-theory." *Literary Review*, no. 5, 2008, pp. 82-87. [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第82-87页。]

◇责任编辑:邹文新

FLC

文学中的空间与身份研究

约瑟夫·康拉德殖民地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与西方共同体建构

◎ 李秋宇

内容提要: 康拉德在其殖民地小说中,通过在日常生活书写中团结西方人、排斥亚非人,完成了对西方共同体的建构。这样的共同体内部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因子,但与现实相比仍然偏理想化,反映了康拉德在种族问题上的保守倾向。康拉德曾亲赴非洲,见证过帝国殖民活动的贪婪与残暴,但还是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温情多于冲突的西方共同体,足见他在现实与理想间所做的抉择与平衡,这同时也是他时代局限性的体现。

关键词: 约瑟夫·康拉德 殖民地小说 日常生活书写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41-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转型期英国奇幻小说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22BWW05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约瑟夫·康拉德作品中的日常生活书写与英国性研究”(QN202548); 昆明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创新团队“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典籍翻译与文学研究科研创新团队”(CXTD202401)

作者单位: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5

Title: The Writing of Daily Lif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Community in Joseph Conrad's Colonial Fiction

Abstract: In his colonial fiction, Conrad constructs a Western community by uniting Westerners and excluding Asians and Africans through the writing of daily life. Although such a community contains discordant elements within itself, it remains relatively idealized compared to reality, reflecting Conrad's conservative tendency on racial issues. Conrad had personally traveled to Africa and witnessed the greed and brutality of imperial colonization, yet he still portrayed in his works a Western community characterized more by warmth than by conflict. This reveals the choices and balances he made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ism, while also reflecting his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he era.

Keywords: Joseph Conrad, colonial fiction, the writing of daily life, community

Author: Qiuyu Li, Lecturer,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China.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维多利亚晚期的波兰裔英国作家，以其殖民地小说^[1]著称。在这些小说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国内外学界长久以来围绕康拉德是否在小说中流露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探讨，但至今未有定论^[2]。本文认为，从当今物转向及物叙事的角度出发，若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种族主义分而视之，这一争论便很容易见分晓。关于康拉德在他的殖民地小说中是否流露出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倾向，或许尚有可争辩的空间，但其种族观念却并不难分辨。因为从物出发，可以看到康拉德在其殖民地小说中通过日常生活书写，完成了对西方共同体的建构。

物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伍德沃德（Ian Woodward）将物的能力或功能归纳为以下三种：首先，物可以被用作“价值标记”（markers of value）或“社会标记”（social markers）；其次，物可以被用作“身份标记”（markers of identity）；最后，物可以被用作文化和政治的权力场域（5-14）。而当物在被用作社会标记或价值标记时，便可以行使区分功能，既融合也区分社会群体、阶级或种族。康拉德小说中的日常生活之物自然也具备这一功能。在它们的作用下，西方与亚非殖民地形成了两个壁垒分明的阵营，西方共同体也得以成型。

一、日常生活书写中西方人的联结

韦伯（Max Weber）曾针对日常生活习惯之于种族共同体缔结的作用做过阐述。他认为，“除了经济的生活方式的切实明显差异外，在人种的亲和信念上，在任何时代，某一种外在的反映都起过作用，例如典型的衣着、典型的起居和饮食方式、男女之间和自由人和不自由人之间劳动分工的一般方式的不同等等”（《经济与社会》上卷 442）。在韦伯看来，同一种族的人会因为饮食起居等方面的相似性而产生亲近感，进而促进共同体的联结。因为“真正决定种族共同体之间差异的事物是后天的习得，即生活习惯、共同的习俗以及各种衍生物。总而言之，文化特性使得各个种族得以相互区别”（《经济与社会》80）。由此言之，相同的文化特性，包括相同的生活习惯、习俗及其他相关方面，自然也就助推种族共同体的形成。康拉德殖民地小说中的西方共同体便是以相同的日常生活习惯为基础形成的。

在康拉德的亚非殖民地小说中，由于西方人与亚非人日常生活方式截然相反，西方共同体的缔结首先得益于康拉德对西方人日常生活元素的整体性和概略性书写，以示其与亚非人日常生活元素的区别，也将其作为先进、文明、富强、优越的白人文明的表征。在《海隅逐客》（*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中，被困于异域的威廉斯渴望有“像他一样的白人”：

会救他，带他走，带他远走到有贸易，有房屋，还有会真正理解他、欣赏他

才干的人那里去；那里有像样的食物，还有钱；那里有床，有刀叉，有马车，有铜管乐队，有冷饮，有教堂，有衣着得体的人在其中祈祷，他也会祈祷。那个优越的地方有文雅的乐事。在那里，他可以坐在椅子上，在白桌布上吃午餐，向同伴点头致意——好伙伴；他会很受欢迎的；一向如此呀！——在那里，他可以敦品励行、循规蹈矩、做生意、领薪资、抽雪茄，在商店里买东西——穿靴子。（329-30）

这段文字在康拉德小说中颇具代表性，它道出了康拉德心目中西方人日常生活的诸多优越之处。虽然该段落并未言明威廉斯想去的是什么地方，但那显然是一个遵从西方生活方式的所在。从服饰方面来看，威廉斯渴望“穿靴子”，能看到“衣着得体的人”。饮食方面，他渴望能用“刀叉”吃“像样的食物”，希望“可以坐在椅子上，在白桌布上吃午餐”，还想喝“冷饮”，抽“雪茄”。此外，这个符合他心中所想的地方还应当有“床”，有“房屋”，有“商店”和“教堂”，甚至还要有娱乐场所。就交通工具而言，还应有“马车”。以上这些生活方式都是康拉德小说中亚非人所没有的。至于具体去何处对威廉斯来说似乎无关紧要，只要能让他过上西方人的生活即可，而不是像当时所遭遇的一样，被弃之于荒地，被迫与亚非人生活在一起。

在威廉斯被困期间，林格船长会给他送食物，不过在威廉斯看来，那根本就算不上食物，因为只有一点米饭和鱼干，“根本不适合白人吃”（341）。可见威廉斯对西方人和亚非人生活方式的区别确实有着清晰的认知，因此才会产生上述愿望。就这样，通过威廉斯的发愿，秉持西方生活方式的白人被凝聚成了一个不同于亚非人的整体。而其中“像样的食物”“文雅的乐事”等表述则透露出了康拉德关于西方更加文明优越的价值判断。韦伯曾说，共同体成员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仅仅是建立在相同性质的基础之上：相信其所属成员的一种特殊的、局外人不可分享的‘荣誉’——‘种族的荣誉’”（《经济与社会（上卷）》441），这尤其适用于西方共同体。上述引文段落并未区分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只将西方人统称为白人，把威廉斯的理想之地定位为奉行西方生活方式的地方，由此彰显了威廉斯及康拉德本人的西方共同体意识。

同样地，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开篇，康拉德描绘了叙述者马洛向同行之人讲述往事时的场景。只见他在说话间“抬起一只胳膊，手掌朝外，再加上他盘着双腿，那样子真像是一尊穿着欧洲人的服装、正在弘法的菩萨，只不过身下没有莲花罢了”（Conrad, *Youth* 50）。康拉德没有具体描写马洛所穿的服饰，只将其笼统称为“欧洲人的服装”。有学者认为，康拉德把马洛刻画为一个“穿着欧洲人服装的菩萨”形象，体现了其倡导“东西方文化相互依存的观点”（洪雪花、朴玉明 92）。这一解读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引文对马洛的服饰只用“欧洲人的服装”概称之，以强调西方人的整体性。类似的描写还出现在《吉姆爷》（*Lord Jim*）中。吉姆在一个东方港口的警察厅受审，在写到西方人时，康拉德同样

没有对他们做具体区分,只说大吊扇的风吹下来,“吹到坐在一起、酷热难耐、穿着合适得紧裹着身子的卡其制服、把圆形软帽置于膝上的欧洲人身上”(32)。

除了在书写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时采用“白人”“欧洲人”等概述和统称之外,康拉德小说中西方共同体的建构还得益于白人间的相互交往,最能彰显其中要义的词莫过于“共享”和“互助”。首先是饮食方面的共享。在康拉德小说中,由于西方人与亚非人在饮食习惯方面的巨大差异,一起进食变得不再可能,因此西方人一同用餐,即“共食”(commensality),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西方共同体联结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菲尔德豪斯(Paul Fieldhouse)所言:“共同的饮食习惯提供一种归属感,它们确认和维护文化身份。”(76)共食一词来源于拉丁词“commensalis”,意为共同的餐桌,即一起用餐。食物与其他物一样能行使区分功能,融合社会群体、阶级或者部族,因此分享食物,即共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正因为如此,英语中的“同伴”(companion)一词也与共食相关。该词源于古法语词“compaignon”,其中前缀“com-”意为“一起”(together with),拉丁词根“panis”意为面包,所以同伴一词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起吃面包的人”(Ayto 82),可见共食的社交性早已得到确认。

在康拉德小说中,不同的人物常常由于用餐、喝茶、喝咖啡等活动聚集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消息和故事,在建构和巩固共同体的同时,也使得小说中的多重叙事得以形成。在《吉姆爷》中,叙述者英国人马洛就是在饭后边抽烟边给身边的人讲述吉姆的故事,并强调吉姆是“我们中的一个”(43)。而马洛口中的吉姆的故事则是两人一起用餐时,吉姆向他讲述的,因为吉姆觉得马洛和自己一样是个绅士(131)。同时,马洛还与一位素昧平生的法国中尉在咖啡馆边喝酒,边就吉姆的弃船事件攀谈起来。两人互相交换了关于该事件的信息,都对吉姆表现出同情和理解。正是通过对“我们中的一个”的不断强调,白人们在讲述与评估该事件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协商着该群体内部存在的问题,从而使得吉姆的故事成为了建构和巩固西方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在“林格三部曲”中,荷兰人奥迈耶收留了一位欧洲博物学家,两人一起喝酒,相谈甚欢。博物学家向奥迈耶描绘了欧洲各大城市的景象,奥迈耶则讲述了森巴镇的情况,小说中各人物的结局也就此得到交代。奥迈耶与博物学家原本并不相识,却能因为共同的西方人身份同吃同住,还“愉快地住了几个月”(Conrad, *Almayer* 122),这佐证和巩固着西方共同体的存在。小说中,奥迈耶还曾两次邀请造访森巴镇的荷兰军官到家中做客,并陈述了自己当下的欣喜和多年来的孤独。因为他是“东海岸唯一的白人,唯一的定居者”,很少能看到白面孔,只是偶尔会有访客,而“马来人不是白人的同伴,他们也不友好,不能理解白人的生活方式”(122)。在奥迈耶看来,无论是哪国人,只要是白人,就与亚非人不同,因而都欢迎,这彰显了强烈的种族意识。

除了共享食物之外,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人还常共享甚至互赠房屋,这同样是西方人

与亚非人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事。在《吉姆爷》中，吉姆的雇主丹佛先生在让吉姆与他同吃同住之后，感觉自己“没那么枯燥了”，“感到比过去这些年来离人类更近了”，得到雇主赏识的吉姆自然也是不甚欣喜（188）。马洛去找德国人斯坦因商量如何帮助吉姆实现历险梦想时，斯坦因让他留宿一晚后再继续磋商。后来不认识斯坦因的吉姆独自上门，也被留下来用餐、过夜并详谈相关计划。在确定吉姆可以在帕图森扎根之后，斯坦因还把在那的“房子和做生意的存货给他”（247）。而斯坦因之所以能在各大岛间做买卖，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富商”（202），则是因为继承了一位苏格兰老人的基业，包括他在瓦乔国的“特殊地位和他做生意的所有存货，以及一幢盖在那个国家唯一一条可以通航的大河岸边的、壁垒森严的房子”（206）。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曾对共同体和社会进行区分，认为二者内涵迥异，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54）。滕尼斯认为，社会是由各种利益关系组成的机械的聚合体，但共同体却是充满情感的有机联合体。依滕尼斯之言，吉姆及其雇主不单是表面上生活在一起或住在一起，而是形成了“真正的生活”，两人都由此变得更有生机了。马洛、斯坦因和苏格兰老人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吉姆，使得他们结成了“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非仅仅是“机械的聚合”。类似的联结还出现在“林格三部曲”中。林格为娶其马来养女的奥迈耶盖房、建仓库，为他安家，助他创业，还在威廉斯因挪用公款被开除后将他带到森巴镇，让他和奥迈耶住在一起。奥迈耶在听说英国婆罗洲公司即将成立后，也开始建他的新房子，“以供新公司的工程师、代理人或者定居者使用，还为此花光了每一个金币”（Conrad, *Almayer* 33）。

可见，在康拉德小说中，服饰、食物、房屋等日常生活之物在西方共同体的缔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物质文化研究学者伍德沃德（Ian Woodward）曾指出：“物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常常做一些呈现文化轮廓的‘文化工作’，包括体现社会差异、确立社会身份和管理社会地位。”（85-86）康拉德小说中的这些日常生活之物正是在体现西方人与亚非人差异的过程中，将西方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凝聚在一起。物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具有“物性”（thingness）。布朗（Bill Brown）认为，往往是当物停止发挥作用时，我们才开始意识到其“物性”。布朗虽然并未明确定义何为“物性”，但从他的阐释中可知，“物性”即指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及能动性。他赋予物以生命，打破了传统的人为主体、物为客体的物人关系，认为物并非只能被动地充当客体，也能作用于人，具备建构人类主体、感动主体、威胁主体、促进或威胁其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的能力（1-22）。在康拉德小说中，日常生活之物充分发挥能动性，其同质与共享性促进了西方人间的紧密联结，使得西方共同体最终得以形成。

二、日常生活书写中西方人的排外

西方共同体在康拉德笔下西方人衣食住行方面的交往中确实得到了建构和巩固,但这并不是全部。种族共同体的形成还意味着“脱离和蔑视明显不同的其他特性的人,或者反之,对他们怀着迷信的畏惧。外貌特征不同的人,不管他‘做’什么和‘是’什么,一般都被蔑视;或者反之,如果他长久处于势力强大的优势下,则被迷信似地加以崇敬。在这当中,排斥是主要的和正常的”(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434)。这段话精准地描述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种族关系。白人一直以来都是强势的一方,处于令人崇敬或畏惧的地位,非白人则往往遭到白人的蔑视和排斥。韦伯认为,这样的排斥“绝不是仅仅与遗传下来的外表特征的差别相联系,而且同样与外表特征的其他明显的不同相联系”(434),这“其他明显的不同”自然就包含日常生活习惯之类显而易见的差异。在韦伯眼中,“无论是多么肤浅的文化特性,都可能起到排斥外部人群的作用,这是因为,任何一种习俗和习惯的对比都可能引发主观思想的对立,从而将人分为同种或异种”(韦伯,《经济与社会》80)。西方人与亚非人的日常生活习惯确实存在差异,这使得那些感知过这种差异、又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历险者及受历险文学影响的西方人,包括康拉德本人,主观上对亚非人产生了刻板印象,将其视为异种。更何况对来自基督教世界的西方人来说,亚非人都是异教徒。换言之,西方共同体的形成和建构除了得益于西方人之间日常生活的交往联结之外,还与他们对非西方群体的排斥有关。

在康拉德的殖民地小说中,这样的排斥首先体现在对模仿西方人穿着的亚非人的嘲弄上。在《黑暗之心》中,马洛船上“担任司炉的那个野人”就是个“经过改良的标本”(Conrad, *Youth* 97)。在马洛看来,他就像“一条穿着短裤、戴着有羽毛的帽子、用两条后腿走路的狗”。同时,“他的牙齿也是锉过的,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羊毛似的头发剪成了非常奇怪的样式,两边的脸颊上各有三个装饰性的伤疤”(97)。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临时性的护身符,是用破布做的,拴在他的胳膊上,还有一根磨过的骨头,手表一般大小,平穿过他的下嘴唇”(98)。这一黑人虽然穿着西方服饰,却仍保留着戴护身符和穿嘴唇的习惯,再加上锉过的牙齿、奇怪的发型和脸上的伤疤,整体形象显得滑稽可笑,透着怪异,而狗的比喻更是增添了他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味。此外,虽然这个“野人”经过训练后能看好轮船锅炉的炉火,但他是鼓足勇气以后才做到的,而且只能斜着眼看。这是因为他将锅炉技术视为“一种奇怪的巫术”,相信“如果那个透明管子里的水没有了,锅炉里的魔鬼就会渴得受不了,因而大发脾气,实施可怕的报复。所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一边添火,一边恐惧地看着那个玻璃管”(97-98)。在康拉德小说中,就算受过教化,黑人也无法改变其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穿上西方服饰只是增加了其中的可笑意味,他们仍旧与西方人截然不同。

亚非人对白人的模仿不仅会动摇西方共同体的稳固性,还会威胁到白人处于种族社会秩序顶端的地位,必须小心提防,因为白人“对权力的掌控是通过被殖民者有效模仿殖民

者天生优越的道德、社会和政治实践的不可能性这一逻辑上的假定才得以巩固的”(Brewer 4)。康拉德小说中的这个黑人模仿者被描写得怪异而又可笑,这很有可能正是叙述者马洛及康拉德本人消解其威胁性的方式,以此昭示该模仿的无效性。同时,亚非人对白人的模仿又是受到支持和鼓励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西方人的优越性。所以这个黑人又被称为“经过改良的标本”,被夸赞“确实是个不错的家伙”(Conrad, *Youth* 97)。只有模仿白人的亚非人才有机会成为“标本”,才能担任司炉之类高于一般亚非人的职位。非西方模仿者一方面被嘲讽、打压,另一方面又被支持和鼓励,可见西方人对他们的态度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但从这种矛盾性中,仍可清晰地感知到种族界限的存在,因为模仿者受到鼓励毕竟是以其不威胁白人的特权为前提的,种族间的鸿沟依旧难以跨越。

其次,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共同体对亚非人的排斥还鲜明地体现在饮食方面。共食在加强一部分人之间联系的同时,也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包含首先就意味着排除,邀请则意味着回避”(Grignon 29),接纳与排斥往往是一体两面。共食中的接纳与排斥通常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有关——宏观上,大多是缘于性别、种族、阶级、宗教等方面的异同。如前所述,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人正是通过共食建构和巩固着西方共同体,同时严格地将亚非人排除在外。在康拉德小说中,共食皆发生在同种族之间,几乎从未有过跨种族共食的场景,且小说中的人物也在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其中最典型的一幕出现在《海隅逐客》中。林格船长去找威廉斯,却先遇到了马来人巴巴拉契。由于天色尚早,巴巴拉契便邀请林格先到他屋里歇歇脚,说“也许有米饭、有鱼、有清水——不是从河里来的,是从泉里”(Conrad, *Outcast* 218),显得十分诚恳热切。但林格却一口回绝说自己不饿,并补充道:“我也不是上你这儿来坐的。带我到那个等着见我的白人那里去,我没时间来耗。”(218)两人一番交谈之后,林格进了巴巴拉契的屋子,后者再次发出邀请,还说他已经把家眷唤醒了,但林格看都没看他一眼,说自己“从来不渴不饿的,知道吗?从不”(220)。在这一场景中,白人林格两次坚定地拒绝了马来人巴巴拉契的用餐邀请,十分决绝。而林格来找威廉斯是因为后者背叛了他,把他的商业机密出卖给了阿都拉一行人。事成之后,为了庆祝,阿都拉一千人等大摆筵席。然而,身为白人的威廉斯却并没有就餐,他“在前面不停地东躲西藏,远离人群,用船上的长望远镜朝我[奥迈耶]屋子里瞧”(176)。在上述情节中,西方人都恪守进食方面的种族界限,严格将非白人排除出西方共同体。

在康拉德的亚非殖民地小说中,西方人与亚非人之间不仅不存在共食现象,还时常因为食物产生争端,比较典型的例子出现在《黑暗之心》中。小说中的丹麦船长就因两只黑母鸡引发的误会而死于当地黑人之手。船长觉得自己在向黑人村长买黑母鸡时吃亏受骗,便去找村长理论,还用棍子打人。村长的儿子于是用长矛杀死了他。之后,全村人都因为害怕逃到森林,再也没人回来。在《吉姆爷》中,海盗布朗一行人由于饥饿前往东方的帕图森,打算在那里烧杀抢掠。他们原计划到马达加斯加卖掉偷来的双桅船,或者为船弄一

些伪造文件，但行至中途食物和淡水就都告罄，这才改道去了帕图森，希望在那里能抢得到些阉牛、大米和甜薯等物。如此看来，在康拉德的亚非殖民地小说中，西方人与亚非人之间没有共食，只有因食物引发的冲突，足见康拉德强烈的种族意识。

此外，难以逾越的种族鸿沟在住房的区隔上也可见端倪。在《吉姆爷》中，吉姆在被一根桁杆砸伤后住进了一家位于东方港口的医院。医院中设有专门的白人病房，吉姆就住在白人病房中。里面除他只有两个病人，“他们彼此讲述自己的生平，打打纸牌，或者打着呵欠，穿着睡衣，在安乐椅上懒洋洋地躺上一天，一句话也不说”（12），好不惬意。小说中“帕特纳号”轮机长酗酒三天后酒精中毒住院，住的也是白人病房。“帕特纳号”上只有五个白人船员，他们也是船上仅有的五个白人，“五个白人住在船只中部，与乘客是隔离的”（16）。在《救援》（*The Rescue*）中，林格在船只“爱玛”上建了一个专门的甲板室，因为“白人在船上应该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264）。

这样的区隔也体现在“林格三部曲”中森巴镇的房屋分布上。荷兰人奥迈耶是森巴镇唯一的白人，他家的房屋背后有一条狭窄的沟渠，将他家与镇上挤在岸边的马来住房分隔开来。族长巴塔鲁鲁的房屋位于奥迈耶家对岸，中间隔着潘泰河，后来被新族长拉坎巴占据。英籍阿拉伯富商阿都拉的房屋和仓库则远远地建在岛屿尽头，“远高于马来建筑之上，坚实地建在宽敞、坚硬的土地上”（Conrad, *Almayer* 15）。也就是说，奥迈耶、族长和富商阿都拉的房屋是与其他马来房屋分开的，落魄白人奥迈耶的家与普通的马来人家只隔着一条沟渠，族长家与它们隔河相望，在当地地位最高的阿都拉则是离群索居。这样的房屋布局昭示着房屋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三、偏理想化的西方共同体建构

由此可见，通过日常生活书写，康拉德在其殖民地小说中建构了一个排斥亚非人的西方共同体。然而，这样的共同体内部也并非全然一团和气。小说中的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因为个人利益产生冲突，这与康拉德本人在刚果的经历有关。不过，尽管有不和谐的因子存在，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共同体总体来看仍偏理想化，少了很多现实中的赤裸与残酷。

康拉德小说中西方人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个人利益产生的冲突时有发生。《黑暗之心》中贸易站的西方人在吃饭时会争坐上席，贸易站经理于是命人做了一张大圆桌，他坐哪儿，哪儿就是首席，其余位置不分上下。他还让人盖了间房作为饭厅专门放这张桌子。若是涉及金钱，情况更加严重。《吉姆爷》提到，17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常到帕图森买胡椒，他们不仅为了胡椒哪里都愿意去，还会因此自相残杀。“那种愿望所带有的古怪的偏执使他们蔑视各种各样的死亡；陌生的海域、讨厌而又奇怪的疾病；受伤、被俘、饥饿、瘟疫，

还有绝望”(Lord Jim 226)。他们为了胡椒什么都不管不顾,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与健康。康拉德直言他们是在和死神做生意。在《海隅逐客》中,同为西方人的奥迈耶和威廉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两人关系并不融洽,时常互相争吵讽刺,互相攻击。因为威廉斯看不起奥迈耶,觉得他没头脑,奥迈耶则担心被岳父视为养子的威廉斯会分走自己的财产,于是“两人的关系由最初漠然的客气,变为无言的仇视,终至公开的敌对”(64)。由此看来,一旦涉及个人利益,康拉德的殖民地小说所塑造的西方共同体内部很容易出问题,而这与康拉德的亲身经历不无关系。

康拉德在异域逗留最久的旅程就是他1890年的刚果之行。他在去之前满心期待,到达后却大失所望。他在给姨母玛格丽特(Marguerite Poradowska)的一封信中写道:“这里的一切都令我厌恶,包括人和事,但人是最主要的。当然,我也令他们厌恶。”(Selected Letters 18)可见,康拉德与当时同在非洲的西方人相处得并不融洽。他还在信中详细讲述了贸易站经理对他是如何的不友善。经理讨厌英国人,所以对那时的康拉德来说,晋升和涨薪都是无望的。经理也不承认在欧洲时商定的不成文协议。康拉德不仅没有汽船可以指挥,连具体的职位都不确定。他因此直言:“我真后悔到这来,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后悔。”(18)除了贸易站经理之外,康拉德在非洲遇到的其他同事也不友好。他在刚到刚果的贸易站管理中心马塔迪时,就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对未来感到相当迷茫,刚刚想到我在这儿的白人中间生活一定不会很舒适,我打算尽量避免与他们相熟。”(Last Essays 123)至于康拉德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该篇日记并未详说,但他在之后的日记中提到,在那里,“大家都互相诋毁”(123)。如果说贸易站经理对康拉德的不公平对待是与其个人好恶有关的话,那么他同事之间的不友好很有可能出于个人利益。因为他们去刚果的主要目的就是掠夺象牙,攫取利益,友爱自然无从谈起。

这段经历给康拉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此同时,19世纪末的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康拉德不可能对各个国家争夺殖民利益的行为视而不见,但他还是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温情多于冲突的西方共同体,足见他在现实与理想间所做的抉择与平衡。不仅如此,康拉德小说中西方共同体内部因为个人利益产生的争端多与英国人无关,而其中的互助却有不少英国人参与,这又说明了他对英国人形象的维护。

在康拉德笔下,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团结西方人,排斥亚非人,一个与现实相比偏理想化的西方共同体得以形成并巩固。关于西方人与亚非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区隔的书写则鲜明地体现了康拉德本人的种族意识。与康拉德是否是种族主义者相关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尚无定论,但若从日常生活书写的角度来看,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因为这些书写背后的种族界限异常清晰。生活在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年代,康拉德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此,其小说中人物的日常生活的确沾染上了种族化的色彩。

与此同时,他在小说中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批判,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从日常生活书写的角度考察康拉德小说中的西方共同体建构问题,有助于我们辩证地看待康拉德留下的文学与思想遗产,进而更好地理解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文学经典。这一视角也提醒我们,在种族问题日益复杂化、隐性化的今天,要于日常细微之处保持对种族问题的敏感,警惕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排他性特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种族共同体或地域共同体为旨归。

注释 [Notes]

[1] 以殖民地为背景的小说,本文主要是指以亚非殖民地为背景的小说。

[2] 以阿契贝 (Chinua Achebe)、穆尔-吉尔伯特 (Bart Moore-Gilbert)、王宏、熊洁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康拉德在其殖民地小说中流露出了明显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详见 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18, no. 4, 1977, pp. 782-94; 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王宏、熊洁,《康拉德小说的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黑暗的心〉及其它两篇小说为例》,载《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第70-73页。沃茨 (Cedric Watts)、巴内特 (Clive Barnett)、殷企平等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详见 Cedric Watts, "A Bloody Racist: About Achebe's View of Conrad,"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13, 1983, pp. 196-209; Clive Barnett, "A Choice of Nightmares: Narration and Desire in *Heart of Darknes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vol. 3, no. 3, 1996, pp. 277-92; 殷企平,《〈黑暗的心脏〉解读中的四个误区》,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第144-51页。还有的学者如怀特 (Andrea White)、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萨义德 (Edward W. Said)、赵海平则认为康拉德的殖民地小说存在矛盾性,正反两种倾向兼而有之,详见 Andrea White, "Conrad and Imperialis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 edited by J. H. Stape, Cambridge UP, 2004, pp. 179-202;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we & Brydone Printers, 1978, p. 135;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Vintage Books, 1994, pp. 19-31; 赵海平,《康拉德〈黑暗的中心〉与种族主义之争》,载《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74-80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yto, John. *Oxford School Dictionary of Word Origins*. Oxford UP, 2013.
- Brewer, Mary F. *Staging Whiteness*. Wesleyan UP, 2005.
- Brown, Bill. "Thing Theory." *Critical Inquiry*, vol. 28, no. 1, 2001, pp. 1-22.
- Conrad, Joseph. *The Rescue: A Romance of the Shallows*.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1929.
-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onrad, Volume I: Almayer's Folly, Tales of Unrest*.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onrad, Volume II: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s*.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onrad, Volume IV: Lord Jim*.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seph Conrad, Volume VI: Youth and Two Other Stories*.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1995.
- . *Last Essays*. Edited by Harald Ray Stevens and J. H. Stape, Cambridge UP, 2010.
- .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Edited by Laurence Davies, Cambridge UP, 2015.

Fieldhouse, Paul. *Food and Nutrition: Customs and Culture*. Chapman and Hall, 1995.

Grignon, Claude. "Commensality and Social Morphology: An Essay of Typology." *Food, Drink and Identity: Cooking, Eating and Drinking in Europe since the Middle Ages*, edited by Peter Scholliers, Berg, 2001, pp. 23-33.

Hong, Xuehua, and Yuming Piao. "The Bodhisattva in European Clothing: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Heart of Darkness*." *Foreign Literature*, no. 3, 2004, pp. 92-95. [洪雪花、朴玉明:《穿着欧洲人服装的菩萨——论〈黑暗深处〉中东西方文化相互依存的观点》,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第92-95页。]

Tönnies, Ferdinand.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Translated by Rongyuan Lin, Commercial Press, 1999. [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Volume 1)*. Translated by Rongyuan Lin, Commercial Press, 1997.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Game Between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Cong Hang, Beijing Publishing, 2008. [韦伯:《经济与社会:在制度约束和个人利益之间博弈》,杭聪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8。]

Woodward, Ian. *Understanding Material Culture*. Sage Publications, 2007.

◇责任编辑:夏开伟

约恩·福瑟《瓦伊姆》地方叙事中的现代性困境

◎ 孔瑞 邢新华

内容提要:挪威作家约恩·福瑟荣膺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其“瓦伊姆三部曲”以挪威渔村瓦伊姆作为共同空间。其中,2025年出版的开篇之作《瓦伊姆》通过地方叙事,映照个体在社会、他者与自我之间的三重现代性困境:人与社会的割裂表现为地方空间中的故乡异化与城市疏离;人与他者的关系困局体现为地方日常中亲密关系的破裂与语言交流的失效;人与自我的间离呈现为地方身份导致的主体消解与存在异化。地方叙事将宏观的现代性议题嵌入微观经验,实现了由“地方”通向“世界”的主题跃迁。

关键词:约恩·福瑟 《瓦伊姆》 地方叙事 现代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 I5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52-08

基金项目: 山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专项课题“约恩·福瑟小说跨艺术诗学研究”(WYYJZXKT2024036); 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科技人文协同教育视域下英语文学课程批判性思维培养”(2025JGXM-02)

作者单位: 山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31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6

Title: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in the Local Narrative of Jon Fosse's *Vaim*

Abstract: The “Vaim trilogy,” recently published by the Norwegian writer Jon Fosse who was laureated with the 202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takes the Norwegian fishing village of Vaim as its shared narrative space and reflects the dilemmas of modernity through a mode of local narrative. As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ilogy published in 2025, *Vaim* depicts three interrelated predicaments faced by the modern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society, others, and the self. First, the rupture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s manifested in the alienation of the hometown and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estrangement generated by the solidification of local spatial structures. Second, the impasse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s emerges in the breakdown of intimate relationship and the failure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routines of everyday local life. Third, the loss of the self is revealed through the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existential alienation caused by locally constituted identities. The local narrative embeds macro-level modernity issues into micro-level experiences, achieving a thematic leap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Keywords: Jon Fosse, *Vaim*, local narrative, dilemmas of modernity

Authors: Rui Kong,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China; Xinhua X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China.

挪威作家约恩·福瑟（Jon Fosse）自荣膺 2023 年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笔耕不辍，持续推进文学创作，其最新的系列小说“瓦伊姆三部曲”（Vaim trilogy）包括《瓦伊姆》（*Vaim*）、《瓦伊姆旅店》（*Vaim Hotell*）与《瓦伊姆周报》（*Vaim Vekeblad*）三部小说。三者虽彼此独立，却以挪威西部的同名渔村“瓦伊姆”为共同空间。其开篇之作《瓦伊姆》2025 年在挪威出版，后两部作品预计分别于 2026 年和 2027 年出版。《瓦伊姆》的英译本自挪威出版后迅速由美国出版社推出。这种几乎同步的跨语际出版进程表明，福瑟荣膺诺奖之后的阶段性创作正以更为迅疾稳定的方式进入世界文学的传播系统。其即将问世的两部作品亦引发国际文坛的持续期待。

《瓦伊姆》通过“地方叙事”（local narrative）将边缘经验转化为折射现代性困境的文学场域。小说沿用福瑟标志性的“慢散文”（slow prose）风格，以节奏舒缓、句式简约的书写刻意削弱情节推进，使得叙事转向感知经验、记忆回旋与情感流动的细微表达，在对地方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揭示现代主体的意识彷徨、行动停滞等。小说通过三位叙述者的多声部视角，围绕偶然重逢事件展开。中年渔夫原本仅为购买针线而驾船前往比约尔格文，却意外与年少旧爱相遇，后者在离开丈夫后希望与渔夫重返故乡瓦伊姆。多重视角的交织暴露出现代性语境下不可修复的关系裂隙。中年渔夫充满怀旧与失落的叙事，呈现出他对情感的执着与对时间流逝的无力。好友以邻居与旁观者的视角，对人际关系及存在状态进行冷静且疏离的反思，凸显了现代主体之间的情感间距。渔夫旧爱前夫的叙事则显著增强了心理冲突，揭示个体选择、内在欲望与现实处境之间的错位。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由现代性进程引发的传统断裂、空间异化、情感疏离等困境，是当代人面对的普遍生存命题。个体在传统与现代间的迷茫、城市中的漂泊、工具化社会里的情感孤独等，均与小说人物的困境形成强烈共鸣。偶发事件引发难以纾解的人际关系压力，使得抽象的现代性困境具体化为生活情境。地方叙事中的现代性困境呈现，凸显了福瑟在后诺奖阶段兼具哲学思考与叙事创新的文学探索。小说将宏观的现代性议题嵌入微观的地方经验之中，使地方空间既保持其具体性，又获得指向普遍处境的象征维度，从而完成由“地方”通向“世界”的主题跃迁。聚焦小说中的现代性困境，不仅是对当代人生存状态的反思，也是通过剖析人物的选择与挣扎，为当代人如何寻求归属感、抵御异化、重建情感联结提供文学参照。

一、人与社会的割裂：地方空间中的故土情感异化与都市人际疏隔

地方叙事中的空间不仅是物理坐标或叙事背景，更承载着阶层差异、亲属纽带、劳动秩序与情感结构，是展演社会张力的场所。地方日常及其空间状态等微观的地方经验承载着宏观的现代性议题，而地方空间也得以指向普遍处境的象征维度。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中指出，社会空间相互渗透与叠置，

揭示出社会空间所承载的并非单一的社会关系，而是多重社会关系的交织（131）。空间是权力运作、身份建构与情感经验等多重维度交织而成的复合体，它在具体的人类实践与社会结构的动态互动中被不断生产、调整与重塑。文学中的空间同样遵循这一生成逻辑。文学空间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位置或背景，更是承载身份认同、情绪体验与权力关系的象征性场域，是叙事意义得以展开的重要媒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学地理学凸显了空间在文化书写中的重构功能——通过表征、象征、意指与文化编码等多重机制，使得文本中的空间被转化为意义生成的关键装置，并进一步成为社会关系被重申、质询与重组的场所。《瓦伊姆》中的地方空间与人物主体、社会结构及叙事策略形成动态互动，具象地展现出个体在空间位移中的现代性困境。人物穿梭于故乡与城市之间，自我认知的确定性被不断消解，社会结构的隐性规训通过地方空间权力布局渗透其中，凸显了现代性语境下个体的社会生存困境。

小说《瓦伊姆》的叙事展现了三个核心地方空间：渔村瓦伊姆，现代城市空间比约尔格文，过渡性城镇空间萨托尔岛的松德。三者以其独特的空间属性、生存逻辑与精神特质，共同构成以瓦伊姆为核心锚点的地方空间体系。其中，渔村瓦伊姆不仅是亚特盖尔等人物的故乡，亦是情感与社会关系的交织场域。空间是由人类感知并嵌入记忆后才被转化为具有情感归属的地方，地方是空间与情感、身份及记忆交织的产物。因此，地方一旦失去个体情感凝聚力，就会催生焦虑感与断裂感。瓦伊姆本应是情感依恋的源泉，却成为限制个体发展的闭塞场域。瓦伊姆物理空间的简陋拘囿着个体精神，其基础设施如杂货店和祈祷室等配置稀少，人际交往空间稀缺、关系网络松散。渔夫亚特盖尔多次尝试逃离渔村，其年少旧爱埃利娜的远嫁和好友伊莱亚斯在祷告室寻求陪伴等人物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物渴望逃离地方空间的精神困顿图谱。故乡瓦伊姆未能成为情感依恋与归属的象征，反而因为社会互动缺失、情感表达匮乏而异化为拘囿主体的精神牢笼，这揭示了现代人与社会精神纽带破裂的深层结构。

较之瓦伊姆的渔村空间，比约尔格文这一现代城市空间与萨托尔岛的松德这一过渡性城镇空间，共同指向主体在现代空间中的疏离处境。城市空间既象征开放、多元与流动，亦因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机制而成为排斥机制的载体。城市空间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与文化区隔共同构成，通过社会的结构性规范将边缘者排除在外。比约尔格文高价出售针线的成衣店象征着城市对边缘身份的排斥与剥削。针线作为日常生活中廉价且基本的物品，却在功利驱动下成为衡量身份与边缘处境的标尺。亚特盖尔则因其“瓦伊姆乡巴佬”的身份被视为可猎取的对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在城市空间中简化为利益交换。亚特盖尔在城市空间中不仅未能获得真正的接纳、归属与身份认同，反而在资本与权力结构的作用下遭受剥削，并承受文化与阶级层面的歧视，由此被推向孤立、疏离的社会边缘。在被隔绝与欺诈的处境中，亚特盖尔选择前往萨托尔岛的松德，试图通过空间迁移摆脱原有城市

结构所带来的压迫与疏离。然而，松德并未构成与比约尔格文具有本质不同的替代性空间。杂货店的交易欺诈延续了现代社会中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剥削逻辑，瓦解了亚特盖尔关于“逃离即可获得解放”的幻想。尽管松德在地理上呈现为边缘城镇，其内部运作仍深度嵌入现代城市社会的权力与资源分配体系之中。由此可见，不同空间形态之间共享着同构性的社会结构，使现代主体即便在多重空间转换后，仍难以摆脱被结构性力量持续捕获的命运，空间移动最终只会复制其孤立与疏离的生存处境。

《瓦伊姆》的空间结构呈现出递进式空间叙事图谱。从具有关联情感预设的故乡，到权力关系更为显性的城市空间，再到承载幻想的逃离空间，小说逐步展开现代主体在空间流动中遭遇的身份裂变与精神困境。瓦伊姆的闭塞性揭示了空间如何在人与空间关系中固化身份，比约尔格文的社会性揭示了空间如何作为阶级与文化排斥的机制，萨托尔岛的松德的幻灭则证明了逃离空间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融入或身份修复。从文学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叙事图谱不仅构成了地理上的场景转换，更是心理与社会关系动态的象征编码。空间流动本身成为人物主体在身份、情感与社会压抑结构中寻求定位的过程，隐含着个体试图在身份认同、归属感与社会互动之间寻找平衡却持续遭遇失败的悲剧性结构。这种叙事也体现出现代文学以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特性：文学空间不仅再现社会现象，更在再现中揭示了社会结构背后的权力张力与文化排斥机制，从而使叙事成为对现实社会状态的深刻批判。

二、人与他者的困局：地方日常中的亲密关系破裂与语言表意失效

福瑟作品中人与他者的交际体系建构摒弃了激烈情节冲突模式，转以看似平淡的对话与沉默的间隙作为叙事核心，通过重复、变奏与悬置等方式，将人物关系置于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之中，其对话也不再服务情节推进，而是成为呈现关系本身、敞开存在境遇的“装饰性瞬间”（阿勒恩 4）。《瓦伊姆》将这种叙事策略与渔村的地方书写紧密结合。狭小屋舍、渔村码头与航海路线构成了微型社会框架。社区日常生活与仪式化习俗形成了关系互动的心理与文化背景。在地方社会结构中，话语与静默交织成张力场。而在循环的言语模式与留白的空隙之间，人际微妙的距离与潜在的焦虑悄然浮现，呈现出现代人际关系的脆弱性。

《瓦伊姆》中人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在渔村这一封闭社会尤为突出，其中的人物互动始终未能达到深层的情感互通。亚特盖尔与其旧爱埃利娜、埃利娜的丈夫弗兰克之间的三角关系总是处于断裂和不稳定状态。埃利娜先与弗兰克结婚，后出走并与亚特盖尔同居，在亚特盖尔去世后又重返弗兰克身边。三人经历婚姻、同居、丧失与重建的反复循环，体现了现代人际关系的易碎性。情感反复不仅呈现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也体现了福瑟作品有意打破“亲密关系可消解孤独”的文学叙事模式。心理学家巴塞洛缪（Kim Bartholomew）将“成人依恋类型”（adult attachment styles）划分为四种：“安全型依恋”

(secure attachment)、“焦虑矛盾型依恋”(anxious / preoccupied attachment)、“回避疏离型依恋”(avoidant / dismissing attachment)和“恐惧回避型依恋”(fearful-avoidant attachment)。他指出,当人物行为呈现回避型依恋特征时,往往在感情上渴望亲密,却很难完全信任他者或依赖他者,惧怕关系不稳导致的情感创伤(227-28)。这种心理机制促使个体在互动中不断试探、情绪敏感、行为矛盾,使得亲密关系难以稳固。在不断变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中,孤独、失落与追寻成为个体难以回避的永恒困境。

自我与他者的交流失效主要表现为重复和沉默的交织。福瑟作品普遍触及人际关系的脆弱和虚无。他通过极简主义的语言实验,大量使用重复、沉默与停顿等方式,生动映射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何成洲 15)。小说中亚特盖尔与埃利娜重逢时的对话,如“你好”“好久不见了”“是啊,一年零一天了”“能再见到你,真好”“谢谢,我也是”(Fosse 19),表面上是在进行语言交流,实则未能传递有效的情感信息。语言表层的礼貌性交流掩盖了人物内心的矛盾、未满足的情感需求与心理压力,凸显了社会交往活动与个体内在体验的张力。而沉默作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叙事策略,如“然后我们都没再说话”“我们又沉默了”“又是沉默”(19)等,揭示了言语无法承载复杂情感的现实。桑塔格(Susan Sontag)从美学角度审视沉默,认为“沉默是充实的虚无,充盈着的空灵,引发共鸣或雄辩”(334)。沉默通过对话中的空白创造心理张力与意义。这种沉默既体现人物的失语状态,也显示了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防御机制与情感抗拒。语言失效、心理隔阂和情感障碍成为现代人际关系的常态。

地方叙事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了沟通困境。《瓦伊姆》中的循环对话与深层空白描写,折射出现代社会交流的局限性。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强调理解在交流中的重要性:“语言是用于交流的媒介,其目的在于促进理解,而行动者在达成相互理解以协调各自行动的过程中,追寻各自特定的目的。”(101)理想的沟通应以理解为导向,通过平等与理性的对话达成共识。但在《瓦伊姆》中,交流缺乏真正的理解与共情。语言与沉默交错,信息与情感难以有效传递,关系停留于表层。这都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交往困境。功利性、疏离化的社会结构削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个体情感需求与社会交往规范产生冲突,从而加剧了孤独感和心理压力。同时,小说中自我与他者关系的脆弱性还体现出社会学意义上的结构性限制。城市空间与社会制度对个体身份的排斥,使其在互动中处于边缘位置,强化了社会环境对个体心理状态和情感关系的塑造。无论是瓦伊姆渔村所代表的孤立空间,还是城市里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功利性互动场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始终难以挣脱权力博弈、身份区隔与社会等级的无形枷锁。在渔村的封闭性空间中,传统习俗与人际网络的固化结构,使得个体的话语权力与交往边界被先天的身份标签所限定。在城市开放却疏离的空间里,利益的算计取代了情感的联结,社会等级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在日常互动的每一处细节中。两种空间形态下的交往困境相互映照,暴露出

社会结构对人际互动的规训力量,更深刻折射出权力、身份与等级秩序对个体精神生活的钳制与异化,以及社会关系对个体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

三、人与自我的间离:地方身份中的主体意志消解与存在状态异化

《瓦伊姆》中主体在生活选择与行动实践中偏离自身意志的源头,植根于地方身份的长期内化,揭示了现代主体与本真自我之间的深层裂隙。主体困境与人物所处的地方空间密切相关,瓦伊姆渔村封闭的社会空间对个体的身份认知、意志表达与行为选择施加了持续而隐性的规训。渔村日常在循环往复中不断强化既有行为模式,地方身份内化为心理惯性,使得地方空间成为自我异化的生成场域。主体在熟悉的生活轨道中逐步疏离自身,呈现出现代性条件下“身处其中却无法成为自身”的存在悖论。

《瓦伊姆》中的亚特盖尔、埃利娜与弗兰克三位核心人物的行为体现了行动与初衷的脱节、意志与选择的背离,堪称典型的现代主体困境中的“异化”(alienation)。异化指个体与自身、他者及社会整体之间的疏离状态。作为意识的内在结构,异化贯穿主体意识发展,自我意识与身体经验的分离,被视为现代主体异化的起点。弗洛姆(Erich Fromm)从人本主义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自由焦虑与爱的能力问题,强调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内在关联,“异化是一种经验方式,在这种经验中,人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117)。异化使得主体感到自己如同陌生人般无法掌握自我。

主体行动的失序与自由意志的缺席是异化的外在表征,也是现代主体消解的重要体现。萨特(Jean-Paul Sartre)提出,“行动的首要条件便是自由”(527),即行动是自我意志的表达。然而,《瓦伊姆》中的人物行为常脱离自主意志,成为生存惯性的被动产物。亚特盖尔在往返瓦伊姆与比约尔格文的航行中陷入无意义循环,沿着海岸线熟悉的航道反复穿梭,却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进程。重逢埃利娜后,他被动顺应其生活计划,将外部依附视为逃避孤独的手段,逐渐丧失本真自我。埃利娜原本渴望自由,却在逃离与依附之间不断循环:从逃离弗兰克到依附亚特盖尔,再到亚特盖尔去世后重新依附弗兰克,其意志在自由与依赖之间摇摆不定。弗兰克在婚姻与情感关系中缺乏主动选择,以逃避行为应对问题,也逐渐迷失自我。三人的行为清晰展示了行动与意志、人生轨迹与自我愿景之间的深度错位,同时呈现出现代主体在社会、情感与心理多重约束下的异化困境。

外部强加身份与社会结构压力是促成认知与行为错位的重要因素。福瑟在多部作品中经常采用人物无名化写作策略,通过使用“他”“她”“男人”“女人”等代称来强化身份的模糊性,从而揭示普遍存在的现代主体困境。然而,《瓦伊姆》中福瑟赋予角色独特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使身份与叙事紧密交织,以此呈现个体在社会与情感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亚特盖尔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例证。其本名为Geir,而大多数人称其为Jatgeir,其前缀“Ja”

在挪威语中意为“是”，是最基础的肯定回应词。这种命名在叙事中暗示个体倾向于顺从现实，被动接受事件推进，缺乏反抗能力。亚特盖尔无法拒绝旧爱埃利娜的情感牵引，其行为在逃避孤独与顺应他者意志之间不断漂移，从而逐渐丧失自我主体性。弗兰克则呈现身份被他者塑造的动态过程。其本名Olaf承载家族传统与自我认同，但在与埃利娜的关系中，被强加以Frank的称呼，使其行为服从于他者期望而非自我意志，自我主体性逐渐消解。埃利娜的名字亦呈现流动性。更换名字是她适应不同空间、不同人际关系的生存策略，却在切换中使其失去了对自我的认知。她既不是Eline，也不是Josephine，而是一个为了逃避隔绝而不断寻找身份外衣的漂泊者。名字的流动性使她成为不断变化的符号，永远无法成为稳定的自我。这进一步体现了社会、情感及记忆对主体身份的干预。通过对命名策略的运用，福瑟不仅呈现行为与身份的错位，也凸现代现代个体在社会与人际关系中身份流动的体验。福瑟通过名字、身份与行为选择的交错描写，展现出外部强加身份与社会结构压力下个体的认知与行为错位，揭示出个体在社会、情感及心理层面所遭遇的系统性异化。

存在的虚无感与对自由的恐惧感作为双重裹挟同样也是主体异化的重要内在驱动力。外部身份与社会期待对个体自我认知的干扰，使主体陷入“我是谁”“生活意义何在”的认知真空。亚特盖尔重逢埃利娜时，表面看似顺从，其情感得到满足，但其内心却充满焦虑与自我压抑。他小心翼翼地表达，生怕冒犯他者或扰乱情境，这种过度谨慎反映了人对自由的恐惧感与虚无感的内在共振。在之后与埃利娜同居的过程中，亚特盖尔并未主动审视情感契合或自我意志的表达，而是以被动顺从掩盖内心空洞，将外部依附视为逃避虚无的手段。同时，人物的行为轨迹揭示了现代主体在外部结构与内在心理作用下的深度异化。埃利娜从逃离瓦伊姆依附丈夫弗兰克，到离开弗兰克依附亚特盖尔，又在亚特盖尔去世后再次依附弗兰克，三次逃离与依附的变换呈现出主体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恐惧和摇摆。每一次逃离既源于自主渴望，又因害怕孤独与失控而迅速回归依附。埃利娜在情感依附与自由追求之间反复摇摆，折射出现代个体在社会期待与自我实现之间的矛盾张力。弗兰克在行动选择上亦表现出类似的失衡。他被动接受婚姻与伴侣关系的安排，缺乏主动选择，使其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与自我主导权。这种自由与虚无的双重裹挟，使个体在行为、认知及意志之间形成深度背离，从而强化了异化的生成。

在行为与认知错位、存在的虚无感与人对自由的恐惧感形成的内在裹挟之下，主体被层层剥夺自我主导权，逐渐丧失本真自我，与自身意志背离，最终陷入深度异化。福瑟通过对行动、身份与心理体验的多维描写，深刻揭示了现代主体在社会、情感及存在层面遭遇的异化困境，呈现出现代人普遍存在的自我迷失与精神漂泊状态。异化的生成并非源自单一压迫，而是渗透于社会、心理与存在的多重结构中，体现出现代主体在行动、身份与意志之间的复杂困境和生存张力。个体在行为背离、身份错置与心理异化中的漂泊，不仅表现为心理迷失，更是地方空间与社会互动共同塑造的存在困境。瓦伊姆渔村的空间、社

区日常与航海劳动,直观呈现现代社会的自我迷失、精神漂泊和行为惯性。正是地方空间对行为、身份和心理的形塑,使现代个体的异化困境获得具体的文学呈现。

在《瓦伊姆》的地方叙事中,现代性困境并不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呈现,而是体现于个体在生活惯性、社会期待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张力中。现代性并非来自高速变迁的都市景观,而是生成于地方社会的缓慢节奏与结构固化之中。当行动被日常所吸纳、当选择被惯性所替代、当身份被关系网络与社会角色反复确认,主体性在看似自然的生活流程中被悄然消解。由此可见,福瑟的地方叙事呈现了对现代性更为尖锐的批判视角。小说结尾以死亡作为叙事终点,在存在论意义上完成反向确证。当主体在地方社会与现代结构的双重规训中不断失去对行动、身份与意义的主导权时,唯有直面终极限度,个体才能重新确认自身曾经存在过的事实。死亡也成为对被日常消耗、被结构遮蔽的存在之价值的最后显现。地方叙事与存在主义思想形成深度契合。地方空间不仅承载生活,也承载对存在的考验。现代性困境不仅表现为社会问题,更表现为主体在具体生活世界中不断偏离本真的过程。《瓦伊姆》由此展示出地方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独特的理论价值:通过将宏观的现代性议题内化为对地方经验的细微描摹,地方空间既保留了鲜明而坚实的现实质感,又被赋予指向普遍人类处境的象征意义,最终完成了一次由“地方”通向“世界”的主题跃迁,使边缘性的地方书写转化为对当代人类存在境遇的深层回应。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Allem, Tor-Helge. "Condition rather than Action: An Analysis of Jon Fosse's Plays with Melismatic Dramaturgy as an Analytical Frame." Translated by Sisi Zheng and Rui Kong, *Theatre Arts*, no. 6, 2025, pp. 4-18. [阿勒恩:《状态而非行动:花唱式剧作法视域下的约恩·福瑟戏剧探析》,郑丝丝、孔瑞译,载《戏剧艺术》2025年第6期,第4-18页。]
- Bartholomew, Kim, and Leonard M. Horowitz.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A Test of a Four-category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61, no. 2, 1991, pp. 227-44.
- Fosse, Jon. *Vaim*. Translated by Damion Searls, Transit Books, 2025.
- Fromm, Erich. *The Sane Society*. Routledge, 2002.
- Habermas, Jü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eacon Press, 1984.
- He, Chengzhou. "Poetic Minimalism and Humanistic Ideals in Jon Fosse's Play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2, 2024, pp. 7-19. [何成洲:《约恩·福瑟戏剧的诗性极简主义与人文理想》,载《外国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7-19页。]
- Lefebvre, Henri.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Translated by Huaiyu Liu, et al., Commercial Press, 2021.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Sartre, Jean-Paul. *L'Être et le Néant: Revised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Xuanliang Chen, et a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萨特:《存在与虚无:修订译本》,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Sontag, Susan. *The Aesthetics of Silence*. Styles of Radical Will, 1969.

◇责任编辑:夏开伟

流动的辩证法

——《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中的空间政治与抵抗

◎ 马岳玲

内容提要: 哈丽特·雅各布斯《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不仅是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经典文本，也是一部深刻揭示奴隶制空间统治逻辑的政治性作品。以新流动性范式重审作品，奴隶制则呈现为“强制流通”与“空间禁锢”并行的悖论性机制，通过差异化流动分配将黑人女性置于被监视与侵入的种族空间秩序之中。布伦特在阁楼的七年藏匿是以策略性停滞为核心的抵抗实践，借助建筑孔隙、视觉反转与信息操控生成“不动的流动性”；而其在《逃亡奴隶法》阴影下北逃，仍要通过赎身与法律博弈将“逃亡的流动”转化为“合法的定居权”。“流动的辩证法”由此揭示了边缘主体的真正自由不在于单向度的地理逃离，而在于重新夺回对“何时流动”与“何时静止”的主体性支配权，从而为非裔美国女性文学的空间政治批评提供新路径。

关键词: 哈丽特·雅各布斯 《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 新流动性范式 策略性停滞 空间政治 定居权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60-09

基金项目: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课题“美国文学中的地理流动性书写研究”(2025GZCJ10)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7

Title: Dialectics of Mobility: Spatial Politics and Resistance in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Abstract: Harriet Jacobs'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stands not only as a canonical text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but also as a politically charged work that lays bare the spatial logic of slavery's domination. Reexamined through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slavery emerges as a paradoxical mechanism in which "coerced circulation" and "spatial confinement" operate in tandem, subjecting Black women to a racialized spatial order of surveillance and intrusion through the differential allocation of mobility. Brent's seven-year concealment in the garret constitutes a resistance practice centered on strategic immobility, generating a form of "stillness-as-mobility" through architectural apertures, the inversion of the gaze,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Yet her flight northward, cast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Fugitive Slave Act, must be further transmuted from "fugitive mobility" into a "lawful right to settle" through self-purchase and legal negotiation. This "dialectics of mobility" reveals that, for marginalized subjects at the bottom of power hierarchies, authentic freedom lies not in unidirectional geographic escape but in reclaiming sovereign agency over when to move and when to remain still—thereby opening a new pathway for the spatial-political critique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

Keywords: Harriet Jacob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strategic immobility, spatial politics, right to settle

Author: Yueling Ma,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哈丽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的《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是美国首部由前奴隶女性撰写的完整叙事作品。书中化名为“琳达·布伦特”的叙述者详尽记述了其应对奴隶主性骚扰、为保护子女而自我囚禁于阁楼七年并最终逃至北方获得自由的生命历程。这部作品不仅是19世纪美国南方奴隶制残酷现实的历史见证,更因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生存智慧,成为非裔美国文学的奠基之作^[1]。

国内外学界对该文本的研究大致沿两条路径展开。其一是聚焦性别与叙事伦理,关注雅各布斯如何借独特的性别视角重塑奴隶叙事的文类规范(Braxton 381-86;金莉 3-10;焦小婷 10-13)。其二是探讨文本的视觉与身体政治:布朗(Simone Browne)将阁楼经历解读为被奴役者利用建筑缝隙逃避监视视线的“副监视”实践(19-22);哈特曼(Saidiya V. Hartman)将这种书写视作对白人奇观化凝视的拒绝,旨在通过保留黑人主体的“不可知性”对抗白人的观看权力(36, 48);近年来的黑人女性主义地理学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视野,提出“留守的地理学”等框架(Kelley 1376-80)。上述研究聚焦于空间场景或停留于宏观的概念框架建构,即沿袭传统路径,将社会生活理解为发生在固定地点、稳定边界与静态结构之中的现象。然而,与大多数逃亡奴隶不同,雅各布斯笔下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布伦特并未在逃脱后立马奔赴北方,而是继续在南方藏匿,并且花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述这段经历(Yellin, “Introduction” xxxix)。这一叙事结构对“逃亡即自由”的线性逻辑构成了挑战。在一个极为狭小的阁楼中,布伦特以肉体的极度压缩换取精神的持续抵抗,将这一物理上的死角转化为窥探敌人、发动心理战、操控子女命运的据点(xxxix)。这种看似静止的空间实践,究竟是一种被动的撤退,还是一种主动的抵抗?它与此后跨越地理边界的北逃及最终通过赎身获得的定居权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

21世纪初兴起的“新流动性范式”(new mobilities paradigm)为重审19世纪奴隶叙事中的空间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该理论强调,人口迁移、资本流通与信息传播等不同尺度上的流动,并非社会结构的例外,反而恰恰是社会关系得以形成、维系与再生产的核心机制(Sheller and Urry 207-26)。也正因如此,流动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相反,它始终深嵌于权力关系之中,并受到制度、技术与空间秩序的差异化调配。这提示我们,布伦特的生命历程不能被简单还原为一条从南到北的逃亡路线,而应当被视为一套由被迫移动、策略性停滞与有限定居共同构成的流动性政治。

由此,新流动性范式为本文提供了三个彼此关联的切入点。其一,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区分了作为物理位移的移动与承载社会意义及权力关系的流动性,并指出静止并非流动的消极对立面,而可能是一种具有策略性与能动性的空间实践(198)。借助这一区分,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布伦特在阁楼中的七年蛰居:那不是单纯的撤退或中止,而是一种通过身体的绝对固着来阻断奴隶制“强制流动”链条的主动实践。其二,马西(Doreen Massey)的“权力几何学”(power geometry)揭示,流动能力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个

人以不同的方式被置于流动与互联之中”(149)。这意味着,布伦特的每一次移动、停留与隐匿都不是抽象的个人选择,而是发生在种族、性别与奴隶制权力交叉规训之下的受限行动。其三,坎普(Stephanie M. H. Camp)将流动性问题引入奴隶制研究,指出美国南方社会一方面构建了一套严密的“禁锢地理”,另一方面又让被奴役者在其裂缝中创造出隐秘而机动的“对抗性地理”(rival geography),通过夜行、短暂潜逃、秘密路径与非正式信息网络等,在压迫空间内部争取有限却真实的行动余地^[2](7, 18-24)。循此,本文将布伦特在阁楼中的静止、后续跨地域的逃亡及在北方围绕赎身与定居展开的法律地理实践,视为同一抵抗逻辑中的连续环节,从而论证“不动”恰是一种反抗奴隶制空间统治的流动性形式。

一、奴隶制的空间霸权：强制流通、空间禁锢与差异化流动

新流动性范式与19世纪美国南方的种族机制存在内在契合。奴隶制本质上建立在对流动的极端分配与暴力控制之上。一方面,它以通行证制度、宵禁法规与巡逻队系统,将被奴役者的身体强制禁锢于特定地理范围;另一方面,它依循商品化逻辑,迫使奴隶作为“财产”进行空间转移与市场流通。“强制禁锢”与“强制流通”的悖论性共存,构成了奴隶制空间霸权的基础结构,而雅各布斯的叙事正是对这一结构的文学揭示。

奴隶主弗林特医生对布伦特的控制,不仅体现为肉体上的骚扰,更体现为一种全景式的空间封锁。在他知晓布伦特有了孩子后,这种控制欲演变成为一种令人窒息的监控。“他早晨来,中午来,夜里也来”,他的“脚步”和“阴影”无处不在(Jacobs 67)。为了进一步固化这种控制,弗林特甚至计划建造一座偏僻的林间小屋,将她与原本的社区网络隔离。在此,限制流动不仅是维持种植园秩序的常规手段,更是实施性别压迫与性暴力的核心机制,即空间的封闭化直接服务于对身体的入侵。

与此同时,奴隶制又基于商品化逻辑强制被奴役者进行空间转移。雅各布斯对“新年雇佣日”的描写揭示了这种强制性流动的暴力本质。奴隶们如同等候宣判的罪犯,在拍卖台前等待命运被他人决定(16)。这种仪式化的人口流动彻底剥离了被奴役者的主体性:他们的移动并非其意志的延伸,而是市场逻辑对其身体的任意调度。哈特曼指出,奴隶制暴力的核心机制之一是将黑人身体转化为可替换、可流通的抽象价值符号(21)。这也正是新流动性范式所揭示的深层悖论:流动本身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当其成为他者强加的强制运动时,反而意味着主体性的剥夺。

布伦特记录了一位黑人母亲在卫理公会上的绝望哭诉:她所有的孩子都被卖走,世上已无可留恋之人(Jacobs 59)。这种随时可能发生的强制分离,使被奴役者的生命陷入一种不仅在地理上、更在社会归属上无所依归的永久动荡状态。对被奴役的母亲而言,这一动

荡尤为剧烈。由于“子随母归”(partus sequitur ventrem)这一罗马法原则在南方奴隶法中的沿用,奴隶身份依母系代际传递,被奴役母亲所生育的每一个孩子都自动继承其奴隶身份。因此,她不仅面临自身被贩卖的恐惧,更遭受着骨肉分离的威胁。

可见,奴隶制构建了一套充满悖论的空间政治。为维持统治秩序,它必须建立严格的“禁锢空间”以防止逃亡;为实现资本增值,它又必须制造“强制流通”,将黑人身体作为劳动力与商品在市场中调度。谢勒(Mimi Sheller)对此精辟地指出,在大西洋奴隶制的运作中,“这种强制性流动同时也是一种不动”,其通过锁链、种植园、营房、监狱与卧室等,把被奴役者同时保持在“运动中”与“固着中”(58)。被奴役者因此被置于“绝对禁锢”与“强制流转”之间,任人摆布,既无自主停留的权利,也无自主移动的自由。雅各布斯的抵抗并非对某一压迫形式的反应,而是对这套双重机制的整体性回应。

奴隶制空间霸权的流动控制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配差异是马西所谓“权力几何学”的核心关切。换言之,流动能力从来不是均匀分布的资源,而是沿种族、性别与阶级的交叉轴线被不对称地配置。在雅各布斯笔下的南方社会里,白人奴隶主、城镇家奴与种植园田奴等被置于流动的不同等级之上,由此形成一套精密的差异化流动体系。

种族维度的流动性差异构成了奴隶制空间秩序的基石。弗林特医生所代表的白人奴隶主享有绝对的“流动霸权”。他不仅能够在城镇中“日夜游荡”以寻找猎物(Jacobs 18),更能跨越州界,将搜捕网络延伸至纽约等自由州。布朗指出,这种监视技术旨在将黑人身体固定在特定的种族与性别坐标上,任何未经许可的移动都被视为对“白人至上”空间秩序的本体论威胁(16)。因此,布伦特逃亡后弗林特医生发布了悬赏广告,承诺“在州内抓获可得150美元,在州外抓获可得300美元”(Jacobs 79)。这一赏格结构本身即是“权力几何学”的体现。越境的流动被加倍定价,意味着对黑人身体的空间控制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递增。当广告被张贴于各处公共场所时,整个国家空间被转化为一个潜在的捕获网络,黑人的流动也由此沦为“移动中的囚禁”。因此,即便身处北方,布伦特依然怀着恐惧(151)。

性别维度使这种差异化流动呈现出更复杂的图景。在被奴役群体内部,男性仍能凭借特定技能或指派任务获得某种工具性的流动空间,比如布伦特的弟弟威廉即因出差使命而具备一定程度的空间移动能力。相比之下,女性奴隶所受的空间规训更为严苛,家宅内部的厨房、卧室乃至私人住所,往往直接转化为实施性暴力的场域。弗林特为布伦特构想的林间小屋便是典型。麦基特里克(Katherine McKittrick)认为这种空间机制将黑人女性身体重新编码为无保护、可随意入侵的地理场域(81)。正是为了逃避这种命运,布伦特最终做出了极端的空间抉择:在祖母狭小的阁楼中自我囚禁七年。这一看似自我毁灭的“不动”,实则是她唯一的反抗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空间的社会舆论机制仍对公开的肉体暴力构成某种制约。弗林特未对布伦特施以直接的身体暴力,部分源于他对邻里目光的顾忌(Jacobs 31)。与之相对,偏

僻的种植园则成为法律与道德的真空地带，暴力呈现出不受约束的系统化形态。布伦特对此有着清醒的体认，因而感叹若自己生活在偏远的种植园或茫茫大都市，早已无法存活至今（31）。她还记述了韦德太太如何将谷仓改造为专门的刑讯场所，“鞭子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抽打”（41）。这种不受法律约束的极端暴力，正是建立在种植园的“绝对隔绝性”上。换言之，地理屏障屏蔽了外部社会的道德凝视，将种植园转化为法律的“例外地带”。

二、策略性停滞与隐形地理：阁楼空间的辩证实践

在这一压迫性结构内部，被奴役者如何生成反制性的空间实践？布伦特在祖母阁楼中的七年幽闭，绝不能简单理解为通往自由之前的被动停顿。恰恰相反，它构成了一种以策略性停滞为核心的抵抗形式。在南方奴隶制所建构的“禁锢地理”下，被奴役者并非全然失语或失动，而是在权力褶皱中不断开辟出与之并行的“对抗性地理”（Camp 6-7）。雅各布斯的阁楼经验正是这种对抗性地理被推向极限的典型场景。她通过将自我固着于一个几近窒息的微观空间，使身体从追捕网络中撤离，却同时在视觉、信息与心理层面维持着高度活跃的流动性。于是，阁楼不再是囚禁身体的牢笼，而成为一个足以扰乱奴隶制监视逻辑、重塑主体位置并积蓄反抗能量的隐形据点。

面对弗林特医生的跨州追捕，布伦特通过在狭小阁楼中长达七年的自我囚禁，以“绝对不动”为代价切断了奴隶制对其身体的追踪链条。叙述者反复描写单薄屋顶下灼烤般的高温、数以百计的红色小虫对皮肤的持续叮咬及因长期蜷缩造成的肢体麻木（Jacobs 92-96）。正是在对这些触及生理极限的忍耐中，她将一个物理上的死角撑开为精神上的据点。可以说，布伦特以肉体最极端的静止换取了精神主体性的持续运动。当她的身体在官方地图上被标记为“逃亡中”时，她选择从一切可见的地图上消失，以彻底的空间隐匿反制奴隶制的空间追捕。

雅各布斯将这一空间命名为“退隐的漏洞”（loophole of retreat），这一命名本身即蕴含双重隐喻。在建筑学上，loophole指城堡墙壁上用于射击或瞭望的狭长孔隙；在法律上，它指绕过规则的“漏洞”。伯恩汉（Michelle Burnham）敏锐地观察到，阁楼章节恰恰位于叙事结构的正中心（在四十一个未编号的章节中平衡着两侧各二十章），其位置本身即象征着“隐藏于显见之处”的战术操作（53-73）。布伦特正是利用了奴隶制逻辑的认知盲区，将一个物理死角转化为逃脱其想象半径的孔隙。

这一孔隙在物质层面通过一个具体的动作被激活。布伦特用螺丝钻在阁楼木板上钻出一个约一英寸见方的小孔，由此建立起一种单向的视觉连接：她能看见作为压迫者的弗林特，而弗林特看不见她（Jacobs 92-93）。这一孔隙的意义远超观看本身，因为它在视觉外也传递着听觉信息：透过它，布伦特能看到孩子们的活动，能听见弗林特路过时的脚步声，也能捕

捉到南希姨妈带来的关于弗林特家内部动向的消息(93-94)。伯恩汉将这一反转称为布伦特获得的“监视的权力”(57)。然而,这并非简单的视线反转,而是“不动的流动性”在认识论层面的流动。当布伦特的身体被固定于数尺见方的空间之内时,她却借助一个小孔完成了对弗林特家内部信息流、邻里互动流甚至远方消息流的持续采集。可以说,她的身体虽是静止的,但围绕她运转的信息网络是高速流动的。在此意义上,螺丝钻不仅刺穿了阁楼的木板,更刺穿了奴隶制视觉霸权的单向性假设。

认识论的流动进一步延伸为一种信息操控策略,构成“不动的流动性”的第二个层面:虽然肉体被固定于阁楼,布伦特却通过友人构建的隐形网络将信件先寄往纽约、再寄回南方,以此制造自己已成功北逃的假象。弗林特据此多次奔赴纽约追捕,却始终扑空。此处的辩证格外鲜明:静止的布伦特调动着流动的信件,使移动的奴隶主徒然奔波于无效的空间中。她的“不动”反向牵制了对方的“动”。换言之,奴隶制赖以运作的“视觉—追捕”逻辑,在此反转为主人被表征(信件所暗示的“她在北方”)所牵引的追逐戏码。

然而,布伦特虽然凭借阁楼中的胜利在认识论上击败了奴隶主,却无法在法律上终结自身的奴役状态。她在法理上仍是弗林特的“财产”,其战术性停滞仅在局部情境中反转了权力关系。因此,当布伦特最终决定真正跨越地理边界时,等待她的并非彻底的自由,而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法律困境。这迫使她必须从隐匿走向博弈,从更深层次切断奴役链条。

三、边界跨越与法律地理：从逃亡到定居权的争取

逃往北方所展开的地理实践,标志着布伦特的抵抗形式从物理维度的肉身遮蔽转向了法律维度的身份博弈。在阁楼中,布伦特的敌对力量是具象的弗林特医生,危机源于物理视线的直接捕获,因此抵抗的核心在于“不被看见”;而在逃亡中,敌人弥散为无形却无处不在的《逃亡奴隶法》,于是威胁不再仅仅来自个体的凝视,更来自将整个北方重构为“潜在捕猎场”的司法网络。

在布伦特尚未跨越梅森—狄克逊线之前,美国北方已作为一种反抗性的想象在她心中确立。在阁楼幽闭的七年里,布伦特在狭小的孔隙中注视着子女,心想:“我的主人手握权力与法律,而我所拥有的只有坚定的意志。”(Jacobs 70)这表明,她的主体性并未被幽闭空间所扼杀,反而通过对彼岸的想象,在意识层面提前完成了对奴隶制的越界。

当布伦特最终离开阁楼、乘船北上时,她完成了一次真正的物理流动。这种跨越地理边界的行动,与此前阁楼中的策略性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在阁楼中,她以“不动”来对抗奴隶主的追捕,那么在这一阶段,她必须以“动”来实现空间上的突围。然而,当布伦特真正抵达北方后,她遭遇了麦基特里克所描述的残酷现实:《1850年逃亡奴隶法》

(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 的颁布构成了对传统空间边界的毁灭性打击。这一法律实质上將南方的奴隶制主权无限延伸至北方自由州, 使得原本具有政治区隔意义的州界形同虚设。如麦基特里克所言: “对于黑人离散群体来说, 其地理归属通常 (虽然并非绝对如此) 只会 在失所和社会隔离的框架下获得承认。” (4) 在纽约, 布伦特发现自己依然处于 “被猎捕” 的状态。弗林特医生的追捕网络將整个国家空间同质化为一个无缝的 “环形监狱”。正如布朗指出的, 奴隶制的监控技术通过法律延伸到了公共空间, 形成了一种针对黑人的 “种族化 监视” (16)。

从法律角度审视, 《1850 年逃亡奴隶法》的颠覆性不仅在于其空间扩张效果, 更在于 它把奴隶主的 “安全权” 推向了全国。贾格莫汉 (Desmond Jagmohan) 指出, 所有权必然 包含第三方义务, 国家与社会必须通过立法与执法保障所有者占有、使用、控制其财产不 受干扰 (677-78)。在南方奴隶法的固有逻辑中, 这一 “安全权” 原本局限于州内, 而《1850 年逃亡奴隶法》则使其溢出州界, 强制北方各州的联邦执法官员、地方政府乃至普通公民 都必须协助追捕逃奴, “拒绝协助者将被处以最高一千美元罚款与六个月监禁” (678)。这 一法律因此 “在事实上將包括废奴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公民都变成了奴隶主财产权的执行人” (678)。其更深层的法理效应在于, 任何被指控为逃奴的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案件中作证, 因 为若允许其作证, 法庭便须承认其 “法律人格”, 而这将从根本上瓦解奴隶制的法律架构 (678)。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北方的州界在法律上被消灭, 布伦特才会在纽约街头依然感到 “受制于奴隶法” (Jacobs 148)。

在此语境下, 布伦特在北方的生存状态陷入了一种 “虚假流动”, 其物理位移与法律地 位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虽然她的身体在地理空间上脱离了南方, 但在法律空间上, 她 在纽约街头的每一次行走本质上都是在 “盗窃” 属于奴隶主的 “财产”。布伦特痛苦地意识 到, 即便身处所谓的自由州, 自己依然受制于奴隶法。她由此將这种法律状态描述为一种 “恐 怖统治” (147)。这构成了 “虚假流动” 的核心悖论: 物理上的移动掩盖了她在法律地位上 的深层 “停滞”。她始终被固定在 “逃亡奴隶” 这一位置上, 无法真正安顿下来。

为了打破这种结构性死局, 布伦特必须寻找超越地理逃亡的路径, 而这一路径最终指 向了那个充满争议的时刻: 威利斯夫人出资 300 美元將其 “买下”。雅各布斯本人坦承: “当 我被告知已有人为我的自由付钱时, 一种深深的屈辱感刺痛了我 [……] 我感到自己仿佛 又一次被卖了。” (Jacobs 155) 这一赎身情节令雅各布斯怀有 “极其复杂的心情” (金莉 7)。 然而, 如果我们将这一行为置于 “法律与空间” 的框架下审视, 就会发现这远非一次简单 的妥协, 而是一场关于空间权的根本性赎回, 因为这 300 美元购买的不仅是肉身, 更是移 动的合法性。在交易达成之前, 布伦特只是一个处于流亡状态的 “物体”, 她的任何移动都 是对法律的违背; 而在交易达成后, 她终于可以停止逃跑, 拥有了定居权。

这里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辩证转换。布伦特巧妙地利用了货币的流通性来终结自己身体

的流通性。奴隶制的逻辑通过“子随母归”的法则和市场交易，强制黑人女性的身体保持一种可被随时交换、转移和流通的“商品属性”，并在代际之间延续奴隶作为“非人”的命运。布伦特利用北方资本主义的契约力量（货币支付即获得所有权），以承认自己暂时的“商品价值”为代价，切断了奴隶制对自己及后代的无限追索权，换取了法律主体性。因此，布伦特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从南到北的空间流动，换取了社会阶层的流动；通过将孩子送往北方并最终实现自己的赎身，成功打破了奴隶制的代际诅咒，让孩子得以接受教育并“树立一个有道德的榜样”（Jacobs 101）。布伦特由此证明，真正的自由不仅是让身体跨越地理边界，更是夺回定义后代命运的权利。

《一个女奴生活中的事件》不仅是 19 世纪奴隶叙事的经典文本，更是一部极具张力的空间政治宣言。雅各布斯的抵抗主要建立在一种辩证的空间实践上。在南方的阁楼里，她以肉体的静止为代价，通过感官重塑、视线反转与符号伪装等方式，实现了信息与权力的流动，此可谓“不动的流动性”。在跨越梅森—狄克逊线的逃亡中，她以身体的移动突破奴隶制的空间封锁。在北方的法律困境中，她又通过对“虚假流动”的批判与赎身的法律实践，揭示了自由的空间悖论，并争取到可以“合法静止”的定居权。这种在流动与静止之间的辩证运动表明，对于处于权力底层的边缘主体而言，真正的自由并非单纯的动或静，而在于“何时流动”的自主决定权及对自身主体性的把握。

重读雅各布斯，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现场，更是为了回应新流动性范式下关于差异化流动性的正义议题。谢勒主张，真正的流动正义必须“同时关注移动能力的不平等与停留权、定居权的不平等”（1）。而雅各布斯在 19 世纪中叶的生命历程，恰恰以其血肉之躯预演了这一当代命题。她的自由不仅在于跨越州界的移动，更在于通过赎身契约赢得“合法静止”的权利。其叙事有力地打破了我们对于自由与奴役的二元想象，并提供了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警示：对于处于权力底层的边缘主体而言，通过对空间的创造性挪用与隐形地理的构建，依然可能生成一种拒绝被客体化的生存政治。这种源自绝境、在流动与静止的辩证转换中生成的激进力量，正是黑人女性地理学留给当代空间正义研究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注释 [Notes]

[1] 雅各布斯的行动主义始于 1853 年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上发表的废奴书信，其自传写作亦萌发于此时期，最终于 1861 年问世。1981 年，耶林（Jean Fagan Yellin）通过详尽的档案考证，明确了雅各布斯（书中化名“琳达·布伦特”）的真实身份及其叙事的非虚构性。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不仅恢复了文本的历史真实性，更将其从文学边缘拉回了非裔美国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Yellin, “Written by Herself” 479-86; Klepper 1603-17）。

[2] “禁锢地理”指在奴隶制南方由种植园主与地方政权共同塑造的一整套空间—时间管控体系，即通过建筑布局、围栏与界限、巡逻与宵禁、通行证与法律习俗等方式，把被奴役者的身体与行动限定

在可被监视和调用的场所与时段内。与之相对的是被奴役者创造的“对抗性/竞争性地理”即通过夜行、临时潜逃、秘密路径等方式，以运动性与隐蔽性在缝隙中争取时间与空间（Camp 12-34）。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raxton, Joanne M. "Harriet Jacob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Slave Narrative Genre."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27, no. 2, 1986, pp. 379-87.
- Browne, Simone. *Dark Matters: On the Surveillance of Blackness*. Duke UP, 2015.
- Burnham, Michelle. "Loopholes of Resistance: Harriet Jacobs' Slave Narrative and the Critique of Agency in Foucault." *Arizon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Theory*, vol. 49, no. 2, 1993, pp. 53-73.
- Camp, Stephanie M. H. *Closer to Freedom: Enslaved Women and Everyday Resistance in the Plantation South*.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04.
- Cresswell, Tim.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Taylor and Francis, 2006.
- Hartman, Saidiya V. *Scenes of Subjection: Terror, Slavery, and Self-Mak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Oxford UP, 1997.
- Jacobs, Harriet A.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Contexts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Nellie Y. McKay and Frances Smith Foster, W. W. Norton, 2001.
- Jagmohan, Desmond. "Peculiar Property: Harriet Jacobs on the Nature of Slavery." *Journal of Politics*, no. 2, 2022, pp. 669-81.
- Jiao, Xiaoting. "A Narrator with the Soul: Analysis on the Features of Narrative Ethics in Harriet Jacob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o. 5, 2011, pp. 10-13. [焦小婷:《用灵魂叙事的人——哈利特·雅各布森〈一个奴隶女孩的自述〉中的叙事伦理学阐释》,载《外国语文》2011年第5期,第10-13页。]
- Jin, Li. "Subversive Narrative Strategy in Harriet Jacobs'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Shando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o. 5, 2002, pp. 3-10. [金莉:《哈里特·雅各布森的〈一个奴隶女孩的生活事件〉中的颠覆性叙事策略》,载《山东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第3-10页。]
- Kelley, Elleza. "Roofscapes: Narrative Geographies of Fugitive Praxis."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vol. 22, no. 5, 2023, pp. 1366-87.
- Klepper, Martin. "Harriet Jacobs: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1861)." *Handbook of Autobiography / Autofiction*, edited by Matina Wagner-Egelhaaf, Walter de Gruyter GmbH, 2019, pp. 1603-17.
- Massey, Doree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U of Minnesota P, 1994.
- McKittrick, Katherine. *Demonic Grounds: Black Women and the Cartographies of Struggle*. U of Minnesota P, 2006.
- Sheller, Mimi. *Mobility Justice: The Politics of Movement in an Age of Extremes*. Verso, 2018.
- Sheller, Mimi, and John Urry.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8, 2006, pp. 207-26.
- Yellin, Jean Fagan. "Written by Herself: Harriet Jacobs' Slave Narr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no. 3, 1981, pp. 479-86.
- . "Introduction." *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by Harriet A. Jacobs, edited by L. Maria Child and Jean Fagan Yellin, Harvard UP, 2009, pp. xix-liiii.

◇责任编辑:文逸闻

论《烟树》中后越战时代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失落与重构

◎ 许静雯

内容提要: 当代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的越战小说《烟树》表征了后越战时代美国人对天真民族身份的反思与渴望。首先, 小说表征了美国人在越战中天真的失落与天真民族身份幻灭带来的困惑。其次, 小说中的越南人既揭穿越战实为殖民战争, 又保持其文化的独特性, 避免成为言说天真神话的他者, 从而解构了天真神话中美国人与非白人的文化等级。最后, 小说对越战后接收越裔难民的行为能否重构天真持怀疑态度, 转而将希望寄予“婴儿空运行动”和跨国收养, 试图以人道主义救援替代战争暴力记忆。这表现了约翰逊对天真民族身份的渴望, 也参与了美国将越战纳入民族身份想象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 丹尼斯·约翰逊 《烟树》 天真神话 民族身份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69-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战争文学史研究”(22&ZD290)

作者单位: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3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08

Title: The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nocent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Vietnam Era in *Tree of Smoke*

Abstract: *Tree of Smoke*, a Vietnam War novel by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 Denis Johnson,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Americans' consideration of and longing for the innocent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the Vietnam War. Firstly, the novel depicts the Americans' loss of innocence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confusion after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innocent national identity. Secondly, the Vietnamese, with their disclosure of the war as a colonial war, and their adherence to cultural uniqueness, are not the others contributing to the innocence myth, therefore destructing the cultural hierarchy between Americans and the non-whites in the myth. Thirdly, the novel casts doubt on whether the innocent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reconstructed by accepting Vietnamese refugees as immigrants after the war, and instead lays hope upon Operation Babylift and transnational adoptions. Therefore, with the substitution of memories of war violence with humanitarian rescues, this novel expresses Johnson's longing for the innocent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is also engaged in the post-war American efforts to assimilate the war in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Denis Johnson, *Tree of Smoke*, myth of innocence, national identity

Author: Jingwen Xu,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Qil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han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China.

《烟树》(*Tree of Smoke*) 是当代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 出版于2007年的越战小说。该作于当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并入围普利策奖的评选(Boyle 161)。作品围绕美国人桑兹上校设计的“烟树”等情报计划的运作与破产, 在1963年至1983年间的宏大历史背景下讲述了美国特工斯基普、越南人阮皓等人的故事, 从多条叙事线索展现了越战历史及其影响。

福塞尔(Paul Fussell) 认为, “天真的失落”是20世纪后现代战争叙事中士兵的共同经历(141)。在美国文学中, 天真不仅是个体问题, 更涉及美国民族身份建构。“山巅之城神话”等美国民族神话合力形成了天真神话(胡亚敏 IV), 建构了美国的天真民族特性, 使之以善良、优越等特征区别于欧洲国家与非西方世界。从19世纪开始, 美国以天真神话的叙事粉饰战争, 美化其对“权力、统治和控制的诉求”(Hughes 51), 形成了“正义战争神话”这一战争合法化工具。越战的独特性在于, 美国人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战争绝非正义, 因而借此重新审视其民族特性(Herring 411)。《烟树》以主人公斯基普对自己道德的思考表征了越战为美国民族身份建构带来的困境, 本文由此从天真神话与天真民族身份范畴探索该作品。

作为2007年出版的作品, 小说还呈现出“后9·11时代”的他者意识, 从越南人与越南裔难民视角审视越战及美国民族性。同时, 作品在战争叙事中融入“婴儿空运行动”等真实人道主义救援事件, 表征了越战期间白人对抗战争暴力的真实历史, 为解读后越战时代美国人对其民族身份的重构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线索。本文基于天真神话建构的美国天真民族身份, 解读《烟树》如何表征美国之天真特性在越战语境中的失落、解构与重塑, 考察后越战时代美国人对天真神话与民族身份的反思、质疑与重新探索, 进而剖析越战文学与美国民族身份建构间的互动关系。

一、战争暴行与天真的失落

小说中美国天真神话的宏大叙事体现在战争中屡立奇功、多次死里逃生的传奇人物桑兹上校身上。他认为, 越战和美苏冷战是“世界之战”中的善恶大决战(约翰逊 63)。他不仅将美国视为善的力量, 更标榜自己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503)。然而, 上校善于欺诈, 靠欺瞒同僚获得头衔与部队指挥权, 还违反规定私自安排谋杀与情报任务。他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甚至有一名越南情妇。集高尚与邪恶、真实与虚构于一身的上校隐喻了天真神话这一宏大叙事与美国之天真身份的消解, 见证了美国越战一代天真的失落。小说以天真的失落开篇。美军水兵威廉在菲律宾美军基地外的丛林狩猎, 惊恐地目睹自己击中的猴子垂死挣扎, 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从而正式迈入成人世界(4-5)。威廉的经历是越战文

学中士兵天真、经历和反思三阶段成长的缩影 (Herzog 15), 更是越战一代从天真无知走向洞悉战争罪恶的写照。

美军步兵詹姆斯和中情局特工斯基普的经历表征了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詹姆斯带着无知与恐惧进入越战。在第一次杀人后, 他深感震惊, 甚至放过了敌军的救助者, 害怕杀戮招致因果报应 (约翰逊 332-34)。但随着战事的持续, 他逐渐变得麻木, 失去对善恶的伦理判断。他觉得杀戮“很奇妙” (338), 甚至向间接导致同伴死亡的美军特种兵投掷手榴弹, 并侮辱了一名越南妇女 (606)。退伍后, 失业、迷茫与落寞的他表征了越战文学中常见的老兵形象。与日渐麻木的詹姆斯不同, 斯基普饱尝天真失落后的苦涩。斯基普主动请缨前往越战, 笃信美国的“神圣使命”, 将战争中的毁灭曲解为新秩序的建立, 无视战争中的伦理问题 (228)。然而, 在目睹美军虐杀战俘, 听说“美莱惨案”后, 斯基普开始质疑美国的战争行为 (386), 甚至怀疑自己可能是邪恶的 (417)。

参与或旁观战争暴力导致个体的天真的失落, 更引发了针对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质疑。在小说中, 斯基普对自己是何种美国人的追问将美国人对个体罪恶的反思提升至越战一代对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思索。小说中多次提及“文静的美国人”, 该说法源自英国作家格林 (Graham Greene) 1955 年的小说《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这是对美国人坚信其拯救越南的“神圣使命”及美国之天真的嘲弄 (Hawkins 10)。斯基普显然清楚这一嘲讽并非无稽之谈 (约翰逊 103)。在小说结尾, 他在信中向情人凯西承认, 自己不想做“文静的美国人”或“丑陋的美国人”, 而是想成为聪明或善良的美国人, 但最后变成了“混账的美国人” (708)。这展现了美国人在越战后试图走出对自身天真民族性幻想的努力。

小说也呈现了天真神话这种宏大叙事及美国之天真的消解给美国人带来的困惑。有学者认为,《烟树》并非尝试解释越战, 而是试图表征其无法被理解的矛盾与混乱性 (O'Donnell 153)。对斯基普而言, 上校是他崇拜的英雄, 也正是上校在他眼前枪杀越南战俘、无法给他明确指令和答案的误导性的“坏的父亲” (Boyle 168), 令其永远无法理解越战。这一矛盾的人物形象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谜一般的地道、耳蜗等象征表征了越战给美国人带来的困惑。

同时, 小说中的多线叙事和碎片化视角解构了意义的统一性与连贯性, 营造了混乱的阅读体验, 以表现越战带来的困惑。小说共有斯基普、詹姆斯、威廉、凯西、阮皓、忠青等 10 条叙事线索, 这使得故事在菲律宾、越南、美国之间, 在越南战场内外, 在美国人、越南人、德国人的视角间不断切换。这打断了单一叙事线索的连贯性, 以碎片化的视角解构了意义的统一性, 使作品情节的推进如迷宫般迂回。从天真神话与民族身份建构来看, 越战背离了美国人的民族想象, 造成其对自我与民族身份的质疑与焦虑。这种困惑源于美国人无法将越战纳入民族身份建构而拒绝理解这段历史的身份焦虑。

二、走出他者身份的越南人与天真的解构

天真神话与天真民族身份的建构实际上隐含着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自我/他者的文化等级关系。在表征越南时,美国对越南人进行了丑化和刻板化,将战争包装成正义之战,以满足其殖民需求。美国常用“原始”“懒惰”“胆小”等负面词汇描述越南人。这种对越南人的负面评价源于欧洲针对“非白人‘他者’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这一话语使得殖民国家得以建构被殖民群体“负面的本质特征”,并表明“西方的优越性”,从而加强“军事和经济上的殖民统治”(Bradley 47)。与此类似,1929年至1964年间好莱坞影片中的越南人多被表征成需要拯救的女性与孩子,越南则被塑造为一个“需要管理和指导”的地方(转引自Boyle 1)。同时,美国政府在1960年代将南越表征为遭受北越入侵、等待美国人救援的弱者(Boyle 6),以解救南越为由美化其战争行径。丑化、幼化、女性化的越南人形象在满足美国殖民需求的同时,也建构了美国的天真民族身份。美国越战小说延续了这种无视他者的白人中心主义,其中的越南人大都是失声的、刻板化的他者,“不用刻板形象表征越南人的叙事极为少见”(Jeffords 126)。

与传统越战小说不同,约翰逊在《烟树》中塑造了更为饱满、丰富的越南人形象,并从越南人视角评价越战,揭穿越战作为殖民战争的实质,以对抗天真神话的宏大叙事,解构美国之天真民族性。小说中越南人的立场各异。阮皓反对北越,为美国人标记北越地道口,策反越共间谍忠青,甚至认为美国人参加越战“只是希望行善”。阮明是南越空军的成员,也是美国人的帮手。忠青曾经坚定追随北越。与此同时,他们又都看清了美国操纵和毁灭越南的本质。阮皓痛心于美军喷洒落叶剂荼毒越南的土地(约翰逊 23)。阮皓的师傅直言美国人要毁掉这个国家。而阮皓与忠青都清楚,美国与此前的法国同为越南政治的操纵者(27,461)。这些越南人表明自己并非战争的受益者,美国自诩的天真由此被无情戳穿。

《烟树》从越南人视角抨击战争、解构美国人的天真,也呈现了“后9·11时代”美国学者在言说海外战争时的他者意识。以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代表的学者在谴责“9·11恐怖袭击”的同时,要求美国反思其在中东造成的灾难,冲破无视他者生命的战争框架,以他者之名痛斥战争(150)。斯基普表征了这种具有他者意识的美国白人。看到战俘被虐杀时,他哀叹战俘与自己一样,同为“某个家庭中的一条生命”(约翰逊 355)。

将越南人视为美国暴力的受害者,甚至为其哀悼,走出了将越南人丑化、弱化以维系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循环。但这种做法也隐藏着固化非白人群体的他者身份、帮助美国重述天真神话的危险。为美国海外战争的死难者悲悯,意味着“将他者整合、内在化、内投射及主体化于我之中”(Derrida 321),极有可能使白人哀悼者以被内化的他者取代真正的死难者。同时,悲悯他者“强化了感受到这种情感的个体的中心位置”(Nguyen 75),把他者表征为无差别的受害者,使有罪的西方永远处在悲悯他者的主体位置。这种施暴者的哀悼随时可能

抹除他者。随着对他者苦难记忆的流逝,美国人将重新讲述其天真神话,即“通过选择性记忆把自己想象成永远天真的国家”,而这种天真的身份才是“真正的越南症状”(51)。

约翰逊对越南的表征尽力保留其独特的他者性,呈现了越南难以被美国内化的他异性,以对抗天真神话对他者的扭曲和遗忘。第一,小说呈现了越南独特的宗教哲学。作品中的越南人有独特的处世哲学来应对动荡与浮沉,他们深受儒家思想与佛教影响,形成了不同于美国人的忍让品格。忠青曾告诉斯基普,儒家思想在和平年代使其“获得智慧,学习社交礼仪”,佛家处世哲学使他们平和应对灾难和战争,“令自己心无杂念”(约翰逊 459)。正是这种处世哲学使阮皓相信,美国人难以战胜北越,因为“铁砧的寿命比锤子长”(202)。

第二,小说刻画了越南人的家族内部矛盾与纠葛,展现了越南独特的家族文化。以阮皓为例,他所剩不多的几处家产被妻弟占据,两人对彼此的怨恨心知肚明,都通过阮明表达对彼此的不满。阮明在舅舅阮皓的庇荫下得到女友坎小姐的青睐,而坎小姐的父母在得知阮皓即将破产后,拒绝了阮明。此外,忠青向斯基普描述的越南是一个南北方风格迥异的国家(458),具有文化环境的多样性,使得美国难以用单一的刻板化特征予以界定。双面间谍忠青成为无法被美国人内化的他者的象征。当斯基普尝试用双重间谍的理论来解读忠青的种种行为时,忠青却未表现出双重间谍的圆滑与善辩(455),这使斯基普陷入困惑。忠青表明自己背叛组织并非出于美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金钱”“爱情”等理由,而是对真理的追求(460-61)。但两人对真理的理解却呈现出无法跨越的文化差异。忠青的真理是四圣谛,而斯基普的真理是上帝的话。斯基普最终因语言障碍,无法将越南的真理纳入美国真理的范畴。正是由于越南人保持了其文化上的他异性,使得美国人无法将其内化,因而也无法建构其天真身份。

这种具有他异性的越南形象以美越人物构成的复调叙事为支撑。小说打破了越战文学中美国人主导叙事的传统,在“1965年”之外的七个章节穿插进越南人的叙事线索。一方面,越南人的叙事提供了诸多推动情节发展的信息,如1967年,斯基普被安顿在越南的西贡周边地区整理情报;1968年,北越春节攻势后,美军虐杀战俘;1969年,忠青加入上校的“烟树”计划,但随着上校在同年去世,计划随之破产;1983年,移民菲律宾的阮皓得知斯基普在菲律宾被判处绞刑。另一方面,这些叙事填补了越战叙事中的越南板块,如阮明的弟弟阮秋自焚以抗议战争、北方游击队员的生活、阮皓的家族矛盾、忠青曾经对越盟的信仰和对真理的追寻等。这些越南人的叙事既在内容上填补了美国人视野的空白,又与其保持距离,发出不同于美国人的声音(周启超 145)。

他们的叙事与美国人的故事形成复调式对话,分别从美国普通参战人员与越南人的视角解构美国天真神话,同时又保持了越南人的主体地位,使之免于沦为美国人叙事中的刻板他者。无论是其独特的文化,还是难以理解的越南个体,越南在小说中都未被美国以单一的刻板化特征所内化,而是保持了自身叙事的主体性。因此,越南不再是美国民族想

象中的新边疆，而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国家和民族。

三、拯救难民行动与对天真的渴望

《烟树》最后一章“1983年”提及以阮明为代表的美国越战难民，回应了美国在越战结束后借助难民叙事重构天真的文化运作。1975年至2002年间，共有约75万越南人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梁茂春72)。接收难民对越战结束后的美国具有重要意义。埃斯皮里图(Yên Lê Espiritu)指出，越战解构了美国一直以来的主导叙事，即“从独裁政府手中拯救走投无路的人们”，使后者获得自由与民主。由于并未解放越南，“美国政府、学术界与主流媒体打造了一个替代群体：被解放和改造的越南难民”(1)，利用“感恩的难民”与“成功的难民”两种好难民叙事使美国人变为难民的拯救者，从而重塑其天真特性(96-100)。接收难民为美国民众特别是在越战中经历天真的失落的美军士兵提供了净化战争罪恶的机会(34)。

两种好难民叙事实为重塑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手段。小说最后一章通过感恩的阮皓与移民美国的阮氏家族在表层建构好难民叙事，但其深层叙事隐藏着被美国无视的真实难民经历。第一，表面上看，阮皓这个“感恩的难民”投射了美国人重述天真神话的欲望。在美国人帮助下逃至马来西亚的阮皓对美国人心存感激。在他看来，美国人兑现了对越南人的承诺，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形象(约翰逊637)。但在“感恩的难民”叙事中却隐藏着移民美国的艰难经历。阮皓在其感恩叙事中转述了阮明的经历：“明幸存下来了——谁知道他是多么艰难才幸存下来的呢？”(637)这一问句影射了难民颠沛流离的难民营生活和九死一生的海上之旅。小说采用双声叙事策略，既让渴望实现“美国梦”的阮皓转述阮明的难民经历，直指美国重述天真神话的文化霸权，又用沉默的阮明隐喻背井离乡的越裔难民在美国重构天真民族身份的叙事裹挟之下成为失语的他者。这一叙事策略暗示，美国利用“好难民”叙事重述天真神话，实质上使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湮没在定居美国这一看似完美结局的宏大叙事中。

第二，“成功的难民”叙事难掩越裔难民在美的艰难处境。“成功的难民”意在证明，即便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仍然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美国梦”永远属于那些努力争取的人(Lee 277)，美国依然是天真神话中完美的千禧之国。与媒体报道中成功实现“美国梦”的越裔难民不同，阮皓、阮明渴望投奔的亲戚是墨西哥湾的捕鱼人。据统计，墨西哥湾是第一代越裔难民的聚集区，多数难民在此以捕鱼为生，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Pelaud 16)。墨西哥湾捕鱼人这种身份扯下了美式天真与“美国梦”的遮羞布。其实，早在1931年“美国梦”一词流行之时，它就只属于白人，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几乎无关(Hughes 159)。对越裔难民来说，这种披着“美国梦”外衣的“好难民”叙事掩盖了

其内部的阶级差异,少数成功案例也遮蔽了大量难民生活艰难的真实情况。同时,在美国政府力图塑造的难民拯救者这一高大的民族形象下,隐藏着民众对越裔难民的歧视与抵制。1975年的调查发现,54%的受访者反对越裔难民定居美国,这种抵制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Espiritu 34)。美国人还因越战迁怒于越裔难民。1981年,正是在小说提及的墨西哥湾,三K党成员烧毁越裔渔民的船只,袭击者中就有美国越战老兵(Pelaud 14, 16)。可见,越裔难民即便成功到达美国,也并非战争赢家,无力重构美国之天真。

综观整部作品,约翰逊将对天真民族性的渴求寄托在加拿大护士凯西身上。凯西在战争期间救助孤儿,在1975年美国撤离西贡之际陪同孤儿离开越南。1983年,定居美国的凯西依然参与着资助越南孤儿的人道主义援助活动。她的善良、无私表征了美国人想象中的天真民族性。凯西救助孤儿的桥段基于“越南儿童之友”(Friends of the Children of Vietnam)等多家慈善组织为越南孤儿寻找欧美收养家庭的历史(Sachs 34-39)及1975年4月由慈善机构、美国政府多方参与的“婴儿空运行动”(Operation Babylift; Winslow 181-82)。拯救孤儿行动和跨国收养在小说中被称颂为美国人对抗战争暴力的善意之举。组织孤儿资助活动的兰德太太称赞“婴儿空运行动”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把这么多的孩子送到崭新的生活之中”(719)。小说中的凯西则认为跨国收养将拯救这些战火中的越南孩子,“如果北美的每个家庭都收养一个越南孩子,我们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约翰逊 427)。

凯西的叙事线索反映了美国国内反越战语境下鼓励民众帮助越南孤儿、对抗战争暴力的流行话语。有学者发现,自1972年起,越南孤儿逐渐进入美国媒体的流行话语中;到1974年,跨国收养被媒体表征为拯救孤儿的最直接手段(Vesma 189)。其中,私人收养越南孤儿的报道数量在1972年达到455例(190)。在1975年4月第一架孤儿航班抵美后,83%的美国人欢迎越南孤儿的到来,更有大量美国人打电话要收养越南孤儿(187)。希望收养越南孤儿的美国人多为越战的反对者,认为美国人应当对战争负责(Sachs 61)。瓦扎利(Allison Varzally)认为,收养孤儿的流行话语反映了美国民众“对美国在全世界行善的能力丧失信心”(15),于是他们以收养和拯救孤儿的方式弥补战争暴力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美国官方及主流媒体则利用“婴儿空运行动”重塑美国的天真身份。在这场行动中,福特总统在旧金山机场迎接第一批孤儿。他怀抱一名越南女婴的照片被定格为美国越战记忆的重要瞬间,由此构建了美国人从战火中解救儿童、为他们开启全新生活的集体记忆,塑造了美国人的拯救者形象。正如埃斯皮里图所言,“随着这些孩子的到来,美国变成了欢迎孩子的慈爱的白人父母,完成了从好战国家到人道主义国家的转变”(43)。讽刺的是,很多孩子的父亲是美国士兵,孩子本身就是美国战争罪恶的明证。小说结尾提及曾被凯西救助、如今已经融入美国社会的一名女孩,其美亚混血身份暗示了这个因战争暴力而出现的群体。尽管在上述叙事中是美国人带领孩子走出战争、重启新生,并重构了美国人自身的天真身份,但这些孩子也作为战争暴力的印记深深地烙进美国人的天真中。

战争孤儿的救援与跨国收养和美国战争叙事遵循同样的底层逻辑,即基于白人/非白人文化等级关系的种族主义与“白人至上”神话。作为当时最大规模的海外儿童转移行动,“婴儿空运行动”的实施极为仓促。由于输送条件恶劣,至少9名儿童在途中死亡,多名儿童病情加重(Winslow 181-82)。这种不顾儿童安危、急于将其送至美国的行为便是基于美国比越南更加优越的种族主义观念(Espiritu 42)。更为严重的是,至少有263名儿童并非孤儿,其身份信息有误甚至被伪造,不符合收养要求,并引发了持续数年的诉讼(Sachs 208-209)。这意味着该行动以救助之名剥夺了部分越南家庭养育子女的权利。一些支持跨国收养的美国人甚至认为,子女众多的越南家庭无法为孩子提供优良的生活条件,其子女理应由美国人抚养(Kim 503)。可见,“婴儿空运行动”等跨国收养行为以改善儿童生活条件之名,强行干预和控制越南父母与儿童的生命,这与美国政府强行发动越战,以救助越南人为名干预和控制其国家政治如出一辙,体现了美国在海外殖民战争中的“白人至上”观念。

格雷(Richard Gray)认为,小说结尾传达出无法获得救赎的焦虑与对救赎的渴望(142)。加拿大人凯西在孤儿救助活动中对美国政府的嘲弄和活动现场美国人的冷漠表现,让人难以感受到约翰逊对美国天真民族性的肯定。但小说对婴儿救助与跨国收养行动的肯定,表现了约翰逊对以人道主义救援弥补战争暴力的认同。凯西在越战后加入美国国籍的情节似乎为美国恢复其天真民族性带来希望,暗示了约翰逊对善与天真之回归的渴望。但以孤儿救助的人道主义救援替代战争记忆却隐藏着遗忘战争暴力、无视跨国收养背后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危险。《烟树》在批判美国越战行为的同时,又成为美国在民族身份危机后重构其天真身份的文化产物。

约翰逊在《烟树》中延续了美国越战文学对美国天真民族身份的思考,在真实的战争历史中以多元视角对越战进行道德考量,并延长了越战叙事的时间维度,关注战后人物命运,以呈现战争给多方带来的持续影响。作品解构了美国文化以战争英雄形象建构的天真民族身份,延续了越战文学中“天真的失落”主题。小说对天真民族身份中的越南他者予以关注,承认越战对越南人和被疏散的难民造成的伤痛,并塑造了一些具有饱满人物形象及独特越南文化特征的越南人形象,体现出尊重其主体地位的他者意识。同时,作品将拯救和收养越南孤儿的人道主义救援表征为弥补战争暴力的方式,体现了约翰逊对人性善及天真民族性的渴望。

越战是造成美国文化裂痕的一场战争。作为对这场特殊战争的表征,越战文学参与美国民族身份的思考与建构中。《绿色贝雷帽》(*The Green Berets*)等早期美国越战文学以正义、勇敢的美军形象建构了美国天真民族身份。而后越战时代的越战文学则直面战争暴力的负面影响,表征美国人在杀戮中无法认同英雄形象、天真民族身份而遭遇的困惑与创伤,以饱受道德困扰的参战人员和遭受战争创伤的老兵隐喻越战对美国民族身份的挑战,使得

越战成为一段难以被美国人理解、无法被纳入天真民族身份建构的历史。贝德勒 (Philip Beidler) 认为, 越战文学始终参与在美国文化中为越战赋予意义的过程中 (xiii)。无论对越战持何种立场, 越战文学始终是美国人试图克服越战创伤、重构天真民族身份的文化产物。

作为越战结束后近 30 年和“后 9·11 时代”出版的作品,《烟树》既直面战争暴力记忆、反思美国海外战争, 也批判了美国战争叙事中的文化霸权。然而, 小说对“婴儿空运行动”及跨国收养的选择性表征不仅体现了约翰逊在美国不断发动海外战争的现实背景下对人性善和天真民族身份的渴望, 更反映了美国人尝试将背离其天真民族想象的越战历史纳入民族身份建构的文化逻辑。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Beidler, Philip D. "Prefac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Vietnam*, by Philip D. Beidler, U of Georgia P, 1982, pp. xi-xiv.
- Boyle, Brenda M., editor. *The Vietnam War: Topics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Bloomsbury, 2015.
- Bradley, Mark Philip. *Imagining Vietnam and America: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Vietnam, 1919-1950*.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00.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Verso, 2006.
- Derrida, Jacques. "Istrice 2: Ick bün all hier." *Points...: Interviews, 1974-1994*, edited by Elisabeth Weber,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 et al., Stanford UP, 1995, pp. 300-26.
- Espiritu, Yén Lê. *Body Counts: The Vietnam War and Militarized Refuge(es)*. U of California P, 2014.
- Fussell, Pau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Oxford UP, 2013.
- Gray, Richard. *After the Fall: American Literature Since 9/11*. Wiley-Blackwell, 2011.
- Hawkins, Ty. *Reading Vietnam amid the War on Terror*.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Herring, George C. "The Vietnam Syndrome."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edited by David L. Anderson, Columbia UP, 2011, pp. 409-29.
- Herzog, Tobey C. *Vietnam War Stories: Innocence Lost*. Taylor and Francis, 2005.
- Hu, Yamin. *Studies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Myths and American War Fic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胡亚敏:《美国民族神话与战争小说研究》。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Hughes, Richard T. *Myths America Lives by: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Stories that Give Us Meaning (2nd Edition)*. U of Illinois P, 2018.
- Jeffords, Susan. *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America: Gender and the Vietnam War*. Indiana UP, 1989.
- Johnson, Denis. *Tree of Smoke*. Translated by Junwei Yao and Wang Yao, Yilin Press, 2011. [约翰逊:《烟树》, 姚君伟、姚望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Kim, Sung-Min. "Leaning into the Sky: Gestures of Grief and Futurity in Operation Babylift." *Theatre Journal*, vol. 76, no. 4, 2024, pp. 499-523.
- Lee, Erika. *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 Simon and Shuster, 2015.
- Liang, Maochun. "The Vietnamese Immigrating to the U.S. between 1975 and 2004." *Journal of World Peoples Studies*, no. 1, 2007, pp. 71-78. [梁茂春:《1975—2004 年间移居美国的越南人》, 载《世界民族》2007 年第 1 期, 第 71-78 页。]

- Nguyen, Viet Thanh. *Nothing Ever Dies: Vietnam and the Memory of War*. Harvard UP, 2016.
- O'Donnell, Patrick. *The American Novel Now: Contemporary American Fiction since 1980*. Wiley-Blackwell, 2010.
- Pelaud, Isabelle Thuy. *This is All I Choose to Tell: History and Hybridity in Vietnam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emple UP, 2011.
- Sachs, Dana. *The Life We Were Given: Operation Babylift, International Adoption, and the Children of War in Vietnam*. Beacon Press, 2010.
- Varzally, Allison. *Children of Reunion: Vietnamese Adop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Family Migrations*. U of North Carolina P, 2017.
- Vesma, Georgia. "Before Babylift: Female Photojournalists and Vietnamese-American 'Orphans' in American Print-media, 1971-1973." *Journal of War and Culture Studies*, vol. 16, no. 2, 2023, pp. 186-206.
- Winslow, Rachel Rains. *The Best Possible Immigrants: International Adoption and the American Family*. U of Pennsylvania P, 2017.
- Zhou, Qichao. "Polyphony." *Key Concepts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 edited by Yifan Zhao, et 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7, pp. 145-55. [周启超:《复调》,载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第145-55页。]

◇责任编辑:夏开伟

FLC

文学跨学科研究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石油书写

◎ 白碧霄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能源人文学的兴起,石油书写成为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本文将福克纳发表于1930—1940年间的四部作品《猎狐》《卡尔卡索纳》《黑色音乐》和《村子》置于石油文化的框架下,同时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历史语境,挖掘这些文本中的石油书写。事实上,福克纳的小说既未直接涉及石油的勘探、抽取和提炼,也未明显展示石油的大肆使用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而是关注石油的发现所引发的开采和投机热潮,以及争夺石油所导致的土地攫取、原住民驱逐、资本扩张和经济殖民问题。福克纳的隐性石油书写不仅揭示了石油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现实,也为我们理解石油如何塑造美国,并深刻影响美国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种范式。

关键词:威廉·福克纳 能源人文学 土地攫取 资本扩张 经济殖民 石油投机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2026)02-0079-10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课题“‘英美文学’课程思政融入路径研究”(SGH24Y2703)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

DOI:10.19967/j.cnki.flc.2026.02.009

Title: Oil Narratives in William Faulkner's Novels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of Energy Humanities, oil narratives has emerged as a new subject in literary studies. This paper puts Faulkner's four stories published between 1930 and 1940—"Fox Hunt," "Carcassonne," "Black Music," and *The Hamlet*—under the framework of petroculture, and combines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America from the late 19th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oil within these texts. In fact, Faulkner's stories neither directly address oil prospecting, pumping and refining, nor explicitly depict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caused by the rampant use of oil. Instead, they focus on the mining and speculation fever triggered by the discovery of oil, as well as the land grabbing, Indian expulsion, capit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colonization resulting from the scramble for oil. Faulkner's implicit oil narratives not only reveal oil's pervasive existence in modern society but also offer a paradigm for us to understand how oil shap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William Faulkner, Energy Humanities, land grabbing, capital expansion, economic colonization, oil speculation

Author: Bixiao Bai, Lecture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 Shiyou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China.

近年来,能源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推动了“能源人文学”(Energy Humanities)在欧美学界的兴起。2014年,塞曼(Imre Szeman)与博耶(Dominick Boyer)联合撰写了《能源人文学的兴起》(“The Rise of Energy Humanities”),首次提出能源人文学的概念,目的是通过人文学视角考察能源与社会、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换言之,能源人文学是一个涉及历史、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等领域的跨学科概念。在文学领域,早在能源人文学概念出现之前,学界就开始关注能源尤其是石油和文学的关联。1992年,印度作家高希(Amitav Ghosh)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周刊上发表文章《石油小说:石油冲突与小说》(“Petrofiction: The Oil Encounter and the Novel”),指出石油作为20世纪唯一能与西方历史上香料贸易相匹敌并奠定现代文明的资源,并未受到文学界的足够重视,他因此做出了尚“没有一部伟大的美国石油小说”的论断(30)。高希的论断在21世纪引发了一场有关石油书写缺席与在场的讨论,促进了能源人文学领域最大的分支——“石油文化研究”(Petrocultures Studies)的兴起。希区柯克(Peter Hitchcock)和麦克唐纳(Graeme MacDonald)等代表性学者则认为,石油在美国小说中的缺席,恰恰是石油逻辑彰显自身的方式:石油小说通过书写石油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各种问题实现批判意义(Hitchcock 81; MacDonald, “Research” 19)。麦克唐纳甚至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一部现代小说都可以被称为石油小说”(“Oil” 31)。那么,作为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杰出代表的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是如何书写石油的?他书写石油的目的何在?这种书写又能给文学研究带来何种启发?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将福克纳发表于1930—1940年间的《猎狐》(“Fox Hunt”)、《卡尔卡索纳》(“Carcassonne”)、《黑色音乐》(“Black Music”)和《村子》(*The Hamlet*)置于石油文化的框架下,结合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历史语境,挖掘这些文本中的隐性石油书写,以期为我们理解石油如何渗入现代社会,塑造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并深刻影响美国文学和文化,提供一种范式。

一、“来自印第安人领地的石油”:《猎狐》中的土地攫取和原住民驱逐

《猎狐》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了富豪布莱尔及其朋友追逐并猎杀狐狸的故事。在故事中,福克纳通过追溯布莱尔夫人家族的发家史,将其和美国南方的石油掠夺史相关联。布莱尔夫人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自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与布莱尔相识不到一周,她就带着不菲的嫁妆嫁给布莱尔。借布莱尔的仆人厄尼之口,福克纳明确指出其家族财富“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印第安人领地的石油”(Faulkner, “Fox Hunt” 594)。众所周知,印第安人原来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肥沃、水草丰茂的地区。1830年5月,《印第安人迁移法》

(Indian Removal Act) 颁布后, 大批印第安人被迫从家乡迁移到俄克拉何马州的“印第安人领地”(Indian Territory)。当时的俄克拉何马州地处偏僻, 土地贫瘠, 不适合发展农业, 不受白人青睐。但到 19 世纪下半叶, 地质学家在该州勘探出了规模庞大的石油资源。石油的发现引发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开采和土地投资热潮。勘探者、投机商和银行家蜂拥而至, 竞相争夺该州的土地。其中, 印第安人领地尤其受到白人的觊觎, 因为据地质学家推测, 俄克拉何马州的石油多数分布在此地 (Franks et al. 15)。奥塞奇族 (Osage) 和塞米诺尔族 (Seminole) 等部落的一夜暴富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为了获得土地及其地下矿产资源, 白人采取了各种手段。联邦政府制定法律, 以调整、改组领地或者再次迁移部落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压缩印第安人的领地面积。为了满足白人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 美国国会于 1887 年通过了《道斯法案》(Dawes Act), 废除了部落土地公有制, 将公共土地以特定份额分配给在册的部落成员, 并将所谓的“盈余”土地卖给非印第安人, 尤其是白人定居者。1898 年, 国会在此基础上颁布了《柯蒂斯法案》(Curtis Act), 剥夺了各个印第安部落出租土地进行石油勘探的权利, 进而将这项特权交给美国内政部 (20)。在此状况下, 部分白人尝试与印第安人联姻, 获得“人头权”(headright) 给他们带来的土地份额。而更多的白人将目光投向“盈余”土地。他们哄骗印第安人签下不合理的合约, 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转让给白人。对于拥有“盈余”土地且保留公共矿产权的奥塞奇族, 白人则设法成为他们的监护人, 协助他们管理人头权和财产等相关事务。在监管过程中, 大量的土地和财产在白人监护人的欺骗、胁迫和挪用下流失。更糟糕的是, 白人还挑起部落的内部争斗, 导致部落成员自相残杀, 家庭也随之分崩离析 (58)。通过这些方式, 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土地和矿产资源最终落入了白人之手。

在小说中, 布莱尔的仆人厄尼以诙谐的语气向司机描述了白人不择手段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和石油的过程:

政府把俄克拉何马州分给印第安人, 因为没人愿意要这块地。第一个印第安人踏上这片土地后, 看了一眼便倒地身亡。其他同伴尝试埋葬他。当铁锹插进土里时, 喷涌的石油竟掀翻了他们手中的铁锹。于是白人便来了。他们乘坐在汽车修理工驾驶的新福特车里, 碰到印第安人后询问: “嘿, 约翰, 你家前院开出了几口臭水井?” 印第安人回答三口或十三口。白人便说: “真可惜, 白人父亲给你们安排的这活计, 实在太糟糕了! 不过别担心。你看到这辆新车没? 我把它送给你, 你载上家人去别处, 那儿没有腐臭的地下水, 白人父亲也无法再伤害你们。”于是印第安人便带着家人上路。(Faulkner, “Fox Hunt” 594)

厄尼的描述揭示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印第安人被驱逐和剥削的历史。资源丰富的印第安人领地曾经被白人视为废土，而石油的发现导致这块土地成为白人投机者竞相争夺的对象。为了将这块土地留给白人开发，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将印第安人迁移到更遥远的西部。与此同时，白人利用印第安人对石油缺乏认知的弱点，将渗出地面的原油贬低为“臭水”，让他们误以为这些涌出的液体不但毫无价值，反而是有害废料，趁机以极低的价格或象征性的补偿提出接管这些受污染的土地，进而将蕴藏巨额财富的油田据为己有。在厄尼看来，布莱尔夫人的父母就是通过这些手段赤裸裸地“抢走了印第安人的油井”，继而发财致富的（Faulkner, “Fox Hunt” 597）。这笔不义之财后来成为笼罩在布莱尔夫人身上的光环，吸引了精英男士布莱尔的注意力。

虽然布莱尔夫人凭借家族的不义之财成功地嫁入豪门，但福克纳通过巧妙的情节安排实现了一种诗性的正义。布莱尔夫人的心上人既不是丈夫布莱尔，也不是情人高特雷，而是少年时期寄宿学校同学艾伦。艾伦同样来自俄克拉何马州，其家族也依靠印第安人领地的石油发家致富。进入耶鲁大学后，他沉迷于寻欢作乐并迎娶了一位欢场女子。这一行为伤透了布莱尔夫人的心，致使她迅速嫁给布莱尔。然而，这场婚姻带给她的并不是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是态度冷酷无情的丈夫。布莱尔夫人的人生经历似乎暗示：上一代残酷剥夺印第安人土地和石油的恶果终究会落在后代头上。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荒诞的猎狐场景及其背后的沉重意义，并不是从富人的视角讲述，而是由一群底层人民见证、思考和报道。其中，喋喋不休的仆人以讽刺性的口吻追溯了布莱尔夫人家族的发家史，并讲述了布莱尔先生婚前婚后的种种趣闻。十二位卡莱罗纳的白人山民以敏锐的目光审视富人的猎狐行为，并同情布莱尔夫人的遭遇。他们的讲述不仅拉开了故事的序幕，也成为了故事的结局。通过多重视角的讲述，福克纳再现了印第安人被白人从家乡无情驱逐到俄克拉何马州的血腥历史，展现了白人不择手段地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和石油资源的全过程。在福克纳看来，石油财富的积累过程并非文明的进步，而是一场建立在欺诈、剥夺及对自然和他者暴力征服基础上的悲剧。

二、“林孔”：《卡尔卡索纳》和《黑色音乐》中的资本扩张和经济殖民

1957 年，福克纳在弗吉尼亚大学接受采访时谈及《卡尔卡索纳》的主题，说它是“一个与自身所处环境发生冲突的年轻人”的故事（*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22）。与主人公发生冲突的环境指的是标准石油公司控制下的拉美石油小镇“林孔”。小说开篇，主人公躺在酒吧的阁楼上，沉浸于浪漫冒险的幻想之中。福克纳并未透露主人公的家庭背景及其前来林

孔的原因,但在字里行间暗示他没有工作且非常贫穷。主人公栖身的阁楼非常破败,经常有老鼠出没,床是一块立在角落的油毡。这个破败的阁楼属于标准石油公司,他暂居此处是受了威德灵顿太太的恩惠。威德灵顿太太的丈夫是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她本人也是公司代理人,热衷于资助具有潜力的艺术家。一方面,艺术赞助在 20 世纪初的美国社会风靡一时,被许多上层女性视为彰显智慧、展现品味和确立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威德灵顿太太试图通过资助主人公来扩大标准石油公司的影响力。按照主人公的说法,充当床的油毡、四处逃窜的老鼠,甚至连黑漆漆的夜色都属于威德灵顿太太(Faulkner, "Carcassonne" 897)。不仅如此,她还尝试干涉主人公的艺术创作,进而控制他的思想:“如果你哪儿的活都不干,她会把你变成一个诗人[……]在她那儿,如果你是个白人,又不干活,那你不是个流浪汉就是个诗人。”(897)主人公对他和威德灵顿太太的关系感到不满,尽管部分原因在于他厌恶“拥有这么多东西”的富人(898),但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担心威德灵顿太太代表的公司职业伦理会损害其艺术创作原则。在这种状况下,他幻想自己“骑着一匹灰黄色的飞马,它的眼睛像蓝色的电,鬃毛像纷乱的火,它飞奔上山,奔向世界之巅,冲进高高的天堂”(899)。“飞马”原指希腊神话中的双翼神马珀伽索斯(Pegasus),象征着勇敢和英雄主义(Volpe 46)。主人公借助“飞马”来想象自己摆脱标准石油公司的束缚,实际是将自己重新纳入石油体系之中。在福克纳的时代,“飞马”不仅指涉神话中的生物,而且是真空石油公司的标志。这家成立于 1866 年的润滑油制造公司,后来被收购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的一部分。1911 年,标准石油托拉斯因涉嫌垄断被强制拆分后,真空石油公司再次成为一家独立的公司,并使用“飞马”来推销自己。1931 年,该公司与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合并(Watson, *Fossil* 56-57)。同年,福克纳发表了《卡尔卡索纳》。“飞马”标志的借用及时间线的重合,暗示了福克纳对资本扩张时代艺术家创作和生存境遇的关注。在福克纳看来,在资本主导的时代,艺术家无法创作出理想的作品,艺术作品也不可能帮助艺术家摆脱资本的影响和束缚。主人公的困境暗示了以标准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扩张企图。它们不仅试图通过经济渗透的方式开拓海外市场、掠夺当地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而且期望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新的市场和领域,最终达到政治控制和经济殖民的目的。

《黑色音乐》也展现了标准石油公司海外扩张和经济殖民的图景。主人公米德尔斯顿原本是曼哈顿建筑公司的制图员,他来到林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阻止其设计的庄园沦为“帝国荣耀的展示”(Matthews 77)。然而,即便逃到林孔,他仍然未能摆脱资本的控制,因为林孔本身就是经济殖民的象征。从规模来看,标准石油公司占据着小镇的核心位置,它旗下的邮轮比整个小镇都大。从人口来看,小镇主要由当地居民和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石油工人构成。其中,白人工人占据着主导地位,时常大声宣扬“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和他们在一群白牙齿、黑皮肤的异乡人之间感受到的不公和愤怒”(Faulkner, "Black Music" 802)。在此状况下,

所有的个人利益都让位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利益，米德尔斯顿也不例外。由于身无分文，他被迫接受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妻子威德灵顿太太的橄榄枝，居住在公司所属的酒吧阁楼上。阁楼的环境十分恶劣，时常有老鼠出没，“床是一卷涂过柏油的墙纸”（Faulkner, “Black Music” 803）。此外，他在小镇居住了25年，“连10个西班牙语单词都没学会”，却学会了美国南方方言，甚至连语音语调也像南方方言（799）。众所周知，语言标志着个人在社会群体和社区中的成员身份。主人公没有掌握西班牙语却熟练掌握美国南方英语方言，一方面揭示了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反映了林孔的种族政治；另一方面，暗示了标准石油公司对林孔的殖民统治不仅是经济殖民，也是文化殖民。凭借这些殖民手段，它将公司的影响力扩张到世界各地。

福克纳对大型石油公司海外扩张和经济殖民的关注，或许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926年，福克纳撰写两个短篇小说时，正值美国密集干涉拉美国家内政及美国跨国公司在拉美大肆扩张的时期。对美国来说，拉美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它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还适合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长，盛产石油、锡、铁等矿产资源。其中，掠夺石油是美国向拉美扩张的主要目标。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石油资源，美国政府一方面通过武力手段，先后控制波多黎各、介入墨西哥北部事务、占领海地并扶植委内瑞拉的亲美派上台；另一方面鼓励大型石油公司进行跨国投资，包括设立分公司、开办炼油厂、创建石油镇，以及修建公路、码头和学校等配套的基础设施等（Shaffer 6-16）。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采取各种干预措施，如运用外交压力、暂停贷款和修改石油法等来维护大型石油公司的利益（57-63）。在政府和公司共谋下，美国石油公司在拉美迅速扩张。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初，超过25家美国公司参与墨西哥石油的开采工作。20世纪20年代中期，约有35家美国公司介入委内瑞拉石油的勘探和开采工作（Williamson et al. 521）。其中，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凭借垄断开采权和操纵石油价格，在拉美建立了庞大的石油帝国。

虽然美国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但是这种带有掠夺性质的经济渗透，一方面加深了拉美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附，使其经济难以摆脱畸形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当地反对美国经济掠夺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末不得不进行调整。或许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福克纳才在同时期的《卡尔卡索纳》和《黑色音乐》中虚构了林孔这个位于拉美的石油小镇。在林孔，除了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威德灵顿太太以外，大多数人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主人公居住在老鼠出没的破败阁楼里，生活捉襟见肘，以至于“没有人想看他的第二眼”（Faulkner, “Black Music” 799）。来自美国南方的石油工人衣衫褴褛，满身污垢，只能以怒骂当地人的方式来表达对石油资本的愤怒之情（802）。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福克纳揭露了大型石油公司的海外资源掠夺和经济殖民给普通人带来的伤害，进而批判了20世纪美国的帝国扩张计划。

三、“得克萨斯疾病”：《村子》中的石油热潮和石油投机

相较于《卡尔卡索纳》和《黑色音乐》对石油资本扩张的明确描述，《村子》中的“花斑马”（Spotted Horses）故事则以更为隐晦的方式将来自得克萨斯州的野马和20世纪初美国南方的石油投机热潮相关联。在《村子》第四章的开篇，叙述者提及弗莱姆和妻子尤拉结束了得克萨斯的蜜月生活，返回老法国人湾。与他们相伴的是马贩子巴克及其驱赶的野马群。这群被称为“花斑马”的野马“像小鹿一样狂野，像响尾蛇一样致命”，因此被巴克“用几根带刺的铁丝一个接一个地栓在马车上”（Faulkner, *The Hamlet* 243）。同时，村民们注意到巴克左耳的上部，有“一条深深的、最近出现的裂口”（244）。据巴克说，这是“某天他琢磨着别的事情，忘记了那带刺的铁丝有多长”的结果（244）。为了防止感染，巴克用“像是轴油一样的发黑物质”来处理伤口（244）。在售卖的过程中，野性难驯的“花斑马”并不听主人巴克的号令。它们趁机冲破围栏，在方圆30多公里内横冲直撞，造成相当程度的人财损失。

叙述者拉特利夫将“花斑马”及其引发的混乱局面称为“得克萨斯疾病”（Texas disease; 278）。“得克萨斯疾病”也叫“得克萨斯热”（Texas fever），是一种由得克萨斯长角牛携带的蜱虫引发的传染性疾病，曾在19世纪下半叶对美国南方的畜牧业造成毁灭性打击（Hutson 74）。然而，如果将“得克萨斯疾病”置于20世纪初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可以发现，它很有可能指涉当时席卷美国南方的石油热。首先，从时间线来看，当福克纳1939年撰写《村子》时，正值其家乡奥克斯福德以南不远处发现了廷斯利油田之际。该油田的发现，吸引了美国南方各州的勘探者和投资者，并引发了密西西比州的石油投机热潮。其次，就内容而言，福克纳反复用“旋转”（Faulkner, *The Hamlet* 255）、“冲撞”（265）和“涌动”（308）等词汇来形容“花斑马”四处逃窜时表现出的巨大能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石油喷发时横扫一切的壮观景象。不仅如此，“花斑马”在老法国人湾引发了一种不顾后果的购买热潮——如村民阿姆斯蒂德宁愿让妻儿挨饿也要购买明知无法使用的野马——这种非理性的购买欲望与当时美国南方人对石油的狂热如出一辙。最后，小说结尾，巴克用三匹未出售的野马与弗莱姆交换了一辆马车。这辆马车的装饰引发了巴克的嘲讽：“我可不打算把这辆饰有蕾丝花边车顶及装有纺锤轮的马车浪费在得克萨斯，既然我走了这么远，我想继续走上一两天，好好看一下北部的华盛顿、纽约和巴尔的摩。”（268）其中，“蕾丝花边车顶”（lace-trimmed top）和“纺锤轮”（spindle wheels）似乎影射了美国南方的油田之母——“纺锤顶油田”（Spindletop well）。

美国南方的石油投机热潮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得克萨斯州的纺锤顶油田。20世纪前，美国的石油工业主要由宾夕法尼亚州主导。1901年，矿业工程师卢卡斯（Anthony F. Lucas）

在得克萨斯州博蒙特附近发现了纺锤顶油田。该油田的发现一方面推动了得克萨斯州石油工业的迅速崛起,促使该州超过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成为美国最主要的产油州,州内第一大城市休斯顿也从小型商业中心发展为全球炼油和石化中心(Melosi 45);另一方面引发了路易斯安那和俄克拉何马等南方各州持续数年的石油勘探、开发和投资热潮(Yergin 247)。福克纳的家乡密西西比州也参与其中。1903年,密西西比州的克拉克县就开始了石油勘探工作,但技术限制导致早期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直到1939年地质学家梅伦(Frederic Mellen)在亚祖县发现了廷斯利油田(Ezell 320, 329)。廷斯利油田是“美国东南部第一个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油田”,它引起的轰动让密西西比州在一年内成为“全美最积极开展地球物理探测活动的地区”(329, 333)。大批投资商和钻井队涌入密西西比州,与当地农民达成协议,重金租赁或购买土地以获得地下矿产开采权。据统计,在石油热潮的第一个月,用于租赁和购买密西西比州土地的资金就超过了500万美元。到1941年,廷斯利油田的年产量已超过2800万桶,成为美国的第三大油田(330, 337)。自此,密西西比州石油产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

福克纳对这一时期的石油投机热潮并不陌生。1938年,福克纳用出售小说《没有被征服的》(*The Unvanquished*)电影改编权获得的资金在拉斐特县东部购买了一块约320英亩(约130公顷)的土地,并命名为格林菲尔德农场(Blotner 986-88)。根据沃森(Jay Watson)的推测,福克纳之所以购买该农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受石油财富幻想的驱动”(“Fictions” 501)。这一时期,福克纳深陷财务危机。为了偿还债务和养活庞大的家族,他被迫撰写迎合大众口味的短篇小说,并为好莱坞编写剧本(Blotner 1042-43)。在福克纳看来,投资石油或许能帮助他尽快摆脱繁重的书写和编剧工作。在此状况下,1938年12月,福克纳与石油经纪人斯图尔特(W. L. Stewart)签订为期两年的矿产租赁协议,“目的是勘探、开采和生产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产,铺设管道,建造储油罐,存储石油,建造发电站、电话线及其相关设备”(转引自Watson, “Fictions” 480)。作为回报,他获得每英亩25美分(约每公顷62美分)的报酬和八分之一的产出矿产(转引自Gulley 39)。1942年,福克纳又以每英亩1到2美元(约每公顷2.5到5美元)的价格将矿产转租给库克(Kennard Cook),目的是获得“在此期间发现的任何有价值矿产的八分之一提成”(转引自Gulley 39-40)。不仅如此,他还联合投资商说服周边的地主出租土地,以便形成更大规模的勘探区块。然而,由于有限的勘探技术和复杂的地质结构,格林菲尔德农场始终未能产出石油,福克纳的石油投资最终归于失败。

福克纳的石油投资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一行动激发了他对石油的思考,使其能够在作品中生动刻画石油热潮中盛行的投机心态及其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在《村子》中,巴克和弗莱姆之所以能够成功出售毫无使用价值的野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利用了当地人“以

小博大”的投机心理。这种投机心理不仅给村民带来了身体和财产损失，更扰乱了老法国人湾的社会秩序。老法国人湾是一个传统的美国南方乡村，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因此当地人传统上尊重和敬畏土地，认为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和谐共生的。不仅如此，他们还看重个人和家族的荣誉，尽力维系邻里之间的关系。而“花斑马”计划基于掠夺式、工业化的北方资本主义逻辑，它打破了美国南方乡村的宁静生活，破坏了人们对土地的崇拜和对邻里关系的重视，致使老法国人湾从与世隔绝、民风淳朴的乡村转变成欺诈横行、利益至上的商业社会。两位计划执行者则获利颇丰。巴克获得了去华盛顿、纽约和巴尔的摩等大城市增长见识和开拓销路的机会，弗莱姆确立了他在老法国人湾的地位，为其后续的资本扩张计划打下了基础。通过《村子》中的“花斑马”故事，福克纳表达了对石油作为毁灭性现代力量的忧虑：它激起人性的贪婪，造成社区的混乱，最终将原本重视土地和荣誉的美国南方乡村变成了充满欺诈的投机市场。

历史学家佩因特（David S. Painter）指出，20世纪是“美国世纪”，其物质根源在于石油（24）。诚然，石油不仅推动美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而且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促成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然而，经济和军事成功的背后隐藏着因争夺石油引发的地缘冲突、种族暴力和社会动荡等问题。福克纳在其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作品中就预见了这一点。从《猎狐》中追溯布莱尔夫人家族的财富来源，到《卡尔卡索纳》和《黑色音乐》中展现标准石油公司在拉美港口小镇林孔的统治状况，再到《村子》中描述得克萨斯野马的身体、性格特征及其引发的混乱局面，福克纳揭露了石油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土地攫取、原住民驱逐、资本扩张、经济殖民和投机热潮等。福克纳对石油的关注，一方面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石油在美国的国家战略、经济秩序和日常生活中日益突出的地位，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化石燃料时代的焦虑。在福克纳看来，石油作为“花园里的机器”，将会破坏旧南方理想的田园生活，改变美国南方的社会风貌和传统的价值观念。耶格尔等人（Patricia Yaeger et al.）指出，能源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索文本为社会矛盾提供想象性解决方案”（309）。虽然福克纳在小说中并未明确给出应对石油问题的“想象性解决方案”，但他揭示了石油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现实，也为我们理解石油如何塑造美国，并深刻影响美国文学和文化提供了一种范式。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Blotner, Joseph. *Faulkner: A Biography*. Vol. 2. Random, 1974.

Ezell, John S. "Mississippi's Search for Oil."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18, no. 3, 1952, pp. 320-42.

Faulkner, William. *The Hamlet*. Chatto and Windus, 1917.

- . *Faulkner in the University: Class Conference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57-1958*. Edited by Frederick L. Gwynn and Joseph L. Blotner, Vintage Books, 1965.
- . “Black Music.” *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 by Faulkner, Vintage Books, 1977, pp. 799-822.
- . “Carcassonne.” *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 by Faulkner, Vintage Books, 1977, pp. 895-900.
- . “Fox Hunt.” *Collected Stories of William Faulkner*, by Faulkner, Vintage Books, 1977, pp. 587-608.
- Franks, Kenny A., et al. *Early Oklahoma Oil: A Photographic History, 1859-1936*. Texas A & M UP, 1981.
- Ghosh, Amitav. “Petrofiction: The Oil Encounter and the Novel.” *The New Republic*, 2 Mar. 1992, pp. 29-34.
- Gulley, Jim. “Greenfield Farm: Faulkner, Mules, and Time.”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no. 1, 2025, pp. 25-50.
- Hitchcock, Peter. “Oil in an American Imaginary.” *New Formations*, vol. 69, no. 69, 2010, pp. 81-97.
- Hutson, Cecil Kirk. “Texas Fever in Kansas, 1866-1930.” *Agricultural History*, vol. 68, no. 1, 1994, pp. 74-104.
- Macdonald, Graeme. “Oil and World Literature.” *American Book Review*, vol. 33, no. 3, 2012, pp. 7-31.
- . “Research Note: The Resources of Fiction.” *Review in Cultural Theory*, vol. 4, no. 2, 2013, pp. 1-24.
- Matthews, John T. “Whose America? Faulkner, Modern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Faulkner at 100: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edited by Donald M. Kartiganer and Ann J. Abadie, UP of Mississippi, 1997, pp. 70-92.
- Melosi, Martin V. *Copy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Temple UP, 1985.
- Painter, David. “Oil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 1, 2012, pp. 24-39.
- Shaffer, 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trol of World Oil*. St. Martin's Press, 1983.
- Volpe, Edmond L. *A Reader's Guide to William Faulkner: The Short Stories*. Syracuse UP, 2004.
- Watson, Jay. “Fictions of Capture: William Faulkner in an Era of Fugitive Energy.”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vol. 34, no. 2, 2022, pp. 477-509.
- . *Fossil Fuel Faulkner: Energy, Modernity, and the US South*. Oxford UP, 2022.
- Williamson, Harold F., et al.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The Age of Energy 1899-1959*. Northwestern UP, 1963.
- Yaeger, Patricia, et al. “Editor's Column: Literature in the Ages of Wood, Tallow, Coal, Whale Oil, Gasoline, Atomic Power, and Other Energy Sources.” *PMLA*, vol. 126, no. 2, 2011, pp. 305-26.
- Yergin, Daniel. *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 Simon and Schuster, 1991.

◇责任编辑：文逸闻

托妮·莫里森《天堂》中的音景书写

◎ 洪奕桢

内容提要: 作为托妮·莫里森“黑人命运三部曲”的终章,《天堂》通过丰富的听觉叙事呈现非裔美国人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创伤。现有研究多聚焦作品中的空间政治与女性共同体,而对音景及其叙事功能关注不足。本文以R. 默里·谢弗的音景理论与凯西·卡鲁斯的创伤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小说中的音景书写,从消极音景、沉默音景与疗愈音景三个维度探讨创伤在听觉层面的多重表现。这种以音景为媒介的创伤书写,可为深入理解莫里森的创伤叙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非裔女性借由声音寻求身份重建的历程,亦是当代创伤叙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方面。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天堂》 音景 创伤 听觉叙事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089-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21&ZD281)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上海 200000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0

Title: Soundscape Writing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bstract: As the concluding work of Toni Morrison's "trilogy on the African American experience," *Paradise*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spiritual trauma of African Americans through rich auditory narratives. While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focused on spatial politics and female communities in the novel, the soundscape and its narrative functions remain underexplored. Drawing on R. Murray Schafer's soundscape theory and Cathy Caruth's trauma theor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oundscape writing in the novel and explores the multifaceted manifestations of trauma on the auditory level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negative soundscape, silence soundscape, and healing soundscape. This approach to trauma writing mediated through soundscapes provides a new angle for understanding Morrison's traumatic narratives. In particular, the novel's depic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quest for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through sound represents a noteworthy direction in contemporary trauma narrative.

Keywords: Toni Morrison, *Paradise*, soundscape, trauma, auditory narrative

Author: Yizhen Hong, Ph.D. Candidat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曾在《记忆之地》(“The Site of Memory”) 一文中回溯其创作源泉, 强调听觉记忆对其文学想象所起的关键作用: “从本质上讲, 我的创作灵感来自不可言喻、灵活多变的东西, 比如一个依稀可见的人影、屋子一角、一个声音”, 或 “一根令人回味无穷的玉米” (238)。这一创作理念在《天堂》(Paradise) 中得到了深刻体现。小说以俄克拉何马州的鲁比镇——一个由“八层石头”黑人后裔建立的封闭社区——与作为边缘女性避难所的女修道院之间的对立为主线, 串联起种族隔离、性别暴力与情感背叛等多重创伤议题。学界对《天堂》的研究多集中于空间、女性主义与创伤理论, 较少关注听觉在叙事中的功能。事实上, 莫里森的小说有一系列丰富的声音细节, 从鲁比镇的枪声到女修道院的自然之声, 每一种声音都与创伤的爆发、沉淀与疗愈过程紧密关联, 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音景体系。

加拿大作曲家谢弗 (R. Murray Schafer) 曾提出“音景” (soundscape) 概念, 并将其界定为“某一特定空间内所有声音的总和, 包括自然声、人声与人工声等, 这些声音始终与空间的文化意义及个体的情感体验相互关联” (2)。谢弗将音景中的声音划分为三类: “主调音” (keynote sounds)、 “信号音” (sound signals) 和 “标志音” (soundmarks)。其中, 主调音是某一社群中持续存在但常被忽略的背景音, 如风声、水流声等, 它为音景奠定整体的基调; 信号音是有意传递特定信息的前景音, 如警报、钟声等, 具有唤起注意的功能; 标志音指被某一社群珍视并赋予独特文化意义的声音, 其消失将引发集体失落感 (8)。该分类体系根植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环境声学, 主要基于物理空间的功能层级。这一理论为解读《天堂》的创伤叙事提供了关键视角: 鲁比镇的音景充斥着暴力与压抑, 呼应非裔群体对被排斥历史的创伤记忆; 女修道院的音景多元而和谐, 成为女性修复创伤的精神依托。卡鲁斯 (Cathy Caruth) 强调, 创伤因其突发性而具有“延迟性” (belatedness) 与“重复强制性” (repetition compulsion), 无法被即时理解, 只能通过幻觉、梦境等间接方式反复返回 (92)。《天堂》中的音景恰恰承担了这样的符号功能。当种族创伤难以用历史叙事完整表达时, 当女性创伤无法用语言直接言说时, 声音便成为创伤延迟性重复的载体, 既记录暴力的痕迹, 也孕育疗愈的可能。

然而, 莫里森笔下的灵性歌声、呼唤或低语, 游移于生死之间, 并不完全契合谢弗基于物理功能层级的分类框架, 具有显著的幽灵性与超越性。这些声音既非稳定的背景主调音, 也非传递明确信息的信号音, 更非被社群集体认同的标志音。有鉴于此, 本文在保留谢弗理论中信号音与标志音这两个分析范畴的基础上, 引入德里达的“幽灵性” (hauntology/spectrality) 概念, 将第三类声音界定为“幽灵之音”。本文将通过剖析信号音中创伤的延迟性爆发、标志音中创伤的不可知性沉淀, 以及“幽灵之音”对创伤的见证与哀悼, 深入探讨声音参与非裔女性创伤的多元表现。

一、信号音：创伤的听觉显形

在《天堂》中，具有暴力属性的声音与带有排斥性的话语，常以信号音的形式凸显于听觉前景。它们不仅是创伤事件的直接声响标记，更是卡鲁斯所言的创伤延迟性重复的听觉载体——那些未被充分消化的历史伤痛，正是通过这类突兀的、强制性的声音，在当下不断“返回”并施加影响。在此意义上，声音不只是创伤的标记，更是身体主动的叙事：枪声是男性身体对历史恐惧的投射，辱骂声是遭受创伤的身体将内在痛苦外化而形成的带有攻击性的声波。音景的交织因此不仅是被“听见”的环境，而且成为主动“诉说”创伤的途径。

最具冲击力的信号音是暴力之声。暴力创伤常通过“主调音—信号音”的对比结构被凸显。主调音营造出宁静或压抑的听觉背景，而信号音则以突兀的方式打破平静，成为创伤爆发的直接声响标志。小说开篇，鲁比镇男性以“净化社区”为名袭击女修道院，“他们先朝那个白人姑娘开了枪，对剩下的人可以从容下手”（Morrison, *Paradise* 3）。这声枪响撕裂清晨的宁静，强制唤回创建者被富有的乔克托人和穷白人驱赶的暴力记忆（13）——那段未被充分言说与哀悼的过往，如今通过他们对更弱者的枪声，以延迟的方式完成了暴力重复。枪声在此既是暴力开始的符号，也是创伤延续的听觉标识。除枪声外，言语暴力与肢体冲突声也构成重要的信号音。几类声音将个人无法承受的战争创伤与家庭压力，转化为对他人的攻击，是创伤延迟性的、扭曲的行为表达。

另一类信号音是身份排斥性声音。作为“八层石头”黑人后裔构建的封闭社区，鲁比镇通过议论、布道等声音区分自我与他者，实施精神规训。在音景理论中，信号音是被听者有意识捕捉的前景音，常具有警告、指示或规训的功能（Schafer 9），这在《天堂》中呈现为对女性身份的规训。傅修延强调，音景会从“叙事陪衬”转变为“故事角色”，进而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关键力量（149）。从卡鲁斯的创伤理论来看，这种排斥性声音实为历史创伤的延迟性重复。鲁比镇的创建者曾因太穷被浅肤色黑人拒之门外（Morrison, *Paradise* 14），这一创伤经历因过于痛苦而未被完全理解，如今通过排斥他者的声学模式强制性地重复着创伤焦虑，将内在的创伤外化为对他者的排斥。

普立安牧师的布道声则将信号音提升到神圣规训的层面。阿涅特与K.D.自由恋爱并怀孕，违背了鲁比镇严苛的道德规范。普立安牧师便借由她的婚礼布道：“爱不是礼物，是证书——只有照上帝谕示行事，才能赢得爱的权利。”（141）伍德科克等人（J. S. Woodcock et al.）指出，聆听者对音景的感知受认知效果影响（56-57）。阿涅特的反应恰好印证了这一判断：对阿涅特而言，宗教话语不仅是仪式的一部分，更是被内化为道德审判的声音。卡鲁斯所说的“创伤的不可知性”在此体现为阿涅特无法理解为何个人情感会成为道德缺陷，只能通过闭门不出、拒绝与人交谈（Morrison, *Paradise* 182）来回应这种声音暴力。布道声从背

景幕布走向叙事前台，完成了从宗教仪式到规训工具的转变。

代际间关于大炉灶铭文的争论，则展现了信号音承载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当年轻一代质疑铭文“当心他皱起的眉毛”时，老一辈人愤怒地指责其不知道建镇的艰辛，因此没资格改动祖辈的字（87）。如汤普森（Emily Thompson）所言，音景既是环境也是感知方式，这些愤怒的声音强制回避历史真相——老一辈人不愿承认铭文可能指向祖辈的奴隶身份，遂将这一历史创伤转化为不容置疑的传统，由此通过代际的声音对抗建构一套缺失真实认知的集体记忆（1）。

不同维度的信号音不仅是环境的组成部分，更是创伤传递与身份建构的重要媒介。它们从背景走向前台，从简单的听觉信号转变为理解种族、性别与历史问题的关键线索。

二、标志音：创伤的沉默音景

标志音是体现某一地方社群文化的独特声响（Schafer 10），能够集中体现一个社群的文化心理与生存状态。在《天堂》中，鲁比镇的集体沉默与个体失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标志音，集中体现了创伤的不可知性：社群用沉默筑起声墙避免伤痛，但声墙本身恰恰成为创伤持续存在的听觉标志。在音景研究中，“无声”并非听觉的真空，而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力量。傅修延在其音景研究中指出，完整的音景研究必须将“无声”纳入考量，因为它并非声音的缺席，而是音景中一个具有表现力的维度（391）。鲁比镇对特定话题的沉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沉默音景。这既是对创伤历史的回避，也成为创伤代际传递的听觉形态。

鲁比镇居民对死亡话题的集体回避尤为典型。比如镇上“没有监狱”（Morrison, *Paradise* 8），对越轨者也从不开公处置；罗杰的殡仪馆虽依赖逝者维持生计，却成为人们不愿提及的场所（118）。这种精心维护的沉默恰如傅修延所描述的声墙，即社区居民通过构筑这道听觉屏障，试图抵御历史创伤的回响（337）。然而，依赖“声学止痛剂”的方式本质上仍是被动防御，难以根除伤痛。从卡鲁斯的视角看，这是对曾被剥夺家园这一原始创伤的回避，因为未被处理的创伤总会以其他形式重复自身（63）。鲁比镇的创建者们曾遭受家园被剥夺的原始创伤，这一经历因其过于突然和可怕而无法被完全体验与理解。后代无从直面这段历史，便通过将死亡话题变得禁忌，将不可言说的创伤转化为可控的日常，仿佛这样就能将伤痛隔绝在外。斯维蒂长期睡在婴儿床旁、耳朵随时准备捕捉声响的行为（Morrison, *Paradise* 125），不仅暴露了沉默的脆弱，也表明创伤正是在沉默中回响。

鲁比镇对奴隶出身的集体缄默，同样印证了音景与创伤之间的内在关联。尽管大炉灶铭文引发代际争议，但镇上的人从不公开讨论，只在私下低语。老一辈人将铭文神圣化为“神谕”，将年轻人对先辈的质疑斥为不敬（86）。塞古拉指出，听觉具有视觉所不及的渗透性与强制性——由于人类听觉系统始终处于持续接收状态，无法像视觉那样主动闭合，因此声音

对人的影响更为弥散且难以回避(8),这使得关于血统纯正的焦虑如同背景噪音般弥漫。这种“无声的音景”在代际间的回避中不断重复,使得年轻一代从长辈的沉默中内化了“奴隶即耻辱”的观念,进而将未解决的创伤转化为对异质者的排斥。这正是创伤的延迟性在社会层面上的体现——它不在当下被言说,却在代际间无声地传递。

鲁比镇对女性创伤的沉默形态展现了音景的性别政治。当阿涅特未婚先孕时,镇上的妇女没人安慰她,只在背后说“她活该”(Morrison, *Paradise* 55);在玛维斯经历丧子之痛后,邻居们表面上表达关怀,私底下“眼睛里却闪现出激动”(21)。这些同情与非议构成的针对女性创伤的声墙,使得女性被迫成为维系规范的共谋者。她们通过参与这种特殊的音景建构,将个体创伤隔绝在公共讨论之外,以此维持社区的表面和谐,本质上是对创伤见证的拒绝。当比莉因家暴出逃后,鲁比镇的人从不提她,仿佛她从未存在过。卡鲁斯认为,倾听创伤故事意味着接收一个自己可能都无法完全理解的真相(3)。这种彻底的消声不仅是对个体苦难的漠视,更是对“看见创伤”的回避,最终不仅无法保护社区,反而使其陷入“创伤回避—身份焦虑—排斥他者”的恶性循环。这正是创伤未被言说、未被见证的延迟性后果。

三种不同类型的集体沉默共同构成了创伤的标志性音景。对死亡的禁忌是对历史创伤的回避,对奴隶出身的缄默是对身份创伤的掩饰,对女性苦难的消声是对性别创伤的否定。这些沉默不是单纯的声音缺失,而是如塞古拉所言,“将文字或图像所不能传达的潜意识的印象进行外化”(6)。以寂静包裹伤口,伤口反而会在无声中生长得更加深邃。在这个维度上,鲁比镇的沉默音景既是对创伤的防御,也是创伤本身的听觉显形。

不仅集体的沉默构成标志音,那些由创伤所引发的个体失语,同样可被视为一种象征鲁比镇非裔女性生存困境的标志音。相较于集体沉默的主动回避,个体失语是创伤应激导致的语言功能退化,是个体在无法承受创伤冲击时的听觉自我保护。在《天堂》中,帕拉斯与玛维斯的失语与无声梦魇,是此类创伤形态的典型代表。她们的“无法言说”不仅是对创伤的暂时封存,更揭示了非裔女性在种族与性别双重压迫下的表达困境。

帕拉斯在遭遇母亲与男友卡洛斯的双重背叛后,经历了长达三周的失语。当她撞见母亲与卡洛斯在草地上的亲密场景后,这一创伤的瞬间冲击力如此之强,以至于“她的嗓音恢复了,但诉说羞耻的词语却像息肉似的卡在喉咙里”(Morrison, *Paradise* 179)。这场背叛使她身份崩塌,语言系统彻底崩溃,只能以失语暂时封存创伤。直到在女修道院,康妮“伸出一只手,帕拉斯就走过去,坐在她的膝头,起初是边说边哭,后来是哭个不停”(173),语言才在情感共鸣中逐渐恢复。从叙事学角度看,帕拉斯从用手势表达需求到“边说边哭”,再到完整讲述背叛经历的过程,本身是一个逐渐展开的叙事疗愈过程。帕拉斯最初只能发出破碎的音节,随后在康妮的陪伴下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最终能够连贯地叙述整个事件的经过。这展现了创伤叙事的重建如何在安全空间中逐步完成。这印证了创伤研究中的叙事疗愈理论:当个体无法用语言整合创伤时,沉默是一种应激反应;而在安全空间中获得情感倾听,则能重

建语言功能,使创伤从“不可言说”转化为“可被理解”。小说通过对帕拉斯语言恢复过程的细腻描写,将叙事疗愈具象化为一个可被读者感知的时间进程。

比莉的“沉默逃离”展现了青少年面对创伤时的独特方式。当她因在星期日被当众扒下衬裤而被母亲帕特用熨斗击打头部后,再也没和母亲说过一句话,直接逃往女修道院(Morrison, *Paradise* 203)。她既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也不肯原谅母亲的暴力,沉默在此是一种有力的抵抗。傅修延指出,“无声”本身也是一种表达,这种沉默并非卡鲁斯笔下的被动失语,而是主动选择的、“默哀”式的拒绝言说(146)。比莉的沉默正是这样一种表达,即通过拒绝参与社区的道德话语体系,守护自己最后的尊严。

玛维斯的“梦魇沉默”更具精神压迫性。因疏忽导致双胞胎婴儿在车内窒息身亡后,她夜里“总梦见一只幼狮咬她的喉咙,却发不出声音”(Morrison, *Paradise* 171)。梦境中的失声正是其现实处境的回声。她无法用语言为自己辩解,只能反复体验“被攻击却无法呼喊”的创伤场景。周围人的反应——邻居“眼睛里闪现出激动”、丈夫弗兰克“在浴缸边上嘴对着瓶口喝着施格兰酒”、女儿萨尔“用指甲掐她的腰,想掐出血来”(21)——将她牢牢钉在“失职母亲”的耻辱柱上,并使其内化为玛维斯无法挣脱的自我惩罚。作为家庭中的女性,她无力反驳丈夫的冷漠,也无法对抗子女的怨恨,梦里梦外皆是无声的绝境,直到逃入女修道院才获得喘息。梦中的发声标志着疗愈的启动,语言重新成为表达创伤的工具。对个体失语现象的解读,构成了鲁比镇沉默标志音中最深层、最个人化的痛苦回响。

三、幽灵之音：派达德歌声与疗愈音景

在《天堂》中,声音不仅是叙事的载体,更是一种穿越生死、抚平创伤的灵性力量。其中,派达德的歌声作为一种特殊的疗愈之声,既是个体内心对话的外化,又是幽灵性存在的音景显现,也是一种能够疗愈历史与个人创伤的灵性媒介。与谢弗音景理论中的信号音和标志音不同,派达德的歌声并不承担指示或标志的功能,而是超越了物理听觉的范畴,成为一种沟通生死、穿越时空的“灵性音景”。这种声音既不依附于特定的文化身份,也不服务于社区的规训机制,而是以一种幽灵性的方式萦绕于生与死、过去与现在之间,为创伤中的女性提供一种非语言的慰藉与整合的可能。

莫里森笔下的修道院女性大多经历了社会性的失语与自我的破碎。她们正如安德森(Melanie Anderson)所言,处于一种被“幽灵化”的状态,是“被丢弃的人”,其自我叙事往往被压抑或中断(307),而康索拉塔本人一度陷入“空白的纸卷”般的存在性静默(310)。然而,正是她对派达德歌声的描述与引介,开启了一场由外而内、又由内而外的声音转化过程。这歌声并非来自外在的救世主,而是源于对“另一个地方”——一个“既非生命亦非死亡”之境——的灵性觉知(Morrison, *Paradise* 307)。佩奇(Philip Page)指出,康索拉

塔对派达德的叙述是一种“预示”，是对共享的灵性归宿的音景化想象（646）。这种想象外化为可被聆听的歌声，进而成为唤醒其他女性内在自我对话的声音契机。在随后的“大声做梦”仪式中，女性们躺于身体轮廓绘成的模板上，经由声音的释放踏入彼此最隐秘的创伤。这种释放首先表现为一种形式：原本只对自己说的话，突然超越个体的沉默，化作尖锐的声浪向外扩散。莫里森隐去了发声主体，而以身体感知间接呈现声音的接纳。她们在吸收彼此的呐喊时，共同感受到了凯迪拉克内的闷热、熟睡婴儿的香气，以及催泪瓦斯中眨眼的刺痛。释放与接纳由此交织为共鸣的听觉场域，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其中消融，派达德所象征的慰藉性音景也从个人回响扩展为集体疗愈。克鲁姆霍兹（Linda Krumholz）将这一过程视为“洞察”的获得，是“自我与他者界限的消融”（29）。当所有女性共同进入共情的时刻时，派达德所象征的那种慰藉性、包容性的音景，已从个人的内心回响，扩展为一种共鸣的、疗愈性的听觉场域。在这里，声音不再是独白，而是对话；不再是压抑的回忆，而是重构的叙事。这种将内心回响外化的过程，正是“感通音”实现其沟通与疗愈功能的基础。

从叙事技巧看，莫里森对派达德歌声的呈现采用了极为克制的叙事策略。她并未直接描写歌声的内容或旋律，而是通过人物对歌声的感受与反应来间接呈现其存在。例如，当康索拉塔描述派达德的歌声时，她强调的是歌声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慰藉”和“归家般的安逸”（Morrison, *Paradise* 318），而非歌声本身的形式特征。这种间接呈现的方式，恰恰强化了歌声的幽灵感与超越性——歌声不依附于具体的语言或旋律，而是以一种近乎无形的存在方式渗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多个人物的视角反复回响这一歌声，使其成为一种萦绕性的音景，既存在于人物的记忆之中，又超越了个体的感知边界。这种叙事策略使派达德的歌声既具有强烈的在场感，又保持了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恰如其人一般既非在场亦非缺席。

派达德的歌声萦绕于生与死、过去与现在、记忆与遗忘的边界，是德里达所谓“幽灵感”的完美声学体现。德里达强调，幽灵正是那种既非在场亦非缺席的存在，而学习生活“只能发生在生死之间[……]且必须与幽灵共存”（xviii）。派达德本人及其歌声正是这样的幽灵感存在。她出现在小说结尾的海滩，一个堆满“海洋垃圾”与“破碎凉鞋”、却仍有“坏掉的收音机”播放着海浪声的异质空间（Morrison, *Paradise* 318）。克鲁姆霍兹敏锐地指出，这一场景并非纯净的乌托邦，而是“历史作为层次累累的羊皮纸”的象征，呈现创伤与救赎并存的痕迹（30）。派达德的歌声就从这残破的物质世界中升起，成为一种从历史废墟中回响的幽灵音景。这种歌声不遵循线性时间，它所唤起的记忆“两人都未曾亲身经历”，却能被共享与感知。这与《宠儿》（*Beloved*）中贝洛芙的回归一脉相承，都体现了莫里森对历史创伤非线性、纠缠性的理解。安德森将康索拉塔和派达德都视为“灵性向导”，她们“一只脚在现实，另一只脚在超越之境”，引导他人穿越创伤的边界（309）。派达德的歌声便是让这种穿越得以实现的声学桥梁。它不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如幽灵般震颤于在场与缺席

之间,迫使听者面对那些被压抑、被否认的历史与记忆。正是这种跨越边界的震颤特性,使“感通音”超越了谢弗理论中标志音的地域文化属性,而进入了灵性与历史对话的层面。

最终,派达德的歌声指向了莫里森小说核心的“精神工作”——一种通过灵性实践直面创伤、整合破碎自我、重建社群联结的艰辛过程。康索拉塔在修道院地窖引导的仪式,是这种工作在现世的集中演练;派达德的歌声是这项工作在灵性维度的完成与永恒化象征。首先,这歌声的本质是慰藉与和解。其歌词内容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带来的“无与伦比的慰藉”和“归家般的安逸”(Morrison, *Paradise* 318)。佩奇联系“派达德”在西班牙语中代表的“怜悯”和“虔诚”的双重含义,指出这歌声体现了“神圣之爱”的存在(648)。这是一种超越教条、直接作用于灵魂的灵性声音,它为被创伤冻结的情感提供了融化的温度与流动的可能。其次,这歌声标志着“精神工作”的超越性与持续性。小说结尾,灵魂将在天堂“休息,然后肩负他们被创造出来在人间进行的无尽工作”(Morrison, *Paradise* 318)。安德森解读道,这意味着疗愈并非终点,而是转化为一种持续的服务与联结(319)。派达德的歌声,便是这“无尽工作”的永恒背景音。它暗示真正的救赎不是一劳永逸地抵达某个完美终点,而是在一种充盈着悲悯与联结的灵性状态中,持续进行修复与创造。派达德的歌声《天堂》中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精妙的“感通音”体系。它外化了人物寻求自我整合的内在对话,震颤于幽灵性的跨界领域,最终演化为完成与延续“精神工作”的疗愈性旋律。通过这一音景,莫里森将听觉体验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聆听派达德的歌声,即是学习与幽灵共存,学习在破碎中辨认旋律,学习在历史的嘈杂噪音中捕捉那缕通向救赎的、永不消逝的慰藉之音。这或许正是莫里森为读者提供的另一种“天堂”想象——一个存在于真诚聆听与灵性共鸣之中的音景家园。

在《天堂》中,莫里森始终将声音作为叙事的核心媒介,以此揭露并抗衡那些渗透于历史、种族与性别秩序中的听觉暴力。本文通过《天堂》中鲁比镇与女修道院两重世界的音景对照,剖析了莫里森如何借助不同层次的音景,呈现非裔女性创伤的沉积、缄默与超越。然而,莫里森并未止步于对创伤的单纯再现,而是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富有层次的声音诗学。她笔下派达德的歌声,体现为穿越生死边界的疗愈之音,不再只是背景或象征,而成为一种积极的灵性音景。这种声音既包容创伤的低语,也指向重建的可能,使听觉空间本身转化为疗愈创伤的场所。与视觉叙事相比,声音以其渗透性、萦绕性与情感直接性,更深刻地触及了创伤难以言说的内核,亦更贴切地承载了莫里森对愈合与联结的伦理愿景。

通过书写从信号音、标志音到幽灵之音的听觉进程,莫里森不仅绘制出一幅非裔女性心灵的音景图谱,也完成了一次对听觉叙事的深刻拓疆。她使读者得以“聆察”那些被掩盖的创伤,并相信在真诚的倾听与共鸣中,即使最深重的伤痛,也可能找到回响并辨认出旋律,最终抵达那片属于声音的“天堂”。这既是莫里森小说的艺术成就,也为理解创伤、

记忆与叙事关系，提供了一条充满可能性的研究路径。

注释 [Note]

- [1] 参见 Morrison, Toni. *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 周亮亮、张小平,《听觉叙事与民族记忆——以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为例》,载《民族学刊》2022年第7期,第86-93,147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nderson, Melanie R. “‘What Would Be on the Other Side?’: Spectrality and Spirit Work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42, no. 2, 2008, pp. 307-21.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Johns Hopkins UP, 1996.
- 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lated by Peggy Kamuf, Routledge, 2006.
- Fu, Xiuyan. *A Study of Auditory Narratology*. Peking UP, 2021.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Krumholz, Linda J. “Reading and Insigh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36, no. 1, 2002, pp. 21-34.
- Morrison, Toni. *Paradise*. Alfred A. Knopf, 1997.
- . *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 Alfred A. Knopf, 2019.
- Page, Philip. “Furrowing All the Brow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vol. 35, no. 4, 2001, pp. 637-49.
- Schafer, R. Murray.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Destiny Books, 1994.
- Segura, Daniel. “Understanding Silence in Audiovisual Art: An Analytical Model.” Translated by Tielong He, *World Cinema*, no. 2, 2021, pp. 4-27. [塞古拉:《理解视听艺术中的无声:一种分析模型》,赫铁龙译,载《世界电影》2021年第2期,第4-27页。]
- Thompson, Emily. *The Soundscape of Modernity: Architectural Acoustics and the Culture of Listening in America, 1900-1933*. MIT Press, 2002.
- Woodcock, J. S., et al. “A Cognitive Framework for the Categorisation of Auditory Objects in Urban Soundscapes.” *Applied Acoustics*, vol. 121, 2017, pp. 56-57.

◇责任编辑:夏开伟

FLC

诗歌与诗学研究

玛丽·豪诗歌中的“陌生物”与共同体意识塑造

◎ 陈浩然

内容提要：凭借诗集《大地似乎在诉说的事》，美国诗人玛丽·豪于2025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诗集中新收入的20余首以生态为主题的诗作标志着诗人创作的重要转向。不同于将自然物当作背景或意象的抒情传统，豪将大地、动植物与日常器物置于平视位置，凸显其陌生性与能动性，营造出既亲密纠缠又持续紧绷的生存景观。本文借助蒂莫西·莫顿的“黑暗生态学”理论，关注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在结构及人与大地、他者生命和“陌生物”之间的多重共处网络，通过细读相关文本，勾勒出有别于救赎叙事与和谐幻象的生态伦理话语，呈现当代诗歌在全球生态危机中为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所提供的审美与思想资源。

关键词：玛丽·豪 黑暗生态学 陌生物 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02-0098-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英语文学纪事与研究”(23&ZD304)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北京 100048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1

Title: The “Unfamiliar Objects” in Marie Howe’s Poem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bstract: With her collection *What the Earth Seemed to Say*, the American poet Marie Howe was awarded the 2025 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The more than twenty newly included eco-themed poems in this volume mark a major shift in her creative trajectory. Departing from a lyric tradition that treats elements of nature as mere backdrop or imagery, Howe places the earth, animals, plants, and everyday objects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human beings, highlighting their irreducible strangeness and agency and thereby creating a lived landscape that is both intimately entangled and constantly tense. Drawing on Timothy Morton’s theory of “dark ecolog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tructures of co-presence—“you in me, and me in you”—in these poems, as well as on the multiple networks of coexistence among humans, the earth, other forms of life, and various “unfamiliar objects.” Through close readings of selected texts, it sketches an ecological ethical discourse distinct from redemptive narratives and fantasies of harmony, and demonstrates how contemporary poetry, amid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offers aesthetic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world.

Keywords: Marie Howe, dark ecology, unfamiliar objects, community

Author: Haoran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English Departmen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2025年,凭借诗集《大地似乎在诉说的事:新作与精选诗集》(*What the Earth Seemed to Say: New and Selected Poems*,后简称《诗集》),美国当代诗人玛丽·豪(Marie Howe)荣获普利策奖诗歌奖。《诗集》共收录112首诗作,其中部分诗歌选自《善盗者》(*The Good Thief*)、《活着的人所做的事》(*What the Living Do*)、《平凡时光的王国》(*The Kingdom of Ordinary Time*)和《抹大拉的玛利亚》(*Magdalene*)这是四部之前发表过的诗集。在这部诗集中,有20余首基于“人与生态”主题的诗歌首次问世,这成为《诗集》最大的特色,充分展现了豪的生态观,激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

豪十分关注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角色及自身的生存问题。有学者总结说:“豪的诗以日常观察为基点,既细致又深邃,进而引发对人类处境的沉思。”(Riego web)在采访豪时,有学者指出,“在《诗集》中的二十首新诗中,有许多都在与我们‘活着的地球’对话,但不管大地曾经说过什么,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有在听——哪怕当我们的孩子试图劝我们倾听时也一样。直到最后,大地终于受够了,转而向我们发难”(Wroe web)。

在此意义上,《诗集》中围绕“人与生态”主题的20余首新作,既不是对传统自然抒情的简单回响,也远非对环境议题的诗意宣传,而是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对人类—非人关系的一次系统性想象。大地及其中的生物既是被忽视的他者,又是有能力实施反击的能动主体。基于这一核心问题意识,本文将依次从他者的不可还原性、主体幻象的幻灭和陌生物的共同体三个层面对豪的诗歌展开细读,目的是在豪的生态诗学实践中梳理存在物关系,并勾连出一幅生态共存的图景。

一、他者的不可还原性

他者具有陌生性,指向生命形式中那种不可预测的特质。莫顿(Timothy Morton)认为,“我们对生命形式思考得越多,它们就越退回到一种陌生之中;而且每当生命形式彼此相遇时,这种陌生性都是不可还原的”(“Here Comes Everything”165)。陌生感会将个体笼罩在黑暗中,“局部是熟悉的,同时也意味着让人感受到暗恐”(Dark Ecology 11)。“黑暗”是恒定的认知困境,即越试图用概念、知识去透彻理解对象,就越容易发现其难以把握的一面。同样,当不同生命彼此遭遇时,这种互相的陌生感并不是暂时的、仅靠多一点信息就能消除的误会,而是在表象之下、内涵之中的不可还原性。

在谈论表面和内涵时,豪坦言:“表面是什么?内涵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这些是很棒、很有趣的问题[……]昨晚有位物理学家提醒我们,那种他们称之为‘局域现实’[local reality]的东西——我们以为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是我们通过感知把它构造出来的。所以,我又开始思考事物的表面,或者我们以为是表面的东西,我也不确定。那只鸟会怎么想那个人说的话?我是说,我不知道。”(Howe and Tuama web)此时,伦理的出发点在

于承认差异、接受他者，并在不可通约之中探索共处的可能。

《练习》（“Practicing”）整首诗以平静而幽默的口吻，表达了对生命、孤独及存在意义的深切思考。诗中的叙述者决定抽出几个小时暂时逃离日常的责任，不再处理邮件或购物，只有家里的小狗杰克陪伴着她。她观察杰克满足地啃着一根“骨头”，于是联想到人类饮食中类似的奇怪食物。她由此意识到，世界本就充满奇妙和荒诞。

诗歌开始时，她有意“练习死去几个小时”，将自己抽离于日常生活之外，进入一种边界模糊的状态。这种自我悬置，为感知身边事物的陌生性提供了前提。诗人笔下的小狗杰克，既是亲密的陪伴者，又是无法完全理解的他者。杰克注视诗人，随后又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骨头旁。这种注视既可能带有情感的连结，也可能暗示情感的不可通约。诗人对骨头的命名突显了彼此的陌生性：“我说骨头——那是宠物店的叫法，/实际上是牛鞭，一根公牛的阴茎——/晒干而坚硬。/一只小狗竟然要啃公牛的阴茎！”（Howe 5）诗人揭示这层理解上的困境，使杰克生活中的日常物品瞬间变得怪异、陌生。小狗啃食牛鞭的行为，在人类视角下显得不可思议，强调了动物作为“陌生物”的异质性。随后，诗人又将视角转向人类自身的饮食习惯，“嗯，我们不是也吃剑鱼吗？/还有那害羞的章鱼，她的大脑就藏在她的臂弯里”（5）。这些存在物异常的生理特征远超人类的理解范畴，对食物的命名也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陌生感。

《杰克与月亮》（“Jack and the Moon”）不仅深化了人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他者体验，更将这种体验具体化为存在物之间不可还原的异质性。故事讲述了一个夜晚，主人带着小狗杰克穿越森林回家，本想安然入睡，却被杰克反常的呜咽吵醒。尽管杰克有异常行为（尖利叫声、哀鸣、咆哮），诗人却无法理解其原因：“我蜷进床里想要入睡，但杰克不肯让我安眠。/他呜咽，吠叫——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尖利叫声。/[……]/接着他又发出高亢奇异的哀鸣，低沉的咆哮。”（22）即使诗人反复命令和安抚，狗依然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表现出一种难以沟通的执拗。主人无奈打开门，却发现杰克只想静静坐在草坪上，仿佛与月色对话：“这只小白狗正面对着月亮，/被明亮的光照映着，亮到我仿佛能在其中读出这行字。/当我去叫他回来时，他又往远处挪了挪，蜷缩着坐下，/凝视着月光淹没的远方。”（22）这一幕极具他者性——狗与月亮之间似乎有某种诗人无法触及的秘密联系，其行为脱离了人类的逻辑和需求，进入了属于它自身的、不可译解的世界。最终，狗带着月色归来，身上沾染着诗人无法参与的夜晚与自然的秘密：“‘杰克，回来，现在回来！’（这倔强的小狗！）/可他始终未归，我便裹着披肩蜷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也不知过了多久……/醒来后又去开门，轻声说道：‘杰克。’/这时他才转过身，走进来，冰凉而平静，身上沾满了月色。”（22）这种沾满了月色的意象，强化了犬类作为“陌生物”的神秘和不可知。

这两首以小狗为中心意象的诗，恰恰为他者的陌生性提供了细密而可感的审美证据。“在认知物这个问题上，人类没有内在的优势”（Morton, *Dark Ecology* 18）。主体通过“暂时撤

离”(练习死去几个小时)而进入一种去中心化的知觉状态,借由对日常物的重新命名与凝视,将熟悉的世界去熟悉化,显露出陌生物的异质在场。杰克既是亲密陪伴者,又是无法彻底了解的他者——它的注视、食性与夜间的神秘行为,持续指向一种超越人类语义的感知状态。诗歌以微弱、幽默而冷静的语调,在现象学的悬置与语言解魅之间,展演了黑暗生态学中的不可透视的他性:万物自有其在场逻辑,阳光、桌椅、月色与犬的行为不依赖主体而存在,与人之需求并不同构。

二、从主体幻象到生态共存的伦理转向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与技术的飞跃让人类不断夸大自我的主体性,将自身投射为自然界乃至宇宙的中心。人在知识和技术赋权下,愈加大胆地改造自然、攫取资源,自觉立于动植物之外甚至之上,将逻辑思维和生命力视为人类独有的高级属性。当人们自以为是世界甚至宇宙的中心时,很容易滑向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即想象人类是一切意义和价值的源头,其他存在——动物、植物、物、环境——只是背景、资源或舞台。然而,一旦意识到他者的不可还原性,这种主体幻象就开始破裂,人类若一味肆意行事,甚至会遭遇反噬。所谓对主体的设定,是现代性背景下人类面对世界时自我安慰的产物,“在无底之底,主体性是一片无限的虚空”(Morton, *Ecological Thought* 78)。当人类失去谦逊品质继而依赖技术去索取一切时,最终可能无助地发现,自然原初的包容已难以复得。诗集中的《电锯与钻头》(“The Saw, the Drill”)和《大地似乎在诉说的事, 2020》(“What the Earth Seem to Say, 2020”)集中反映了豪对上述问题的反思。

《电锯与钻头》讲述了一个现代社会的故事: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机器的轰鸣、钻头的嘶叫、金属的碰撞和各种建造拆毁的声音在人类世界回响。人们不断用工具制造、修补、破坏,也不断上演着对彼此的伤害与冲突。豪用自我询问、反讽和末尾的忧伤口吻呼吁人类秉持自省态度,用谦卑的姿态回归世界本体共存网络的意愿。本诗开篇就指出追逐资本的人类带来不悦耳的噪音:“总有电锯在某处轰鸣,/高亢的钻声,有人在建造,/或者拆毁,将金属与金属锚牢。/几乎处处可闻人类意志的音波,/引擎的咆哮,刀锋的摩擦,车轮、锤击、修补的噪响。”(Howe 6)这些声音是人类机器、工具对自然的强行切割和侵扰,其中“锚牢”“咆哮”“刀锋的摩擦”与“修补的噪响”不断指向人类改造、征服甚至凌虐自然的事实。诗人用“人类意志的音波”将这一切升华为对人类意志扩张的批判——自然、万物都被迫进入人类意志辐射的声场,被侵扰、被干预沦为资本的受害者。诗人并未止步于呈现人对自然的单向暴力,而是将目光投向被工业文明异化的人本身。资本生产趋势下的人类与自然承受着双重暴力,因此施暴者同时也是受虐者:“有人被钉上十字,有人被锁,鞭答。/有人悬于脚手架:听——绳索的吱嘎:又一阵锤声。”(6)这些隐喻既暗示工业、技术进程中的苦

役与牺牲，也象征着人类在自我中心化过程中，反受其役，沦为制度、机器、技术的奴隶，一方面彰显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自己创造的机械系统的受害者。本诗结尾，她引导读者反思当前人类的困境：“我们造出了什么？我们正造着什么？/又是谁或什么造就我们，使我们造出如此之物？”（Howe 6）这连续的自问，是对技术成果的怀疑，更追问了文明、进步的价值本身，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反讽。

《大地似乎在诉说的事，2020》首先探讨的是“边界”问题。“你现在还相信边界吗？/鸟儿飞越你的地图和高墙，它们一直如此。/你或许见过自己生起的烟雾，/在你看不见的风中飘荡，/飘过山谷，/又越过山丘，再越过下一个山谷和下一个山丘。”（17）地图标注人为划定的疆域，高墙也是人为竖立的界限。通过建造这些分割线，人类试图从地理位置层面隔断彼此之间的联系。然而，在自然生态的实际运作中，鸟的迁徙、烟雾在风中的飘荡，完全不受地图与高墙这些人为界限的约束。在鸟与烟雾、风与山谷的流动中，所有人类自以为牢不可破的划分都变成了幻象。那些升起的烟雾在风中流散，横跨丘陵与山谷，毫无阻隔，人类所构建的界限在自然体系中消失。这些生动的意象质问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可笑与自负：生态体系本身具有独立的法则，那是横跨空间、突破人为束缚的流动与循环。

当人类无视自然的运行原理，试图以暴力和隔绝掌控世界时，结果只能是生态失衡、危机蔓延和人们普遍陷入不安。在此基础上，诗人发问：“难道你没听见动物的嚎叫与歌唱？/或听见动物不再歌唱的寂静？/现在你终于明白了什么叫恐惧。/你以为这是一场梦？这不是梦。”（17）这种危机不是遥远、虚构的威胁，“你以为这是一场梦？这不是梦”的诗句有力点明生态危机的切实性和不可避免性，把听者拉回现实，让人深思生态规律的刚性与人类自身的渺小。偶然的静谧背后潜藏着对生态危机的恐惧。恐惧并非来自梦境或理论，而是真实落在现实的一记重击。面对困惑和对过去安逸生活的眷恋，诗歌发出灵魂邀约：“水变得澄澈，天鹅落下，浮在其上。/你愿意再次回到森林中吗？愿意化为腐土与树皮，/愿意成为一片自高空坠落的叶子，成为啃食叶子的虫，/也成为啄食虫子的鸟？”（17）豪邀请读者跨越自我的局限，融入“森林”“树皮”“叶子”“虫”和“鸟”的大循环中，去体认自我的多重可能性和生态网络中的平等关系。这种转化既是对个体认同的重新塑造，也是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呼应：人与自然互为条件，生命无高低之分，用平等、谦卑和敬畏的态度对待世界才是存在的根本。

在本诗的结语部分，豪层层逼近思想的觉醒。她摒弃那个惯于用理性和霸权去解构世界的头脑：“你知道那个与你长久对话的头脑——/那个能将一切解释清楚的头脑吗？/别再听它了。”（17）诗人劝诫人们要摒弃那种试图征服和命名一切的姿态：“你曾是一个叫‘我不知道’的国度的公民。/还记得那艘燃烧着把你带去的船吗？——再爬进去吧。”（17）豪劝解人们返回到原初状态，那是一种未被傲慢污染、尚存谦卑和感知力的原初状态。“燃烧的船”指向冒险与未知，更是一种召唤式的重生——让人类再度愿意投入自然、信任自然、

融入自然的伟大循环。这种回归，正是生态中心主义主张的内在精髓——放弃人类中心的权力幻觉，谦卑而敬畏地承认自身也是自然循环的组成部分。

《大地似乎在诉说的事，2020》通过流动的自然意象和质问、劝导式的语言，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召唤人类回到宏大的自然循环与多样共存的生态整体之中。“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变，人类的角色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自然征服者变为大自然的普通公民，摒弃了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和把人与自然分离、对立的机械论、二元论、还原论”（胡志红 25）。在这一生态伦理视野中，生存的意义是对万物共生法则的体认与尊重。只有在承认彼此陌生性与权力限度的前提下，在多元共存与平等对话中重新定位人类与世界，生态危机时代才可能迎来转机。

三、集体性视角与陌生物共同体

豪的诗倾向从集体性视角来肯定人之为人的处境，进而鼓励读者重新思考人类与万物的联系。在霍格兰（Tony Hoagland）看来，集体性倾向是豪所创诗歌的核心特质之一：“豪的想象力还具有极强的集体性倾向；她本能地倾向于部族式的建构，她对人类境遇的肯定具有集体性——涉及家庭、性别、信仰与城市等共同体。”（32）这种写作策略既强调了共同体在诗人世界观中的核心地位，也使其作品在表达个体经验的同时兼具了社会维度。豪对这种集体性视角体现出深厚的人文情怀。豪曾指出：“诗歌读者和创作者之间，即使很多人从未谋面，也可以组成一个无声的联结共同体。”（Millar web）无论是正在阅读、正在写作的人，还是已经逝去的诗人，他们的思想与情感都在同一片广阔的诗歌时空中彼此回应、共同生活。

促进共同体建设，需要人类认清自身地位，进而怀有敬畏之心，如此才不危及后代的生存。这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自保。正如《附言》（“Postscript”）的主题所警示的，人类对土地、树木和动物的伤害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儿女身上。豪开篇将人类对大地的行为与对女儿们的行为直接对应：“我们对大地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女儿们所做，/一个接一个。/我们对树木的伤害，亦加诸于长者，/轮椅层叠，静倚午餐厅门前。”（Howe 4）这种类比打破了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把一切生命、物种、世代紧密联系为一个整体。对树木的伤害不仅加诸于自然，也同样加诸于长者。这首诗以极具象征性的语言，展现了一个超越物种、年龄、性别与国籍的共同体：“她没有轻率地指责别人，而是将责任分摊开来，强调我们对这颗星球、对彼此共同负有的责任，从而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共谋者、共同缔造者”（Melnyczuk web）。共同体的这一特征，体现在存在者更深层次的相互依赖和循环响应上。人类过度榨取大地资源、肆意狩猎和破坏生态环境，最终都会反噬自身。这种命运共同体超越了物种与世代的界限，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联系。

然而，这种深度的相互联结常被一些地方主义者视为脱离现实的设想。对这类人而言，

唯有自身所在之地才是人与其他存在物发生联系的真正场域，而诸如太平洋的大堡礁、南美洲的亚马孙雨林、北极的冰川等遥远之地，与他们的生活并无关联。在他们看来，既然如此，那些呼吁从整体生态视角出发的生态中心主义主张，便是多余而做作的矫情。霍赫曼（Jhan Hochman）就曾指出：“‘联结’这个词越来越被那些远离自然和彼此的人们所忽视。”（191）事实真是如此吗？霍赫曼随后指出，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生成理论也许在政治加持下可以改变这种思维定式。政治层面上的辅助有其优势，但是为何不可以在生态哲学层面引导人们从陌生物的角度彼此敬畏？人与自然、人与他者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距离。正是这种陌生性和不可知性，让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神秘性，却又在整体中彼此影响、彼此依赖。“世界是由‘物’组成，其中的‘物’存在着彼此既陌生又熟悉的关系，世界在这种关系构成的网格中被牵连在一起”（陈浩然2），这种个体是在万物互为条件、互为缘起的整体中自由沟通的。在这种由陌生物绑定在一起的共同体中，彼此唯有在尊重他者权利的基础上才可以确保自我的生存权。这种平衡极其微妙，稍有不慎就会成为自以为是的表演。面对潜在的共同体危机，豪在诗的结尾发出警告，“直到某一刻，有女儿疾呼：它一直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眼前，而你未曾看见。空气化为猩红，海洋生出獠牙”（Howe 17）。这是共同体危机的警示：当人类无视自身与自然和他者的深刻联系时，生态灾难最终会以不可忽视的方式显现出来。

如不共筑共同体，后果会危及生存和后代，这是《附言》的警告。而《颂歌》（“The Hymn”）像是一首关于宇宙与人类的赞歌。它从微弱的低吟开始，渐渐变得高昂。歌声流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并伴随着人类的日常活动，在不同人群中唱出前所未有的和声。这首诗以极具层次感的结构，展现了一个由陌生物——非同质、非同类、非同族的存在——共同构成的宏大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超越了人类的种族、阶级、地域、职业等差异，更超越了物种、元素，甚至超越了生命与无生命的界限。诗歌通过多重意象与递进的结构，将世界万物编织成一个彼此呼应、彼此依存的合唱团。

诗歌的开篇将共同体的起点推向宇宙的本源：“一切始于几不可闻的低吟，/悠远、绵长，为着太阳风/和遥远黯淡的星系。”（28）“低吟”可以是人类的声音，更应该是宇宙万物的共振，是不可见、不可闻但又真实存在的陌生之声。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人与非人、人与物，无论多么陌生，都在同一首“无言之歌”中共鸣，“山峰如辅音般坚硬，/山巅与裂隙、岩层与缝隙得到颂扬，/然后一路下潜，抵达根须、岩石和洞穴，/湖水跳跃的表面、井与大洋、/破碎的波浪、深深含盐之地：温暖身躯在其中游动”。诗中的“山峰”“岩层”“根须”“洞穴”“湖水”“大洋”等自然元素都是人类之外的陌生物，却在诗中以音乐的形式被联结、被赞美、被赋予生命力。诗歌将自然界的运动（河流奔流、湖水跳跃、波浪破碎）与人类社会的日常（工厂、地铁、办公室、田地、贫民窟）并列，把“低吟”与“高昂的旋律”贯穿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每当我们休憩——便有他人醒来，/站在丢弃的纸箱与汽车之间；

/我们走出工厂，站在停车场里，/走出地铁，站在人行道、亮堂的办公室、/杂乱的院落、耕耘的田地、/贫民窟的泥沼里，/合唱出我们未曾想象过的和声。”（Howe 28）可见即使是“丢弃的纸箱与汽车”“杂乱的院落”“贫民窟的泥沼”这些人类社会边缘的陌生物，也被纳入这场大合唱。

在共同体内部，每个个体拥有自己的位置与价值。诗中反复出现“我们”与“他人”，强调了人类彼此之间的陌生性与联系，也强调了人类与非人世界的深度共在。“每当我们休憩——便有他人醒来”，这是时间与空间中陌生物的轮班与接力。而“合唱出我们未曾想象过的和声”，则象征着所有个体在差异与陌生中实现的和谐共处。最为独特的是，这首诗并不追求同质化的统一，而是在“百万万种调式中高唱人类的赞歌，为所有世间曾有、正有和将有之物”，展现出共同体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美国环境文学中，实现人与自然之正义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共生”（龙娟 143），每个陌生个体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和弦与位置。正是在这种陌生与差异之中，共同体获得了真正的共生。

豪的诗歌深植于美国诗歌的多重传统。自斯奈德（Gary Snyder）以来，能够持续、深入地将生态思想与日常伦理、灵性体验交织在一起的诗人并不多，豪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她无疑也承续了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式的精神内省。在看完狄金森手稿后，她赞叹“稿子上保留着可以改动的可能性”。如同狄金森手稿上那些保留的改动与未竟的选项，豪在近似口语的句式保留犹疑与修正，使读者在语言的缝隙中遇见多重意义；同时，她也崇拜格丽克（Louise Glück）：“我会把她的诗集随身携带，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们对我来说就像护身符。”在节律与公共话语感方面，豪与奥登（W. H. Auden）等强调社会语境的诗人亦有对话，称奥登是“天才，以不同的韵律来讲话”（Green web）。这些诗人使她能在看似平凡观察中生成对人类处境、记忆、信仰，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沉思。

在黑暗生态学视野下，豪的诗歌实践为我们呈现了持续生成、动态流转的他者伦理。“他者，即我对你对他/她想法的想法，他/她的想法又是针对他们对他/她的想法的判断，以此类推[……]他者领域就像一个网络，包含着猜测、偏见和预格式化的概念”（Morton, *Being Ecological* xv）。这一立场深刻地挑战了“自我与他者”“内部与外部”的二元框架。豪的诗歌在不断地召唤、试探和展开陌生物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流动网络逐渐浮现。进一步看，陌生物之间的边界是一种敏感的介质和动态的界面，允许能量、信息和存在的流转，而每一个自我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他者重新定义。豪的诗歌共同体管理着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物与物种之间无数看不见的边界膜与过渡地带。因此，豪诗歌中的共同体是在万物互为陌生物、互为边界、互为路径的流变中凝聚的复杂生态网络。生态伦理需建立在承认模糊性、差异性、交互性和不可预知性的基础之上。豪的诗歌最终让我们意识到，每一个自以为独立的存在，其实都在无数他者的目光、预期与回响之中流变，

是“动态的、不断生长的、具有开放性的”(殷企平 76),生态伦理也由此成为不断协商、不断生成的开放过程。

对现有资料的梳理可以看到,豪作为近年颇为成功的美国女诗人,诗集屡次获奖,在当代诗歌场域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围绕她的学术评论仍非常有限。目前与她相关的文字多为访谈、诗集书评或文学杂志的短评,真正以她为核心对象、在生态批评或诗歌理论框架下展开系统分析的研究较少,这直接导致可供引用的学术文献数量有限。然而,她已通过多次获奖与被选入重要诗歌选本,证明其在当代美国诗歌版图中的重要位置。鉴于此,相关研究尚未形成定式,为从生态批评等视角切入其作品提供了较大的理论空间和拓展可能。

参考文献 [Works Cited]

- Chen, Haoran. “‘Dark Ecology’: Mesh and Coexistence Logic.” *Journal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no. 2, 2024, pp. 1-12. [陈浩然:《“黑暗生态学”的网格与共存逻辑》,载《英语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第1-12页。]
- Green, A. M. “No One Does Anything Alone: Poetry & Friendship, in Conversation with Marie Howe.” *Letters Journal*, iss. 15, 2023, www.lettersjournal.com/issue-15-summer/.
- Hoagland, Tony. “Soul Radio: Three American Spiritualist Poets.” *The American Poetry Review*, no. 4, 2011, pp. 31-34.
- Hochman, Jhan. “Green Cultural Studies.”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edited by Laurence Coupe, Routledge, 2000, pp. 187-92.
- Howe, Marie. *What the Earth Seemed to Say: New & Selected Poems*. Bloodaxe Books, 2024.
- Howe, Marie, and Pádraig Ó Tuama. “Poetry Unbound in Conversation.” 19 Dec. 2025, onbeing.org/programs/poetry-unbound-in-conversation-marie-howe/.
- Hu, Zhihong. *A History of Western Ecocriticism*. People’s Press, 2015. [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 Long, Ju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Green Ideas for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reign Language and Teaching Research Press, 2010. [龙娟:《美国环境文学:弘扬环境正义的绿色之思》。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Melnyczuk, Askold. “Do Not Despair: On Marie Howe’s *New and Selected Poems*.” *AGNI*, 27 May 2025, agnionline.bu.edu/review/do-not-despair/.
- Millar, Kate. “Marie Howe on Vision: An Interview.” 1 Oct. 2024, poetshouse.org/marie-howe-on-vision/.
- Morton, Timothy. *The Ecological Thought*. Harvard UP, 2010.
- . “Here Comes Everything: The Promise of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Qui Parle: Critic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19, no. 2, 2011, pp.163-90.
- .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 Columbia UP, 2016.
- . *Being Ecological*. MIT Press, 2018.
- Riego, Cristóbal. “Poetry Alum Marie Howe ’83 Wins Pulitzer Prize for Poetry.” 7 May 2025, arts.columbia.edu/news/poetry-alum-marie-howe-83-wins-pulitzer-prize-poetry.
- Wroe, Martin. “An Interview with Pulitzer Prize-winning Poet Marie Howe.” *Church Times*, 5 Dec. 2025, www.churchtimes.co.uk/articles/2025/5-december/features/features/i-learn-by-going-where-i-have-to-go-an-interview-with-pulitzer-prize-winning-poet-marie-howe.
- Yin, Qiping. “Community: A Keyword in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no. 2, 2016, pp. 70-79. [殷企平:《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第70-79页。]

◇责任编辑:吴晋先

错位、异化与超越

——E. A. 罗宾逊诗歌“绝望中的勇气”

◎ 王娟

内容提要: E. A. 罗宾逊是美国自然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 其作品既呈现出自然主义的绝望意识, 又蕴含着超越绝望的精神力量。本文通过细读其代表性诗作, 重新审视诗人看似矛盾的世界观, 认为其作品始终贯穿着“错位—异化—超越”的主题线索: 人物因现实与理想、自我与社会的错位而逐渐陷入精神异化, 并最终在直面苦难的过程中实现精神超越。这一主题演进最终凝聚成的“绝望中的勇气”观念, 不仅构成罗宾逊诗学思想的精神内核, 也突破了自然主义的宿命论, 体现出诗人对个体存在困境的深刻探索。从文学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 罗宾逊“绝望中的勇气”沟通了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 成为美国文学由自然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思想环节。

关键词: E. A. 罗宾逊 异化 美国自然主义 英雄书写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107-10

作者简介: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2

Title: Dislocation, Alienation, and Transcendence: “Despairing Courage” in E. A. Robinson’s Poetry

Abstract: E. A. Robinson was an important poet of American Naturalism. His work not only expresses the despair of Naturalist thought but also conveys a spiritual strength that transcends despair. Through close readings of his representative poem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Robinson’s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worldview, arguing that his poetry is structured around a thematic trajectory of “dislocation, alienation, and transcendence.” Caught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 self and society, his characters gradually descend into alienation, yet ultimately achieve a form of spiritual transcendence through their direct confrontation with suffering. This thematic progression culminates in Robinson’s concept of “despairing courage,” which not only constitutes the spiritual core of his poetics but also moves beyond the fatalism of Naturalism, reflecting his profound explor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Robinson’s “despairing courage” bridges Naturalism and Modernism, serving as a crucial intellectual link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Keywords: E. A. Robinson, alienation, the American Naturalism, heroic writing

Author: Juan Wang,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美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诗人E. A. 罗宾逊(E. A. Robinson)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曾于1922年、1925年和1928年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成为名噪一时的重要诗人,但在去世后却为评论界所冷遇。除了“蒂尔伯里组诗”(Tilbury Town Poems)之外,其他诗作较少被提及。尽管在诸多文学史著述中,罗宾逊只占据一个次要席位,但这并不代表他的作品已被盖棺定论。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始终有评论者把目光投向这位被埋没的天才诗人,并给予他较高的评价。当代诗人贾斯蒂斯(Donald Justice)称赞他为“美国第一个现代诗人”(n.p.),而卢卡斯(John Lucas)则认为“作为诗人,他[罗宾逊]比弗罗斯特更好”(35)。

在20世纪初这样一个现代派诗歌兴起的时期,尽管罗宾逊坚持用传统的格律诗体写作,但其所表达的内容和主题完全是现代的。在其代表作“蒂尔伯里组诗”中,他描写了一个虚构的蒂尔伯里小镇上形形色色的人物,细致入微地探究了这些人物的各种心理。该组诗因而也被评论家称为“现代人的心理肖像”。这些人物大多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典型形象,即生活中的失败者。他们在生活的时代找不到归属感,被世界所抛弃,其行为也显得古怪离奇。罗宾逊最著名的短诗《理查德·科里》(“Richard Cory”)中的同名主人公便是其中代表。

然而,在内容上,罗宾逊的诗歌却包含了一组令人费解的矛盾元素:一方面,罗宾逊深受自然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其诗歌充满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坛盛行的绝望情绪,反复表现人在世界中的渺小与无助、信仰的缺失、美好过往的逝去,以及个体的异化;另一方面,尽管悲观思想浓厚,但其诗歌中又时常流露出一种“绝望中的勇气”(despairing courage),以此来对抗残酷的现实。这两个特点既使罗宾逊的诗歌独树一帜,也使其呈现出一种矛盾的世界观,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作者真正的主题。也因此,罗宾逊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一直含糊不清,成为自然主义时期一位与众不同的诗人。

本文试图对罗宾逊诗歌中的“绝望”与“超越绝望”这一矛盾元素作出合理解释,进而阐明诗人的世界观。通过细读诗歌,本文将展现罗宾逊诗歌中暗含的“错位—异化—超越”的主题脉络,并借此解释诗人“绝望中的勇气”这一观念如何形成。在自然主义悲观情绪盛行之时,罗宾逊一边深陷时代的桎梏,一边努力超越这一时代,是世纪之交美国诗坛的先驱者。

一、错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罗宾逊诗歌中最明显的主题便是“错位”(dislocation),即人们沉浸于往昔的理想,无法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丢失了存在的根基。他反复在诗歌中表现“应该如此”与“实际如此”——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落差与巨大鸿沟。这不仅是诗人个体的主题偏好,更是其所属时代的特征。19世纪末的许多诗人都对过去情有独钟。在他们眼中,过去是一个理想世界,与腐败、丑恶的现实及迅速发展的商业化、工业化社会形成

鲜明对比。康马杰（Henry Steele Commager）指出，这种怀旧情绪当时在一群名为“传统主义者”的作家中广泛流行，比如格拉斯哥（Ellen Glasgow）和凯瑟（Willa Cather），而罗宾逊也不例外（142）。

罗宾逊沉迷于逝去的荣誉、失落的爱情和消散的幸福，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丝怀旧情绪。诗集《夜之子》（*The Children of the Night*）有多首诗歌明确表达了他对往昔的眷恋，弥漫着一种对过去的哀叹氛围。《山上之屋》（“*The House on the Hill*”）用维拉内尔体（*villanelle*；一种 19 行的法国诗体）写成。诗人描绘了一座荒凉、凄冷的废弃房屋，曾经有过的快乐已消失殆尽，只剩下“毁灭与腐朽”。这种悲凉氛围在重复的诗句中不断强化：“它们都已消失，/ 再也无话可说。”（*Children* 34）^[1]《阿玛莉莉丝》（“*Amaryllis*”）则表现了现代社会中田园生活的失落。诗中的人物具有象征意义。阿玛莉莉丝在古典诗歌中常被用作牧羊女的名字，在此处象征着田园生活与爱情。诗中的“我”在林中遇见一位老人，他告诉“我”自己为奄奄一息的恋人——一位“瘦骨嶙峋”的老妇人——修建了墓穴，这位老妇便是阿玛莉莉丝。诗结尾的语气明显带着哀叹：“纵然世界的号角如此欢快，/ 我依然感到孤独、悲哀，/ 因为阿玛莉莉丝已然老去。”（42）在《死去的村庄》（“*The Dead Village*”）和《变迁的维拉内尔》（“*Villanelle of Change*”）中，也能感受到类似的怀旧情绪。前者细致描写了一个死气沉沉的村庄，那里“一无所有，只剩万物的幽灵”（50），后者则表达了诗人对古希腊辉煌的怀念，但这种辉煌已无法重现，因为“自从波斯在马拉松战败，/ 漫长的世纪已来了又去”（29）。如这些诗句所示，罗宾逊似乎难以完全摆脱其时代的怀旧情绪。

然而，罗宾逊诗中的错位主题有时却并非单纯的怀旧，也是对失落的世界保持清醒认知的体现。在他的某些诗中，失落的世界仅仅作无法挽回之物存在，与现实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目的不只是哀叹那些美好、幸福的消逝，更是为了突显理想的过去与丑陋的现在的对比。他执着地反复展现过去，又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逝去的東西无法重来，世界依然按它自己的轨迹运行。以下诗句显得非常明白理智：“为未竟的光辉干杯，/ 别为结束的狂欢而恐惧：/ 卢库鲁斯畅饮的美酒已尽，/ 尼禄弹过的琴弦早已消逝”（14）；“我们终将接近 / 我们害怕知道的真相：/ 朋友们来了又去 / 死亡将终止我们的悲伤”（25）。

在这些诗中，罗宾逊的怀旧情绪显得非常微弱。实际上，与其说他是带着浪漫幻想怀念过去的怀旧诗人，不如说他是足够现代、能够与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运动相契合的诗人。自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及其追随者以来，美国文学一直充满回归自然的热情，作家们也视自然为直觉知识的伟大源泉。但到 19 世纪末，自然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一部冷酷、无情的机器取代了诗人曾用以寄托道德秩序的群山与常春藤掩映的遗迹”（Spiller 139）。浪漫的超验主义世界观被科学决定论取代，人类被逐出自然世界的中心。无论人们如何渴望辉煌过去、死去的朋友或埋没的荣誉，过去终究不会回归。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的力量微小而有限——这便是罗宾逊眼中的世界。因此，他劝告同时代人“别为结束

的狂欢而恐惧”，因为逝去的就是逝去了。在他眼中，真相（现实）就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真相”往往是“我们害怕知道的”。随着进化论的传播动摇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可怕的事实显现出来：人类不过是进化链条上的一环，未居于中心，这正是“我们害怕知道的真相”。罗宾逊以冷静、客观的方式道出“真相”，比表面上的怀旧更具震撼力，也使他与同时代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拉开了距离。考克斯（Louis Coxé）曾指出：“罗宾逊从未因理想与现实、幻象与实在之间的差距而陷入长期痛苦的浪漫幻灭；对他而言，真正的讽刺和喜剧，存在于人类对生活及自身角色的顽固误解之中。”（9）

如上所述，倘若理想的描绘只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立，那么诗人通过呈现这种错位意欲表达什么？在罗宾逊的诗中，很多人物固执地误解自己的生活与角色，因为无法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这种状况催生了一群徘徊在蒂尔伯里镇的异类怪人，他们正代表了罗宾逊感兴趣的另一主题——人的异化。

二、异化：转型时期的悲剧

“异化”（alienation）主题大体上是由错位主题衍生而来，在罗宾逊诗歌中频繁出现。异化通常包含两种类型：一是个体与时代之间的疏离，二是个体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疏离。个体与时代之间的疏离正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所导致的。在罗宾逊的诗中，那些渴望理想化过去的人无法在新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错位使人们既无法坚守传统价值，也无法适应新的体系，因而饱受理想与现实矛盾的折磨，最终选择封闭自己，沉溺在怀旧的情感中，对现实视而不见。由于无法适应新时代，他们只能逃避现实，在对往昔的回忆中寻求庇护，在文化变革面前选择逃避。然而，这种逃避只是精神上的，现实世界依旧如常运转。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与现实世界隔绝，这便导致了异化的问题。蒂尔伯里小镇中的人物大多处于这种情形，例如弗拉德和契维。

《弗拉德先生的聚会》（“Mr. Flood’s Party”）常被认为是蒂尔伯里组诗中“戏剧性最强的一首”（董衡巽 225）。弗拉德是位孤独的老人，比镇上所有的老朋友都活得长。朋友们死后，他在陌生人群中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为了缓解内心的创伤，他不得不独自爬上山坡，在月光下自斟自饮，孤寂的月亮仿佛弗拉德本人：

“好吧，弗拉德先生，我们很久/没像这样见面了；自从上次我们/共同喝上一杯以来，恐怕你我/都经历了不少变化。欢迎回家！”/他欢快地回到原处，/又将酒壶举向月光，/带着默许的颤音说道：/“好吧，弗拉德先生，你既坚持，我也无妨。”

（*Collected Poems* 574）

这是一个极具悲喜剧色彩的场景。老弗拉德与自己喝酒，并回应自己的邀请，显得既滑稽又悲哀，既因为他的行为违背常理，又因为造成其怪异行为的原因令人同情。他的异化状态在以下几行中得到了印证：“他面前的道路所剩不多，/他身后的镇中空空荡荡——/很久以前，朋友敞开的家门/如今已被陌生人一一关闭。”（*Collected Poems* 575）

弗拉德一边饮酒一边唱着“过去的好时光”，而契维则在对往昔辉煌的幻想中醉生梦死。酒似乎成为罗宾逊笔下这些异化人物的唯一慰藉。《米尼弗·契维》（“Miniver Cheevy”）描写了一个典型的异化者。他整日无所事事，只能沉浸于对旧时光的幻想与饮酒之中。他酗酒更多是因为酒精能营造出一种缥缈的想象氛围，以便他叹息失落的往昔。然而，尽管契维厌恶所处时代的腐败现实，但他既无法改变这一切，也无法从错位的困境中解脱。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不停地喝：“米尼弗·契维，生得太晚，/挠着脑袋，苦苦琢磨；/米尼弗咳嗽一声，说这都是命，/然后继续饮酒度日。”（348）弗拉德与契维的异化代表着一大批无法适应世纪之交文化与道德变迁的人群。他们自愿附着于已经消逝的世界，其精神错位导致了与环境的疏离。正如契维一样，“生得太晚”，这是他们无力应对的尴尬局面。

除了个体与时代的疏离，罗宾逊诗还表现出另一种异化，即个体与他人的疏离。黄家修指出，罗宾逊的蒂尔伯里组诗是一系列对现代人心理的刻画（56）。罗宾逊生活在自我主义开始盛行、社会道德持续败坏的年代，人们愈发沉迷于世俗成功与物质享乐，而忽视了人类生活的传统价值（57）。因此，他们逐渐远离生命的意义，转而用金钱、名望、情欲等来替代精神的满足。感官享乐对精神追求的篡夺，造就了一批物化的人类。他们已不再是爱默生所赞美的“思考中的人”，而堕落为“物”。在罗宾逊的短诗中可找到许多例子，如贪财如命的斯塔克和风流成性的埃弗尔当等。这些人物因为误解人生而行为怪异，在他人眼中变得难以理解。于是，个体的另一种异化就此产生。

《亚伦·斯塔克》（“Aaron Stark”）对一位老守财奴作了生动的刻画，他的眼睛仿佛是“黑暗中闪烁的小硬币”。他“瘦削、紧闭的嘴”几乎从不说话，只吐出“几句尖刻的话，然后闭上”，仿佛“警惕的恶犬小心地避免吠叫”。他的冷酷名声传遍全镇，但他并不因此感到困扰。相反，他甚至为此而高兴：“他常常听到陌生人的/几句怜悯，夹杂着泪光，——/而就在那时（唯有那时），亚伦会笑出声来。”（*Children* 46）斯塔克是典型的自我异化者，他以当守财奴为乐，或者说他的人生乐趣就在于此。哪怕旁人诅咒、议论，甚至怜悯他，他都只感到满足。他的悲剧在于性格的扭曲造就的与周围人的隔绝。《约翰·埃弗尔当》（“John Evereldown”）是另一个例子，但他异化的原因是风流。如斯塔克一样，他沉溺于女色，把人生当作一场无意义的风流游戏：“只要女人召唤，我便随之而去，——/这就是我为何前往蒂尔伯里。”（31）

虽然“异化”是罗宾逊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但并非纯粹的批判对象。罗宾逊并不全然否定这些异化人物，而是带着批判与同情并存的态度展开描绘。有时，他的怜悯甚至超过了批判。正如洛厄尔（Amy Lowell）指出：“他内心有一种温和的怜悯，对世俗愚行抱

有宽容之心，这种特质已然取代了他早期作品如《约翰·埃弗尔当》或《理查德·科里》中那种尖刻的控诉。”（55）此外，罗宾逊也常常延迟对其角色的判断，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詹姆斯（William James）实用主义方法的影响（Blumenthal 412）。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并不急于评价人物，而是将他们的行为描述出来，却保留自己的观点。这一切都表明，罗宾逊是一位着眼于解决问题的思想者，始终在思考价值的重建，而非单纯讽刺现实。

三、超越：失败中的成功

超越异化，即摆脱异化的状态，是罗宾逊在价值重建中不断追求的目标。他始终在探索现代人补救错位的方式，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异化。人若困于过去的浪漫回忆，或沉溺于享乐主义与物质主义，也必然招致自我毁灭。罗宾逊对超越异化的向往是明确的，他自觉将其视为诗人的责任：“透过热雾，灿烂的太阳俯视着/一个迟钝的世界，无精打采的/人们费力地游荡、咒骂、流汗，/无能、不满、怠惰——/我仿佛觉得，上帝正亲自/带着责备审视我所做的一切，/用沉默的耐心细数我所欠下的债，/并洞察我那些无益的念头。”（*Children* 37）倘若这个世界仍然存在异化，诗人自己也难辞其咎。他深知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一直试图为那些沉溺于怀旧、抑郁、享乐与功利主义的人提供新的生活愿景。因此，他郑重宣布：“所以，岩石呵，我加入这场世俗的混战，/去往金钱之神发号施令之处拼杀；/丢弃阿卡迪亚的破笛，/任其随意崩塌湮灭。”（23）阿卡迪亚的破笛应当被弃之不顾，因为已无奏响之地。然而，上帝依然存在，人也必将找到新的生活标准与价值，从而从异化状态中获得救赎。世界终将恢复和谐：“而当时间与空间都被推翻，/上帝的触碰将让那唯一的琴弦颤动不息。”（121）

这是罗宾逊内在矛盾的核心所在。他孜孜不倦地描绘与研究异化，但又从未失去超越异化的信心。他是位洞察者，能敏锐识别出时代的病症。转型期的人们努力在文化裂缝中维持精神的坚强，却往往难以避免地陷入异化之中。然而，罗宾逊对这些异化者充满悲悯之情，总是渴望在新时代重建世界的和谐，努力超越异化。异化与超越异化这对矛盾的力量，不断促使他思索如何在二者之间架设桥梁，这正是他一生追求的使命。

罗宾逊所热衷描绘的错位与异化，都属于一个大主题：失败。失败主题通常在宗教影响已淡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罗宾逊所处的时代正是如此。正如豪（Irving Howe）所言：“他最为痴迷的主题之一便是孤独与失败，这两者都取材于他的切身体验，并以一种在美国诗歌中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得以呈现。”（230）罗宾逊对失败主题的执着既来自世纪之交盛行的自然主义氛围，又可归因于他的个人经历。刘易斯（R. W. B. Lewis）认为，1890年至1910年这段时间是美国现代文学中最难界定与评价的时期之一

(154)。由于这一时代文学标准的混乱,许多作家要么一夜成名而后迅速消失,要么一直默默无闻,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获得关注。而诗歌领域的状况更为混乱。这一时期许多美国诗人都被笼罩在某种文化迷雾中,渐渐淡出读者视野,罗宾逊正是其中之一。他与几乎所有在1890年代崭露头角的严肃作家一样,经历了普遍的挫败(Cowley 128)。因此,他对失败的偏好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深深扎根于滋养他的历史土壤之中。

罗宾逊笔下的人物中充满了失败的男女——自杀的科里、风流的埃弗尔当、怀旧的契维等。然而,罗宾逊诗歌中“失败/成功”观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成功与失败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被奇异地颠倒了”(Rosenthal 108)。“有时成功与失败的界限很难划定,而幸福与痛苦之间的天平往往难以读懂”(Barnard 144)。在罗宾逊的视野中,失败与成功很可能没有明确的区分。

《理查德·科里》正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例证。一位年轻、富有、举止高贵的绅士,却饱受精神折磨,最终走向毁灭。在这个人物身上,成功与失败相互交织——外在的成功与内在的失败同在。另一首诗《一艘船的歌谣》(“Ballade of a Ship”)则以浪漫化的方式讲述了一场海难。一艘婚礼之船,载着新婚的王子与公主及一众贵族,在众人饮酒作乐之时突然触礁沉没,荣耀与辉煌瞬间化作死亡,这暗示着失败与成功比邻而居。相反的情形可见于《奇迹》(“The Miracle”)一诗。一位少女临终前对父母与兄弟留下遗言,要他们原谅那个背叛她的男子,因为“上帝医治人类仇恨的/良药是怜悯;而使人/拥有智慧的酒是宽恕”(Children 58)。在她死后,罗宾逊让她的墓上覆盖着超自然的白花,她的宽恕超越了悲惨凄苦的一生,使其生命不再只有爱情上的失败。

该主题最具戏剧性的场景出现在《克利夫·克林根哈根》(“Cliff Klingenhagen”)中。主人公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席间他做了件令“我”惊讶的事:“克利夫拿起两只酒杯,将一只斟满美酒,/另一只倒满苦艾。然后,没有示意/让我选择,他自己拿起/那杯苦酒,轻轻一饮/而尽,并说另一杯才是我的。”(48)这一举动极具象征意义。他为何总是为自己选择苦艾,而将美酒留给别人?因为他是个痛苦与失意的人,早已习惯了苦艾的滋味吗?然而,诗的最后几行却揭示了截然相反的情形:“虽然我很了解他,但我却/长久地想,自己何时才能像/克利夫·克林根哈根那样幸福。”(48)克林根哈根很幸福,比那个饮美酒的“我”还要幸福。在克林根哈根饮尽一杯苦艾的场景中,失败与成功的界限被模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克林根哈根无疑是人生的成功者,因为他“幸福”。然而,他的幸福建立在“饮苦艾”的基础之上——生活的甜美是以饮下生活的苦涩为代价的。这正展示了在罗宾逊的世界观中,失败与成功的直接对立性与相对性,而二者的矛盾也逐渐凝结为一个整体。成功包含于失败之中,失败也包含于成功之中。他在别人看到成功的地方看到失败,反之亦然。在这两种颠倒中,更重要的是“失败中的成功”。本质上,这一思想与罗宾逊那种“绝望中的勇气”密切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正是从自然主义阴郁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在自然

主义盛行的时代,失败是文学的重要主题,那是一个人在没有神的宇宙面前充满恐惧与惊骇、对未来抱持悲观态度的年代。罗宾逊敦促人们坚持“绝望中的勇气”,以在贫瘠荒凉的原野上生存下去。

四、绝望中的勇气:摆脱自然主义的困境

“绝望中的勇气”是罗宾逊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核心,总结了他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一美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危机提出的解决方案。然而,要保持这种勇气并不容易,因为正如皮尔斯(Roy Harvey Pearce)所言:“我们唯一的确定性就在于我们不确定。”(264)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不确定,尤其是未来。那么,这种勇气从何而来呢?

正如前文所述,罗宾逊有一种倾向,即将形式与内容区分开,使它们彼此不和谐。同样地,他也倾向于区分可见的真理与不可见的真理。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精神与肉体并不完全对应,精神世界的状态也不必然与物质世界一致。罗宾逊显然更强调精神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正是精神力量赋予我们超越自然主义贫瘠世界观的能力。人应努力追求超越,透过可见的真理去看到不可见的真理,正如《夜之子》(“The Children of the Night”)一诗所揭示的:“但若世上真有这样一个灵魂/因其自身滥用人类那已揭示的/永恒价值而变得盲目,/或因痛苦而疲惫不堪,竟看不见——/除了凡人之眼所见的光,/除了凡人睡眠的安息,/除了先知谎言中的上帝,/看不见“真诚怀疑”所能维系的信仰——”(Children 11)

这些诗行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类的困境。他们要么“因其自身滥用人类那已揭示的/永恒价值而变得盲目”,要么“因痛苦而疲惫不堪”。在前一种情形下,人对自身价值过分自信,不顾客观世界,于是被愚蠢的乐观蒙蔽,无法超越现实;在后一种情形中,人被自然主义的虚无所缠绕,沉溺于绝望的痛苦之中。在罗宾逊看来,两种情形下的人都无法超越自然主义认知,只能拥有一双“凡人之眼”,享受一场“凡人睡眠”,并只能在“先知谎言”中找到上帝。但罗宾逊的建议是努力去看见“永恒之物”,去看见超越物质世界的存在。尽管科学决定论极大削弱了宗教的慰藉力量,但对上帝的信仰并未从罗宾逊的心中消失。然而,这一“上帝”的内涵已不再是传统信仰中的全能之主,而是一种失落的信仰。人应当努力找回这种信仰,以实现精神的超越。罗宾逊也认为,这一目标只能通过精神体验与升华来实现,因此先知口中的话语不过是“谎言”。最终,人应当以“真诚怀疑”来守护那份信仰。

在罗宾逊“绝望中的勇气”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真诚怀疑”,它提出了一种面对生活的态度。“怀疑”一词显示了罗宾逊在面对冷漠宇宙与自然主义法则时的质疑姿态,因为他本能地感知到其中的某种扭曲。然而,这种怀疑受到“真诚”这一前提的约束,即人必须

忠于自己的怀疑，不可有意逃避或漠视。罗宾逊有意将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区分开来，同时冷静审视令人窒息的自然主义，由此提出一种对它的精神胜利“失败中的成功”，以精神视野去超越自然主义“物质至上”的眼界。在罗宾逊看来，由科学决定论导致的失败，仅仅源于人类精神力量的薄弱，人能够凭借勇敢的精神力量克服这些失败，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胜利。

回到克林根哈根。那个痛饮苦艾、却把美酒留给别人的幸福之人，正是罗宾逊“失败中的成功”的化身。克林根哈根轻松地饮尽那杯苦酒，象征了罗宾逊面对失败时的无畏坦然。痛饮苦艾是一次苦涩的经历，而克林根哈根那种轻松的饮法，却使其变得容易承受。罗宾逊在此展现了精神力量对物质现实的主导作用。让失败成为失败的，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人对待它的态度。若将失败视为成功，那么失败就不再是失败。通过克林根哈根这一象征性人物，罗宾逊展示了“失败中的成功”的真实写照。克林根哈根是罗宾逊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积极人物。诗人通过他展现了人超越自然主义物质世界的能力，并揭示了他对人类意志力的坚信不移。

罗宾逊或许是美国文学史上最难以被定位的作家之一。他沉默孤僻的生活、保守的诗歌形式、坚实而清晰的表达、用生动意象刻画人物的手法、根深蒂固的新英格兰传统，以及他在黑暗中对“光明”的不灭信念使他成为各种美国经验的混合体。罗宾逊诗歌中的“错位—异化—超越”主题脉络是理解诗人思想的重要线索。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罗宾逊永恒的关注点。人们沉溺于理想化的过去以逃避自然主义现实中丑陋的真相，这是对理想的过度依赖，造成了“错位”。人们无法保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而疏离了生命的原初价值，造成了“异化”。人类依靠精神力量克服肉体的失败与痛苦，这恰是理想的力量促使人类不要退回过去，而是勇敢面向客观现实的恐怖深渊。

尽管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罗宾逊却能从容应对那个时代的各种不和谐因素，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倡导“绝望中的勇气”。这一思想后来被海明威所强调，并在各种描绘虚无的现代主义作品中成为人道主义的一面醒目旗帜。罗宾逊这位三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是美国文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出现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在美国文学从19世纪传统过渡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释 [Note]

[1] 因为罗宾逊诗歌中译很少，所以本文所引用的罗宾逊诗歌都由笔者自译。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rnard, Ellsworth.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A Critical Study*. Macmillan, 1952.
- Blumenthal, Anna Sabol.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s Tilbury Town Poems and William James." *Dalhousie Review*, vol. 71, no. 4, 1991/92, pp. 411-37.
- Commager, Henry Steele. *The American Mind: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t and Character since the 1880's*. Yale UP, 1950.
- Cowley, Malcolm.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Defeat and Triumph." *New England Writers and Writing*, by Cowley, edited by Donald W. Faulkner, UP of New England, 1996, pp. 127-33.
- Coxe, Louis. *Enabling Acts: Selected Essays in Criticism*. U of Missouri P, 1976.
- Dong, Hengxun.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2003. [董衡巽:《美国文学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Howe, Irving. *Selected Writings 1950-1990*.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0.
- Huang, Jiaxiu. "The Psychological Portrayal of Modern People."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no. 4, 2002, pp. 56-59. [黄家修:《现代人的心理肖像》,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56-59页。]
- Justice, Donald. "Afterword." *The Torrent and the Night Before: A Facsimile Edition After 100 Years of His First Book*, by Edwin Arlington Robinson, Tilbury, 1996, n. p.
- Lewis, R. W. B. *Literary Reflections: A Shoring of Images 1960-1993*. Northeastern UP, 1993.
- Lowell, Amy. *Tendencies in Modern American Poetry*. Macmillan, 1917.
- Lucas, John. *Moderns and Contemporaries: Novelists, Poets, Critics*.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85.
- Pearce, Roy Harvey. *The Continuity of American Poetry*. Princeton UP, 1961.
- Robinson, E. A. *The Children of the Night: A Book of Poems*.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5.
- . *Collected Poems*. Macmillan, 1925.
- Rosenthal, M. L. *The Modern Poe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 Spiller, Robert E. *The Cycle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 Essay in Historical Criticism*. Free Press, 1967.

◇责任编辑:吴晋先

约翰·班维尔《牛顿书信》中的反讽与后启蒙诗学

◎ 张爽

内容提要: 当代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的小说《牛顿书信》在探讨主体认识、语言效力及时间经验等层面运用了反讽的书写策略。艾萨克·牛顿的“书信”作为“文本中的文本”，构成平行叙事结构，且又不断被解构。在探究牛顿理性精神的过程中，叙述者对自我实现的追求陷入反讽循环之中。反讽不仅是语言姿态，更是人类经验历史、感知历史的内在结构。这部作品从科学史人物传记转向“后启蒙”的理性反思，呈现出理性的有限性与历史性。小说中的反讽进入启蒙语域并在内部瓦解其权威，实现对启蒙理性、历史叙事与自我认识的拆解与诗学重构。

关键词: 约翰·班维尔 《牛顿书信》 反讽 后启蒙 理性

中图分类号: I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117-09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研究”(2025JZDZ085)子课题“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外国文学理论本土转化与自主话语体系建构”;湖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医疗人文视域下的英美新现实主义小说研究”(22YBQ034)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3

Title: Irony and Post-Enlightenment Poetics in John Banville's *The Newton Letter*

Abstract: In *The Newton Letter*, contemporary Irish novelist John Banville employs irony as a narrative strategy to explore subjectivity, the efficacy of language, and temporal experience. Isaac Newton's "letters," as "a text within the text," establish a parallel narrative structure that is continually being deconstructed. In the quest for Newton's spirit of rationality, the narrator's pursuit of self-realization instead falls into a cycle of irony. Irony is not merely a linguistic posture but an intrinsic structure of how human beings experience and perceive history. The work transforms the genre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into a post-Enlightenment critique of reason, foregrounding its finitude and historical constructedness. Irony, in entering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dismantling its authority from within, enables the deconstruction and poetic reconstruction of Enlightenment rationality,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self-knowledge.

Keywords: John Banville, *The Newton Letter*, irony, post-Enlightenment, reason

Author: Shuang Z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当代爱尔兰作家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的小说常以科学史或哲学史中的关键人物为结构支点，构建出兼具审美功能与认识论反思的叙事空间。《哥白尼博士》（*Doctor Copernicus*）、《开普勒》（*Kepler*）与《牛顿书信》（*The Newton Letter*）三部小说构成以“科学革命”时期科学家为叙事核心的“革命三部曲”（*The Revolutions trilogy*）。在伊姆霍夫（Rüdiger Imhof）看来，班维尔所塑造的研究者将整个生涯“都建立在对解释的渴望之上”（164）。这些主人公如同哲学家式的探求者，执迷于理性和秩序，关注如何构造和解释世界。《牛顿书信》的叙述者是一位历史学家，为了撰写关于牛顿的传记，他迁居至爱尔兰乡村的费尔尼庄园。他试图解读牛顿的精神危机与理性神话，为自己的人生找到定位。牛顿的书信既构成与叙述者现实生活相互牵引的平行叙事结构，又不断被重新解读。无休止的解释冲动将叙述者推入认知偏差和情感困境的循环。他意识到自己无法真正理解他人，也无法完成关于牛顿的传记，最终离开了庄园。

关于《牛顿书信》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后现代特征，或是从历史角度讨论作品对“文化真实性神话”的质疑（Smith 9），较少考察作品的核心修辞机制如何瓦解启蒙理性的知识叙述形式。《牛顿书信》以牛顿的“思想危机”为镜像，以反讽的方式拆解了理性的神话。由牛顿所奠基的启蒙精神被转化成叙述者对自身的怀疑，使得反讽不仅是叙事策略，更是一种存在论姿态。这部小说对理性的反讽可置于“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的思想脉络中加以阐释。从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到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20 世纪的思想史不断揭示理性、语言与主体的内在冲突。在后启蒙思潮中，启蒙理性被剥夺了普遍性与透明性，被历史、权力与语言结构所限定。主体不再是自主的，而是由他者、欲望与符号所构成。知识难以架构通向真理的阶梯，成为权力与修辞的产物。在此思想背景下，班维尔以叙事形式完成哲学意义上对理性的解构。本文聚焦于《牛顿书信》中的主体认识、语言结构与时间经验，分析理性如何从认知方式转化为反讽对象，文本语言如何在模仿理性秩序时暴露出不可能性，以及时间与历史如何被重写为反讽结构，从而一探班维尔的后启蒙诗学风格。

一、认识论危机与理性有限性

启蒙时代的理性被设想为透明、普遍、可传播的知识形式。牛顿物理学以万有引力定律这类普遍自然法则来解释宇宙运动，世界被视作可知的、规则的整体，伏尔泰（Voltaire）、康德（Immanuel Kant）等人都将牛顿体系视为理性世界观的典范。随着思想史的推进，理性成为批判与历史化的对象，并非自明的实体。知识在“认识型”（*episteme*）的框架内被

建构出来, 受限于历史性思维。《牛顿书信》既以科学家牛顿为理性象征, 又将启蒙理性的透明性转化为认识论的盲区。叙述者致力于撰写牛顿的传记, 这一任务象征着启蒙理性关于知识整体性的用意。他在小说开篇就摆出书写历史的姿态, 带有“立约”般的自我确证: “看我, 正在写历史。” (Banville 6) 宣称“牛顿是我的生命” (23)。他轻松地认为“这本书几乎已完成” (6), 想象“学术界也会感到震惊” (6), 体现了饱含自信的启蒙史学的话语姿态。叙述者将知识欲望与情感依附在写史的行为中, 将其视为“漂泊世界里的锚” (49), 这个“锚”亦为自我确定性的幻象。但很快, 他的拖延行为与写作的停滞就暴露出理性姿态的脆弱, 这成为了认识论反讽的起点。

从古典修辞到后现代话语, 反讽以自我分裂的形式参与知识与叙事的建构。古希腊修辞传统中的 *eirōneia* (反讽) 是通过否定来表达肯定的修辞, “语义反转和语用评价两种功能, 都隐含在希腊词根 *eironeia* 中, 该词根意味着掩饰与探询: 既存在意义的区分或对比, 也存在质疑与判断” (Hutcheon 52)。德国浪漫主义者将反讽视为自反性的意识形式, 认为艺术家会在创造的同时反思创造本身。在当代文学理论中, 反讽只是修辞手段, 也构成揭示语言、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关键范畴, “成为一种世界观和认知模式” (但汉松 89)。德曼 (Paul de Man) 谈到语言的滑动特征时认为, “反讽呈现为瞬间发生的过程” (225), 是暴露语言“断裂”的机制。布斯 (Wayne C. Booth) 提出“稳定的反讽”概念, 让反讽超越了语言的自我解构, 强调其在文化语用中的连通性 (3)。后现代时期, 反讽的理论焦点进一步转向话语结构。哈琴 (Linda Hutcheon) 指出, “反讽兼具语义和语用两方面的特殊性” (A Theory 52), 是话语内部的批评形式。她将反讽与戏仿并列为后现代文本的核心策略, 指出二者通过“双重性与差异性的混合”在模仿中实现批判 (64)。《牛顿书信》的叙述者不断在模仿、表述、解释与误解之间摇摆, 他的自我意识通过“言内”与“言外”的双层意义生成 (42)。书写历史的理性与无法写出历史的实际结果产生了裂痕, 呈现出“言行不一”的反讽。

叙述者的书写意志难以抵抗身体经验的牵引, 表明理性不能从个体不可化约的经验中超脱。他总是受困于身体感受, 思想被身体的物质性侵入, 例如“感觉到一个小而硬的、无痛的肿块” (Banville 6), 有一种“模糊的不适” (6)。感官细节构成反讽的媒介, 如哈琴指出, “反讽‘发生’[……]于各种各样(言语、视觉、听觉)的话语中” (哈琴 7)。叙述者频繁被周遭的感官景象打断, 包括“持续不断的喧嚣, 小母牛嘶鸣, 拖拉机发出低吼” (Banville 4), 注意力愈发涣散。“坐在窗前的桌子前, 阳光照在紫丁香上, 让[他]想起了弗劳恩堡的科普尼康的康奈尔, 恩加丁的尼采, 甚至是牛顿本人” (49-50), 理性之象征亦被感官图景所包裹, 思想与风景重叠, 历史与感受相融合。小说呈现出感官化的认识论, 理性被架构为经验性事件, 又在感官的过剩中解体, “感官的狂热魔法使[他]感到害怕”

(53)。理性与感性、分析与幻觉交错出现，将他的理性叙事推入非理性的“夜世界”(59)，在期待以理性追求确定性时，难以自控地被身体现实引向不确定性。

班维尔把叙述者安置在一个被光、镜、玻璃、窗口反复折射的空间中。他说，“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玻璃，世界可以毫无阻碍地透过我，如同别人镜子里的银汞影子”(57)。被“透过”的主体缺失了坚实的内在性，暗示理性之内核被抽空了，主体无法从内部生成意义，只是光线与视线的被动承载者。镜中的位置是重复、再现、自我异化的空间，进入镜子，意味着进入自身影像构成的替代形象中，理性思考也被镜像牵引，无法作为稳定主体性的中心。叙述者从“观看”世界的位置跌落，被自身镜像所观看、包围，居于“一个完全‘出自他们自己’的世界，不管是否与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Imhof 165)。于是，理性的话语在自我重复中逐渐变得空洞，直至成为自我讽刺的形式。小说呈现出后启蒙主体在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后的境况：在追寻理性之时，却陷入自我的镜像之中。

反讽构成后启蒙主体的认知与存在方式。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从自身的不成熟中走出”(54)，奠定了启蒙理性等于自我实现的思想传统。然而，班维尔使用反讽结构扭转了这一理念，叙述者在追寻理性自我的过程中，未能实现自我整合。他原以为传记写作能揭示牛顿心灵的真相，却发现事实在表面不断滑移，“生活、世界和自我的知识似乎成了可笑的误解”(Banville 41)，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是牛顿书信的基础”(Imhof 165)。小说的知识结构依赖否定和差异来生成意义。叙述者不断推迟对真相、记忆与牛顿遗稿的判断，呈现不封闭的认识论姿态，反讽则通过“承认权宜性和偶发性，抵消任何想要认定‘真理’之[……]僵化的立场”(哈琴 58)。反讽成为“主体—世界”关系的重建机制，且世界和主体都不再是确定的。理性被化为一种反讽力量，消解了追求理性之人的主体性。这种认识论危机直指后启蒙诗学的命题。

二、自指的语言与理性自反性

班维尔侧重展现文本语言的破裂，以模仿与偏离的双重姿态揭示理性叙事的建构性。自柏拉图以来，模仿被视为文学再现的基本方式。在后启蒙语境下，模仿转向对语言、历史与主体构成的自我指涉。《牛顿书信》中的书信体结构一方面模拟科学理性的客观话语，另一方面又不断破坏这种体制的权威，暴露出主体的易感性、失序与语言的失效。小说反复评论写作本身，可被称为“自我折叠”的文本。叙述者既将牛顿书信置于文本中心，也承认写作之难以为继、记忆之不可靠。他凝视牛顿的信件，牛顿的语言也在反向“凝视”他。书写的“主体”与被书写的“他者”在镜像反射中不断交换位置，使历史与当下倒置，也

使叙述者陷入“自我模仿”的回路。他的叙述“从内部说话”，进入反讽的话语内部，又在其中完成解构。班维尔使用启蒙史学的叙事框架作为反讽的“背景”，以叙述者的自我怀疑与语言的自我消解作为反讽的“前景”。叙述者对牛顿的研究模仿的是理性话语与科学史学的客观叙事，他自身模仿着启蒙主体对真理的执着。然而，他的写作越接近理性中心，越暴露出理性的不实。牛顿不再是理性的化身，反而成为被语言所吞噬的主体。最后，叙述者无奈地说道：“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不再是一个历史学家。”（Banville 70）当他陷入彻底的自我怀疑时，文本也几乎陷入停滞。

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指出，后现代叙事被“分散到由叙事性、指称性、规范性、描述性等不同元素组成的叙事语言的云团中”（xxiv）。分散的语用功能被班维尔转化为反讽的美学结构，叙述者的语言不断在解释与自我否定、指称与想象、记忆与误读之间摆荡，汇聚起多个“语言云团”与相冲突的意义。叙述者不断引用、转述、修正自己的话语，他觉得自己“几乎没有做实质性的工作。[除了]划掉了一两句话，重新排列了一段文字，纠正了几个用词错误”（Banville 50）。理性活动退化为形式上的重复，划掉、重写、纠正的过程代表知识生产的自指性循环。每一次修订都撤销了既有的阐释，在文本内部实行了一次否定。这样的语言形式是“自我消解的”（Fish 42），“理解本身的可能性都被置于怀疑之中”（vii）。小说不断推翻语言层面的理解，让书写与解释陷入有效性危机。

叙述者阅读牛顿写给洛克（John Locke）的信，其中的第二封语义混乱、情绪异常。他认为这封信最能揭示牛顿的内心，它“反映并包含所有其他内容”，就像“凸面镜”（Banville 50）。“凸面镜”既隐喻着启蒙理性“从整体再现世界”的雄心，又暗示这种再现将是扭曲的。叙述者花了七年时间，最后却“对文本的首要地位失去了信仰”（1），无法理解牛顿，也无法理解自己，并用一句“语词负我”（1）来定调自己的徒劳。如哈琴所言，“反讽公开地通过延宕和差异来制作意义[……]揭示出所有语言的问题重重的本质”（《反讽之锋芒》65）。历史材料不再是透明的证据。作为历史学者，他的解释做不到完全还原，对文本的操弄也是带有个人性的话语行为。

在叙述者看来，牛顿的表达脱离了语言，他说：“它们不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它们本身就是自身可能言说的事物。”（Banville 50-51）叙述者因此不断揣测、补写——这种不完整性象征着理性本身的缺憾。书信体形式原本象征着启蒙时代的交往理性与知识的传递机制，代表思想的可交流性，但班维尔将其推向语言“自我封闭”的一端，信件成为沉默的文本，是对理性语言之透明性的无效怀旧。牛顿也在信中表示，他未曾完成的表述超出了语言的边界，“既不是拉丁语也不是英语，而是一种我不认识其中任何词汇的语言”（51）。由此看来，牛顿的书信既是历史资料，又是不可译的他者语言，使解读总是陷入误读。书信末尾几乎成了启蒙理性自白的“墓志铭”：理性追求普遍的语言，最终发现语言本身

即是审判它的“未知法官”(51)。叙述者“建造了一座思想宫殿,但那只不过是正在倒塌的纸牌屋”,最终“无法用语言表达任何东西,尤其是通过语言表达真理”(Imhof 163)。叙述者的解读永远无法抵达真义,他的书写是一场无法完成的阐释活动,理性叙事被反讽地呈现为“失语的修辞”。叙述者想要像牛顿那样解释现象,却最终只能书写“关于写作的失败”。这种自反性让小说成为启蒙传统的自我挽歌。理性试图说出自身,却在被说出、被写出之时失去效力,知识最终被反讽化为对自身界限的觉悟。

三、后启蒙时间经验与理性历史性

《牛顿书信》中的碎片式回忆与错置的时间取消了线性逻辑。叙述者在乡间庄园度过的数月成为时间的“陷阱”。叙述者意识到“乡村的时间是不同的”(Banville 4),觉得“也许这种错位感[……]就是超越时间的时间感,这个夏天成为自成体系的单位,与普通世界的时间分离开来[……]未来已经不复存在”(49)。班维尔将启蒙史学的叙事形式转化为时间上的“修辞”,叙述者的时间感模糊不明。小说的时间观构成不同的历史哲学,过去与现在交互侵入,理性被构造为被时间经验折射的感知结构。他从历史学家变为了失落的、“漂浮的”主体,“像死海游泳者一样懒洋洋地荡漾”(49),被“时间性”(temporality)的断裂吞没。施莱弗(Ronald Schleifer)区分了“启蒙时间”与“后启蒙时间”,指出启蒙时代所定义的时间是“同质且空洞的时间”,“时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作为知识和经验的个体主体是超时间的”(2)。这套假设在20世纪早期被动摇,人们“在时间中前进,体验着时间流动的影响”(Fish 394),并随之作出反应。这部小说体现的是有限性时间的叙事逻辑。叙述者迷失于乡村时间,否定了启蒙时间空洞的连续性,其时间不可连续的断裂经验也定义了后启蒙性。他既感到自己在“永恒的午后”(Banville 4)而惊慌失措,又同时被持续的噪声、动物的动静所包围。时间被物质化、感官化,是由事件、感知与物的介入不断打断、缠绕与重新构形的时间,组成后启蒙时间中“由历史事件、意义和意识构成的‘星丛’”(Schleifer 3)。这种时间体验让他逐渐失去对主体性的掌控,感到“自己与现实脱节了,仿佛只是抽象的概念”(Banville 5)。作为知识和经验的主体不再能够超越时间。

小说中的时间经验包括对延迟的认知。叙述者的理解总会晚一步,“等待现实重新对齐调整”(41)。文中的时间构造围绕三重延宕展开。首先,叙述者多次回到信件的阅读,却无法理解。其次,他的写作被中断,每一次修订都是在重演失败。最后,他的情感关系同样陷入循环与停滞状态,仿若重复着牛顿孤立的状况。理性叙事时间的中断、折叠、空耗与循环,形成了对时间经验的“反讽化”处理,破坏了事件与叙事的同步。延迟、空白与循环,都是

后启蒙时间意识的符号,将理解从“进步的时间”转化为“回声的时间”。在德曼看来,反讽本质上是一种关于时间的结构,制造出的是“时间困境”(222),揭示出主体无法与自己的过去或当下一致。牛顿的书信所代表的过去与叙述者当下的生活不断交错,呈现出后启蒙时间中“对过去与现在之间关系的不同安排及不同的表现方式”(Schleifer 3)。叙述者的认知总被过去与未来的双重缺席撕裂,他的写作成为对延迟的真理的徒劳追索。小说中的反讽将“时间经验的流动分裂为:一个纯粹迷误的过去,以及一个永远受到深陷于不真实状态搅扰的未来”(de Man 222),是“无穷无尽、不会通向任何综合的过程”(220)。反讽的能量在于对时间不断拆解、不断否定、永不整合。叙述者的主体性在后启蒙时间中被时间性的碰撞“压缩、去心理化”(Schleifer 3)。在时间的循环中,理解的努力构成了误解的延续。

时间的反讽破坏了启蒙史学的进步逻辑,也改变了主体与历史的关系。叙述者无法再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将过去纳入理性秩序,只能在时间重复中体认历史真实之不可抵达。是否能够完成历史的书写这个问题萦绕于叙述者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呢?寻找那条裂缝,再次爬进那宽敞而方便的坟墓吗?”(Banville 80)“裂缝”与“坟墓”象征让叙述者反复陷落的时间结构,既不断回到牛顿信件残缺的过去,又不断陷入自我重复与认知的僵局。他觉察到自己会回去完成那本书,但试图完成的意愿却不能指向启蒙式的成就,在被迫的重复和循环中,他因永恒的未完成性而无法停止。未来不能保证进步或救赎,而是另一种断裂的、“新的废墟”(81)。这种时间意识亦是整部小说所呈现的后启蒙主体的境况。

时间的反讽最后指向的是历史的不同样貌。反讽是历史经验本身的“偏离结构”,“把陈述的和未曾陈述的加以对立而形成,但却是‘有所侧重’的一种话语模式,因为它不对称、不平衡,偏向于默然的言外之意”(哈琴 39)。《牛顿书信》不断利用“未曾陈述之物”来动摇历史叙事,历史由此变得多义。小说偏向于历史的空隙、沉默与无法言说之处。班维尔将私人时间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如小说中几个人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们干杯庆祝什么呢?’‘八月二十七日。’”(Banville 37)语调的随意暴露了历史记忆的空洞。1979年8月27日发生的两起血案,即爱尔兰共和军暗杀蒙巴顿勋爵事件与沃伦波因特伏击事件,却化为茶会式的闲谈。在这里,反讽将历史事件纳入琐碎的日常时间,消解了重大的意义,“引发人们对所描述事物的本质或描述本身的不充分性产生反讽性的重新思考”(White 37)。“恐袭日”被调侃为“辉煌”,这样的场景揭示了后启蒙时间经验的悖论。历史也跳出因果链条,形成主观结构,以被审美化、被戏谑化的形式回归日常,成为现代主体不断经历的无意义时间。班维尔揭示了历史修辞的虚构性。理性、历史与叙事既在形式上相互模仿,又在模仿中自我消解。启蒙史学在这样的叙事中被转化为文学叙事,理性成了文学化的怀旧对象。

小说中的理性的断裂没有指向虚无,而是通向新的时间意识。反讽“首先是要创造某

种新的意义”(哈琴 67)。历史的断裂反而让时间的意义更为丰盈,因为在失去连续性之后,主体获得了对时间的反思。班维尔把反讽作为一种时间诗学,时间被体验为历史意识的生成过程。理性维持着与过去的伦理距离,在不断阅读中被牛顿“召唤”,却始终无法完全进入其语言世界。反讽成为尊重历史的形式,拒绝以解释之名去误读、占有历史的“沉默”。牛顿这一符号被置入多重语境中,融入叙述者的私人情感、误读、幻想及记忆残片,使理性无法占据历史的中心。结尾处,叙述者考虑或许“会拾起那本书并完成它”(Banville 81)。他在理性动摇后继续书写,是为了在不再透明的语言中维系思考,令理解与未知保持开放。尽管作品承认语言的有限性和知识的虚构性,但它依然在虚构中维系着对历史的讲述与人文意识。

《牛顿书信》揭示了后启蒙时代知识与经验的不对称性,其反讽策略反映出当代文学重新思考理性、主体与叙事间关系的重要趋向。不同于现代主义对理性消亡的悲剧化书写与后现代式戏仿,班维尔的后启蒙式反讽内嵌于叙事结构,使理性在文本内部被消耗、延异、悬置与更新^[1]。反讽在修辞层面成为叙述与解释历史的方法,在历史哲学层面体现出历史自身的悖论性结构,在经验论层面成为个体在历史中的存在方式。这样的反讽“既可以是批判性的建设,也可是种破坏”(Hutcheon 32)。文本虽模仿了启蒙史学的言辞,博得了权威之表象,但又不断在内部揭示这种权威的有限,消解其模仿的尝试。小说中的主体无法以理性逻辑整合经验,只能在断裂中重构意义。时间表现为延宕、循环与折叠的结构。历史也不再是可被直接复述的事实,而是在语言自反运动和时间的断裂中不断被体验的过程。但在这诸多反讽之中,作品依然保留着持续的理解欲望和一种无法满足的、不断生产意义的丰盈性。班维尔让反讽成为批评与延续理性的方式,利用理性本身的批判能力来超越启蒙史学,为后启蒙时代的思想实践带来新的诗学生命,亦为理解当代英语小说中理性危机的文学呈现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框架。

注释 [Note]

- [1] 反讽是班维尔创作中反复使用的叙事策略,从“革命三部曲”与《诱惑者》(*Mefisto*)对理性与秩序的去中心化书写,到之后《证据之书》(*The Book of Evidence*)等作品对道德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反讽性呈现,反讽使文学成为展示认知限度与意义不确定性的手段。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anville, John. *The Newton Letter*. David R. Godine, 1987.

- Booth, Wayne C. *A Rhetoric of Irony*. U of Chicago P, 1974.
- Dan, Hansong. "The Anarchists in Conrad's *The Secret Agent*: A Revisit." *Foreign Literatures*, no. 4, 2020, pp. 83-93, 155. [但汉松:《重审康拉德〈间谍〉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载《国外文学》2020年第4期,第83-93,155页。]
- de Man, Paul. *Blindn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1989.
- Fish, Stanley Eugene. *Self-Consuming Artifacts: The Experience of Seven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U of California P, 1972.
- Hutcheon, Linda.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U of Illinois P, 2000.
- . *Irony's Edg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Irony*. Translated by Xiaowen Xu, Henan UP, 2010. [哈琴:《反讽之锋芒:反讽的理论与政见》,徐晓雯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 Imhof, Rüdiger. "'The Newton Letter,' by John Banville: An Exercise in Literary Derivation." *Irish University Review*, no. 2, 1983, pp. 162-67.
- Kant, Immanuel.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by H. S. Reiss, translated by H. B. Nisbet, Cambridge UP, 1991.
- Lyotard, Jean-François.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U of Minnesota P, 1984.
- Schleifer, Ronald. *Modernism and Time: The Logic of Abundance in Literature, Science, and Culture, 1880-1930*. Cambridge UP, 2000.
- Smith, Eoghan. *John Banville: Art and Authenticity*. Peter Lang, 2014.
- White, Hayden.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P, 1973.

◇责任编辑:夏开伟

FLC

文学伦理与审美研究

论《外围黑暗》中的伦理错位与审丑表征

◎ 张小平

内容提要: 麦卡锡的后现代主义南方小说《外围黑暗》重写伦理错位题材,在审丑表征中赋予其新的意蕴。小说时空背景与人物设计的高度抽象,对神话原型的挪用和戏仿,以及对复影与双重性等叙事策略的运用,既赋予麦卡锡的伦理错位表征独特的审丑文化意蕴,也让小说彰显了后现代寓言的警世魅力与暗恐审美效应。研究《外围黑暗》中的伦理错位与审丑表征,旨在说明麦卡锡小说创作在走向南方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在推进和超越这一传统。

关键词: 科马克·麦卡锡 《外围黑暗》 伦理错位 审丑 暗恐

中图分类号: 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126-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世纪美国小说‘混沌’书写研究”(21BWW049)

作者单位: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9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4

Title: On Ethical Aberration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Ugliness in *Outer Dark*

Abstract: *Outer Dark*, one of the postmodern Southern novels by Cormac McCarthy, revisits and reinterprets the important literary motif of ethical aberration. While depicting its ugly manifestations, the novel also endows them with new implications. The abstractness of the novel's sett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its rewriting and parody of religious archetype, and its employment of double and the trope of doubleness not only endow McCarthy's presentation of ethical aberration with a culturally inflected uniqueness of aesthetic ugliness, but also foreground the work with the compelling appeal of a cautionary postmodern allegory and the distinctive uncanny aesthetic effect. An analysis of ethical aberration and its presentation of aesthetic ugliness in *Outer Dark* can be significant in helping us recognize that McCarthy's creations not only pay homage to the tradition of Southern American literature but also develop and go beyond it.

Keywords: Cormac McCarthy, *Outer Dark*, ethical aberration, aesthetic ugliness, uncanny

Author: Xiaoping Zh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China.

美国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被公认为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Bendixen 122），曾被文学评论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盛赞为美国文学“当世最伟大的四位小说家”之一（Brosi 14）。麦氏的小说创作可分为早期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小说与中后期的西南部小说两个阶段^[1]。其中，《果园看守者》（*The Orchard Keeper*）、《外围黑暗》（*Outer Dark*）、《上帝之子》（*Child of God*）、《萨特利》（*Suttree*）等作品皆以阿巴拉契亚西部山区为其创作“原乡”，杂糅了美国南方小说的怀旧风格与哥特元素。与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常借美国种族矛盾披露南方社会与文化痼疾不同，麦氏通过针砭阿巴拉契亚山区底层白人贫民的生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对人的控制、掠夺和压迫。与《押沙龙，押沙龙！》（*Absalom, Absalom!*）一样，《外围黑暗》围绕家庭成员，尤其是兄妹关系伦理错位这一美国南方文学中的重要题材进行重写。就伦理学而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的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门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胡贝克、张玫玫 172）。麦氏在《外围黑暗》中对家庭成员道德操行上的伦理错位书写就以“审丑”（aesthetic ugliness）的方式形成了伦理反思的正向意义。麦氏于 20 世纪 60 年代走入美国文坛，其小说无疑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张立峰等 167），融合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下形成的改写、戏仿、复影与双重性等多元叙事技巧。上述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在《外围黑暗》中的运用，使得麦氏小说在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之余，还包含了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等二元对立思维的拆解和重构。有鉴于此，研究麦氏阿巴拉契亚山脉小说，尤其是学界鲜有涉猎的《外围黑暗》，既有助于在整体上把握对麦氏小说的理解，也能管窥美国南方文学在当代的嬗变与革新。

正确的价值叙事不仅赋予社会正确的道德方向，更是社会良性发展的精神根基。家庭成员在道德操行上的伦理错位，是西方社会的负面文化现象之一。麦氏重新审视美国南方文学传统对伦理错位这一文学母题的表征和书写，无疑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错误价值叙事、不良道德操行和负面文化现象的反思。其小说中的审丑表征与叙事方式，不仅继承了美国南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伦理错位书写上有所推进。《外围黑暗》将小说人物和故事发展的时空背景高度抽象化，使其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后现代主义寓言的效果。小说对神话原型的征用和重写实则为了挪用和戏仿，旨在警醒世人，既要当心人性的丑陋，也要提防伦理错位这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程造成不良影响的“文化无意识”在当代社会的复魅和重归。作为叙事策略，复影与双重性在《外围黑暗》中的运用，不仅有助于小说完成对伦理错位的审丑表征，也对建构小说独特的暗恐美学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麦氏对伦理错位的审丑书写，不仅是对传统文学母题的重访，更是由于复影与双重性等后现代主义叙事策略的运用，进一步审视、推进乃至超越了这一母题。麦氏对家庭成员间人伦失序问题的正视和对伴随这一问题而来的病态、畸形、堕落的资本主义混沌世界的书写，不仅宣告了美国南方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和家庭共同体的解体，更是隐喻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衰败和崩溃。

一、伦理错位：审“丑”对象与恶的普遍性

伦理错位是一种伦理越界或失衡现象，通常指生物学意义上具有近亲关系的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也指社会学意义上准近亲关系者之间存在的、为社会风俗与法律所禁止的不正当关系。中西文化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从无知到禁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尽管被社会明确禁止，这一黑暗倾向仍可能潜藏于人性深处，难以通过教育与文化加以规训或约束。作为“文化无意识”深处的“肿瘤”，伦理错位是一种非理性邪恶，会对文明的良性发展及社会与家庭的有序和谐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文学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客观的能动反映。伦理错位正因其“禁忌”和“错位”的“丑陋”与“邪恶”成为中西文学的重要母题之一。中西方作家们借书写相关母题，不仅批评人性的黑暗，也告诫世人要形成正确的伦理取向，从而让社会和家庭走向有序、良性与和谐的发展之路。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文艺美学多将注意力置于‘美’的层面，然而‘丑’亦是自然、社会、人及艺术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特殊审美对象”（胡铁生 176）。因此，审丑与审美当受同等重视，且二者多相互关联，辩证统一。

艾略特（T. S. Eliot）曾说，“在任何时代里，真正艺术家之间，我认为有一种不自觉的联合”（278）。作为麦氏小说创作之“父”，福克纳大部分小说如《沙多里斯》（*Sartoris*）、《喧嚣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蚊群》（*Mosquitoes*）和《我弥留之际》（*As I Lay Dying*）等，都有针对多种人伦失序的表征。如果说福氏的相关书写表征了“美国南方的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南方贵族家庭的解体 and 衰落”（张立新 143），那么麦氏小说的相关表征则是在继承和重访的基础之上，借由处处惊心的恐怖描述为读者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混沌世界”。《外围黑暗》《乘客》（*The Passenger*）、《海星圣母》（*Stella Maris*）中的兄妹，《上帝之子》中的父女，《血色子午线》（*Blood Meridian*）中的（代）父子，以及“边境三部曲”中的兄弟等关系之间的伦理错位，不仅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际关系准则和道德规范的违背与逾越，还折射出美国消费主义价值观导致的伦理取向错位和社会人伦的扭曲。

对于麦氏而言，人类是一群丑陋暴虐的“耶胡”，“非理性之恶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张小平，《“一切都需要仪式”》136）。其作品中的病态、丑陋及暴虐现象都可理解为麦氏借此审视人的本质，以揭露和批判人性的暗面，实现对人类的真正关爱。对伦理错位的审丑表征了美国南方传统价值观和家庭共同体的解体，更隐喻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衰败和崩溃，甚至宣告了美利坚民族“上帝选民”神话论的破灭。尽管在福克纳笔下，人有丑陋和邪恶的一面，但尚有主体性的存在，《外围黑暗》却借小说人物库拉这一美国“新亚当”的黑暗面，宣告了人性恶与丑陋的亘古不变。

《外围黑暗》这一题名具有象征之意，麦氏借此暗示，人性恶造就了人性的荒野，最终使得人类世界走向彻底的“外围黑暗”。麦氏大部分小说都有西部边地、幽暗森林、荒漠平

原等荒野景象的描写。这种以景喻人的创作策略表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孤独、疏离与陌生,也使小说人物的内心黑暗成为荒野景观的一部分。麦氏小说对文明与荒野关系的呈现不止于前者对后者的胜利与征服,有时也表现为西方文明的退化,一些人物表现出返祖现象。“尽管‘向善’是人类社会中伦理道德追寻的终极取向,但是人在现实生活中,‘作恶’却又无所不在[……]左右着人的实际行动的潜在‘准则’”(胡贝克、李增 140)。恶在麦氏小说中表现出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性,似乎不受文化、宗教、法律及其他各项社会规范的约束和控制,甚至蔓延与升级,最终出现类似“食人”的末世惨象。

《外围黑暗》中库拉兄妹关系的错位和扭曲是麦氏对人性荒野最准确的表征。库拉为掩饰罪恶将新生儿丢在树林,而当妹妹瑞丝要求为孩子献花时,库拉“长长的黑影踩在她的影子上”(McCarthy 33)^[2]。影子是自我的延伸。兄妹的影子不仅重叠,甚至前者还踩在后者之上。联系到瑞丝转身面对兄长时的惊恐反应,小说似乎暗示库拉不仅对妹妹施暴,并且在权力关系中对后者有所压迫和控制。在麦氏看来,伦理错位由于其对良性、有序与和谐发展的伦理取向的违背而破坏了文明结构的稳定性。换言之,伦理错位的多样化存在,是人性中恶的惯性和普遍性存在的重要隐喻。

《外围黑暗》的时空背景高度抽象化,小说对库拉兄妹的居所没有明确提及,只是模糊指出他们住在一个偏僻的森林里。库拉需长途跋涉才能到达集市购置生活用品,等他到达时却是星期天。库拉兄妹没有时间概念,小说也没有提到他们参与周日的社会活动。显然,他们与社会之间有着物理与精神上的双重疏离。事实上,叙述者常使用“他”和“她”来称呼库拉兄妹,这种对人物身份的抽象化处理也进一步说明了恶的普遍性。

二、征用与改写神话原型:审丑表征与“外围黑暗”

戏仿具有双重编码性,往往借助改写、模仿、改造、拼凑、借用等方式实现对叙事形式的实验和创新,是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重要叙事策略之一。麦氏在《外围黑暗》中对库拉兄妹的刻画就征用了西方神话原型,旨在戏仿和拆解传统。在《圣经》故事中,夏娃为亚当的肋骨“所造”,二人偷尝“禁果”的行为成为人类“原罪”的来源,也隐喻兄妹关系的伦理错位注定导致人的堕落。瑞丝的人物形象是枯瘦卧床的“病人”,也隐喻了其“罪人”身份。库拉兄妹为社会所不齿,只能选择自我放逐。瑞丝为寻找孩子,孤身一人穿过森林、村庄,甚至常与活跃在荒野中的神秘“三恶魔”(The Triune)擦肩而过。“三恶魔”由哈芒、持枪歹徒与白痴组成,隐喻扭曲了的“三位一体”。瑞丝经常挨饿,产后长期身体不适,这是麦氏对她病态情欲的另类隐喻,暗示对其犯下“原罪”的惩罚。麦氏小说里,真正成熟的母亲形象经常“缺席”。瑞丝身为母亲,却背负着神对人的诅咒。当她寻子未果,面对孩子死后的灰烬之时,其未来之路也陷入了迷茫。小说人物几乎都在“途”中,却没有任何

成长的可能。叙事情节看似“在挪动，实则没有丝毫发展”（张小平，《“混沌三明治”》91）。麦氏并未给予其女性人物获得灵魂救赎的机会，而是将之钉在了“原罪”的十字架上。联想到美国人常被看作被放逐到新大陆的“子民”，可以说，麦氏通过瑞丝被逐出“伊甸园”后命运的“无根”与社会的疏离及其人生之路的迷茫，来嘲弄和反讽美国人的历史身份，昭示其作为“上帝选民”的荒诞。

库拉的人物形象相比瑞丝稍为复杂，也被表征为“病人”。他不仅患有“传染病”，还是德性上的“瞎子”，对社会危害极大。首先，库拉寻妹途中遇到的所有人物，包括地主、乡绅、牧师等都被“三恶魔”杀死。其次，库拉与歹徒彼此认同。他不仅接受了哈芒给他的一块“纤维粗糙不太容易咀嚼”（179）的肉，还与后者在关于命名的观点上不谋而合。最后，哈芒指出，“有些人虽有两只眼睛，但形同瞎子”（240），暗示他对库拉罪行的审判。库拉看到一名盲人走向沼泽却无动于衷，表明盲人正是库拉作为德性上的“瞎子”的外在之“相”。

库拉之“病”还表现在他内心的“残缺”。他不仅将孩子弃于荒野，还在孩子性命受威胁时拒绝承认生父身份，彻底沦为“三恶魔”杀子的同谋和共犯。库拉“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物质层面，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Walsh 109）。作为一个充满悖论的“恶人”符号，库拉在小说中常被当作杀人犯或盗墓贼，遭人轻视、误解和追捕，甚至被看作造成猪群坠崖的“恶魔”。与麦氏“恶人”法官霍尔顿或旭格一样，库拉能言善辩，与地主争论清教伦理。在被当作小偷送到乡绅处且辩解无果时，库拉只能用符号“X”代替签名。符号“X”本身的未知性，强化了库拉身份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如果我们将库拉看作亚当原型的映射，那么死去的孩子便是亚当的“种子”，是作为“上帝选民”的美利坚民族的“私生子”，是人类繁衍罪恶的“根”。库拉放弃孩子就是放弃“新亚当”的身份。父子关系的扭曲和断裂，不仅使得美利坚民族的未来成了“灰烬”，也彻底斩断了人类血缘延续的纽带。因此，库拉的罪恶不再是简单平面的，其罪恶故事也超出对被逐出“伊甸园”的罪人故事的“再现”。孩子成了库拉罪恶的献祭品：“刀片在火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夜色下猫的斜长而恶毒的眼睛[……]黑色的血液不断涌出，顺着它裸露的肚子流淌。”（244-45）麦氏小说对暴力的呈现堪称恐怖。正如马克思所言，“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821）。如果将暴力置于“资本主义文化产物”这一语境下，便可明白麦氏对孩子被杀这一暴力行为表征的深意。麦氏在为读者呈现人类末日景象的同时，也在宣告人类社会因价值和伦理取向的扭曲和畸形而彻底堕落。这是对小说题目的再度呼应，更是借人性深处的非理性邪恶再次印证了《马太福音》中的断语：“那些本应承受天国的人会被赶出去，在黑暗里哀哭切齿。”（8:11-12）当库拉漠然面对孩子的死亡时，他已彻底堕入“外围黑暗”，没有救赎，更无未来。

三、复影与双重性：审丑策略与暗恐美学

“后现代主义生来就有双重性”(Nicol 31),而后现代主义诗学强调“既……又……”而非“非此即彼”(16)。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暗恐具有典型的双重性,是“奇特的熟悉与陌生的混杂”(Royle 1)。双重性也是一种混沌性,毕竟暗恐本身的“熟悉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识中的无意识”,使其本身具有悖论性、不确定性和含混性等后现代主义批评的重要特征。暗恐是一种熟悉的“在家”感突然在无任何预兆的条件下出现而带来的恐惧感(18),也是“‘压抑的复现’的另一种表述”(童明 106)。用于心理分析时的暗恐强调非家和家的并存,它在文学作品中则与复影、重复等叙事策略相联系。内心重复的冲动最令人震惊的结果便是复影。这种自我扰乱能唤起暗恐感,同时伴有阉割、失落和死亡恐惧(Freud 142)。作为一种不自觉的压抑的重复,复影是暗恐产生的原因,也是唤起暗恐感的手段。暗恐作为一种负面美学效应,着眼于审美主体的恐惧,令人恐惧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其他因素,如压抑物和被压抑物的回归及一种无意识缺席的在场等。

《外围黑暗》在内容与形式上呈现出复影的存在与双重性,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且似是而非的暗恐审美氛围。“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审美的基本原则”(胡铁生 179),但“就真实性而言,形式要比客观存在更为真实”(Flew 461)。我们仅以库拉的压抑为视点,说明复影作为伦理错位的审丑策略。围绕库拉丑恶行径的暴露,其恐惧便以复影的形式出现过多次。第一个复影是库拉和瑞丝的孩子。孩子不仅是库拉“原罪”的复影,也是揭露他罪行的复影。当孩子被补锅匠捡走后,库拉内心的焦虑和恐惧与日俱增。库拉追寻妹妹的目的不是找到她,而是找到二人的孩子以消除内心的恐惧。如此,引起库拉内心焦虑和恐惧的第二个复影随之出现,这便是活跃在荒野上的“三恶魔”。他们是库拉内心恶的复影。文本中只有库拉和补锅匠能与恶徒狭路相逢,且后者还能“跨越”文本的斜体部分进入正文,堪称叙事内容在物质影像上的形式投射。就孩子而言,其存在就是“压抑物”的回归,只有除掉才能掩盖库拉之罪;对歹徒来说,从斜体部分进入正文,意味着他们帮助库拉完成欲为却不能为的事情,便可从人类道德理性避免的恶之不在场获得与库拉同命运的非理性在场。因此,他们不仅是库拉急于掩饰并毁灭罪证的恶的第二个复影,更是库拉内心潜藏的恶幻化成的歹徒的物质影像。库拉的恶正是人类原罪的现实映射。

各种规则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形成和出现,旨在压抑和克制人性中最为本初和原始的欲望。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伦理错位禁忌产生的必要性,也是瑞丝寻子途中总能得到救助而库拉却屡受惩罚的原因。补锅匠是引发库拉焦虑和恐惧的第三个复影。前者拒绝交还孩子,甚至与瑞丝讨价还价,说明其行为的自私与功利。孩子的存在具有唤起库拉恐惧和压抑复现的可能性。救助孩子是人性善的“在家”行为,拒绝交还孩子却是人性恶的“非家”行为。补锅匠携带孩子仓皇而逃的“非家”行为,是对库拉“在家”焦虑的投射,体现了一种“在

家/非家”的暗恐感。作为库拉内心善恶挣扎的物质影像，补锅匠既掩饰罪证又试图救助孩子的行为，与库拉的心理状态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补锅匠最后被“三恶魔”杀死在林中，这不仅帮助库拉完成了内心恶的愿望，更彻底掩盖了库拉与瑞丝“孽缘”的罪证。小说对补锅匠善恶同体的表征旨在警醒世人，恶并不会因人的道德与理性的增长而彻底消失，相反，某种非理性的恶会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循环往返，就如无意识中被压抑的事或物，总会唤起重复的冲动并在人类社会“返魅”。

盲人是引发库拉焦虑和恐惧的第四个复影。库拉感到恐惧，既是怕罪证败露，亦是忌惮罪恶行径本身被冥冥中的“眼睛”看到。首先，《外围黑暗》的题目就与“眼睛”有关，暗示灵魂的黑暗源于信仰的崩溃。库拉漠然看着盲人走向沼泽，恰好说明其心灵失去“眼睛”的辨别之力。其次，歹徒视库拉为有眼的“瞎子”，直指其内心之恶遮蔽了善的判断。作为“三位一体”的变体，“三恶魔”是审视库拉罪恶的“眼睛”，能从库拉恶的形象中分离出来回视自身，对库拉构成了阉割恐惧。最后，文本对孩子的细节描写也有意凸显了“眼睛”，甚至刺向孩子的刀片也被喻为“猫的斜长而恶毒的眼睛”（244）。不但孩子成了库拉失去善恶判断能力的影像，“刀片”也是唤起库拉恐惧，审视其灵魂黑暗的另类“眼睛”。

《外围黑暗》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双重性。库拉兄妹的“孽缘”在故事展开之前便已终结。小说结尾也非传统意义上的结尾。文本最后，几乎所有人物都聚于林中空地。这片空地既是故事开篇时库拉弃子之地，也毗邻库拉兄妹暂居的林间小屋。一切似乎都回到了起点。这种复现感既为读者营造出暗恐感，更让整个故事宛若一场“梦游”：原本不该来到人世的孩子成了灰烬；利用孩子换取利益的补锅匠被吊死在树上。小说对孩子和补锅匠的死亡并没有任何悲悯的描绘，仿佛一切都是荒野的“轮回”，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文本意义来看，《外围黑暗》的文本设置也呈双重性，体现在六个斜体部分与正文的平行并置。库拉的形象塑造同样被赋予了“双重性”。他游走在人类社会与超自然之间，既是真实的人，亦是罪恶的影像与符号。尽管旅途中的众人皆知其罪，但“三恶魔”还是对他倾力相助，甚至为他行凶。总之，复影与双重性这一审丑策略的运用，使得麦氏小说解构了西方传统思维模式上的“逻各斯中心”，有了后现代主义寓言的特点。小说在带给读者暗恐审美效应的同时，启发我们反思人、人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就人类整体而言，“向善”是追求的目标，而“从恶”却是现实存在的普遍现象。就人类的性关系来说，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39）。换言之，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能否摆脱群居的兽性蒙昧状态，并运用理性、道德和伦理等约束原始野性，告别荒野，走向文明。小说《外围黑暗》对伦理错位这一题材的选择和重写，在征用和改写神话原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新的审丑表征，不仅使麦氏成功摆脱了后现代的

文字“游戏”，也使这一题材有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照，获得了新的意蕴。正是对伦理错位这一重要的人类、文明和社会问题的正视及对其造成的病态、畸形、堕落与崩溃的混沌世界的书写，使得麦氏在融入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对这一传统的超越。作家如果要在传统中构建个人独特的文学风格，一定要在对某一文学母题的表征上创造新的意蕴。《外围黑暗》中对伦理错位的审丑表征不仅在社会现实层面有所表现，还揭露了道德伦理、文明习俗与人类原始野性之间的亘古矛盾，提醒读者反思理性与非理性、荒野与文明等关系的永恒命题。小说时空背景与人物形象的高度抽象和符号化，使得《外围黑暗》有了后现代寓言的普遍性和共适性。小说挪用和戏仿了西方经典的神话原型，且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与叙事形式上采用了复影和双重性等策略。由此，麦氏对经典文学叙事母题的重写不仅推进了美国南方文学传统，而且通过对伦理错位的审丑书写，营造出独特的暗恐审美效应。《外围黑暗》对伦理错位的书写揭示出西方社会存在的负面现象。曾艳兵指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百年历史，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有利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也有有悖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16）鉴于此，麦氏小说的伦理错位研究作为一面镜子，既折射出西方社会存在的负面价值取向，又体现出西方作家在道德书写中的伦理反思及其以审丑方式为建构美国和谐社会所作的努力。

注释 [Notes]

- [1] 麦卡锡迄今共创作了 12 部小说，通常可分为早期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小说和中后期的西南部小说。但由于麦氏在去世前一年又出版了两部小说（《乘客》《海星圣母》），小说背景设置为新墨西哥地区，因此也有学者将麦氏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阿巴拉契亚山脉小说、西南部小说与新墨西哥小说。
- [2] 小说《外围黑暗》的引文皆为笔者所译。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Bendixen, Alfred, editor. *A Companion to the American Novel*. Wiley-Blackwell, 2012.
- Brosi, George. "Cormac McCarthy: A Rare Literary Life." *Appalachian Heritage*, vol. 39, no. 1, 2011, pp. 11-15.
- Eliot, T. S.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Jingguo Luo, *A Selection of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edited by Lifu Wu, et al.,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1983, pp. 277-89. [艾略特：《批评的功能》，罗经国译，载伍蠡甫等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277-89页。]
- Engels, Friedrich.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2018.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Flew, Antony.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Philosophy: Ideas and Argument from Plato to Sartr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1.
- Freud, Sigmund. *The Uncanny*. Translated by David McLintock, Penguin Books, 2003.
- Hu, Beike, and Zeng Li. "The Ethical and Moral Mirror Effect of Victorian Thriller Novels." *Academic*

- Exchange*, no. 12, 2019, pp. 138-48, 186. [胡贝克、李增:《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的伦理道德镜像作用》,载《学术交流》2019年第12期,第138-48,186页。]
- Hu, Beike, and Meimei Zhang. "Ethical Justice and Human Nature: On the Ethical Narrative of Professional Elites in Victorian Thrillers." *Study and Exploration*, no. 4, 2024, pp. 166-75. [胡贝克、张玫玫:《伦理正义与人的本质——论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职业精英伦理叙事》,载《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4期,第166-75页。]
- Hu, Tiesheng. "Representation and Connotation in Evaluating Both Aesthetic Beauty and Ugliness: Aesthetic Study of Mo Yan's Natural Landscape Narration in His Novel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4, 2018, pp. 173-82. [胡铁生:《审美与审丑的表象与内涵——莫言小说自然景观书写的美学特征研究》,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173-82页。]
- Marx, Karl. *Das Kapital. Vol. 1*.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Publishing, 2004.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McCarthy, Cormac. *Outer Dark*. Picador, 2001.
- Nicol, Br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Postmodern Fiction*. Cambridge UP, 2009.
- Royle, Nicholas. *The Uncanny*. Routledge, 2003.
- Tong, Ming. "The Uncanny." *Foreign Literature*, no. 4, 2011, pp. 106-16, 159. [童明:《暗恐/非家幻觉》,载《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06-16,159页。]
- Walsh, Christopher J. *In the Wake of the Sun: Navigating the Southern Works of Cormac McCarthy*. Newfound Press, 2009.
- Zeng, Yanbing. "The Modern Century and Modernism in a Century—A Note on the Revision of the Third Edition of *An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Journal of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no. 5, 2025, pp. 10-17, 109-10. [曾艳兵:《“现代”百年与百年“现代”——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第三版修订谈起》,载《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第10-17,109-10页。]
- Zhang, Lifeng, et al.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hina's Cultural Security." *Social Sciences in Guangdong*, no. 1, 2025, pp. 163-76, 286-87. [张立峰等:《西方文学批评与国家文化安全》,载《广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第163-76,286-87页。]
- Zhang, Lixin. "The Taboos, Indulgence and Destruction: A Study of the Incest Matrixes and Their Meanings in Faulkner'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s*, no. 2, 2010, pp. 143-50. [张立新:《禁忌、放纵与毁灭——福克纳小说中的“乱伦”母题及其意义》,载《国外文学》2010年第2期,第143-50页。]
- Zhang, Xiaoping. "'Chaos Sandwich': Iteration in McCarthy's *Blood Meridian*." *Foreign Literatures*, no. 2, 2016, pp. 88-98, 158-59. [张小平:《“混沌三明治”——论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的迭代叙事》,载《国外文学》2016年第2期,第88-98,158-59页。]
- . "The Ritualization of Violence in *Blood Meridian*."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17, pp. 128-36. [张小平:《“一切都需要仪式”——论〈血色子午线〉中暴力的仪式化》,载《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第128-36页。]

◇责任编辑:马妮娅

推敲“秩序文化”： 启蒙崇高美学中的权力、革命与贩奴

◎ 刘诗娴

内容提要：随着 18 世纪大西洋世界最新历史档案的披露，启蒙运动中的崇高美学思想实则与欧洲帝国的殖民网络深度勾连。欧洲的民主革命与海外贸易催生了帝国殖民扩张、种族奴隶制等极端剥削形态。这一历史语境推动伯克、康德等知识精英对崇高概念予以重构，以人的超越性内核扩展启蒙“秩序文化”的审美政治编码。然而，这种抽象而异己的“美学祝圣”充满了对统治权力更迭与殖民恶性争斗的焦虑与妥协。对此，席勒试图以革命戏剧实验解构崇高美学的总体论幻象，但他自身的阶级局限令其美学实践囿于历史主义的招魂。

关键词：启蒙崇高美学 秩序文化 埃德蒙·伯克 伊曼努尔·康德 弗里德里希·席勒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366 (2026) 02-013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社会转型期英国奇幻小说中的共同体思想研究”(22BWW055)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5

Title: Reconsidering the “Culture of Order”: Power, Revolution and Slave Trade in Enlightenment’s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Abstract: Late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the 18th-century Atlantic world reveal that the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during the Enlightenment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colonial networks of European empires. European democratic revolutions and overseas trade give rise to extreme exploitative practices including imperial colonial expansion and racial slavery. Against this historical backdrop, intellectual elites such as Burke and Kant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the sublime, embedding human transcendence within the aesthetic-political coding of the Enlightenment’s “Culture of Order.” Nevertheless, this alienated abstract “aesthetic consecration” embodies profound anxieties and compromises regarding regime shifts and violent colonial conflicts. Schiller attempts to deconstruct the totalizing illusion of sublime aesthetics through revolutionary theatrical experiments, yet his inherent class limitations confine his aesthetic practice to historicist nostalgia.

Keywords: Enlightenment’s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Culture of Order, Edmund Burke, Immanuel Kant, Friedrich Schiller

Author: Shixian Liu,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China.

肇始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崇高概念不仅是欧洲启蒙运动中聚讼纷纭的美学议题，亦逐渐成为西方“现代思想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概念之一”（Doran 2）。一般认为，伯克（Edmund Burke）、康德（Immanuel Kant）、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等知识精英相继从不同维度推动这一经典美学概念从修辞风格，到审美体验，再到哲理思辨的学理演进，最终确立人的“超越性结构”（transcendence）作为启蒙精神的美学内核（Cohn and Miles 295-96）。近年来，学术界不仅从崇高的概念史切入，厘清其思想背景，揭示相应的国别文化属性，还着力反思其欧洲中心主义底色，倡导去等级化与跨学科转向。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崇高概念的理论思辨与批评效力囿于美学谱系之内，未能深入探究推动其现代化转型的政治经济动因与社会历史语境。

随着18世纪大西洋世界最新历史档案的披露，伯克和康德与欧洲内外的革命战争、殖民贸易及种族奴隶制的卷入或共谋，间接形塑了二人的启蒙政治与哲学思想，并在欧洲民族国家打造全新帝国权力体系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拟从大西洋史的跨国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启蒙时期的崇高美学机制，认为其学理演进与欧洲帝国在大西洋世界的霸权扩张密不可分。一方面，由资产阶级精英主导的启蒙“秩序文化”（Culture of Order），试图以欧洲中心主义的阐释框架重构崇高概念的超验内核，以此压制、支配欧洲内外新生运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这种以“人的超越性”为旗号、以帝国利益为目的的审美意识形态，反身指向启蒙理性秩序的断裂与总体论幻象。对此，尽管席勒所倡导的“审美王国”（aesthetic state）与革命戏剧试图调和崇高美学的意识形态悖论，但囿于自身的阶级局限，仅止步于历史主义的招魂。

一、伯克的感性崇高与英国君权的象征性焦虑

一般认为，伯克的美学思想不仅继承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还创造性地将惊惧、畏怖、痛苦等负面情感纳入崇高美学的范畴。其论著《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简称《崇高与美》）是研究启蒙崇高美学的里程碑式的文本。首先，伯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放大了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朗吉努斯（Longinus）崇高论中的情感强度与感染力，注重人的阈限性感官体验与生命欲望，认为“崇高以恐怖作为基础，当其有所缓和时，也会在我们心中激起所谓的惊惧”（133）。其次，他认为人在惊惧状态下会心无外物，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进而丧失理性分析的能力（50）。因此，伯克强调主体需保持适度的身心距离，以作自保和缓冲之用（36）。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伯克作为英国资深政治家的重要身份。其中，英国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他将政治生活审美化的关键动因。具言之，伯克有意将习俗与法理所形塑的社会身份类比于崇高和优美的协同机制：习俗借助模仿得以高效且愉悦地塑造主体的社会联结与消极自由。再者，为避免陷入无限扩展的表征循环，这类摹本需依托崇高中的进取、竞争与个人主义等超越性动力，推动和平国家的渐进改良（Eagleton 55-57）。这意味着，主权者可借由优美所带来的愉悦模仿实现非强制性的社会服从，同时以崇高中的理性断裂激起个体的惊颤感受，再辅以想象力代偿旧社会的暴力冲突。伯克实质上为英国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设计了一套美学方案。结合其党派立场、阶层属性与天主教背景等不难看出，伯克始终将 1688 年光荣革命视为理想的社会转型范式，坚持推崇中世纪的“骑士忠诚精神是撒克逊人的文化宣示”（黄禄善 41）。

这种带有保守主义底色的美学政治思想，深刻塑造了伯克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审美观看”。在《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伯克一方面谴责“叛逆暴民”偏离了人之自然本性，酿成“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俨然一出“邪恶的悲喜剧”，只会激起旁观者的“鄙夷和愤怒”“欢笑和眼泪”“蔑视和恐惧”（13）；另一方面，他揶揄革命中新设立的国民议会和法国大革命精神，认为唯有英国的议会制度与骑士文化方能“维护一种合理的而有气概的自由”（46）。伯克的这篇檄文在彼时的思想文化界引起强烈争议。1790 年，激进自由派人士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痛斥伯克所推崇的骑士文化观充斥着中世纪的野蛮、奴性与专制遗毒。政治思想家潘恩（Thomas Paine）则在《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中批驳伯克试图以世袭继承、世袭权利等带有君权色彩的主张，偷换宪法与政府等社会契约概念。由此，围绕革命的美学论争被引向政治权利的纵深。

比较之下，伯克与潘恩对英法宪政制度的核心关切是，人的权利是谁赋予的？对反对专制主义、拥护《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的潘恩而言，政府乃是宪法的产物，国家宪法必须基于在世公民的共同利益与“时代所要求的所有目的”（10），而非如伯克“为死者的权威辩护，不顾生者的权利和自由”（11）。可见，潘恩直指伯克对骑士忠诚精神与光荣革命遗产的固守，恰从侧面反映出英国政府并非源自人民，而是受征服者威廉统治的影响，始终“凌驾于人民之上”（46）。以后见之明论之，自诩“不流血的政变”的英国“光荣革命”实则具有限制君权的妥协性、议会主权的不彻底性和旧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性等问题。这也为 1832 年的英国议会改革埋下了伏笔。

然而，纵览伯克的政治生涯，与其说他奉行新的世袭政治，毋宁说是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引起他对英国政体之象征根基的焦虑，这在 1776 至 1848 年的西方民主革命时代显得尤为迫切。从历史语境来看，身为辉格党议员的伯克已然意识到，自“光荣革命”以降，从

绝对王权向议会主权的政治过渡“不仅意味着治理机构和政治合法性规则的重组，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权力与统治的图像学剧变”。进言之，当国王个人的外部统治为议会集体的内部自治所取代时，以“国王的两个身体”为核心的传统视觉权力体系，同样面临着新兴资产阶级与新贵族阶层在象征领域发起的挑战，后者亟需构建一套“全新的集体形象与神话体系”（Frank 69）。

正是在这场国家象征符号的现代化转型中，伯克敏锐洞悉英国君主制无法仅依托抽象的宪法理念存续这一问题，“它如果要繁荣昌盛，就需要浪漫、魔力、非理性和盲目的忠诚。它还需要一副人的面孔”（科利 286），以进入民众的视野。对此，他借助崇高美学机制实现权力的拟人化与可视性，以调和“君权神授”与“议会主权”之间的激烈交锋。如前所述，伯克早在《崇高与美》中，便已将君王或掌权者的权力同恐怖、畏惧等情感深度绑定，主权者往往被冠以“可怖的陛下”称谓（58）。在目睹了海峡对岸的血腥暴力之后，他又在《法国革命论》中凭借政治嗅觉与历史意识，对法国玛丽王后与国王卫队的“蒙难”细节进行视觉化呈现，刻意唤起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引导他们将“王权之身的陨灭”与“国家秩序的紊乱”相关联。此外，他还以不列颠“固定的继承法”和英国君主恪守“主权合同的法定条件”为由，为“国王陛下的王冠”加冕（20）。可以说，伯克的美学—政治平衡术始终围绕国家统治权的重新分配与平稳交接展开。这也间接回应了学界关于“谁是伯克”的经典论争。

不仅如此，区别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视觉化表征，伯克对西印度奴隶起义的“美学介入”还借助语言自身的构成性力量。在《崇高与美》的末节“语词如何影响激情”中，伯克认为修辞除了使用感官意象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还可通过特定的语词排列组合表达观念（145-46）。在关于奴隶起义的议会演说中，他有意渲染这个曾经“极其幸福与繁荣”的蓄奴社会，因受法国人权思想蛊惑，导致“潘多拉的盒子仿佛已然开启，里面装满了各种致命的罪恶，地狱洞口大开，一切邪魔魔鬼都在大地上肆虐横行”，“一切唯余辛劳与困苦、纷争与血腥”（Cobbett 366-67）。当“幸福”“繁荣”与“辛劳”“困苦”等观念，以及“潘多拉的盒子”“地狱”“魔鬼”等具有宗教神权色彩的意象被并置对立，共同隐喻蓄奴社会的失序动荡时，伯克的修辞便会产生极富震慑力与感染力的崇高体验，超出读者的感官阈限。

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档案表明，伯克终其一生从未踏足英属西印度种植园，却在1757至1797年近半个世纪里，参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贸易事务、为之争取议会拨款和政策倾斜。当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渐处劣势，转而加强加勒比地区军队部署时，伯克随后于1780年草拟了颇具争议的奴隶制改良方案《黑人法典札记》（*Sketch of a Negro Code*），主张借助贩奴等商业活动与基督教教义来“教化”奴隶的灵魂与思想，使西印度群岛“文明化”

(Marshall 224-27)。因此，前述伯克的崇高修辞意在表达：正是黑人奴隶的暴动反抗，破坏了殖民地的等级秩序，撕裂了社会纽带，直接威胁着英帝国的权力稳固与利益最大化目标。这也契合威廉斯(Eric Williams)对伯克的经典评价：“这位主张与美洲和解的斗士，却是非洲受难的帮凶。”(41)

二、康德的理性崇高与欧洲启蒙的进步论困境

康德在伯克感性崇高论的基础上，从理性维度出发，“将崇高牢牢定位在人的属性”之中(陈榕，《崇高》99)。一方面，在康德看来，人作为自然存在者，虽全然沉浸于感官经验世界，但其内在的理性自我却能独立于自然界，主宰自身命运，乃至拥有“一种胜过自然界的优越性”(《判断力批判》101)。因而，他主张审美主体可借助崇高的超验认知机制，抵达合目的性的理念。这种对人之内在超越性的肯定与彼时欧洲社会“为世界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转型需求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康德后期的道德哲学也为理性崇高论披上了伦理外衣，这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审美观看”上可见一斑。他先是肯定革命战争因维护“秩序和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而具有某种崇高性，连带着参战民众因逆境和勇气的淬炼，“其思想境界也就越是崇高”(102)。随后，他从法国这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戏剧中，提炼出一种旁观者的思维方式。旁观者公开地“透露出对一方的演出者的一种如此普遍却又不谋私利的同情，来反对另一方的演出者，甚至甘冒这种偏袒会对他们非常不利的危险”(李秋零 82)。可见，在康德眼中，法国大革命的人权诉求、参战者的勇毅热情、旁观者的无私同情在道德禀赋上共同证明了人类向着更善进步。这种美学思想与政治现实的勾连也间接呼应了康德晚年的共和主义与世界公民观。

从情感政治的角度看，这种康德式“旁观者”比伯克式“观刑者”更能迈向一种普遍的公共立场。伯克认为真实的、公共的观刑事件可以让观众在自保的前提下，生发出对权力的震慑感和对痛苦的同情心，从而凝聚社会身份认同。然而，这两种社会情绪“存在失衡的危险”(陈榕，《恐怖及其观众》138)。换言之，观刑者易裂变为恐怖刑罚的认同者或质疑者，因而难免将同情伦理限定在十分局促的心理范畴。相反，康德在挣脱了情感与逻辑的二元束缚后，意识到审美活动通过推动主观个人“置身于别人的立场来对他自己的判断进行反思”。这既可以摆脱私人利益的困囿，也能使“情感不借助于概念而能够普遍传达”，导向一种“共同感觉”(康德，《判断力批判》137)。

值得一提的是，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亲历纳粹恐怖统治后，有意扩展了康德式

的审美判断与政治判断的共通性，视之为“一种人作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204）：审美主体摆脱私利，揭示出这是一个与他人共享的世界（205）；审美情感经由说服力从“私人感觉”转化为公共趣味，契合了“人与人相互交谈的典型政治形式”（206），这些都对建立善的政治生活至关重要。

然而，细究康德早期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便不难发现，其关乎美学的论述仅占第一节，余下篇幅皆用以分析人类的多样性与差异化。故此，这本启蒙美学读物“实属康德后来所界定的‘实用人类学’范畴之作”（Guyer 19）。概言之，康德在书中有意将抽象的崇高理论与民族、种族、性别等具象的文化范畴绑定，以建构欧洲白人男性的绝对中心地位。在他看来，人类的禀赋差异取决于种族肤色差异，断言黑人天性愚昧，并援引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之言：“在成百万从他们的本土〔非洲〕运到别的地方的黑人之中，尽管其中也有许多人被释放而得到了自由，然而却从来未曾发现过有哪一个在艺术上，或者在科学上，或者在任何其他负有盛誉的品质上是有过任何伟大的表现的。”（《论优美感和崇高感》60）这一论述既暴露了康德的种族主义偏见，更揭示出休谟、康德以种族优劣论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种族奴隶制背书的恶劣行为。

其次，从历史语境看，康德后期试图以绝对道德令推动理性崇高的伦理转向，很大程度源于他对欧洲海外殖民贸易乱象的焦虑。在《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中，他感慨和平环境下的海外殖民贸易“使单纯的商业精神、但也连带着使卑劣的自私自利、怯懦和软弱无能到处流行，并使〔欧洲〕民众的思想境界降低”（102）。因此，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恰为他扬举一种区别于殖民利益的、发微于欧洲内部革命的崇高思想提供了历史支点，进而将贪婪无能的殖民者隐喻为欧洲公民“崇高心灵”的腐蚀剂。

最后，当欧洲本土的商贸竞争与民主革命外溢为海外殖民地的恶性争斗时，康德的道徳重心才转向对殖民体系与种族奴隶制的批判。在《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中，他开门见山地警告，欧洲各国在海外发动的灭绝性战争“只是在整个人类物种的巨大的坟场上才能发现永久和平”（10）。他还特意提及欧洲殖民者在南非开普敦、印尼马鲁古群岛、南亚与东南亚等地的暴力行径，尤其谴责加勒比“糖料群岛”（The Sugar Islands）奴隶制的残忍与不义（26-27）。这看似表明康德已经淡化早年的种族主义与民族优劣偏见，转而倡导世界公民法权，“批判欧洲在其他大陆的殖民扩张行为”（科林赫尔德 100）。

然而，瓦尔迪兹（Inés Valdez）在考据上述非欧洲地区的殖民史后指出：“这些地方不仅是欧洲侵略者征服、统治原住民的场所，更是两股及以上欧洲势力激烈缠斗的舞台——这些冲突直接或间接地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相关联。”（822）可见，康德真正关心

的是欧洲国家在殖民扩张中所付出的沉重的政治、经济与道德代价。正如他在后文中指明的：施暴的欧洲人、商业国家和贸易公司难以从殖民暴力中攫取实利，糖料群岛“就是为战舰培养了水手，所以也就是为再度在欧洲进行战争而服务”（《永久和平论》27）。

纵览康德的美学—道德谱系，可以发现，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统一原则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而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始终是飘于道德星空的两朵乌云。在早期康德看来，在人类历史的“进步之弧”中，担荷着现代文明的欧洲白人男性“是唯一始终朝着完美进步的群体”（Louden 99），其余种族则因资质禀赋不足，难以承担历史前行的“驱力”（Triebfedern）。因而，理想的康德式崇高审美主体兼具道德与历史的双重视角。从普遍人权论看，殖民贸易与奴隶制显然有悖其道德律令；但从历史进程看，这又是黑人等族类摆脱野蛮自然状态，朝向自我驱动、自我管理和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康德认为奴隶制不仅在个体心理层面尚可容忍，更是人类整体进化为崇高主体所必须付出的超越性代价。

及至18世纪下半叶，全球贸易航路与海军力量的拓展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竞争力，欧洲均势状态岌岌可危。为争夺全球超级帝国的霸主地位，野心勃勃的英、法诸国在海外殖民地兵戎相见。晚年的康德难以仅凭“人类不断改善”的道德标尺，直接裁断复杂的现实张力，他不得不将非欧洲人纳入崇高主体的道德实践范畴，以挽救永久和平联盟。这即是伯克和康德构筑感性与理性崇高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动因，更是对日趋失控的欧洲旧秩序和充满未知的“新世界”所做出的话语重构与权力妥协。

三、席勒的革命戏剧与崇高主体的历史实践

以史为鉴，我们应如何审视上述启蒙崇高美学与政治历史之间的复杂勾连？一方面，自伯克的感性崇高论发挥其政治效力以来，从哥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格雷（Thomas Gray）所代表的感伤文学，到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等人引领的整个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美学这一范畴实则被政治右翼所捕获。进入20世纪，这种保守主义政治审美化的终点站即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意象、感官、血液和直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全部（Eagleton 61-62）。这些文学作品尽管向读者传递了同情、怜悯和爱等共同情感，却也滋生了忧郁、死亡和怀旧等保守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康德的理性崇高凭借对想象力的无限制征用，逐渐剔除了断裂、异质与自我否定等不确定性要素，导致主体的认知野心最大化，最终闭合为一套“绝对因果律”（Lyotard 140-41）。这即是启蒙精英对欧洲现代性的“美学祝圣”（aesthetic consecration）。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崇高美学施以再语境化，重审其内在价值。现代崇高概念缘起于1674年法国新古典主义文论家布瓦洛(Nicolas Boileau)所译朗吉努斯的希腊文手稿《论崇高》(*On the Sublime*)。朗氏试图以强有力的思想深度与激情澎湃的情感张力，将文学修辞的崇高创造力与更大的价值体系相联系。在他眼中，荷马、柏拉图等崇高的作家拥有神一般的伟大心灵，能够感知并传达意识变革的时刻，因而他鼓励同时代人从这些作家的不朽经典中聆听“伟大心灵的回响”(Doran 61)，以创作出可传万世的时代之作。这一理论契机与其所处罗马帝国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通过美化希腊民主政治中的天才诗人形象与雅典公民集会(agora)，朗氏谴责罗马的君主政体不仅钳制了民众的思想，还“比共和制更加怠惰、更耽于感官，也更奢靡无度”(Fumaroli 329)。可见，朗氏的崇高论远非遁世的尚古情怀，而是饱含现实关怀与时代意识。

这也间接影响了德语文学巨擘席勒对崇高美学的改写与重构。席勒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开始研读康德的著作，并与之展开理论对话。一般认为，席勒淡化了康德理性崇高的超验色彩，转而凸显审美主体的实践维度与社会历史属性(Hinnant 122-23)。如席勒所述：“人是时代的公民，正如他是国家的公民一样。人生活在社会之中[……]人在选择他的事业时要倾听时代的需要和风尚。”(28)然而，我们有必要分两个阶段审视席勒美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转向。作为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席勒在其首部剧作《强盗》(“The Robbers”)中体现出强烈的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启蒙精神，与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自由、博爱理想形成共鸣。可随着革命的暴力程度不断加剧，尤其是1793至1794年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令席勒逐渐意识到政体的暴力更迭无法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而加强审美教育和公民道德修养方为社会转型的首要路径。正如他在《审美教育书简》(*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中提出的，个体可通过审美游戏消解物质性的感性冲动与精神性的形式冲动之间的矛盾，扬弃一切偶然性或强制性，“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121)。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以完善公民品格为旨归的“审美王国”与游戏实践无疑带有自上而下的乌托邦色彩，不仅容易造成个体自身的定义与责任不明，亦远离了一般的政治语义范畴。因此，后期席勒逐渐意识到历史动荡中的艺术与美育在塑造人性时的局限性，便在戏剧创作中注入历史的厚重感与人格的崇高性。其笔下的浪漫主义悲剧人物愈发展现出极顽强的生命力与崇高人格，与时代的政治变革同频共振。例如，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当《玛丽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里经历长期政治囚禁的苏格兰女王在踏上断头台时，仍不改宗教信仰，不向强权屈服，暗含席勒保卫大革命打破了旧贵族特权、推动社会现代化进步的决心。之后，在《奥尔良的姑娘》(“The Maid of Orleans”)中，法国英雄圣女贞德抵御外敌，忠于国家，被英军俘虏后仍冲破牢笼拯救同胞，表明席勒对发动雾月政变上

台的拿破仑寄予了一定的政治期许。在目睹家乡马尔巴赫受拿破仑侵略战争波及，同胞的生活受到军事管控的压力后，席勒便在《威廉·退尔》（“Wilhelm Tell”）中改编瑞士民间英雄传说，试图唤起德国同胞的民族意识与抗争精神，以抵御拿破仑的侵略。

通过追溯这些革命戏剧，我们可以看出晚年席勒不再推崇惹人喜爱的、和谐美好的人格品质，转而高扬人格的崇高特性，认为后者才是主体自觉运用自由意志、超越现实环境的崇高典范。正如他在《论崇高》（“Über das Erhabene”）中所述：“在崇高的事物那里，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毫无影响，是因为精神在这里行动，仿佛除了它自身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的支配。”（251）

然而，席勒的审美意识形态主要停留在言语行为层面，始终反对革命的暴力手段。以《威廉·退尔》为例，剧中反抗哈布斯堡专制王权的退尔和乌尔里希两位人物形象值得细究。主人公退尔带有个人英雄主义特质，融合了旧贵族决斗骑士与罗宾汉式的侠盗形象。身为孤胆猎人的他以出色的射箭技能保护儿子性命，并早于起义计划，独自埋伏于山丘，射杀暴虐总督盖斯勒。

退尔对农民起义者的态度也颇为微妙。一方面，他多次表明希望个人的反抗行动得到大众称颂，足见其内心需要群众认同；另一方面，他又刻意与起义行动保持政治距离，仅承诺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作为男爵之侄的乌尔里希则被赋予了经典的“浪子回头”戏码：前期不顾他人劝解，沉溺奢华宫廷、迷恋总督养女、与暴君结盟；后期痛改前非，选择站在国家和人民一侧，成长为起义领袖。

席勒对农民起义群体及其领袖的不信任折射出他对启蒙进步史观的幻灭。早在《审美教育书简》第五封信中，他便描绘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两幅人类堕落画像：底层阶级带有“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48）；而“文明阶级则显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49）。不仅如此，这种悲观态度也间接体现在他晚年对启蒙进步史观的批判上：他称世界历史为“一个崇高的对象。作为历史对象的世界，从根本上说，只不过就是自然力彼此之间和自然力同人的自由之间的冲突”（265）。

这种思想危机正是18和19世纪之交欧洲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他们既反对“革命—独裁—霸权”的历史循环，厌恶文雅阶层的道德失范，却又出于自身的阶层局限，一味推崇文化认同式的“温和抵抗”，惧怕底层人民的武力暴动。因此，席勒的革命戏剧不仅难以调和这种思想焦虑与阶级冲突，也使得观剧的市民群众即便被激发出恐惧、怜悯和爱等“崇高热情”（sublime enthusiasm）与道德净化，却因缺乏政治表征的中介式空间，无法有效实践“共同意志”（common will）或呈现道德法则（Huet 76-77）。由此，席勒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艺术内蕴的“自我生成性”（self-generative）转化为推动历史变革之思

想动力的可能。

18 世纪下半叶, 革命、种族与殖民等话题成为启蒙思想的试金石, 投射出大西洋知识精英的智识光谱。历史地看, 制度更迭、民主革命与跨大西洋殖民贸易, 共同催生了殖民主义与种族奴隶制这类欧洲传统美学—道德体系难以阐释的超级剥削模式。它们推动伯克、康德以“超越”之名重构崇高审美主体的情感与理性内核, 继而确立欧洲白人的“优势地位”与“文明使命”。然而, 这种对启蒙崇高的“美学祝圣”, 充满对统治权力更迭与殖民恶性争斗的焦虑或妥协。对此, 席勒的美学思想与革命戏剧着力凸显审美主体的实践维度和社会历史语境, 试图淡化崇高的超验色彩, 但他自身的阶级局限令其审美政治构想仅止步于历史主义的招魂。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Arendt, Hanna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Translated by Yinli Wang and Lili Zhang, Yilin Press, 2011.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Burke, Edmund.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ranslated by Fei Guo, Elephant Publishing, 2010. [伯克:《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 郭飞译。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 .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Translated by Zhaowu He, et al., Commercial Press, 2022. [柏克:《法国革命论》, 何兆武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Chen, Rong. “The Sublim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16, pp. 93-111. [陈榕:《西方文论关键词: 崇高》, 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6期, 第93-111页。]
- . “Terror and Its Spectators: Emotion, Politics and Ethics in Edmund Burke’s 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Foreign Literature*, no. 6, 2020, pp. 130-43. [陈榕:《恐怖及其观众: 伯克崇高论中的情感、政治与伦理》, 载《外国文学》2020年第6期, 第130-43页。]
- Cobbett, William. *Cobbett’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29. T. C. Hansard, 1806.
- Cohn, Jan, and Thomas H. Miles. “The Sublime: In Alchemy, Aesthetics and Psychoanalysis.” *Modern Philology*, vol. 74, no. 3, 1977, pp. 289-304.
- Colley, Linda.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Translated by Yupeng Zhou and Yaohui Liu, Commercial Press, 2017. [科利:《英国人: 国家的形成, 1707—1837年》, 周玉鹏、刘耀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Doran, Robert. *The Theory of the Sublime from Loginus to Kant*. Cambridge UP, 2015.
- Eagleton, Ter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Edmund Burke.”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vol. 28, no. 1, 1989, pp. 53-62.
- Frank, Jason A. *The Democratic Sublime: On Aesthetics and Popular Assembly*. Oxford UP, 2021.
- Fumaroli, Marc.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lated by Lara Vergnaud, Yale UP, 2018.
- Guyer, Paul.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to *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Sublime*.” *Immanuel Kant. Anthropology, History, and Education*, edited by Günter Zöller and Robert B. Loudon, Cambridge UP, 2007, pp. 18-22.
- Hinnant, Charles H. “Schiller and the Political Sublime: Two Perspectives.” *Criticism*, vol. 44, no. 2, 2002, pp. 121-38.
- Huang, Lushan. “Revolution, Anxiety and Gothic Representation: The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of British

- Gothic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no. 1, 2009, pp. 31-46. [黄禄善:《革命、焦虑和哥特式表现——英国哥特式小说的社会政治情境》,载《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31-46页。]
- Huet, Marie-Hélène. *Mourning Glory: The Will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U of Pennsylvania P, 1997.
- Kant, Immanuel. *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 Translated by Zhaowu 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Translated by Xiaomang Deng, People’s Publishing, 2002.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 *Zum ewigen Frieden. Ein philosophischer Entwurf*. Translated by Zhaowu 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05. [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Kleingeld, Pauline. “The Development of Kant’s Cosmopolitanism.” Translated by Long Chen,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3, 2014, pp. 92-100, 174. [科林赫尔德:《康德世界公民主义理论的发展》,陈龙译,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92-100,174页。]
- Li, Qiul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Immanuel Kant*. Vol. 7. China Renmin UP, 2013. [李秋零:《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Louden, Robert B. *Kant’s Impure Ethics: From Rational Beings to Human Beings*. Oxford UP, 2000.
- Lyotard, Jean-François. *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Rottenberg, Stanford UP, 1994.
- Marshall, P. J. *Edmund Burke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West Indies: Wealth, Power, and Slavery*. Oxford UP, 2019.
- Paine, Thomas. *Rights of Man*. Translated by Guobin Le,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2018. [潘恩:《人的权利》,乐国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Schiller, Friedrich.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Translated by Zhi Feng and Dacan Fa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2021.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 Valdez, Inés. “It’s Not about Race: Good Wars, Bad Wars, and the Origins of Kant’s Anti-Coloni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11, no. 4, 2017, pp. 819-34.
- Williams, Eric. *Capitalism and Slavery*. U of North Carolina P, 1944.

◇责任编辑:吴晋先

栗谷《高山九曲歌》中的“仁者之乐”探微

◎ 朴成日 定倩如

内容提要: 在朝鲜儒学史与性理诗传统中, 栗谷李珣的《高山九曲歌》常被视为朱熹理学“仁者之乐”的诗性呈现。既有研究多强调其对朱子学的继承意义, 较少关注“仁者之乐”在诗歌结构与审美实践中的生成方式。本文在儒家仁学与性理学的思想语境中, 以《高山九曲歌》为中心文本, 系统考察“仁者之乐”的诗性展开路径, 提出“众乐为乐—循理为乐—弘道为乐”的内在递进结构。栗谷并未将“仁者之乐”局限为修养完成后的内在心境, 而是通过九曲结构、山水行游与歌咏实践的结合, 将其转化为一种可经验、可共享、并指向教化实践的诗性过程。由此, 《高山九曲歌》不仅呈现了性理学伦理观念的诗学转化, 也展现出朝鲜儒学在伦理与审美维度上的独特思想探索。

关键词: 栗谷李珣 《高山九曲歌》 仁者之乐 性理诗 朝鲜儒学

中图分类号: I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366 (2026) 02-0146-11

作者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DOI: 10.19967/j.cnki.flc.2026.02.016

Title: Exploring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in Yulgok’s *Gosan Gugokga*

Abstract: Within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of Joseon Confucianism and the tradition of Neo-Confucian poetry, Yulgok Yi I’s *Gosan Gugokga* has often been regarded as a poetic articulation of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central to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Existing scholarship has largely emphasized its continuity with Zhu Xi’s legacy, with less attention paid to how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is generatively enacted through poetic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practice. This study situates *Gosan Gugokga* within the contexts of Confucian ethics of benevolence and Neo-Confucianism, and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poem’s articulation of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It proposes an internal progressive structure: “shared joy-joy in following principle-joy in propagating the Way.” Yulgok does not confine the “joy of the benevolent” to an inner state attained after moral cultivation. Instea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ine-bend structure, landscape travel, and the act of singing, he transforms this joy into an experiential, shareable, and pedagogically oriented poetic process. Thus, *Gosan Gugokga* not only presents a poetic transformation of Neo-Confucian ethical concepts but also offers a distinctive intellectual exploration of the ethical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within Joseon Confucianism.

Keywords: Yulgok Yi I, *Gosan Gugokga*, joy of the benevolent, Neo-Confucian poetry, Joseon Confucianism

Authors: Chengri Piao, Professor,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Qianru Ding, Ph.D. Candidate,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China.

栗谷李珥的《高山九曲歌》常被视为朝鲜理学诗歌的代表作。既有研究多从朱子学脉络出发,强调该作对“仁者之乐”思想的继承,或将其理解为性理修养在山水诗歌中的自然呈现。在这一理解框架中,《高山九曲歌》往往被视为“以诗明理”的典型,即通过山水书写外化仁者内在的道德愉悦,从而实现伦理与审美的统一。然而,这种解释虽然揭示了文本与朱熹理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却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议题:《高山九曲歌》中所呈现的“仁者之乐”,究竟是一种内在心性的完成,还是在诗歌结构与审美实践中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化?如果说朱熹《武夷棹歌》中“仁者之乐”强调的是道德主体在心性澄明中自得其乐,那么栗谷笔下的“众乐为乐—循理为乐—弘道为乐”结构,以及诗中“共游”“共乐”的意象,是否将这一伦理概念从一种主体内在的道德感受,引向更具经验性、过程性与可共享性的诗性形态?

本文以栗谷《高山九曲歌》为核心文本,通过三个层面对其中所体现的“仁者之乐”展开分析。首先,梳理“仁者之乐”在诗中的实现层次与展开过程,阐释其如何通过诗学形式实现伦理情感的审美转化;其次,比较该诗与朱熹《武夷棹歌》在乐的呈现上的承续与差异,剖析栗谷如何在本土语境中创造性转化朱熹诗学传统;最后,关注诗中面对现实困境时乐的形态变化,探讨“仁者之乐”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如何持守并深化其精神内涵。全文旨在阐明,《高山九曲歌》不仅是对理学精神的诗性表达,更展现了朝鲜儒学对“仁者之乐”的创造性转化,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朝鲜性理诗中伦理经验与审美形式的交融,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研究视角。

一、众乐为乐

在儒家伦理传统中,“众乐为乐”是仁得以外化、扩展并进入社会关系层面的重要方式。仁并不止于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亲爱、共感与共享而获得现实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众乐为乐”构成了儒家伦理从心性完成走向人伦实践的关键环节。这一思想可上溯至孔子“仁者爱人”的命题。《论语·颜渊》以“爱人”释仁,强调仁并非抽象德目,而是在具体人际关系中通过亲善与恻隐实现。《说文解字》释仁为“亲也,从人二”(许慎 365),亦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亲爱与关怀。《论语·学而》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与友同道、彼此欣悦之乐,正是“仁者爱人”在日常情理中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儒家之乐自始至终内含共享性,其根本并不在于个体感受的强弱,而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形成和谐的伦理联结。

孟子进一步将这一情感层面的“众乐”提升为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他以“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和“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21)区分“小乐”与“大乐”,明确

指出真正值得肯定的乐，不应停留于私人经验，而应通过扩充与分享，转化为“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由此，儒家之乐不再只是内在心境的自然流露，而是成为一种具有规范意义的公共价值。这一转向标志着“众乐为乐”由情感共感迈向制度化伦理实践的完成。

正因如此，与道家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之乐、佛家以“寂灭为乐”的出世取向不同，儒家之乐始终立足于人伦秩序与社会参与之中，强调在群体关系中实现乐的共享与扩展。“众乐为乐”不仅揭示了仁的社会性维度，也为后世理学家将伦理理念转化为文学表达提供了稳定而深厚的思想底色。

栗谷正是在这一脉络中，对“众乐为乐”进行诗学层面的转化。《高山九曲歌》承续朱熹《武夷棹歌》传统，以九曲山水寄托性理之道，同时将“与人同赏、与众同乐”的伦理理想具体化为可感的诗歌经验。理解栗谷诗中的“仁者之乐”，有必要首先回溯朱熹《武夷棹歌》的诗学结构及其理学旨趣。朱熹是栗谷明确取法的思想源头，其“以乐明仁”的诗学实践也为栗谷的再阐发提供了基本范式。

朱熹《武夷棹歌》以九曲山水为整体框架，将理学工夫、山水审美与共乐愿景融为一体。其中第五曲尤为关键：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朱熹集》381）

五曲位于九曲中段，朱熹在此建武夷精舍，讲学授徒。“山高云深”既是自然景象的描绘，亦寓义理之幽远深微；“林间有客无人识”则流露出理学家在俗世中难觅知音的孤寂感。“欸乃声中万古心”将孤寂的棹声转化为贯通古今的精神媒介，使个体之心与圣贤道统在时间深处发生共振。朱熹在此以含蓄方式表达其乐之所在：乐并非来自现实层面的众人共享，而是源于与古人、与天理相契的精神共鸣。

与朱熹寓乐于象外的含蓄方式不同，栗谷《高山九曲歌》在开篇即点出“众乐为乐”的主题。其序曲云：

高山九曲潭，世人未曾知。

诛茅来卜居，朋友皆会之。

武夷仍想像，所愿学朱子。（李珣 90）

“世人未曾知”既描绘九曲潭清幽隐僻，也暗喻性理之道幽深难明，与朱熹诗中“无人识”遥相呼应；“诛茅来卜居，朋友皆会之”将笔触从孤寂转向会聚，明确呈现九曲作为共学、共居、共乐之所的象征意义；“所愿学朱子”进一步表明，栗谷所承续的不仅是朱熹的义理

系统,更是其以学问凝聚群体、以道统联结人伦的精神取向。由此,序曲以山水、友朋与圣贤三重层次,奠定了《高山九曲歌》中“仁者之乐”的基本格调:乐在与人共享、与友共学、与贤共心。这一伦理取向在第一曲中获得具体展开:

一曲何处是?冠岩日色照。
平芜烟敛后,远山真如画。
松间置绿樽,延伫友人来。(李珣 90)

诗中晨光初照、烟消山明的澄澈景象,并非纯粹的自然描写,而是为“松间置绿樽,延伫友人来”这一动作营造情境。诗人置酒待友,使山水成为邀约与共享的媒介。与朱熹诗中“林间有客无人识”的静默独契相比,栗谷此处呈现的则是主动召唤的共乐姿态。乐不再只是内在体悟,而是在与友共赏中得以实现。第二曲进一步将“众乐”的范围由“友人”推向更广阔的社会层面:

二曲何处是?花岩春景晚。
碧波泛山花,野外流出去。
胜地人不知,使人知如何。(90)

“碧波泛山花,野外流出去”极具象征意味,山中之美随水流向山外,暗示乐由近及远、由小及大,不再局限于局部空间。“胜地人不知,使人知如何”则直抒愿与世人共享此乐的心志,正是孟子“与众乐乐”在诗歌中的形象化呈现。至此,《高山九曲歌》已清晰展现出从独乐到友乐、再到众乐的伦理扩展路径。

与之相对,朱熹《武夷棹歌》第二曲“道人不复荒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朱熹集》381),更强调“远色入道”的内向工夫,体现的是“志气清明”中的自得之乐(许敬宗 web)。朱熹之乐偏重“独契天理”,栗谷之乐则更强调“与人同赏”。二者取向虽有差异,却同根于儒家仁学。正是在这一承继与转化中,栗谷将九曲之乐进一步推向社会性与共同体层面。这一点在栗谷《松崖记》中通过“浴沂”之典得到理论上的自我说明:“苟无人欲之间,则浩然自得,焉往而不乐哉?昔者曾皙有浴沂之谈,夫子叹息而深许之,以皙也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之妙故也。”(508)

曾皙所描绘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呈现的是一幅长幼偕游、伦序和谐的共享图景。栗谷将此理解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承续朱熹“私欲克尽,故乐”(《朱子语类》1124)与“仁与心本是一物”(1109)的理路,说明乐是摒除私欲后,仁心自然流露的结果。由此,《松崖记》为《高山九曲歌》中“众乐为乐”的诗学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心性依据。

因此，栗谷所倡之“众乐为乐”，并非从众心理或社交情绪的表达，而是仁心生发后的必然走向。正如蒙培元所言：“儒家所追求的心中之乐，不是指感性快乐，而是指出于情感而又超乎情感的精神愉悦。”（《心灵哲学》62）这种超乎情感的乐，因其根源于仁，必然具有外向扩展的动力。《高山九曲歌》正是以九曲为序，将这一扩展过程层层展开：序曲确立共学共乐的基调，一曲呈现友朋共享，二曲推及社会大众。由独乐而友乐，由友乐而众乐，其诗中之乐始终沿着“推己及人”的伦理轨迹展开。

综言之，“众乐为乐”构成栗谷“仁者之乐”的第一重义理形态。它既是仁体自然发用的初始阶段，也是理解诗歌后续“循理为乐”“弘道为乐”等层次的伦理前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高山九曲歌》才得以将理学之乐转化为一种具有共同体指向的诗性实践。

二、循理为乐

《高山九曲歌》行至中段，乐的内涵由此前侧重人际共享的“众乐为乐”，转向对天理的体认与内在心境的深化。若说前两曲重在通过友朋共赏、与众同乐呈现仁的外向发用，那么自第三、第四曲起，诗人则由观物入理，在山水审美中体悟天理流行，使乐转化为心与理相契时自然生发的精神境界。此即程颐所谓“循理为乐”（186），是一种不假外求、内在自足的“仁者之乐”。第三曲表面仍为山林写景，实则已由景入理，以万物生机呈现天理之序：

三曲何处是？翠屏叶已敷。

绿树有山鸟，上下其音时。

盘松受清风，顿无夏炎热。（李珣 90）

诗中“叶已敷”“上下其音”，以草木荣发、禽鸟应时的动态，显现万物各循其理、各得其序的自然法则。所谓“理一分殊”，正体现在同一生生之理遍行万物，而各具其分的具体展开之中。末句“顿无夏炎热”看似描写身体感受的变化，实则指向心境的澄明：当心灵与自然秩序相契时，暑热之感随之消散，显现出由循理而生的内在清明。

这一观物明理与朱熹《武夷棹歌》第四曲以“岩花垂落”“月满空山”（《朱熹集》381）体认天理流行的方式一脉相承。朱熹通过“远色入道”，使观景成为悟道工夫的一环。栗谷则借“翠屏”“山鸟”“盘松”等具体意象，使读者在山水审美中感受理路之通达。当义理不再停留于概念，而成为可感的秩序时，循理便不再是勉强的道德要求，而自然转化为乐。

程颐对“循理为乐”的界定，恰可作为这一境界的理论注脚：“古人言乐循理之谓君子，

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乐也。才到乐时，便是循理为乐，不循理为不乐。”（186）这里所强调的，正是心与理浑然相合、知与乐不再分离的状态。栗谷第三曲中“顿无”之感，正体现出这一“乐循理”的自然发生。这一精神取向在栗谷《八贤会记》中得到更为明确的阐发：“新条弄柔，旧查吐芳者，草木之乐也；迟日载阳，淑气催声，下上其音者，禽鸟之乐也；夕阳苔路，携壶踏青者，游人之乐也。若吾辈则仰观宇宙，俯察品彙，乐以万物之乐，忧以万物之忧〔……〕感吾生之休，服无荒之戒。”（1961-62）

文中由草木、禽鸟之乐写至游人之乐，最终落脚于“吾辈之乐”，即“乐以万物之乐，忧以万物之忧”。此处之乐超越个体感官层面的愉悦，指向与天地万物感通同体的仁者境界。正如程颢所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16）朱熹亦称：“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朱子语类》1126）王阳明“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194）与李滉所描绘的“景与意会，天人合一〔……〕乐亦无涯”（100），皆在不同层面印证了这一理境。

在性理学视野中，“宇宙自然界是生生不息、创造不已的生命整体，具有价值意义，其赋予人而为性便是仁”（蒙培元，《栗谷的仁学》24）。栗谷曾言：“仁不特生理，乃天下之正理也。”（1405）他强调仁既是内在德性，亦具普遍客观性。草木向荣、禽鸟应时，皆是天理流行的具体显现。人若能在静观中直觉“天理流行”的秩序，“‘循理’就可以获得超越世俗的‘乐’”（赵金刚13）。因此，《高山九曲歌》第三曲所呈现的不仅是山林之美，更是对万物生生不息之机的感通。

“循理为乐”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诚。在性理学“理气一体”的宇宙观中，诚为贯通天人之枢。孟子之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249）便揭示出乐与诚的内在统一。正如蒙培元所言，儒者之乐“就是诚心体验心中之理，所感受到的精神愉快”，此乐始终与诚、仁相系，“以‘万物生意’为体验对象，以仁为体验内容，因而具有明显的道德性和目的性”（《论理学范畴》36）。栗谷在《八贤会记》中强调“服无荒之戒”，正是警惕乐若脱离诚敬工夫，易流于纵欲而失其道德根基。由此可见，栗谷在九曲山水间所体悟之乐，实为以诚敬为工夫、以仁心为底蕴的生命体验。循此理路，栗谷在第四曲中将“循理为乐”的体悟推向更高层次：

四曲何处是？松崖日西沉。

潭心岩影倒，色色皆蘸之。

林泉深更好，幽兴自难胜。（90）

“潭心岩影倒，色色皆蘸之”与朱熹《武夷棹歌》“幔亭峰影蘸晴川”（《朱熹集》381）形成意味深长的呼应。朱熹以“晴川”喻心体澄明，“峰影”喻天理显现。陈普注指出此句象征“始有所见”的体道初境（许敬宗 web）。栗谷诗中的“潭心岩影倒”延续了朱熹以水影喻理境的诗学传统，却以“色色皆蘸”进一步揭示天理周遍万物、无所不涵的普遍性。

此时已非朱熹所喻的初悟之境，而是物我浑融、内外无间的成熟阶段。

末句“幽兴自难胜”将景理交融的审美体验内化为心灵的充盈自足。这正与栗谷《松崖记》中“苟无人欲之间，则浩然自得，焉往而不乐哉”（508）之语相通，也与程颢“万物静观皆自得”（482）所指境界一脉相承。至此，“循理为乐”不再停留于观物悟理，而成为仁者在去除私欲之后，与天地自然和谐同在的生命状态。

栗谷“气发理乘”的哲学观亦在此得到诗意呈现。他指出：“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374）理虽无形，却借气之流行而显。人若能“观气识理”，于草木禽鸟、山川变迁中体认天理，自可由理返仁，由仁而达“物我一体”的境界。因此，《高山九曲歌》第三、第四曲所呈现之乐，虽起于林泉清景，其归宿却是仁者博大而安定的精神世界。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物我为一”，不同于道家之“万物与我为一”或佛家之“梵我合一”，其乐不仅追求自我与天地的契合，更落实为对他者的关怀与现实伦理的承担。栗谷邀请众人共游九曲山水，目的不仅在于共赏自然之美，更在于引导众人同达“心与理一”的仁者境界。由此，“众乐为乐”在“循理为乐”的涵化中获得升华，使个体修养与人伦共乐相互贯通，并为下文“弘道为乐”的展开奠定坚实的理路基础。

三、弘道为乐

儒家宇宙观以“生生”为核心。《周易·系辞》谓“天地之大德曰生”（367），仁即根源于天地生养万物之德。由此，“仁者之乐”既要在情感层面实现“与众同乐”，也要在理境层面实现“心与理契”，最终更要在实践中使仁心与天道之“生生”延续、扩展与落实。前文所论“众乐为乐”与“循理为乐”在此意义上都不是终点，而是通向“弘道为乐”的基础。当共享之乐与悟理之乐完成内在涵化之后，“仁者之乐”便自然转入弘道之境，在审美与道德统一的生命经验中，承担起“使道可行”的实践使命。

《高山九曲歌》采用“俗乐”形式写作，本身即包含面向大众弘道的意图。此处所谓“俗乐”并非专指“高丽俗乐”，而是与雅乐相对的通俗诗乐，当时盛行的时调正属此类。有研究指出：“栗谷虽忧虑俗乐易流于浮靡，动摇士林心志，但既然无法遏止其盛行，遂转而亲自参与创作，以儒家正气涵养其格调，赋予其教化内涵。”（길진숙 325-48）换言之，栗谷并非顺从时好以取悦听众，而是反向借助通俗载体，使“雅道”更广泛、更可持续地传入士庶之间，生动践行“人能弘道”的精神。朱熹解释“人能弘道”云：“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四书章句集注》156）。他强调道之扩充、义之弘阐，最终取决于人的觉悟与担当，这一理论脉络是构成栗谷“以诗为教”的精神根基。

儒家传统始终强调，自然赋予人的德性只是潜质，必须通过学习与实践才能实现，因

此“教化—修养”是道统运作的关键环节。孟子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256)列为“君子三乐”之一,朱熹亦阐释其乐在于“乐得英才而教育之”(《四书章句集注》119)。由此可见,教育正是弘道的关键途径,仁心在教育与成就他人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道统在传授与承续中获得延伸。而在“使人得其所”与“使道得其行”的过程中,个体生命亦因此体验到圆满与充实。对于栗谷而言,乐从来不是孤立的审美享受或纯粹自足的心境,而是始终与教化、社会关怀与实践责任紧密相连。“弘道为乐”这一精神线索贯穿全诗。前文所述“众乐为乐”已含弘道意愿,而第五曲则将弘道从情怀层面推入实践维度:

五曲何处是? 隐屏最好看。

水边精舍在, 潇洒意无极。

箇中常讲学, 咏月且吟风。(李珣 90)

此处“隐屏”即栗谷退隐讲学之所“隐屏精舍”,其命名与空间想象,遥应朱熹建于武夷五曲隐屏峰下的武夷精舍。朱熹在《武夷棹歌》五曲中以“林间有客无人识”抒写体道孤怀,并在“欸乃声”中寄寓追寻先贤、召唤同道的弘道意向。而栗谷则着力刻画“水边精舍”中“讲学”与“咏月吟风”并存的生动场景,使个人修养与群体教化自然联结。由此,第五曲成为全诗由循理到弘道的重要转折点,亦将前文的道德理想引向现实担当。

然而,《高山九曲歌》并未把弘道书写成单线式的顺遂实现。相反,从第六曲起,诗中开始呈现弘道精神的复杂性:它既包含外向教化的担当,也蕴含内向心志的持守与沉淀。第六曲写观鱼得乐,“不知人与鱼,其乐孰为多”(李珣 90)直追庄子“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之问。此处鱼之乐,可理解为诗人心境的投射与外化,观物之乐成为心性明朗的象征;而“黄昏荷竹竿,聊且带月归”则体现了一种闲适的心态,隐含了在世务纷扰之中保存清明,使道心不失其本的退守之意。这并非将弘道退回为独善,而是提示弘道者必须首先守住精神根基,否则教化实践易沦为外在功业与名声之竞。

第七曲以“枫岩秋色”为背景,进一步展开弘道之艰所迫出的“慎独”工夫(90)。“寒岩独坐时,聊亦且忘家”乃是在孤坐与清境中洗涤尘虑,使“忘家”成为超脱世累的精神自持。弘道不仅需要志向与才能,更离不开于孤寂中安顿己心、在无人解时仍持守清明的内在定力。慎独之境正是弘道得以展开的根基与前提。

第八曲“琴滩月正明”营造出更为清绝的精神境界(90)。诗人以“玉轸金徽”自喻高洁心音,“聊奏数三曲”似以琴音为舟楫,邀世人共渡思想长河,而“古调无知者”则直陈知音难遇的孤寂。这与朱熹《武夷棹歌》中“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朱熹集》381)的孤清境界高度契合,二者皆以清绝之景映照理学家心中的自守与坚持。当“古调”不为俗耳所识时,弘道者反而更须在清寂中持守心音,使其不湮于时俗。这种孤独的坚守亦构成“弘

道为乐”的深层形态，其乐不源于外界的认可，而来自对道的笃信与自身的坚守。

第九曲以“岁暮”与“雪”收束全篇，借文山的清峭幽绝呈现道之难行：

九曲何处是？文山岁暮时。

奇岩与怪石，雪里埋其形。

游人自不来，漫谓无佳景。（李珣 90）

岁暮雪覆，奇岩隐迹，游人罕至。“游人”已不同于前文可共论道的友朋，而更像只为猎奇取景的俗客。“漫谓无佳景”既叹俗客不识真景，亦喻世人难窥天理本真。朱熹《武夷棹歌》亦有“人言此处无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和“莫言此处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朱熹集》382）之叹。但朱熹以“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382）收束全篇，陈普将此诠释为“豁然贯通，无所障碍，日用沛然，万事皆理”（许敬宗 web），意在说明此句展现的是心与理合后达到的无所滞碍的贯通境界。相比之下，栗谷却以“游人自不来”的清冷戛然而止，寓示道在世俗之难行。此结局不应被解读为颓唐，反而是对弘道现实阻力的正面承担，在艰难中守道，其乐更显真实与坚韧。

基于此，《高山九曲歌》虽取法朱熹《武夷棹歌》，却在结构与精神走向上呈现出显著差异。《武夷棹歌》以曲折求道至豁然悟道的路径推进，最终以开朗贯通作结；《高山九曲歌》则在前半段以“众乐为乐”与“循理为乐”完成伦理情怀与理境体验的递进，至第五曲直接点出讲学弘道的实践主旨，而在后半段转入“弘道受阻，仍须守心”的慎独轨迹，最终以“古调无知者”的遗憾与“游人不上来”的清冷收束全篇。不同于朱熹将弘道意向置于求道精神与悟道境界之间，栗谷在诗的前半部分即以“使人知如何”显露弘道愿心，并在第五曲将弘道主旨点明，使“众乐为乐”与“弘道为乐”形成前后照应。至于孤独自守，栗谷也与朱熹有别。《武夷棹歌》的孤独更像道统高处的智者孤寂，而《高山九曲歌》的孤独则更深地浸染了弘道之志未申的时代憾恨。在党争纷扰、士祸频发的时代，栗谷纵有济世之才，其理想亦难行于当世。其门人金长生叹先生之道“不得行于一时”（转引自李珣 1656），正是此现实困境的注脚。但这一遗憾并不意味着弘道之志的撤退，反而更凸显其弘道愿心之强烈。当外在道路受阻时，诗人不再急于向世人昭示乐的存在，而是返归自心，在静观中与天理契合，以“独自乐”的姿态保存并蓄养推己及人的弘道深意。

栗谷笔下九曲山水既是心灵栖息之所，也是引人悟道的媒介。花木鸟鸣、岩影琴声无不化为性理象征；而《高山九曲歌》作为可传唱的诗乐文本，则化作弦歌雅音，召唤同道者共参天地化育之妙。由此可见，栗谷作为朝鲜性理学宗匠，其诗歌承载着双重使命：内则助个体臻于“仁者之乐”的圆融境界，外则以诗乐弘道，使理学之光普照东邦。

本文以栗谷李珣《高山九曲歌》为中心文本，在儒家仁学与性理学的思想语境中，重新考察了“仁者之乐”在诗歌中的生成方式。通过对九曲结构与诗中关键意象的整体分析，可以发现，《高山九曲歌》不只是理学义理的诗意呈现，更是一部通过山水行游与审美表达，将伦理之乐转化为可经验、可共享过程的性理诗作。

本文通过“众乐为乐—循理为乐—弘道为乐”的内在递进结构，揭示了诗中乐的展开逻辑。诗歌前段以“朋友皆会之”“使人知如何”为线索，将乐安置于人伦关系之中，凸显仁心的外向性与共享性，奠定了全诗以乐显仁的伦理基调。诗歌中段则由人际共感转向对天理秩序的体认，使乐由外在情境升华为心与理契合时的内在自足，呈现出程颐所谓“乐循理”的境界。

然而，《高山九曲歌》并未止步于心性圆融的内在完成。诗歌后半段以第五曲“讲学”为转折，将乐的终极指向落实为“弘道为乐”。在栗谷看来，“仁者之乐”若仅停留于自我修养，仍属未竟。唯有通过教化实践，使天理之道得到传承，仁心方能获得真正的完成。尤为重要的是，栗谷并未将弘道描绘为一条顺遂无碍的道路，他以“寒岩独坐”“雪覆文山”呈现弘道过程中的孤独与阻滞，也凸显仁者在现实困境中持守道心、不改其志的精神姿态。与朱熹《武夷棹歌》最终通向“豁然贯通”的明朗结局不同，《高山九曲歌》以“游人自不来”的清冷景象收束全篇，直面道在现实中难以被理解与践行的历史现实。这一结尾并非弘道之志的消沉，而恰恰体现出栗谷对时代处境的清醒认知，其乐也不源于外在成就，而生成于困顿中仍能坚守道心的内在笃定。

从儒家思想谱系来看，本文所论“仁者之乐”亦可与传统所称的“孔颜之乐”形成呼应。“孔颜之乐”重在德性主体于心性澄明中所获得的内在自得，而《高山九曲歌》所呈现的“仁者之乐”，则通过九曲结构的层层展开，将这一伦理理想重新安置于可经验、可共享的审美过程之中。

综上所述，《高山九曲歌》以诗歌形式完成了乐由情感共鸣、理境体认至道德实践的整体推进，生动展现了儒家仁学从心性修养走向社会实践、从个体完成迈向共同体教化的内在逻辑。栗谷对“仁者之乐”的诗性书写，不仅丰富了朝鲜性理诗的思想内涵，也为理解东亚儒学中乐的伦理维度，提供了一种兼具审美性与实践性的思想范式。

引用文献 [Work Cited]

- Cheng, Hao, and Yi Che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the Two Chengs*.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Xiaoyu Wa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Kil, Jin-suk. “Yi I’s Sight of Sokak and Gosan Gugokga.” *Korean Literary Studies*, no. 1, 2000, pp. 325-48. [길진숙. 李珣의 俗樂 인식과 〈高山九曲歌〉. 한국문학연구, 2000(1): 325-48.]
- Mencius. *Menciu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Bojun Yang and Fengbin Yang, Yuelu Publishing, 2011. [孟轲：《孟子》，杨伯峻、杨逢彬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

- Meng, Peiyuan. "On the Category of 'Joy' in Neo-Confucianism and Its Development."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no. 4, 1987, pp. 34-41. [蒙培元:《论理学范畴“乐”及其发展》,载《浙江学刊》1987年第4期,第34-41页。]
- . "Yi Toegye's Philosophy of Mind." *Contemporary Korea*, no. 4, 1998, pp. 58-63. [蒙培元:《李退溪的心灵哲学》,载《当代韩国》1998年第4期,第58-63页。]
- . "The Issue of Confucianism and Moder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ulgok's Philosophy of Ren." *Contemporary Korea*, no. 4, 2001, pp. 23-26. [蒙培元:《从栗谷的仁学看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载《当代韩国》2001年第4期,第23-26页。]
- Song, Zuoyin, translator and commentator. *Zhou Yi*. Yuelu Publishing, 2011. [宋祚胤译注:《周易》。长沙:岳麓书社,2011。]
- Wang, Shour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Wang Yangming*. Compiled and collated by Guang Wu, et al.,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1992.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Xu, Jingzong. "Canben Wenguan Cilin fu Wuyi Zhaoge Shishou." Compiled by Heng Lin, Shidian Guji, www.shidianguji.com/book/CADAL01025962/chapter/11b8w8iqceaeq?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8. [许敬宗:《残本文馆词林附武夷樸歌十首》,林衡辑,识典古籍, www.shidianguji.com/book/CADAL01025962/chapter/11b8w8iqceaeq?page_from=searching_page&version=8。]
- Xu, Shen. *Shuowen Jiezi Zhu*. Annotated by Yucai Duan,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1981. [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Yi, Hwang. *The Toegye Series, Vol. II, Book 3: The Complete Works of Dosan, Vol. 3*. Toegye Studies Institute, 1988. [李滉:《退溪丛书第Ⅱ部第3卷:陶山全书(三)》。首尔:退溪学研究院,1988。]
- Yi, I. *Yulgok Jeonseo*. Edited by Jieren Zhu, et al.,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7. [李珥:《栗谷全书》,朱杰人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Zhao, Jingang. "The Joy of Confucius and Yan Hui: Its Development in Song-Ming Neo-Confucianism."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4, 2022, pp. 10-17. [赵金刚:《孔颜乐处与宋明理学的展开》,载《世界宗教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17页。]
- Zhu, X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u Xi*.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Qi Guo and Bo Yin, Sichuan Education Press, 1996. [朱熹:《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 *The Classified Conversations of Master Zhu*. Collated and annotated by Ming Zheng, et al.,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Anhui Education Press, 2010. [朱熹:《朱子语类(二)》,郑明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 . *The Collected Commentaries on the Four Books*.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责任编辑:吴晋先

《外国语言与文化》征稿启事

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语言与文化》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新广出审(2016)5011号]的外语类学术期刊。本刊热切期盼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热忱欢迎广大外语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踊跃来稿。现就投稿事宜说明如下:

1. 本刊欢迎外国文学领域(含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具有独到见解的原创性论文。
2. 研究性论文篇幅一般在7,000~10,000字左右,特别优秀的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限制。
3. 为便于匿名审稿,请另页注明作者姓名、性别、出生年份、最后学位、职称、工作单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E-mail地址等。投稿后3个月内若未接到稿件修改意见或录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4. 本刊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优稿优酬。
5. 投稿网址:中国知网“腾云”期刊协同采编系统<http://wywh.cbpt.cnki.net>。
6. 联系方式:电话0731-88873041,邮箱jflc@hunnu.edu.cn,公众号“外国语言与文化杂志”